

重刻羅文莊公存稿序

羅文莊公困知記八卷明道  
閑邪壹稟於程朱之訓其  
嚴濶佛氏比於昌黎不在孟  
氏闡揚墨之下然昌黎濶佛





特破世俗禍福之惑與滅絕倫  
法之概而於心性之微所謂彌  
近理而大亂真者未之及公乃  
按三乘五燈之微渺與吾儒  
之辨若徹寃繩批不遺餘力

自言二十年研極之功晚而能  
悟斯于脩道之教可謂勤已  
而此記之外別有稿二十卷為  
記序疏文十之三傳表銘贊  
十之二詩詠十之四自題之曰



存稿其意固曰是僅存而不  
得廢云余而所謂道術人心  
闕切本原之地不在是也舊鑄  
者沿而至今亦不免朽蠹漶漫  
而不可讀裔孫珽任繼祖紹文

既已繕刻其困知記乃併是  
稿而重鑄之未閱序余作  
而嘆曰善乎羅維生之為是刻  
也夫道一而已則心一而已謂所  
知者之非所存而所存者之不



出乎所知無是理也孔子循之  
誘人博學於文而乃約之以  
禮顏閔之後卓冠諸賢而記  
稱其善言德行故以德為言  
本末共貫天下豈有心性外

之文詞哉然生未及以是稿  
寄予未能一詳其擬議何  
似而繇所得困知推見其  
指其文之必為布粟詩之必  
為天籟一切言論之必為立誠



脩辭而不為雕繪奇詭之說  
無疑也譬則人身然有精髓  
則必有指爪毛髮譬則草木  
然有根幹則必有柯條枝葉  
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故幻即

所知亦幻也真則所存皆真也  
夫孝子慈孫者之於其先人  
也過墟墓則哀見衣冠則著  
而况其所存者心精之流托不  
朽而垂在茲者乎其正之也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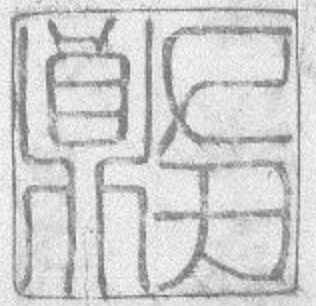


乎羅生之為是刻也存公之  
存亦存天下後世所共欲存公  
者非以文已也讀者以是稿  
合證於其困知記而公之神  
全矣

天啟二年壬戌季夏月武  
林富生黃汝亨謹書







天縱之智一往無復日月  
其德如黃如也

重刻羅文莊公存藁敘

夫世號爲儒者往往口談性命  
身墮欲障一入仕轍乘機伺便  
以冀巍秩膺俸如索諸寄不佞  
鶚第願學者語覺透徹脩在慥



愧諸聖復生無以易此乃益信  
有德之言片楮隻詞洋洋簫韶  
大雅乎令人醕之有餘味已予  
郡從管不乏理學先正先正中  
尤爭重西昌文莊羅先生先生

天挺殊資養就邃學困知記八  
卷揭揭然一稟程朱之宗而嚴  
佛老之闢其續衍聖脉誦濃宇  
內茲不具論卽論其受  
上特知懇辭銓宰一節同時先



哲共咋以爲真學而媿其莫及  
卽鶚所慨俗感憤若謂譚性命  
而墮欲障者以睇先生真鳳翔  
千仞之上鴻冥九天之遠羽可  
爲儀動足垂範其品格相去爲

何如夫有是識力乃成是品格  
有是學術乃定是識力豈偶襲  
而取之者故一啓口一容聲一  
應酬詩文積數鉅冊炳炳乎麟  
麟乎斷非同詞章之學誕登佗



者之堂何者仁誼之士其言藹  
如孝弟之文溫然可味管以有  
言徵有惠此以有德溢有言夫  
言也詎非道之華而行之枝葉  
耶鶚生已晚匪知道亦匪知文

唯是養遂識高力勁若先生信  
其爲昭代大儒且信其有惠有  
言皆從困知中來匪事浮夸以  
耀耳目者流也先生雲仍有二  
羅生珽仕琰仕銳意嚮學克垂



其家復梓先生遺文二十卷與  
困知記八卷竝傳於世斯亦羅  
之天球河圖寶也兩生其慎藏  
而公之同志乎予于斯乃益嘉  
青箱之不隳云

天啓二季孟冬吉日

廬陵後學郭一鶚汝薦甫  
頓首拜書於滁陽問署





壽首拜書於新刻圖

重刻新學碑一德步騰古

天朝一幸道多吉日

整菴存藁題辭

余嘗著困知記六卷乃平生力  
學所得而成于晚年者也以俟  
後之君子宜必有合焉凡應酬  
詩文積數鉅冊蓋非所喜爲者



始焉出之弗慎後來遂不得而  
辭操筆輒書粗淺無灑勉以狗  
人可愧多矣顧嘗費日力勞心  
思不忍悉棄也居閒無事擇其  
稍可觀者以類相從得二十卷

題曰整菴存藁藏之家塾以示  
吾後人餘稿則盡焚之後之人  
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  
賢門戶可得而入繼述之善何  
以加此或不免爲詞章之學亦



當取法於古之作者毋事浮夸  
以踵余愧此余所以垂示之意  
也其慎藏之

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春三月  
辛巳整菴書

整菴先生存藁序

整菴存藁者故太宰文莊羅先生  
作也臺史時按蜀如夔念蜀哲賢  
淵囿而夔獨落落蓋文教之薄也  
言之竊爲于邑乃一時先生同郡  
人分臬副憲曾侯于拱蕭侯體元



分藩少叅項侯廷吉咸悅先生之  
高手故刻稿屬臺史時以序因得  
而祇誦曰時嘗服先生之困知記  
矣而稿之文殆風天下取以風若  
蜀若夔焉躡哉邈乎遂義不獲已  
序曰絃匏翼化以矢音彝鼎經治

以陳詞玄悟灌弛素王歇微至理  
希闡妙機難象矣是故夸奇澀於  
暢藝競駢偶於飛藻雲合焱起創  
爲嶮程搥壁鍛圭彫厥真蔚何論  
文者之靡邪夫丹粟必植軒丘而  
玄梓乃毓虜勺小華之陽草荔淪



芳禺山之巖鷓雛委羽豫章之多  
偉哲者碩也有繇哉矧先生稟靈  
異數嗜脩直廬鑒名達如孽火脫  
塵枉之矰堆含推溝納隍之心崇  
服玉飲冰之節流坯賢模聖之譽  
標黼君藻民之猷故因感宣性而

因性宣言之不容秘也斥讓異端  
揚權修綱詆訶光怪鉤攷幽遐窮  
陰康天霧而核之該昆侖旁薄而  
載馬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藏之  
名山以俟後聖人者非夫理學之  
神解道氣之天動而何與故四事



論思進必播忠九經抗疏退不忘  
時

三朝重其出處四隩慕其聲華將  
爲大史大書者蓋有奇蘊焉以系  
之也故于斯菴記之天地盡於心  
隱微必於謹可以觀慎矣于閒齋

記之私萌於內必防之使無間可  
出物引於外必禦之使無間可入  
可以觀密矣于論仁則明之心而  
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可以觀  
宏矣于論禮則學所以學此也仕  
所以仕此也可以觀通矣于正學



推胡瑗諸儒慕李膺之什可以觀  
貞矣于庶幾經濟業豈曰華藻爲  
之詠可以觀惠矣慎密宏通而貞  
而惠此先生之全也

昌世名人之淵源豈搦管立意以  
刻露刪潤者倫哉訓道不純愚民  
墮焉聲行海表君子有之故於先  
生也能文而能風

時

嘉靖三十二年歲在癸丑夏五月  
賜進士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汝南

後學喻時撰



題

嘉慶二十二年

報

主也詣文而詣風

禦焉華行萬夫君子有之姑蘇

重刻整菴先生存藁引

吾吉西昌整菴羅先生力扶正學  
羽翼聖經嘗著困知記數卷晰心  
性辨儒佛刻行海宇大有功于斯  
世別有存稿一書則先生所酬應  
詩文者曩板燹于兵無復再梓士



類憮然邇金壇王芳麓公官畱都  
倡同志私淑諸名公暨先生侄孫  
肄業成均者醵金付剞劂氏授豕  
孫文學佶藏之家塾以終仰止俾  
先生道學文章共垂不朽然誦先  
生所自引獨快意困知記而土苴

存藁噫顧自道耳亾論疏表之類

關係

國謨文在必傳卽贈言紀事諸作  
出之粹然而讀之藹如何所不軌  
於正善體教者繹詞會旨因美得  
規先生名訓常參几席矣諸名公



之爲斯道計何深遠哉不佞生也  
晚嚮慕徒竊無能窺先生奧旨且  
愧未獲執役於諸名公後三復茲  
編敢僭數語以紀歲月云

萬曆玄默執徐季春王正月

吉水晚學劉應秋頓首謹識

太宰整菴先生羅公像贊

一代淳儒當

朝大老內重外輕量大心小淵源聖賢之傳異同必  
析雍容廟堂之上模範不少文明國萃平格天壽  
竹素傳芳麟鳳在藪門墻旣入然後知宗廟百官  
瞻望每勤豈惟見泰山北斗此蓋一時之趨鏘方  
當百官之領袖也耶 門生陸深拜贊

大家宰羅公整菴先生像贊

猗歟先生世德夙成學探其邃文致其精在子瞻



則難其子在子固則難其兄發軔魏科如龍斯見  
揚鑣翰苑如鳳斯鳴南雍仰師生之模範北銓羨  
人物之權衡守雖嚴而不詭以絕物才雖盛而不  
矯以爲名心雖耽乎遐遁天未釋乎耆英屢陟秩  
宗羣心未慊爰登冢宰衆望攸傾維邦之彥維時  
之禎文端文貞猗歟先生 姻生劉玉拜贊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整菴羅先生畫  
像讚 有序

文莊公旣卒之七年仲子郡守君 珮奉

公遺像俾洪先識其爵氏于題 洪先再拜嗟曰古  
之名賢碩輔流聲實無極聞者莫不詢其閭里詳  
其狀貌年齒何若以慰其思慕如馬遷之所紀述  
其或略而弗攷將以爲史有關文蓋嘗觀濂溪先  
生遺像眉目之間學者猶有高下豐瘠之辨惟  
公一代元僚鉅人出處關世道言論裨經說太史  
之所必書尚友者之所深討誠不可無識也敬敘  
其題并系以讚歸之 珮謹藏奉之讚曰  
儒者矩矱以理爲宗孰是訓式言能行從



公嘗自言四十始覺彼此一心聖賢可學既辨畛域益謹行藏小物克勤舊章不忘文必布粟儀則圭璋位進身退志謙譽光司馬洛陽

當宁眷顧衛武淇澳先民寐寤名辭黨碑知先誌墓有寵無驚不疑何懼昔拜公堂聽厲卽温今睹公貌意遠思存豈曰困知欲明正的褒古貶今毫分縷析公貌在目公言在書肅穆公神對越儼如身有津繩皆可不朽小子且興矧嗣公後

嘉靖甲寅四月望吉水晚學羅洪先頓首謹書

整菴先生存稿目錄

卷之一

記 一十五首

婺源縣重建察院記

堂塗縣儒學重修記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韶州府重修廟學記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北極玄天真武廟重修記

江藩重建滕王閣記

鯁夫記



劉氏雙節記

南京戶部題名記

吏部題名記

江西察院題名記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沅州守素菴曾公祠記

卷之二

記 一十六首

迎曦樓記

師稷軒記

聽松軒記

節孝堂記

慈節堂記

臨清堂記

光樂堂記

承德堂記

世德堂記

斯菴記

介菴記

潛菴記

閒齋記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清塘陸氏始遷祖祠堂記

泰和山東王氏祠堂記

卷之三

序 一十五首

送岑德充歸瓊山序

送胡濟時還錢塘序

贈太守張公之任序

送通判劉君復任序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奉 勅鎮瀘序

送大尹蕭君之任序 送大行人歐陽君序

送姚君提學湖廣序 送寶應縣丞李君序

送掌教段君之任序 送叅政劉君之任序

送長史范君詩序 送蜀府長史李君序

贈僉事翁君之任序 送太守高君之任序

卷之四

序 一十五首

送南京光祿卿楊公致仕還進賢序

送光祿少卿楊君考績序

送太宰林公考績序 送少卿李公考績序

送府丞張公還鄉序 送何徽州序

送明府楊侯赴 召序 送助教鄒君致仕序

送太守李君之任序 送太守曹君之任序

送符助教考績序 送少叅張君之任序

送少叅鄭君之任序 贈侍御楊君奏績序

贈封諭德西園豐公還四明序

卷之五



序 一十五首

送順天府尹月湖楊先生序

送官諭倫先生還朝序 送大司成王先生序

贈侍御周君序 送太守馬君之任序

送太守程君之任序 送太守楊君之任序

送太守龍君之任序 送周懷慶序

送歐陽君出守肇慶序 送僉憲王君之任序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 贈侍御張君考績序

送都事董君考績序 贈都事貢君考績序

卷之六

序 一十五首

送南京少宰石公入爲少宗伯序

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爲少宰序

送太常卿張公致仕序 送太守歐陽賜之序

送太守葉君之任序 送少叅張君之任序

贈僉事胡君之任序 送叅議周君之任序

送副都御史范公巡撫雲南序

送侍御范君清戎江右序



送羅兗州序

送少叅林從學序

送少叅魏喬儀序

贈太守徐侯考績序

贈大尹黃侯還任序

卷之七

序 一十五首

贈大司馬廖公叅贊南京守備機務序

送大司徒蔣公致仕還鄉序

贈少宗伯吳公北上詩序

慶宗老季黼翁承恩冠帶序

奉慶伯父孤峰先生八十冠帶序

奉壽叔父西阜先生七十序

慶義官王君六十序 壽桂林千戶李君序

慶大司徒胡公七十壽序

奉壽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七十詩序

慶張母羅孺人壽序 封御史喬公輓詩序

掌教蕭先生遺稿序 鳳臺別意序

雲亭鄉約序

卷之八



序 一十五首

玉堂聯句後序

永慶堂詩序

習靜詩序

枯復詩序

瞻雲圖詩序

三至軒詩文序

七星文集序

月湖文集序

後湖志後序

冷香塢韻語序

西昌存古錄序

南谷萃英錄序

先德錄序

稼村類稿後序

北上稿序

卷之九

序 一十五首

雲津書院集序

義田闕族詩序

曲山蕭氏族譜序

南安林氏族譜序

泰和楊氏族譜序

書院羅氏族譜序

中塘張氏族譜序

鄧塘張氏族譜序

永新甘氏通譜序

金田符氏族譜序

龍陂謝氏族譜序

雷岡康氏族譜序

桃林羅氏族譜序

義城黃氏族譜序



上模曾氏族譜序

卷之十

疏 一十二首

獻納愚忠疏

考察自陳乞休疏

災異自陳乞休疏

乞歸省疏

再陳情愴乞休疏

自陳乞休疏

慎大禮以全 聖孝疏

乞休致以便侍養疏

謝 賜先臣祭葬疏

辭免禮部尚書疏

辭免吏部尚書疏

致仕謝 恩疏

卷之十一

題跋 四首 銘 三首 贊 十八首 傳 二首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書珠林劉氏遡源錄後

跋王宜右蘭亭序刻本 題王改齋手翰

劉文懿公享堂鐘銘 思齋銘

畱福堂銘 上模曾氏五世圖贊 有序

秀溪張氏五世圖贊 自贊 有小序

再從叔父舉庭先生像贊

族叔粹然先生遺像贊



戶科都給事中張君經載遺像贊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像贊

碭山司訓梅軒龍先生像贊

繁昌司訓松礪李先生像贊

潛江大尹二休蕭先生像贊

南平大尹本寬郭君像贊

潮州別駕咸表劉君像贊

劉咸彥行樂像贊

臨清翁像贊 有小序

鄉貢進士蕭君時堅像贊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像贊

旌孝蓉江王先生像贊 貞節楊母梁孺人像贊

大卿徐公傳 太常典簿楊伯川傳

卷之十二

墓表 七首 墓碑 二首 墓碣 一首

南京通政使司左叅議程公墓表

封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公墓表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墓表

儒林郎合肥縣知縣曾君墓表



濟南府知府蕭君合葬墓表

衛輝府學訓導楊先生墓表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正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劉公墓碑銘

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夏公合葬墓碑銘

贈淑人范氏墓碣銘

卷之十三

墓志銘 一十四首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墓誌銘

南京戶科給事中劉君墓誌銘

南京刑部郎中周德孚墓誌銘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前建寧府推官孫公墓誌銘

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誌銘

李先生墓誌銘 義官蕭公墓誌銘

旌義冠帶介軒劉君墓誌銘

上舍生郭君廷祥合葬墓誌銘

封淑人羅氏墓誌銘 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太安人劉氏墓誌銘

太夫人孔氏墓誌銘

卷之十四

行述 一首 墓銘 六首

先吏部府君行述

亾弟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允恕墓誌銘

郭處士配羅孺人墓誌銘

亾妹蕭氏婦墓誌銘

亾女劉氏婦墓誌銘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卷之十五

祭文 三十首

祭宮保尹文和公文

祭禮書毛文簡公文

祭楓山先生章公文

祭大司徒吳公文

祭大司馬陽明先生王公文

祭都憲金公文

祭都憲歐陽公文

祭常少劉先生文

祭太平知府王公文

祭封編修陳公文

祭王宜學編修文

祭蕭若愚憲副文

祭告江湖之神文



祭舅氏彝翁文

祭叔父守菴府君文

祭外舅西磐曾公文

祭季弟都憲文

祭劉氏女文

祭劉壻咸宏文

祭告故嬪曾淑人文

祭黔國公夫人樊氏文

祭楊淑人陳氏文

遷葬顯妣夫人告文

謁族高祖樂志府君墓告文

祭告始遷祖大觀府君請神位入新祠文

祭告三代考妣請神主入小宗祠堂文

新居落成祭告先考妣文

卷之十六

五言古詩

三十一首

七言古詩

十二首

五言律詩

五十一首

分題得會春亭送李惟誠大叅之陝西

送大宗伯王公入朝

送太宰林公入朝

為謝以中題山水扇面

自勵

為歐陽牧之題竹

東窓為曾如周賦

次韻鄭憲長舟行書事

慎軒為蕭蒙紳賦

輓陸子賢舉人

豐生坊初冠

悼亾女

古軒為程處士賦



守拙爲丹陽賀環賦

彭郡博先生蒲萄爲王斯遠冬官題

送少宗伯楊先生考滿赴京

九日陪吳白樓陳葦川王陽明汪雙谿登蔣山

封淑人卞氏輓章

貞母詠

持節瞻雲圖

悼內四首

次兒珣祗役赴京詩以致丁寧告戒之意

季弟允恕家居十有五年茲再被召命長銀臺

賦得五言古詩一篇送之

同諸士夫議鄉約于龍福寺

送張黃門經載使雲貴以下七言古詩

慶楊光祿尊君太守公八十壽

送司徒鄭公致仕還閩

梧岡三瑞圖

味梅

學古樓歌

望廬山

梅鶴舊圖敬賦長歌爲大人封君萬壽之獻

爲楊顯祖題畫送尹別駕實大之嘉興

楊氏姊七十壽歌

芙蓉書舍



晴山搜書舍爲廖太守賦

次峽江 以下五言律詩

過白沙

過市汊

過吳城

望小孤

過李陽河

過清溪

過蕪湖

次烏江

回途過大孤

送許儀賓還南昌

何孝子廬墓之作

輓封君秦先生 二首

賦玉泉

次韵答余宗周侍御 一首

舟中偶作次韵

哭同年張經載黃門 二首

戊辰五月西歸寫懷寄會中諸君子 二首

送張虞咨都事考績赴京兼過華亭省墓 二首

送李司徒致仕 二首

次韵奉荅守菴叔父

送大理胡伯珩北上

送徐監生巨歸臨川

次韵荅周德孚員外 二首

示允迥允恕 二弟

同允恕弟遊金魚洲別業次韵 二首

大司馬彭幸菴先生賀席上作



送賈南塢先生奉使安陸恭題

興獻帝神主

贈鄉舊張克謀

次韵大司寇林公謁武夷精舍宿武夷自壽 四首

金陵官舍次郭介夫司業韵 四首

毅軒弟六十不受賀以小詩致意

卷之十七

五言排律 七首 七言律詩 八十八首

送林太宰入朝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

壽封君吳先生

送鄭司徒致仕還閩

大人生日奉壽

仲弟參議進表還取道歸省江東酌別詩以送之  
仲弟年滿五十且新居落成詩以慶之

劉仁仲修撰歸省壽其祖 以下七言律詩

送郭太守廷章考最還襄陽

持節東魯爲周希源冬宮賦

送尹如川副郎奉使靖江

妹夫蕭時肅與其兄時堅邀余晚遊休笑菴

陳劉二侍御餞余西江第一樓



送耕隱徐公還鄉

送胡長史之建昌

分題王司副太守仙風

送封君劉先生歸陳畱

送吳翰之任北勝州

送同寅劉可大南還

送熊掌教之任無極

送萬典簿之衡州

送學士李石城先生詣

闕里祭告

送司訓李壽夫之繁昌

送太守羅宗溫之思南

送朱克諧還進賢

送王慎簡乃郎還安成

送劉憲副提學福建

送羅宗器還任閩藩

九日同諸公白雲觀登高

送羅子文之任興化

送李都閩赴江西

送蕭順之宰古田

次韻雪假山二首

送趙廷實出守濟南

輓封編修吳公

送段廷舉之東平

壬戌元宵應制四首

試六館諸生喜有作

送劉循理冬官之贛

齋居懷京中寮友

送馬太守還廬州

冰蘖爲彭中舍乃尊賦

邀舊翰諸公艸酌次韻

送陳黃門惇賢還鄉

次韻呈守菴叔父

送鄭司徒致仕還鄉

和鄭司徒留別韻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

中秋夜看月有作

十六夜

奉和大人送行韻二首

又用韻奉廣大人意二首

瀛洲雅會次韻四首

送王實菴太宰致仕

楊文貞公祠成二首

送王伯安入朝

慶鶴次劉野亭韻四首

送黃太宰致仕

送楊長史之任

送韓大卿赴刑侍任

送俞少司空赴召

送林貳守之任

陳復清輓章

次韻睡起答趙元默何中蒙二舉人二首

雨中過鄱陽湖望廬山不見

北堂永秀為趙元默賦

候風南浦連日苦熱

寫懷寄監中僚友

環山樓為陳太僕題

慶族叔用丹甫壽七十

用韻謝叔父招飲

謝諸父見過賞雪

次韻寄二弟三首

聞逆宦伏誅次韻

次韻奉呈大人

次韻奉荅守菴叔父

次韻荅曾雪坡

寄李敬夫用其送行韻二首

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 九十八首

遊白鹿洞 三首

送楊晉叔京兆之任

辛未五月九日仲弟允迪寄來江行五詠時大候

不至遂用其末章韻作一詩答之

憶仲弟上事 二首

奉呈大人封君

憶季弟

次韵荅楊司訓光郁

送少司寇戈公赴京

送通政馮子楓赴京 二首

送都憲丁應韶長銀臺

夜坐偶作

壬申元夕

大人用梅聖俞韻賦詩四章依韵奉

呈并寄二弟

次韵荅方懋學 二首

奉壽大司徒洪洞韓公

次韵荅吳石樓學士 二首

次韵荅儲柴墟少宰 二首

次韵寄劉中和大尹

喜通政弟至龍江

仲弟久無書

得家書知季弟以除日至邑城新正三日拜家慶

六日焚黃各識以詩一章 凡三首

喜季弟得子

寄贈仲弟進表赴京

送薛全卿之淮安

送王甌濱赴北監

瀛洲會次豐原學韻

送歐陽誠之守肇慶



送龍德宣之任瓊州

送呂仲仁少卿之任

半山爲歐陽時瑄賦

哭族祖壁翁二首

哭孤峰伯父

贈王宜學謫嶺南

次汪司成登獅子山尋閱江樓故址韻三首

甲戌初度伏蒙 大人寵賜長歌謹用首韻賦詩

一章以志感且以申致眷壽之祝

依韻奉荅西阜叔父

次韻寄荅銀臺弟

送胡伯珩少卿北上

登憑虛閣次熊峰韻

送楊晉叔入掌太常

壽錢侍御乃父封君

幽壤重光爲唐仁夫少卿賦

送龍孔召上舍還鄉

送劉廷璧出知蘭州

送大司馬張涇川進太子少傅致仕歸全州

送尹其信之新昌

送大司空柴公致仕

楊恒叔以母老求去詔進太僕少卿以寵其歸二首

和荅尹憲副三首

和荅楊司訓先生

奉和大人示喜之作二首

送胡司徒致仕

寄銀臺弟及寫懷二首

羅子文傷足次韻二首

次吳白樓借山韻

送蕭乃禎還定庠



送王司成考績

送魯司成莅北監

少司馬陳公進大司寇致仕僑居金陵

午日喬白巖司馬招飲天界寺次吳甯菴宗伯韻

孝陵行香喜晴用前韻 送潘僉憲之福建

題畫送郭姑夫南還 憑虛閣宴飲次韻 二首

貞壽堂爲朱祖母賦 丁丑十月七日辭朝作

寓儀真公館大雪 戊寅春分日祀先禮畢

奉大人合宴于中堂喜而有作

觀瀾爲曾峻術賦 慶季弟新居用仲弟韻

吳甯菴宗伯園有絲瓜一蒂四五實者次韻 二首

中秋燕集 大人命以看字韻賦詩

次憲副弟游金魚洲韻 送李濟之赴寧波

次憲副弟元日寫懷韻 遊青原山

卷之十九

七言律詩 七十一首 七言排律 三首 歌 一首

清明謁 陵有感 送太宰廖公之南京

送楊瑞虹亞卿還蜀 壽司寇劉公八十

次韻蔡都尉自喜 送彭錦衣歸蘭州



汪石潭分惠新酒兼侑以詩依韵走謝

送熊峰太宰祭告東行 送劉克柔祭告南行

送劉汝忠尚寶祭告東海東鎮

慶敬所少傅六十壽 送張都憲敬亭還宣城

隨駕耕藉 駕幸太學喜而有作

成國朱公奉使安陸恭上 興獻帝冊寶

承乏南銓同年諸公會餞石潭少宰第卽席聯句

爲贈余因賦短章留別

朝辭後過部中告辭白岳太宰留酌于水鏡堂同

石潭少宰聯句爲贈余亦賦短章留別

舟行有懷三江宗伯用收字韻奉寄

送胡伯珩都憲入賀 尊號禮成

送郭正學太守之辰州 鈴山堂爲嚴惟中賦

贈大司寇趙清溪先生次熊峰太宰韵二首

次徐太守登快閣韵二首 東湖書院爲吳亞卿賦

張怡軒藩檢以使事便道過家省墓訖遂還任

送通政弟赴京 咏茉莉用通政弟韵

咏憲副弟庭中茉莉 用韵招二弟小酌



滕王閣新成兼祠二忠次都憲陳高梧韻

送朱推府考績赴京 壽大卿徐廣賢八十

壽節菴叔父七十 讀歐陽碧溪咏雪諸作

謝曾石壁僉憲過訪 送鄧正科還南安

壽楊潛菴七十 二首 送謝掌教之同安

壽蕭鴻臚七十 賀竹港建聯科坊

和陳靜齋都憲歸休志喜之作 二首

秦鳳山寄示歸休志感之作依韻荅之

用鳳山韻自述 次韻劉煥吾見寄

謁初祖主簿府君墓太玄觀主蕭雲漢候于途因

過觀中少憩而歸 四首 壽尹南山八十

次韻小雷洲靈芝 次韻荅曾蠡海

次曾蠡海賀進階韻 次韻王蓉江對雪之作

送繆州守之任夷陵 慶曾僉憲八十壽 二首

巳丑元宵 二首 慶歐陽碧溪六十二首

慶蕭有容親家開六 二首 次韻荅郭大尹

送金司訓致仕還鎮江 送張司訓陞汧陽令

次韻荅歐陽主素 壽廖太守晴山八十 二首



慶三從叔父八十壽

燕洛文光

贈引禮舍人曾民悅

荅歐陽碧溪次韵二首

和楊邃菴韵送林見素都憲巡撫江西以下七言排律

賀姊夫楊顯正五句  
次韵荅王宜安

送鄭端典親家還鄉歌

卷之二十

七言絕句一百四十首 小詞二首

題許由傳說二圖二首 題雙鶴圖二首

晚看取魚供 先慈妣愍忌之薦

發龍江

過儀

過金山

發京口

過丹陽書所見

過常州

過無錫

喜鄒永章承事來訪

永章弟永明揮使晚至請次日登虎丘

遊虎丘

過吳江

次嘉興

拜別父叔

復過蘇州

復過無錫遇雨

復過常州李太守羅二守餞于毘陵驛中



羅二守携酒送至新闢

復過丹陽阻淺

復過鎮江

過揚州

過邵伯

早發高郵

次淮陰

借得公館養病

公館卽事

內子生朝

讀桂進士兄弟文字

復過廣陵道中

借居三塔菴

連日客至

送魏秀才還新建

四首

次韵奉荅守菴叔父

二首

前韵奉寄西阜叔父

一首

前韵奉寄壽官伯父

二首

連被公薦不果用士夫有見慰者因賦短章

三首

蕭生循威爲余寫真復作小影傳其家因題一絕

送三垵宗姪邦團

二首

送求古叔還鄉

四首

吳白樓重修清風亭

二首

閏八月十四日發郡城

安成道中有感

後中秋夜分宜對月

袁城謁韓文公祠羅守質夫復請登宜春臺

二首

次宣風館

次萍鄉

次醴陵

宿荷塘鋪

次臨湘驛

次湘陰



早發長沙守貳追至北關揖別

次大荆驛

登岳陽樓

次鴨欄驛對岸

次魚山驛

江行卽事

過箴洲驛

望金口

至金口登高一望

次漢陽

次蔡店驛

過漢川縣

次劉家隔

次應城縣

至德安駐金泉寺

壽府免見遣官來賜羊酒

途中見野菊盛開有感

次應山

過恨這關

次悶城公館

次信陽州

次明港公館

次確山

九日確山見菊有感

次遂平

過西平

次郟城

過臨潁

次許州

過長葛

次新鄭

過鄭州

次滎驛

登西城望廣武山



途中憶長兒生朝

渡黃河

次亢村驛

次新鄉

過衛輝

次淇縣

過宜溝驛

次湯陰

過彰德

次磁州

過邯鄲午飯有草

次臨洺驛

過沙河縣

次順德

過內丘

次栢鄉

次欒城

過真宏

過趙州聞伍朝信都憲以迎

駕東行僅先數刻

未至伏城驛數里天已

晚有數騎睥睨林間整備而過

新樂道中

發定州二首

次慶都

次保定

聞 聖駕已次臨清喜而有作

過安肅

過白溝河

次涿州

次良鄉

東同里曾氏諸親二首



確齋爲禮舍豐城王克振題 二首

長兒琰行年四十族長老而下皆辱來賀因憶前  
十年趨召北上途中值吾兒生朝曾寄一詩勉  
之今用原韻賦詩二首見意

自題半影 二首

次韻吳甯菴小詞 二首

張敬所聞出陣詩將演以



整菴先生存藁卷之一

孝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記 一十五首

婺源縣重建察院記

察院者故御史臺三院之一也我朝改御史臺爲都察院其屬惟監察御史分十三道以居而三院之制盡廢惟其銜命四出以按吏治者所至之處必有館宇以正厥位而出政令焉乃名之曰察院蓋其名雖仍唐宋之舊而實有不同者通建於郡邑也婺源

爲南畿大邑邑有察院創自宣德年中歷歲滋久頽頹且盡平原聶君瑄來知縣事喟曰是非所以尊嚴風紀也按節時至俯就他館可乎顧初政尤重勞民已而惠洽信孚民用和懌爰稽庫曆得顧役餘財若干遂謀作新以還舊觀適御史羅山劉君東之按行至邑聞而韙之乃市材僦工涓日興事屬鄉老陳樞朝夕程督而縣丞天津顏輔主簿漢川謝鏐典史餘姚陳輅皆贊襄惟謹未幾院以重建爲屋凡若干楹堂寢崇深門序整飭墻垣堅厚塗繪鮮明所以表風



紀之尊嚴係一人之瞻仰斯有在矣寔弘治壬戌夏四月也明年聶君被召爲南臺御史慈谿羅君縉代之謂茲役不可無紀乃請於聶君欲得文詞以刻於石聶君重違其意而屬筆於余余惟封建罷而郡縣成巡守輟而使權重前代姑弗論若今御史之按治於四方制度得以考正之官吏得以進退之民情之利病得以權其輕重緩急而罷行之事權所寄蓋鮮有過之者也挾重權以臨乎下百度所由秩也而其所居之署有司者乃玩而不理豈非以上之人習於遺遠因謂虛器爲無用哉夫近之察而遠之遺是上慢也察者理而遺者玩是下慢也天下之治未有上下胥慢而能有成者雖一察院之廢興若未足爲輕重然霸圖方振則賓館斯崇王政克行則明堂不毀是亦惡可例以末節視哉故觀於茲役而劉君咨度之周聶君從政之敏皆可槩見誠不可無紀也羅君所爲欲紀之者固已休於前政殆亦有見於治體所係者乎後之人尚時葺之俾勿壞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我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首駐蹕於太平武功旣成誕興文教亦自太平諸郡始當塗太平附郭縣也縣之儒學則洪武六年其令王俊卽宋尉司舊址創建後來若楊守仕敏韓令恭亢令霖拓基葺宇時有潤色然大抵皆因舊規師生廨舍四散不整正德五年之夏洪水入焉浸淫久之幾無完宇泮池湮塞射圃荒兼學因以甚救廬陵周侯統自南京刑部郎中出守其邦周覽徘徊有意經理會柱史洗君光以巡按至視而歎曰學校如此何以育才失今不修他日

爲力倍矣遂與侯定議屬任令高鳩工庀材以舉其事已而先君滿去柱史鄭君約代之寔成厥終凡新作師之廨宇三區區十楹駢列於後堂之後其址則舊爲諸生號房及社學或遷或易兩得其宜又作號房二十八楹分列於堂之左右琢石爲梁柱各六以改作靈星門殿廡堂齋咸加補葺湮者以濬天光洞然蕪者以剪門庭翼然繚以周垣凡五百餘丈肇工於六年初夏至十月而落成規制一新觀者咸喜爲費凡白金三百二十兩及食工之粟皆取諸贖刑人



力取之餘夫遠邇均一初未嘗有病乎民也侯以余同鄉且嘗備員太史乃具其事之本末以授訓導楊綱來請記焉余惟三君子之所用心非直爲觀美也以爲學校育才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使爲師弟子者居之而安則其心一無所撓而其爲教也必專爲學也必固庶幾人才輩出有以維持斯世永抵于平康蓋其用心之厚如此則凡學於此者寧不知所感發而興起乎昔顏淵在陋巷之中而獨以好學見稱於夫子今焉學宮完美風雨攸除陟降興居旣安且適

則所以進於學者宜何如也蓋士當窮居之時固當學顏淵之學顏淵之學其本末具見於魯論惟博文以明之約禮以誠之至於積久而有得焉則心無不存情無不正由是出而效用建功立事參諸禹稷其庶幾矣澤潤乎生民道光於前哲夫然後無負我高皇興學之意諸君修學之勤苟徒規規焉於記誦詞章以爲富貴利達媒斯亦陋矣嗚呼學於此者尚其知所學哉周侯爲政惓惓以教化爲先蓋有其先都憲公家法而同知秦侯茂通判劉侯卓推官紀侯



憲章學教諭訓導皆贊襄是役惟謹敦匠則經歷周  
鴻主簿劉孟選財用之出納則委諸義官張喬審隆  
法皆得書是爲記

###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嘉興陶侯煦守安慶之明年疆場無虞惇獨有養乃  
圖新其郡學旣得請於提學御史黃公如金巡按御  
史鄺公約遂諏日興工同知楊君通判侯君推官陳  
君懷寧知縣李君純皆克贊之又明年春督工檢校  
張珂率富民之供事者十有六人以工畢告八月朔

旦侯舉釋菜禮告成事於先聖先師實正德七年也  
於是學訓導貴溪江君奎具事本末俾諸生方欽陳  
潔造余宦邸請文刻石以永侯之功余爲童子時嘗  
隨侍家君學於茲學會刻一峰羅先生所作靈星門  
記過必一再讀至今尚能誦其辭追想舊遊固不能  
忘情也屬茲盛舉可無述乎惟茲學建自 國初百  
餘年間蓋屢經修葺然其敝壞不至如今日之甚故  
其功亦莫過於今凡今所改爲者若明倫堂若養賢  
堂若中外二門其高廣加於舊率五之一而中門倍



之所創爲者若中門外之泮池池上及門內之綽楔門左右之迴廊規制所存陟降所由固皆不可闕者其他若東西四齋會講之堂尊經之閣肄業之舍以至於倉庫庖湏則舊貫猶可仍然皆正其欹傾易其朽腐補其缺漏而加之藻飾焉蓋凡可以用力者無不爲也靈星門舊擬高阜荒蕪而不整乃甃爲方臺自臺以達於戟門有坊有池有旁行之道增楹改甃咸就規矩聖賢塑像設色加精蓋凡可以用力於廟者亦無不爲也自經始以至告成歷日凡四百九十

有奇爲工三千六百費白金僅千兩內垂久遠之計外聳壯麗之觀而民不知勞財無妄費戾於是役其可謂盡心焉耳矣夫興作蓋春秋所慎然宮室之制取諸大壯泮水之樂頌於魯人則凡去撓就隆固隨時變易之義而學乃教化所從出人才所自成敝之宜修而作之宜壯又孰有先於此者於此而克盡其心非知務之君子乎是宜大書而深刻之俾後來永永有考若夫學者之所當取舍則一峯言之已盡而家君之教諸君容亦有未忘者惟勿疑勿怠以進於



聖賢之道以充其文武之才則人與學而俱新矣夫如是豈惟不負侯之美意執筆者與有光焉

韶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倫理育人才厚風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以此爲先務焉而凡爲民師帥者亦皆預有其責其祇其怠而興廢繫之矣凡教之所以興必由於表率之端誨誘之善勸戒之明固無待乎其外然而廟貌之顯設堂宇之崇峙齋舍之分列乃學者陟降瞻依之地藏修游息之所式完且美則

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於不篤故興修之舉誠亦有資於教事有不容槩以末節視也然其所望於學者豈徒藝焉而已哉夫學所以學爲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仁而已矣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一不統於仁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爲第一義凡古聖賢經傳其言累千萬計無非所以發明是理博學而慎擇之審問而精思之明諸心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其仁至於不可勝用然後爲學之成不此之求而徒事空言以徼利達則其志亦陋矣夫安能爲有無於斯世哉韶



爲嶺南名郡在唐有張文獻公在宋有余襄公皆其  
人物之表表者郡故有學自宋景德開創立迄今垂  
五百年中間屢壞屢修而其頹敝莫如頃年之盛蓋  
郡嘗爲猺寇所踐蹂繼而師旅之共給公私匱乏而  
修葺不時無怪乎其然也 今天子紹統之初九溪  
周侯敘以前大理正起自謫籍來守是邦急民之艱  
一意拊循爰及期年民用蘇息而歲復大稔乃喟然  
嘆曰廟學之修此其時哉會有何人因果誑人而  
掩有所施事發當沒入其銀四百兩遂擬以給諸

費不足則議毀諸淫祠通融以益之以白督撫右都  
御史張公墳巡按御史謝君珊涂君敬皆報如議於  
是涓日興事若大成殿儀門及霧星門若明倫堂皆  
撤而新之若兩廡若四齋以及號舍之類則皆因而  
葺之又新作堂二以會講以習禮祠二以祀鄉賢名  
宦門一以表泮宮殿中塑像加精兩廡仍用木主經  
始于嘉靖改元壬午之冬落成于三年甲申之夏材  
良工善計必經久輪奐之美迴軼舊觀於是學師生  
相與謀曰茲學之新凡以爲吾徒計耳顧其費省而



功倍非吾侯詳與經理勤於督視未易臻茲盍紀其成功刻之石以示久遠郡倅臨江符侯錫聞而趨之樂贊其成以余嘗蒞南雍有一日之長乃具書及事狀遣學訓導張杞芳來謁記余聞周侯往以忠諫獲罪賢名已振於一時及起而莅韶政有以宜其民而爲士者亦皆樂從其教至於修舉廢墜其成績又文章如此不賢而能之乎然學旣一新第不知諸生之所以學者何也誠能遺近小之圖而厲其遠大之志由吾之說以底于學之成處也德足以熏其鄉出也

道有以周於用風俗之厚治化之隆皆能有補於其間則其卓然爲一代之偉人也必矣伊周顏孟猶將可及矧其鄉先正乎哉余旣嘉周侯之功又感符侯之書能達其意故不辭而爲之記且因以致丁寧於其學者計亦諸君之所樂聞而不厭也

###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萬安在吉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之誦習科第之奮興歲以益盛其長才偉器出爲時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蓋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



之甯而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  
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  
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敝矣義烏虞侯守愚以  
癸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茲邑初至謁廟退而周覽  
學宮謂失今不修將來工費必倍遂慨然以爲己責  
方隨事區畫有言邑富民彭南齡可任者召而諭之  
聞命躍然卽輸白金二百以爲助侯大悅亟以書白  
于提學監司于郡守皆報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  
朱廷望周軫督工殿堂齋廡門庭廡舍泮池射圃鄉  
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于周垣通道治之皆遍易朽  
腐以堅壯更破缺爲完整化漶漫爲鮮明凡十閱月  
而落成實歲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君鵠訓導沈君  
良陳君彝乃相與謀欲請余文以紀成績且因以勵  
其學者先之以諸生羅勳劉宏已而相率偕至禮恭  
而意慤義不容以衰鈍固辭顧惟平日誠亦嘗竊有  
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  
之初卽以建學育才爲第一義蓋將俾百千萬世永  
有賴焉與造化相爲無窮者也學校之教大抵先經



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博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而定夫取舍之極務明其體以適諸用是惟 聖祖建學育才之大旨也 列聖相承所以敦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說舉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 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不在於

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爲學往往脫略章句而注心玄妙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智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言爲至孟氏而後有如程朱數先生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而顯擿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說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閉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汙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



所謂學其不及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  
不明辨而熟講之乎虞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  
兼舉方與諭訓諸君日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期於  
知類通達強立不及有以踵賢躅而應時需此其意  
良厚非徒興修之績爲可紀也諸君子尚思 國家  
之所以教益自慙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哉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門以靈星名者尊則文廟次則社稷山川諸壇皆有  
之然莫詳其所以惟靈星之有祠也遠意者兼取其

制名遂因之而立乎相承久矣而莫或正之蓋其慎  
也吾邑儒學靈星門嘗值震雷楹之中裂者二勢殊  
岌岌邑大夫太倉張侯寅以才堪治劇來自宜春甫  
及數月遂拆而重建之規制率仍其舊而棟梁加壯  
甍甍加密藻飭加精視大成門殿良稱門舊臨通道  
民居蔽其前相去僅踰丈許旣隘且褻上下胥以爲  
病者蓋亦有年侯乃徐致其人諭之以禮民輒承命  
遂以善價庚之得地深若干尺廣百有二十餘尺爰  
設三屏中隆旁殺石刻泮宮二大字陷置中屏之端



而其孺劣通往來以從人便落成之日則嘉靖丁亥  
季秋朔也於是歲時朔望有事於廟中也進止周旋  
行列克整襟佩濟濟廓其有容人心之祇肅殆有加  
於前日者矣學師生僉謂茲盛舉也不可以不書乃  
相率過余請爲之記惟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學所以  
惇教而育才也學必有廟以事先聖先師所以尊道  
而明統也吾聖人之道高明廣大固有非言說所能  
形容者然而精粗本末初無二致爲學者必明乎此  
然後謂之知學爲政者必通乎此然後謂之知政故

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門之建一屏之設雜則  
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焉往而不在乎故或安於苟  
簡而漫不加意或務爲侈麗而過用其心皆非理之  
當也若吾侯今日之舉用壯以易撓闢地以遠褻設  
屏以致嚴妥聖靈於穆清慰輿情之素歉爲所當爲  
而心亦未嘗過用非知政之君子其能然乎由是道  
而推之天下寧復有遺事與過舉乎蓋凡爲學之所  
講求爲政之所彌綸固皆不出乎事物之外惟物循  
其則事適其宜則道卽此而行而其爲聖人之徒也



無愧矣敢因記侯之績申舉斯義以告之吾黨讀者亦庶乎其有發云

北極玄天真武廟重修記

天子受 天明命爲天地神人主凡重臣受 天子明命以鎮臨一方者亦各爲一方神人主事神治人必盡其心必由其道俾幽明胥協和氣流通然後疵癘不生盜賊禍亂不作而上下相安於無事矣南京乃 國家根本重地內外守備實惟重臣凡南京祀典神祇與夫軍民百萬之衆皆守備重臣所當盡心

焉者北極玄天真武廟 國朝洪武中所建在欽天

山之陽當十廟之中而勢特高峻歷年滋久日就頽敝司禮太監劉公以長才敏識起自家居再膺守備重託莅事之明日躬謁廟下顧瞻徘徊謂宜以時葺已而祿賜之贏稍積遂捐以爲倡同寅太監黃公偉高公隆余公俊芮公景賢董公文掌中軍都督府事太子太傅魏國公徐公備皆欣然協心以濟羣材旣集卜日興工遴委南京兵仗局前廠左副使楊順日勤督視始自前殿及於後寢循兩序而出以達于中



門外門凡其朽腐破缺漶漫傾頽者皆易而爲堅壯  
完密鮮明端整工旣畢公專使來致幣屬欽順爲文  
以記之欽順頃佐太常歲常再有事于茲廟目擊其  
頽敝之狀蓋動心者久之而力莫能及及聞公之盛  
舉爲之欣慰不勝乃今遂獲見其成功何其幸也茲  
廟之修其廢已鉅而財猶有餘則又以修飾五顯廟  
美亦如之夫公之事神所以盡其心者知此至誠之  
感何福不臻推此心以治人上下相安之效可以立  
致然則根本重地豈不誠有賴於諸公哉此欽順所  
以樂爲之書也始建廟之歲月與神之所以爲禱已  
具于前國子祭酒宋訥奉 勅所撰碑文此非欽順  
所敢贅及重修之歲則正德十年乙亥也謹記

江藩重建滕王閣記

滕王閣自唐永徽中創建其後蓋屢廢而屢興南昌  
之版圖初入我 國朝遺構猶在 聖祖親征僞漢  
嘗於此宴諸將領旣而頽壓以盡遺址亦頗淪於江  
正統初布政使吳公潤始於其地築館作迎恩之堂  
景泰中都御史韓公雍復於堂後建重屋取韓記中



語意名曰西江第一之樓成化乙酉布政使翁公世資再加修葺始復其名曰滕王閣于今六十餘年矣自逆濠構難戎馬之跡相尋閣以益敝今都御史武陵陳公洪謨以宏才偉望撫循江右百度旣飭爰及於茲謀協于鎮守太監黎公玠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潘公希曾巡按御史秦君鉞徐君岱清戎御史潘君壯議采於三司諸君遂撤其舊而重建之閣凡七間高四十有六尺視舊有加堂凡五間大門前峙其壯皆與閣稱閣之後爲堂三間以祠文文山謝疊山

二公名曰二忠祠蓋以義起者也自大門以達于祠下左右各有廊廡以次相承爲間通計三十有二祠有垣以嚴其限中垣爲門以時啓閉隨面勢稍拓其址周垣凡七十四丈有奇經始于嘉靖丙戌季秋落成以丁亥春仲蓋出羨財以僦工故民不勞移在官閒樓以爲助故用財省瓴甃甃石皆取諸廢邸丹漆諸物一出於和市堂堂藩府連城數十樓觀相望於遠近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傑出者也僉謂茲役不可以不書乃走使山間徵文爲記吁記斯閣者多矣必



其文之典人之賢斯其行之也遠以欽順之荒陋而當是筆也其可乎然竟不獲辭也惟斯閣之勝著聞自昔傳九百餘年以至於今似有非偶然者然在異時要不過以備登臨寄游觀之適其在今日則於時奉迎 詔勅於時館穀使介於時宴餞賓朋政體之所關衣冠文物之所會固當與異時異視况於表章忠烈廟貌顯嚴高山景行嚮仰斯在其闕於世教不尤重乎則諸公之協心以成是役誠亦有非徒然者矣蓋古之君子凡有興作未嘗不致其慎至若維持

政教之具爲天下國家之所不容已者則往往相先相勸而爲之故觀於是役之成而君子之政可知也或乃徒以爲續名蹟於往古崇一方之偉觀豈足以盡之哉維時圖議克成藩使則孫君脩葉君相參政則方君楷馮君馴參議則陸君溥張君懷邵君天和憲使則張君羽副使則林君大輅李君緋何君棊徐君一鳴沈君良佐僉事則高君賁章鍾君雲瑞陳君璧趙君光都闡則馮君勲劉君璽王君寧張君鑾也二忠之議發於前提學副使周君廣移樓之議發於



前僉事汪君應軫督工則藩司照磨黃某南昌衛指揮孫某法皆得書具書以爲記

鯁夫記

造化之妙不出乎陰陽剛柔人之所得以生者其中也中之爲體也微而爲德也至蓋舉之者恒莫能勝自非聖賢往往皆氣質用事是以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偏而爲善或偏而爲惡體隨用化而甚者遂幾於亾人極之不立職此之由也周子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

慈爲順爲與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夫聖賢尚矣至於善之與惡又豈可同日而語哉奈何氣化日醜俗流愈下強梁邪佞之徒所在林立而所謂善者落落如晨星先聖嘗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豈其難得自古而然歟妻姪曾標一日奉其尊君民愛父之命以鯁夫行事請記於余余未嘗識鯁夫然嘉鯁之爲號考其行事殆庶幾所謂剛善者遂諾之鯁夫朱其姓淳其名九興其字自其高曾來世有德善爲儒先君子所稱見於文辭有足徵者



鯁夫承之益惇行孝友以圖無忝其世性直而能斷  
遇事是是非非長區賦累年惟法惟時不猛而事集  
其爲人如此故能得鯁夫之號於衆多之口而君子  
亦喜稱之自昔以鯁稱人必繫之骨蓋以骨強四體  
稱曰骨鯁則其人之堅強正直也可知今獨以鯁稱  
其義亦無異也鯁誠剛善而充實爲難有以充之見  
大利而不前見大義而不却臨大變而不撓則操履  
益固而聖賢可幾又不但賢於強梁邪佞之徒而已  
吾聞鯁夫喜從君子游亦嘗有以斯義語之者乎鯁

夫所居在王山之麓古平之里王山峻立於一方實  
吾邑之望吾所望於鯁夫者庶乎其克配之夫安知  
鯁夫之名將不與茲山同其悠久也鯁夫今壽六袞  
四子景明景曙景泉景茂皆克肖標其女之壻云

劉氏雙節記

劉氏雙節者太學生新昌劉煥之大母母也二母皆  
其邑陳氏同出義門之後爲士恕甫妻者是爲安仲  
母爲煥之大母爲安仲妻者是爲煥母安仲之孤也  
方五歲煥之孤也方七歲其弟燦方二歲所克至於



成立以有今日者惟二母之爲恃也夫士怒甫父子相繼以短命歿在於人事爲大不幸盛年寡處固人情所甚難者一或不安其室而動淇梁之思藐焉遺孤且將誰屬然則劉之宗祀未可知也而二母者皆誓歿靡他姑厲其節于前婦厲其節于後盡心竭力兼任長育教誨之勞竟以成其孤而永其祀又非劉氏之大幸歟夫仁與義人極之所以立也婦能從一而終此其心亦惟不忍歿其夫不忍棄其孤爾不忍棄其孤是之謂仁不忍歿其夫是之謂義一節立而

仁義兼隆此爲婦者所以尤著于節也教衰俗薄民之興行者蓋鮮而婦節之著乃繼見於劉氏士君子僉以雙節稱之詎非秉彝好德之公哉 國朝著令凡節婦年及五十有旌表門閭之典惟煥之大母旣踰下壽而卒雖若無及然其母固無恙方屆五十於茲誠祇若明條舉以 上請恩典蓋可并得此其責在有司若夫所以顯二母於無窮此則煥之所當自勉也煥嘗從余游其資明敏可進今旣登名選籍將歸需次于其鄉乃踵余門拜上雙節本末以記爲請



余嘗見新昌志其事蓋已特書顧風化所關書之不嫌於復輒從其請而爲之記亦因以勗煥云爾

### 南京戶部題名記

官有常府而其人之遷代則不常故必有題名之碑然後可以考見其迹其歷年有久近望實有隆污而人品之高下亦旣皆有定論觀覽之際師戒存焉非徒以爲文具也其或缺焉而未舉明治體者詎容已乎正德丙子春正月宜章鄧公自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晉戶部尚書未幾而湘源蔣公以右副都御史

來爲侍郎二公德望才猷表然推重於當時協恭一堂不大聲色而十有三司之屬相與師師不怠甫及期月部之百務以次畢舉顧題名獨爲缺典乃考自洪武以來至于今嘗爲卿臣者得若干人姓名刻之堅石樹於部之後堂以垂永久仍各虛其左以俟來者續題刻旣完屬欽順爲文以記之惟南京戶部之建于今百五十年矣在洪武永樂間實掌天下財賦軍需國用均節是專民數地圖簡稽是屬其地要其事繁及北京定爲京師大政悉歸於北而財賦之入



出於南京戶部者曾不能以十一雖其地望如故而  
事則簡矣 朝廷登用卿佐未始不惟其人然方其  
事之繁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功顯及夫事之簡也  
則其人之賢者率以望重其身負時望由此而光膺  
召命入爲丞輔以弘宣其用者往往有之觀其名考  
其迹欽其望偉其功而思與之匹休此二公刻石以  
詒後人之意也然世當屢易人且數更所謂盜臣與  
夫聚斂之臣豈無一二則于其列斯則千齡之永戒  
哉欽順弗工爲文而辭不獲命懼空言之無益也輒

因記以寓規

吏部題名記

建官之法源於邃古至周而益備三公論道三孤貳  
之六卿分職取法於天地四時而天官卿實掌邦治  
天官雖與五官竝列然五官之得人與否亦必由之  
故其責任尤重傳所謂天子之相是已周家治化之  
盛歷年之久前後鮮及雖由文武成康賢聖繼作抑  
豈非建官有體職分勢一相與左右維持之效哉嬴  
秦事不師古亦旣罔終由漢以來規制率相沿襲未



有能卓然盡復周官之舊者其治效之不及若無足怪也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開萬世之基制治保邦一惟有周是式乃洪武十三年斷然革罷中書天下大政悉以分屬六部而升崇其品秩於是尚書秩正二品左右侍郎秩正三品凡中外百官封拜考課黜陟之事吏部掌之列聖相承凡用爲吏部者恒極一時之選而冢宰之蒙簡命禮數特異若夫勲勞茂著則三孤是加及其卒也往往三公是贈申之以易名之典任之專待之厚而其人之所以建立

光明碩大亦班班可數治隆化洽端有賴焉雖嘗驟值權奸擅作威福若無所容其力者徒以體統素正品式具存猶得慎守堅持默救潛扶以需大來之慶夫然後有以知我聖祖之稽古建官慮周萬世而收其效於近日者亦云偉矣今天子初卽位首用趙郡石公爲吏部尚書俄入掌絲綸亟召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太原喬公爲之代至則修明紀法舉措惟允孜孜夙夜以翼維興運與石公先後一心朝野欣欣以爲太平可歲月冀矣公視事稍暇日考求



前人名迹以爲尚友之資已而得大司徒九峰孫公所集兩京吏部題名錄參互考訂乃戒工礱石次第書而刻之將樹於部之後堂以表交承存法戒焉惟吏部之稱于北京始自永樂辛丑迄今嘉靖壬午凡百有二年中間十六七年雖仍以行在吏部稱然大政所出固無改也故今題名之刻斷自永樂辛丑始卿佐凡百十人其在南京及辛丑以前之行部皆不與焉後來者可得而續書也刻垂畢某適承乏南銓公遂以記文見屬顧惟不敏再三辭避而竟不余釋是爲記

### 江西察院題名記

凡公署之有題名其來尚矣原其所以將使後之人覩其名而求其迹以無失乎取舍之宜政理之資於是乎在非徒紀交承存歲月而已况御史之按行外服事權之重迥非他職可比賢人君子膺受斯寄爲之必以其道其流風餘韻固有漸被於久遠者矣而



江西察院乃獨無題名之石使凡赫然可仰之名迹與夫自崇自用者槩泯於無聞非缺典歟嘉靖八年秋仲三原穆君相寔被簡命而來勤勵精詳風紀律振爰以餘力興言及此乃自其所代儲君良材泝而求之至蔡君英而止僅滿百人蔡君來按在天順年中迄今僅七十年而其前無復可考者矣其姓名之幸存者字或未詳邑里年次亦多闕略君以謂必求其備將愈久而愈失之遂據所得俾鐫諸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俾來屬記固不獲辭夫人之生也

父命之名無貴賤賢不肖一也若夫鄉國之所知碑板之所載則惟其人之貴者而賤者弗與焉高官要職自昔不爲少矣若夫史冊之所稱天下後世之所仰則必其人之賢者而不肖者弗與焉然則御史之所自爲賢者果安在也其身正則不猛而威大體得則不煩爲理時措審則百度惟貞所謂流風餘韻之遠被者非若人而何今題名之石旣立以此三者求之而有合焉則其人皆我之師也以此三者求之而靡合焉則其人亦我之資也穆君惓惓之意實惟在



此後之君子其心不亦有同然者乎書云三后協心  
同底于道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誠如是豈惟大  
江之西十有三郡之民長受其賜所以裨益 國家  
之政理亦多矣察院舊在按察司左今之所在乃廢  
府承奉司數年前嘗爲巡撫都院比裁革巡撫官乃  
奏請更定於此隨宜增損規制益備而舊解則改爲  
南昌道云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上模曾氏所居有上下村下村故有祠堂有祭田歲  
以中元日行事凡在陪位與燕列者頗有義例爲之  
損益然常不下千數百指可謂盛哉成化間堂宇頽  
敝租入或不登先世墳塋之散在他方者亦曠不時  
省其族之傑曰士舉翁力倡族人修輯經理且於堂  
右作祭掃亭以視牲殺左作宴會亭以展旅酬而祠  
之規制益備少司寇省軒公所爲記可考也正德初  
元祭畢而燕翁嗣子之恭甫乃言于衆曰禮於先祖  
有四時之祭今吾祭先之禮得無簡乎盍相與圖之  
于是其族父士獻正源二壽官正秉處士及其諸兄



弟姪輩凡三十一人謀以克諧乃各出已貲別市良田若干畝歲收租穀以畜以釀於春秋及冬諏日之吉行事一如中元顧其品物未能如中元之豐則不敢以祭名而姑名之曰時薦其亦慎哉方圖請文刻石以垂示久遠會余蒙 恩歸省於是峻等三人奉諸長者之命來以文事見屬意甚勤也夫祭先之數以時而四在禮與法自士大夫以下蓋無不得爲者禮法之所得爲固不容簡而無財不可以爲悅亦豈獨今日爲然哉今曾氏諸公之爲斯舉也心固存於孝財亦副其心使古禮之未盡行于今者一旦光復於其族其爲美之大小何如也余以通家誼重獲聞美事其可不書惟此祭田實三十一人之偉圖其子孫當世守惟謹俾三時之祭常與中元迭舉永永無廢才良繼出容有增益第隨時致其豐腆而無敢爲黷豈不有光於孝德哉請以是爲記凡三十一人之名號與田之段落及租入之數一一刻諸碑陰來者其有考也

沅州守素菴曾公祠記



曾氏故居泰和之文溪自俊甫新甫兄弟始分居城西檀樹巷再遷韋家巷者遼海翁子永也三遷雲亭鄉之月岡者耕樂翁士敏也至公又自月岡遷文水於是乎有專祠焉公諱瑀字儒玉素菴其號耕樂仲子遼海曾孫而新甫七世孫也起明經授南陵訓導九載考最擢知光山陞廣安州守連丁家難服闋改沅州久之引疾得謝享年若干歲考終于家公平時恒病舊居湫隘欲他遷而不可得一日偶以事憩文水上徘徊瞻望若有契焉已而徧叩堪輿家皆以爲

宅地莫善於此公志遂定厥基旣廓乃市良材構廣廈落成之日遂徙居之顯厰邃密垂後裕如矣公有七子考陞任憲瞻忠晚皆能立公卒後若干年憲致桂陽令事來歸乃與諸兄弟謀曰先公官至大夫基開文水所以覆載我後人者功德甚盛子孫孫子詎能一日而忘報耶夫情之所不能忘則禮固有當講者矣議以克協乃刻木肖公像奉爲文水開基祖祠于正寢之東創置祭田若干畝以次收其租入具品物歲以中秋後一日公之生旦迎神像出莅中堂致



特祭焉配以元配封孺人蕭而郭氏章氏周氏三孺人皆與祭畢而燕小大均霑行之既累年復恐後人未知其深意之所存也乃來拜謁余文將刻石垂示永久俾勿替予觀桂陽兄弟之意蓋以文水之遷實自公始子孫將百世賴之異時雖服窮親盡報本之祭斷不容已然必自今有舉則以嗣以續庶乎可至于無窮而公得以長食其報雖考之於古未必盡合要其心之篤於孝則賢於流俗遠矣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後之人尚相與深念之因其禮之有常而每致其謹隨其力之可及而益致其豐篤學力行懋圖無忝吾知幽明一理有感斯通公于冥冥之中所以監觀厥誠而錫之祉福宜亦不容已者矣然則曾氏之盛詎可涯哉余與桂陽兄弟文字交是以不獲辭記而因以告其後人如此任擅名鄉校累舉無所遇今始膺貢上春官云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一 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

弟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記 一十六首

迎曦樓記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名曰大瑞有山  
來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駝象然左右之山如趨如  
附谿流映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  
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旣衆屋之爲廳爲  
堂爲樓者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傲君

所建蓋正寢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爲房宗  
傲君夜則休焉雞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晝之所  
當爲者旣得其理則開窓而迎望而蒼蒼焉而耿耿  
焉日出而大明焉於是乃出而從事習以爲常故樓  
以迎曦名也其從子端典於余姻家間屬爲之記嗟  
夫日月代明而爲晝夜然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  
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旦晝也自夫玩愒者言  
之彼於朝曦暮景之升沈固漠然不以介意夫豈知  
寅賓之義所係甚重而坐以待旦又聖人之所以爲



天下後世法者歟卽名樓之意以推宗倣君之爲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怠有足槩見者矣視世之玩時愒日者可同日語邪抑君之所見或未止此在易之晉貞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覩其象也惟君子觀之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故夫視聽言動無敢不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宗倣君行義稱於鄉族方慎修而未已殆有得於觀象名樓之表者乎是可書也故不辭而爲之記若樓之規制與夫創造之費

則在所可略云

### 師稷軒記

泰和澄江之南數里直周道之右其地名小棠州嚴氏世居之環嚴氏之居皆沃壤歲收常特厚嚴氏之彥有名稼字景暢者隱居西岡之下西岡距故居良邇景暢歲時督僮奴耕種希復外慕以給仰事俯育之需祭祀賓客之奉有餘積焉嘗軒西岡以爲游息之所扁曰師稷用表其志且實其名也余從叔用昂與之有連景暢因以求記余惟后稷之故見於經傳



者可考矣蓋其自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及長當唐  
虞之際實爲農師書紀帝舜申命之辭曰棄黎民阻  
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此其職也至其後世子孫則從  
而追頌之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由是觀之其功德豈不盛哉景暢之志似矣然不  
得位無以見其及人之功顧名其軒曰師稷意豈以  
深耕易耨致穰穰之獲爲師稷之實邪蓋余聞之善  
學古人者當觀其所用心孟子曰稷思天下有飢者  
由已飢之也雖其居位任責義所當然而用心之厚

蓋可想見誠以稷爲師將必推其有餘以補隣里鄉  
黨之乏惟力所及無務自肥則雖不必有稷之功而  
所存固無愧矣景暢積而能散其殆庶幾乎抑余又  
聞之古之善學者舉一隅則以三隅反詩云誕后稷  
之穡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今夫人欲之私  
吾身之豐草也天理之公吾身之嘉穀也師稷之芾  
豐草反而得克己之義焉師稷之種黃茂反而得復  
禮之義焉于以和身睦室有餘師矣稼穡云乎哉景  
暢勉旃夫天理不有諸身而已私紛見於事則夫耕



擣雖勤穀粟雖多殆難免乎齊景公吾得而食諸之  
慮矣景暢生衣冠之族閑詩禮之訓有孝弟之美其  
必能勉於是哉軒之規制與夫向背之宜觀覽之勝  
吾不能悉亦有不必書者姑因從叔之命申其義以  
復景暢俾置之壁間以自考焉

### 聽松軒記

松因風而有聲其爲聲也或霏微清遠如暖蜂之喧  
寒泉之鳴或圓瑩春容如金石之相宣咏歌之竝作  
或洶湧震盪如山崩海倒猝難止遏又如鐵騎百萬

相與交爭於原野而勝負未分其爲狀也多端非善  
聽者莫能領其妙也世容有聰察之君子而往往牽  
於多事則固無暇以聽其有暇以聽矣而物我或不  
相通入於耳者雖頗感乎心者殊淺與夫未嘗聽者  
一而已矣我龍山先生王公嘗以聽松名其游息之  
軒非有其暇而善聽焉者乎公世家餘姚城中龍泉  
山之陰屋後萬松成林朝暮四時風隨交而聲隨作  
小大異狀每變益奇是固有足聽者然公早歲方從  
事於問學求其所以自立者將以立乎斯人其於聽



松固未暇也既而擢廷魁入翰林累官至學士爲  
天子近臣時則有論思諷議之責俄以侍郎佐禮部  
以太宰蒞南都爲 天子大臣時則有贊襄寅亮之  
責去松逾遠又暇聽乎會賊瑾用事嗾公簡已公知  
而不顧竟致其事而歸乃作軒於萬松之間而一寄  
其聽於此自始致仕至今垂十年而聽之曾不厭也  
公果何取於松也哉令子大鴻臚守仁嘗與欽順言  
公之聽松或怡然以適或悄然以憂或憮然而嘆門  
人弟子未有能窺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發之顧惟

不敏其何能及此然素辱公愛粗知公平生出處大  
節請試忖度以言其適也母乃霏微清遠之聲入馬  
而有助於優游之休邪其憂也母乃洶湧震盪之聲  
入馬而有激於翻覆之變邪其嘆也母乃圓瑩春容  
之聲入馬而有憶於明良之會邪是知聽松而一於  
樂未爲善聽松者公之所以異乎人者不在於樂而  
在於憂然而傾否之方致泰之策固公之所素有而  
大鴻臚得之於面授者豈徒憂馬嘆馬而已哉公今  
壽臻七十詩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惟軒外之



松自有無窮之聲惟軒中主人亦必有無疆之壽以永無窮之聽此則欽順所爲大鴻臚申祝者也遂書以爲記

###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璫數日間相繼歿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邪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間從容寬慰君曰瑛

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于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旣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袞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于然



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且作堂數楹以奉  
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且遂介其  
姻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歎也曰嗟乎  
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爲人爲獸爲  
君子爲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  
衰俗薄雖名爲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  
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  
其舅姑壺彝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

無家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  
況乃別於之化流自王官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  
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  
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  
有不可泯滅者歟我 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  
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  
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  
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  
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爲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



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爲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 慈節堂記

慈節堂者族叔父用元奉母曾孺人之堂也堂以慈節名者何昭母氏之大德以示其後人俾不忘也初元生踰月而其尊人秉厚府君棄背孺人年方二十有六卽以育孤完節之歿無他哭矢於柩前蓋于今三十有五年而孺人年六十矣元自呱呱而長以至

於成人至於有室有子其學之所就又足以爲章句師孺人所以保抱携持匡娛誨誘匪朝伊夕寔旣厥心施及諸孫有隆無替茲其所以爲慈方孺人之寡居也姻族間固難其守而孺人厲志特堅或以再醮諷之輒唾罵以絕竟全貞白以至于今皎乎冰雪之明確乎金石之不渝也茲其所以爲節夫母之慈其子妻之盡節於其夫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而孺人獨能無愧焉者何哉生不皆厚教靡素閑情欲之感易流姑息之恩難割傷慈失節固其所



也惟孺人性質淳懿志操之正固得於天而又出自  
名宗以淄陽少尹宗翺公爲之祖庠生時謹公爲之  
父少司寇省軒公爲之伯父所以薰漸於禮教者復  
有素馬宜乎慈節之兼全旣潔其身又成其子表表  
乎足以爲閨門之楷範也夫以孺人之節如此考之  
國朝著令有司者宜以 上請當得旌表門閭以爲  
風俗勸顧政非其人不舉而元之力亦未足以遂其  
所欲爲則姑卽其實以名其堂庶幾奉揚休德於萬  
一而百世之下爲子孫者仰而思之將莫不知夫一

脉之傳綿綿不絕皆孺人之爲賴也其爲感慕庸有  
已乎元之用心於是乎可謂孝矣肆凡族之老長咸  
嘉其舉而余亦樂爲之記異時操史筆者其或有取  
焉記成於正德己巳十有一月八日蓋孺人初度之  
辰也元三子欽封欽榜欽會

臨清堂記

吾邑澄江之南石牛山之北爲上模里里中著姓惟  
曾與羅曾所居有上下村吾家居西岡下相去各半  
里許勢若鼎足石牛山爲里之鎮比立多秀峰其南



則岡巒重疊不可勝計谷中流泉數十道宛轉相會合爲一谿遶山而出昔人於其稍平處鑿渠引水西行以溉田其西有流泉一道來會遂別爲一溪同爲雙龍之水西溪又分爲二其一縈帶兩村間再折而出於下村之背以合乎東谿其一出土村之背直趨于西岡小徑之水過之同流里許以與雙龍之水合又曲折北行四五里入於馮嶺之江蓋上模之山川形勝如此秀鍾靈萃故兩姓世不乏人若余內兄曾君民譽則下村之傑也君爲故丹稜掌教敬所公季

子早承家學學垂成而得貞疾遂不果出然其爲人闔爽重倫理篤交際遇事能斷而務持大體宗族鄉黨莫不敬而愛之其所居舊廬歲久而敝且隘乃益市旁近地命其子曰淳曰濟作室南向前堂後寢規制適宜而撤其舊廬更爲重屋仍東向會余起廢復出過辭外舅西磐翁及君因達觀于新構谿流繞砌清趣滿堂爲之灑然樂而忘返也君遂出酒觴余雅歌投壺樂飲無算日且暮復導余循東廊轉而入一小閣閣乃跨溪之半俄明月東出水光益瑩聲益清



景尤勝於是洗盞更酌子姪輩吹笙鼓琴以侑之至夜分大醉乃已明旦且別余爲君名其堂曰臨清已而君求得善書者大書以揭於楣間人遂以爲君號余一出不覺數載於時無寸補旦夕俛仰風塵間殊不自慊每憶茲堂之勝未嘗不慨然思拂衣而往以數從君遊也茲辱君垂訪問謂余曰吾堂子名之甚善盍爲我記之乎余惟江南固多山水臨流構室何所無之觀其氣潤軒窓光浮几席室則近乎清矣然而塵容俗狀奔走弗暇其人未必清也表襮可觀文

雅爲尚人則近乎清矣然而陰謀詭計展轉相尋其心未可清也君固未能無欲也而嚴於自制則有以清其心亦未能遂無事也而善於自省則有以清其行夫如是而爲茲堂之主時與嘉賓遺老從容觴咏觀山玩水以享其清樂不亦有足尚哉是可書也余安得不爲之記惟其後人之嗣守茲堂者尚以清心寡欲爲本或出或處必有稱焉以無負君之貽謀則亦無負于山川之靈秀矣

光樂堂記



南京兵部郎中陳君達嘗與其弟進暹作堂四楹以奉二親起居會國慶覃恩用貤封例錫其父蒙菴先生焜誥命仍浙江按察司僉事致仕階朝列大夫母葉氏封宜人命詞有云益增門閥之光安享桑榆之樂識者因摘取光樂二字以名其堂縉紳大夫遂相與咏謌其事以爲先生與宜人壽郎中得之甚喜重惟堂宜有記乃介其同官歐陽相周來屬筆於余余聞陳氏世居閩之大義鄉家傳宦學入國朝則有若翰林侍讀叔剛湖廣按察副使叔紹皆先

生伯父浙江左布政使煒其伯兄也先生登戊戌進士歷潮州推官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廣東浙江僉事從子墀與達同登乙丑進士今同爲郎中南京門閥之光有自來矣先生所歷官皆有治行其爲御史嘗條陳八事爲敬皇初政之助多見施行後因病乞休年方五十有二當道固留之不得益相與嗟嘆其賢歸則以行誼率鄉人以詩書教子姪以文字會諸名流而絕跡城府清風完節高出一時亦惟宜人之賢式克相承其志爰及晚年而其子又顯所以增



光門閥享樂桑榆信有如命詞所褒者宴息有堂落成伊始而楣間之扁遂得有所憑藉以定豈非陳氏一時之盛事也哉惟先生諸父兄作之於前則旣光矣然皆以賢勞卒于其位未嘗有山林一日優游之樂諸子姪承之于後則又光矣而鴻漸之翼勢將及於萬里方憂勤職業之不暇尚何逸樂之敢言乎夫樂有未遂固不害其人之賢要自夫兼得者觀之則其爲福也備而夫人皆有不可及之嘆此先生所以重爲縉紳所尊仰而斯堂亦因以有聞于世也歟

先生今年壽六十有七宜人僅少其二詩云樂只君子遐不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所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以永斯堂之聞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 承德堂記

堂在吾邑鳳岡里蕭天聰氏之所作也鳳岡之蕭爲吾邑鉅族其先當宋南渡之際來自金陵迄今凡若干世其人之衆殆逾萬指自天聰高曾而上雖未有顯者而率以詩書爲業以行誼相惇表然鄉邑之望觀于楊文貞公所爲其族譜序槩可見矣序中所稱



太學生信立是爲天聰高祖後官交趾中衛經歷以卒經衛之子孟震繼起徵辟歷教當塗武康揭陽三學揭陽之子仁育復起鄉科擢知江浦者九年治行尤著於是蕭氏連三世以顯而此三君子者不惟飭躬修行無忝其先而已又皆有及人之德焉天聰爲江浦冢孫其父曰貴仁孝友克家而享年不永慶鍾其子妙齡秀發綽有猷爲以羣從之繁而舊居之隘也乃增市傍近地別築室一區以居旣成而名其中堂曰承德其志良有在矣間來請文爲記余家於蕭

氏累世契好吾兒琰復與天聰聯姻非余記之其誰宜夫人之所以生必有得乎帝降之哀不徒然也具之於心則謂之德性行之于身則謂之德行行有萬不同性則一而已矣自吾身而上以至吾之高曾又上至於厥初生民之祖由吾身而下以至吾之曾玄又下至於不可勝窮之世孰不有此德性已乎皆有此德性固宜皆有此德行而反道敗德以詒父祖羞辱者不幸每有見焉此其故何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前有高明之祖父令德著聞雖在他人猶知



所仰而爲之子孫者或乃弗思弗率以流於汙下之  
歸不亦可哀也哉聰乎吾知其免此矣觀其名堂之  
意其於持身接物居常處變有不思率乃祖攸行者  
乎夫義重則利輕公勝則私滅所宜致思而力行者  
其要無出於此誠使惟公是秉惟義是由則德性無  
虧德行以美而於前人之德信乎其能承矣天聰勗  
諸今旣有以承乎前後寧不思所以承乎今者斯堂  
之作庶乎可以永存而不壞也堂之規制前廳後寢  
皆備高廣堅壯落成於正德己卯八月晦日後三年

壬午六月朔日記成

世德堂記

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  
所貴乎知而傳之者豈徒然哉必將惕然有所深思  
勉勉焉惟祗承之是務俾前人雖遠而其志趣之正  
于我乎常存事爲之美於我乎常新聲以實延有隆  
無替斯其可以爲明矣斯其可以爲仁矣爲人子孫  
之責斯無負矣苟其行之弗力而徒以爲談美用誇  
詡于人人雖羨之亦或疵之曰而祖而父信乎有



是善矣而何爲獨不然夫如是與夫弗知弗傳者有以異乎否也豈惟無異將不反爲之玷乎余姻家鄭君宗堯嘗佗堂以居名以世德而請記于余君之所以爲明且仁者其有在矣鄭氏世居吾邑之大瑞里系出宋端明學士忠穆公穀在 國朝有中進士舉官省郎者衣纓門第蔚爲鄉邑之望吾家旣與之世好而凡出入城府必經其門余蓋嘗屢造焉因以多識其父兄子弟觀其重倫理循矩矱惇本而務實心之好之自不容已而通經學古者亦累累有人氣習

之薰漸風聲之流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世德之可徵者不有在於是乎余又聞君八世祖叔文嘗以凶年設羹飯於通衢往來饑餓者皆取足而去高祖英可嘗割田若干畝與殊山院僧協建里之雲津橋人免厲揭復立一亭於橋左風雨倉卒獲所庇焉久之江漲橋毀君之先子廷器復倡率羣從買田造舟以嗣其功仁厚之存有徵於行事者後先相望其他善蓋不止此而鄉人所頌必此爲先宜乎君之不能忘也君早克自樹內脩孝友之行外適應酬之宜潤



屋之餘尤喜兼濟纓冠束帶身以義榮可謂無忝其世者矣顧茲華扁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令子賢孫耳濡目染誠率由其訓法而靡或怠斯堂之著聞於時將必有永矣余長男琰壻於鄭辱君之愛爲多乘間輒以記請知君之惓惓於所重也於是乎書

### 斯菴記

斯菴者處士郭君本川之別號也君季弟善化尹本寬與故鄖西學諭徐君廣威及余皆同年領鄉薦余二人者嘗因善化以識君其號蓋學諭所爲君標者

近余家居侍養君復因其女兄之夫余族祖勳翁求余一言以釋其義余謂君字川而號曰斯菴殆取夫子川上語也夫子川上之語其義至精至大至爲難言程子嘗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顧余之淺陋其敢輕置喙乎謹辭于翁辭至再至三卒不獲命乃試爲之言曰人之見止於目之所及目所不及固一無所見也見其所見而遺其所不見欲驟語夫逝者如斯之妙何以異於兒童之觀指邪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千萬年矣其間氣運之盛衰人物



之消息不知其幾千萬變矣然自今觀之固無異於古也自後來者觀之寧有異於今邪今無異於古後來者無異於今是萬古同一川也萬古同一川稍有識者或知之矣亦有知其所以然者乎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雖然天地之大吾心盡之矣隱微之間一或不謹此滔滔者必爲之壅遏而不得遂其自然之勢有不橫潰四出以極於滔天者哉夫子川上之語大要如是窮深極微雖終日言之不能

盡也惟君二難競爽其所友又多時賢談論之優柔切磋之縝密殆將了然於斯義而無疑矣余言如此不知亦有合乎否邪族祖爲余言君晚年踐履益篤表儀家庭爲鄉人所信重僉曰郭氏前聞人有徵士子益寧晉尹士昭大行人興文光明卓犖今如斯菴善化兄弟可謂無忝噫君其果有得於川上之語而知所從事者歟果然則余言之有合也可必幸置諸壁間而時覽觀以自輔斯菴也將有聞矣

介菴記



菴以介名示堅所守也人必堅所守然後能有所立不然則將隨風而靡逐波而流此小人之所甘心而非君子之所以自待者也君子義之與比不苟比乎人是故人皆然而已獨不然義不得而然也人皆不然而已獨然義不得不然也超然孤騫挺然特立夫豈求異乎人云哉堅吾所守而已矣易曰介于石不如其能自立於天地間哉余姻家劉君述倫嘗名其宴息之所曰介菴君子莫不嘉其志夷考其行知其可以進於此無疑也蓋君性剛而辭厲奉身約取

子明事孀母鄒能順適其心意守先業以不墜積勤久之且弘于厥初家累衣纓有聲勢可憑居如無有而維綱所繫振飭必先所與交游必賢於已者與同於已者於流俗未嘗有所苟合也其爲人如此可不謂之介乎顧其所以名菴之意則固非曰能之也蓋將益堅其所守而勉乎其所未至以卒同乎君子之歸焉然古之君子其介可及也介而未始不通通而未始不介是則不可及也此其精義之至夫豈一朝一夕之功哉推君之志則其所以自勉者宜乎日有



孳孳而不知夫老之將至也君茲壽登六袞年高而  
行益尊往尊其名者今則併尊其字不敢舉因卽菴  
名以爲君號君季子邑庠生宏余子壻也與其伯氏  
彥仲氏能來請余文以記之余聞孔子之稱子賤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劉居萬安橫街爲大族百十年  
來若大司寇公與其子方伯公相繼以功業顯其始  
終大節可仰可敬若今光祿少卿咸卓監察御史咸  
栗則余幸皆獲從之游少卿之慎密察御之清苦余  
每愧于不能齊也而其隱者若君與其從兄述傳又  
皆以孤子奮立卓然能爲鄉族有無蓋其累世之間  
君子之澤漸涵浸漬遠且深矣由是推之將君之子  
若孫必皆慎守家法以圖無忝所以貽介菴之令名  
於無已者其不又有在乎遂不辭而爲之記如此以  
復宏兄弟之請且以爲君壽彥能皆克肖宏方讀書  
求志余固以遠大期云

潛菴記

潛菴者里姻楊君顯猷之別號也其嗣子榮進以余  
雅知君嘗請文以爲記余諾焉而未暇爲比謁告家



居余甥榮蕃又屢爲之申請因念親交之厚始終如一有如君者鮮矣雖倦於述作然心之所好亦何愛於言乎夫潛之爲言以退藏靜密爲義易著潛龍之象人之所處有然者矣書列沈潛之目人之所性有然者矣傳示潛心之訓人之所習又有當然者矣君承世業之腴無兄弟之助公私之責萃於一身勢不容有他慕其所居之地名爲高隴負山而帶水陂潭深廣竹樹森蔚應酬多暇可釣可遊亦無俟於外求而自有可樂者潛菴之所以號其不以此也夫然余

觀君之爲人收斂之意多而進趨之意少迫之而後應擬之而後言其受性于天不謂之沈潛不可事父母色愉容婉處宗族每怡怡然隆禮意以親賢割腴田以追遠損利入以惠貧義所當爲曾無難色其又能潛心於君子之道矣乎不然何其行之美也然則潛菴之號其誰曰不宜匪惟親戚交舊宜之邑大夫蘭谿陸汝亨號爲嚴明具知閭里人品高下嘗稱之於衆曰若楊顯猷可謂善人已其里族或有爭訟輒以付之俾司其平君能得此于賢大夫非所謂在家



必聞者乎夫善善者天下之公余是以樂爲之書蓋  
與夫阿其所好者異矣雖然凡人之沈靜者多壽君  
今茲年甫六十將來所至何可量也誠使心德彌固  
光輝日新則潛菴之名殆將有聞於永遠雖微余記  
夫疇得而掩之哉君之先君子巖築公德器雍容甚  
爲家父封君所重君之賢要爲有本榮進讀書知律  
積勞公府拜官有日又將發君之所蘊矣因併書之

### 閒齋記

齋以閒名志希聖也聖誠而已矣吾之得於天者未  
嘗不與聖人同也反之身而顧有未誠焉非以邪之  
爲累邪然則安可不致夫閒之之功邪旣閒誠斯存  
矣是故喜怒哀樂有心則有之視聽言動有身則有  
之方其受命於天之初固已皆有當然不易之則渾  
然實理之充足無假於外求也奈何百體旣具衆欲  
滋生心有蔽而常偏行無檢而日繆由是離真而卽  
妄以人而滅天而其違聖人也或幾于霄壤矣蓋邪  
之爲累如此不有以閒之可乎夫閒闡也所以止物  
之出入者也是故私意萌于內必嚴以防之使其無



間可出可欲之物引于外必嚴以禦之使其無間可入恣其大無忽其小慎于始無懈于終主宰日益精明則羣邪自當遠退渾然實理之在我者斯無失乎受命之初而凡視聽言動之形喜怒哀樂之發其有弗當焉者鮮矣其視聖人不待閒之而自無不閒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雖非所可驟及要其爲道豈有二哉雖然言之非艱而閒之惟艱也在管孔門諸賢孰不以聖人爲的而學之得其道者顏氏子之外不多見焉觀其四勿之語奉以終身以至於怒之不遷

過之不貳此則閒邪存誠之明驗也然則其燭幾之明決幾之健何以及此故欲從事於閒邪者窮理必精而制行必果庶幾明與健之兼至以克充其志哉余友弋陽汪君器之天分甚高求道尤敏其智旣足以及之矣方日思所以守之乃以閒名其讀書之齋以識其所有事以余嘗共講乎斯學也屬爲記之惟君學識才猷著聞天下今官爲宗伯之貳蓋已蔚然負經綸康濟之望矣齋名甚美誠朝夕顧諟而每加之意焉將其德業所就庸可量乎余與君同起鄉科



又與君叔兄石潭少宰同登進士兩京聚處猶兄弟然晚以論學之同相與彌厚斯齋之記竊不勝其愛助之誠君其必有取也

###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弘治甲子春三月吾邑西平胡氏重建祀先堂成堂四楹間其廣三尋有半深僅三尋崇頗殺之堂後爲寢室二楹以奠神主其廣二尋深則倍之堂之前有廊東西有廡東廡之南庖廚在焉西廡之南爲庫以藏祭器其良材堅甃之用梓匠塗墍之工費凡二百

餘金宏偉高明加於舊數倍先是其族之顯者鎮江通判學固君患舊堂之敝且隘上無以妥祖考之神靈下無以容子孫之拜起謀欲改作首輟俸金五十倡焉顧其役良大莫適爲主乃有賢者曰端威君慨然身任厥成遂簡閱族人均其力之厚薄自勝冠以上各以率出金合之又百五十端威君乃與一二子弟能者從事區畫程督莫不有方夙夜惟勤殆忘寢食役雖大而成之若易易然協心故也余忝胡氏甥壻聞之良喜蓋素仰其先德之美於是益徵其慶澤



之長比年侍親里居端威君乃與通判之弟學榮偕來請記厥成以垂示久遠余不得辭也竊惟古禮之幸存于今纔百十之一二其涉於形器者雖可槩舉至於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處之當爲難姑以祭禮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則歲周於遠祖如晦菴朱先生所定惟時舉於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禮學之宗而其所處乃不同如此有志於禮者可不審乎今吾鄉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禮之行各有所受益周及于遠祖者近代之祭頗略而不專致隆於近代

者遠祖之祭或廢而不舉揆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於一本心同萃於一堂則自始祖而下歲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禰而上以至高祖則當各隨所繼而于時祭每致謹焉庶幾遠近有倫恩義兼盡雖不能盡合于古亦當無大謬已然區區之見未嘗就正於有道今通判君方致鎮江之事進階奉訓大夫以歸其族人又多讀書知禮宰相與參酌余言而審處其當使禮之行而鄉人頌焉曰胡氏祀先不苟如此則豈不有以增斯堂輪奐



之美而垂永世之規哉是爲記

清塘陸氏始遷祖祠堂記

高要陸先生汝爲旣謝靈璧教事而歸率其族人創建祠堂以祠其始遷之祖文鎮府君蓋以義起者也陸氏世居其邑之大路里宋季之亂府君始避地來清塘依其外家鄧氏闢土作室以居有子三人子有子美子平亂甫定孟季各徙居他所已而皆乏後居清塘者惟仲氏歷年久而族益蕃府君之墓在大路里之蛇洲岡其存時嘗籍腴田二百四十餘畝屬諸

墓俾歲收其租入以供祭掃其子孫相與世守之至今歲一修墓祭以爲常初未有議及祠堂者先生謂禮嚴報本有如府君功德子孫蓋百世賴之祭之其可不以禮家無祠而墓於祭如禮何私謀乎族議以克合而祠堂乃於是乎建焉寔弘治辛酉冬也堂六楹間有門有序其制高敞宏深旣成復相與定議歲以清明前一日當執祠事者夙往謁墓剪荆棘祠后土而歸明日乃奉牲醴就堂中行事族有大事則亦於此而祭告焉昭穆有倫賓贊有位獻酬有度登降



有容補前人之所未及爲貽後人之所不敢廢斯祠之建誠可謂合於義矣先生欲記其本末以示久遠以欽順嘗有科場之舊乃遠致書幣俾其從弟太學生制來屬筆焉顧雖不文而誼弗獲辭也惟府君當流離屯厄之時乃能開子孫百世之業其功德之所被者遠則其永享子孫之祭也禮亦宜之然祭必於祠堂乃爲得禮之正自非先生以明識爲之倡族人以順德替其成又何以及此此其所以爲可書也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凡爲府君之後胤者尚亦加之意焉誠有以薦其馨香必將昭受夫明賜其感應流通之妙蓋不出乎日用之間豈必祭之日而後受其福哉先生儻以斯言爲然請刻諸石而立之祠下以爲記

泰和山東王氏祠堂記

禮之行於家者惟祭爲重所以報本而追遠也此人道之大端孝子慈孫之至情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制度儀文猶有可考而因陋就簡其來已非一日雖貴窮卿相有家廟者亦云鮮矣知禮之君子蓋深病



之於是乎祠堂之制起焉其爲制也蓋參酌古今之  
宜而通乎上下者也是故家有祠堂則神主有所藏  
人心有所繫昭穆有序尊親並隆仁讓之興未必不  
由乎此其有裨于風化豈小哉吾邑故家稱山東王  
氏其先世居仁善鄉之鯉湖巷鯉湖則遷自吉水帶  
原譜謀可徵也至益齋先生當宋淳祐中以明經辟  
爲邑學司訓嘗經由山東樂其風土始命其季子季  
可卜里之下洲徙而居之季可四子和甫信甫文甫  
未甫信甫文甫又分居上洲相去僅里許迄今年垂

三百生齒之蕃衍貨產之豐碩文物之敷賁談者尚  
之下洲舊有祠堂歷年滋久親盡服窮而祠益廢於  
是其族之彥履文履邠履邸秉鍛秉衍秉順聚族謀  
曰木有本水有源惟益齋府君吾闔族數千百指所  
從出也其可忽忘必祠而事之報本之義庶乎其少  
盡耳衆皆響應乃市良材鳩善工卜嘉靖戊子仲冬  
之吉卽遺址作前堂四楹後堂二楹外爲大門表以  
綽楔深廣悉仍其舊後堂以藏主前堂以陳俎豆歲  
以清明日有事於益齋府君季子及四孫配焉禮也



其四代之祭日皆更卜去祠堂遠者則於正寢禮制  
既協而情意亦周若諸君者謂非王氏之孝子慈孫  
可乎履邸秉順俱邑庠生而余知履邸最久茲館授  
余家因與履文輩來請祠記余既嘉其所舉合義又  
嘉其羣從溫雅端厚有足徵其世德者遂不辭而爲  
之書然嘗聞之詩有永言孝思之訓凡爲王氏之後  
人者尚相與飭躬砥行篤志問學益圖所以光大之  
道斯爲孝之至也記成因是以申勸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

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三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釋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序 一十五首

送岑德充歸瓊山序

瓊山岑德充弘治乙卯以詩經領廣東鄉薦今年上春官不第卒業成均得告將南歸展省太史蔣先生敬之屬余贈之言先生與余皆故少保丘文莊公門人而德充公子壻也推敬愛公之意以及吾德充其贈言也固空然先生受公之知尤深而與德充游且

久先生有言德充無弗信也而臨別之贈顧以屬我豈以余言爲能新德充之聽也哉且文莊公文學行誼師表當時高風遠韻漸被來世德充早以美材處貳室誠親熏而炙之計其所得殆非他及門者可比固將駸駸於高大而爲爵祿功名所迫逐而不置又奚取於余言哉况余雖心厚德充然從游之日淺其深言之歟鄙鈍之質不足以自徵其淺言之歟又非先生所以見屬之意也余將何以爲言哉雖然言惟其當不必自其口出可也會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德充平日之所聞之不於其師則於其友於其淺者固有所不屑於其深者必無所不至也顧所以尊而行之者果何如邪歸矣懋哉必其所立有在於爵祿功名之外而後無負乎師友淵源之懿且有以爲之光矣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輶日往來如織加以習俗傾險又多靡麗可欲之玩能使人目眩而志移爲令於此不亟不徐不震不動期月而聲譽起三年

而事功成書所謂有猷有爲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今於錢塘令胡君濟時見之夫猷爲所以應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爲政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偵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也然非知道之君子其能兼是三者幾希何哉蓋必窮事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擴充其猷爲必明義利之分秉固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操守此君子所以貴乎博學而尚志也學不出乎記誦詞章之外則於應務宜有所不周志不離乎富貴利達之間則於立本宜有所



不屑是何望其能有以自見於世也哉如吾濟時其可爲君子人已蓋觀於其政而知其學爲有用也濟時比以其績來 獻天官書上考循例還之錢塘鄉郡諸大夫士請余言以贈夫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濟時以名進士出宰大邑甫及三年而功效已焯焯如此吾方歆羨之不暇何增益之能爲雖然蓋嘗聞聖賢之訓矣曰仕而優則學曰官怠於宦成茲亦濟時之所共聞也夫仕優而學不厭者所以爲後日之資宦成而志不息者所以保前日之美濟時方將乘堅策肥以翱翔萬里得無加之意乎尚克紹厥聞以勸以戒而勿忽焉夫何遠之不到也家弟允迪守官於杭得朝夕繼見幸以茲言相與切磋之

贈太守張公之任吉安序

夫分符佩印有數百里之地而君之所以正不正齊不齊俾四民安其居庶事得其理趨走之吏罔不祗率厥職以交贊其成功感化固繫于躬行抑亦仰恃朝廷福威予奪之權以爲進退推移之用也雖然權以濟務常戒於下移躬行以立本必始於慎獨二者



固常相須未有本亂而未治者或者於隱微之地檢  
律稍疎以爲無足深慮曾不知姦人之陰圖密伺常  
思投間以逞也其謀幸而一遂則吾福威予奪之用  
殆不能無所齟齬由是四分五裂弊端百出乃不得  
已而甘爲一切苟簡姑息之治是以政多龐雜而民  
有不勝其病者焉嗚呼焉有仁人在位而可以病民  
也今年七月錢塘張公孟端由前青州太守起復改  
任吉安吉安江右劇郡也領邑惟九民戶多至數十  
萬財賦之入往往倍於鄰封 朝廷不輕以授人亦

明矣乃今以授之公欽順聞諸縉紳之知公者謂公  
篤學好古於世味淡然顧嘗慨然有濟時利物之志  
又謂公青州之政公平縝密民懷其惠吏畏其威雖  
已去位而人猶思之卓然今之良守也噫公之名實  
見推於縉紳者如此信乎賢遠於人然則銓曹之所  
薦聞 天子之所簡命其果不輕也哉今也往蒞吾  
邦邦人士女方日俟朱轡早蓋於螺川鷺渚之濱振  
久斃之頽綱昭躬行之實德福威予奪風行草偃使  
善者有所恃而益勤惡者有所畏而不敢爲厥有恫



瘵一朝脫去而免於呻吟愁嘆之苦不於公有望乎  
凡朝紳之吉產者亦皆以是望公於其行也俾欽  
順引而伸之以爲公贈欽順不敏固知公之優于是  
也而復效其愚見者豈謂果能有所增益於高明也  
哉

送通判劉君復任杭郡序

杭爲浙江三司理所中官郎御史銜王命懷公牒  
以蒞事於浙者往往建牙分司於杭故杭之務視浙  
中諸郡爲獨繁守倅恒日不暇給且其勢無專決之

便而所見又多難合之情彌綸稍疎則四面之責交  
至蓋其難爲如此而吾郡劉君兆文倅杭獨以勤慎  
詳敏著名會詔有司舉下僚才行卓異堪任京職  
者浙藩遂以君應詔詔初下時吾郡士夫嘗相與  
物色下僚中求吾郡人之可舉者得兆文皆曰試以  
觀舉者之得失旣而藩司薦章至果兆文也則又相  
與言曰古所謂公無私者其諸兆文今日之舉乎方  
日俟其升于王朝而兆文適以三年之績來獻吏部  
考其績果最然未遽陟也復還之杭夫陟明以三考



固唐虞之法然當其時未必固執常法以待天下非常之士也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崔裴率意改爲以人徇法而抑揚高下漸失其序其流弊至于今未除也雖有豪傑之資負挾器能一沉下僚卒無以自振使其英華果銳之氣恒消沮於簿書期會奔走迎送之間是可惜也以此而望庶事修天下治豈不難哉 今天子勵精圖治深惟變通之宜明詔一下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而權衡人物者方將破常格拔奇才布列庶位以仰承 德意然則兆文雖未遽

陟吾固知其不久淹於杭也雖然在吾黨自處顧當以高下遲速置之意度中邪杭固不得久淹兆文如兆文汲汲以去杭爲快則所以自任者亦異乎君子之道矣吾又知兆文當欣然而往俛焉益懋其所有事道久而益信名久而益彰可以在任重道遠無疑也兆文還任將假道金陵拜其兄南臺待御君侍御君賢者也怡怡之際試出吾言示之其必以爲得切切惻惻之義乎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奉 勅鎮瀘序



瀘爲川蜀南門其外皆剛夷惡獠難安而易動 朝  
廷於是特置按察副使一員加賜璽書俾之飭戎兵  
明法令以控制其地環瀘千里皆在其掌握中蓋一  
方安危所寄也然必得廉重剛介達於人情物理者  
乃能使其人畏威懷德祇若 王度以各有寧宇不  
然彼將肆無忌憚侵禮而犯義或自相讎賊至紛結  
不可解紓而蜀以多事矣今年秋前奉 璽書者他  
徙 詔以刑部郎中尹君孔彰爲四川按察副使往  
蒞其任君以進士官刑部凡十餘年精白一心威富

兩訖聲實焯焯著於時會 詔舉賢才少司寇屠公  
奏曰臣備員卿亞當舉堪任方面者竊惟臣屬雲南  
清吏司郎中尹嘉言處繁劇之司而斷無畱獄秉固  
執之操而積有年勞臣竊以爲於任方面無忝及是  
命君子莫不以爲宜余與君同鄉而君寔先進雅不  
余弱辱相與忘年蓋嘗語及立身行己之方君曰所  
貴者始終一節爾有初無終厚自待者不爲余竊謂  
其言可以厲鄙夫敦僞俗充其志也其於任重而道  
遠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於是卿大夫士之同鄉者



屬余言以爲贈余聞先王之制詳內而略外聖人之  
訓悅近以來遠蓋實德有以及人則風聲自然動物  
法設而不用令出而不違而所謂戎兵者特爲萬一  
之備而已其或詳略失宜先後無序惟臨之以法劫  
之以威以求率服之功未有能濟者也以君老成練  
達奚待余言蓋頌不廢規斯贈言之體且今後來之  
頌君者將考信於余言也君方便道還家獲拜尊兄  
宮保先生於澄江之上惇友于之樂慰契闊之懷必  
有遠猷以贊長策區區常譚將無以爲覆瓿之用乎

### 送大尹蕭君之任江都序

國朝建官圖治於縣令之選最嚴非發身科貢兩途  
雖下縣不以輕畀凡自他途進者間有循資序稍入  
優品而卒不得爲令豈不以令者百里之民命所寄  
必得通經學古之士然後知所以教養之方所謂君  
子學道則愛人也而縣令之中選自進士科者特蒙  
異視其褒揚登進 恩典視舉人輩恒優又豈不以  
進士者 天子之所親策拔其魁然傑然者於羣衆  
之中固將以大任付焉非徒責其小成而已也夫以



東坡志林 卷三  
九  
朝廷所以嚴縣令之選如此所以優進士之爲令者  
又如此爲令者宜何如其圖惟報稱也時俗所務在  
於謹送迎精簿書趨期會而於民之痛痒靡切於身  
俗之迷溺無改其舊烏乎其無乃非 朝廷所以嚴  
重優厚之意乎吾友蕭君以仁世其從祖太子少師  
尚約先生家學講明踐履之日久其爲人純實豈弟  
有愛人之心由己未進士選爲揚之江都令吾以江  
都之民庶幾蒙被君子之澤矣顧惟其地四通八達  
賓客之往來者踵常相錯於途簿書期會之瑣瑣未

論也如以仁之存心將不屑乎時俗所務然而一送  
一迎之失固足以速謗而招尤欲安其位以行其志  
得乎夫天下固有事同而趣異者顧所用心何如耳  
吾欲安於其位得行其志以澤乎民而非以要譽也  
則夫送往迎來亦禮之所不容廢者而奚以不屑爲  
哉大凡人之才性必有所長苟非聖人寧無不足要  
在勉強而已故曰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  
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  
於遺忘賢如以仁亦有當戒者乎誠不恃其所長務



兼衆美以爲用其不至於大任者未之有也以仁之  
官鄉邑故事當有文字爲贈謂余職載筆不容以他  
讓余豈能文者哉姑以達諸君之意而已

送大行人歐陽君序

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馬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  
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已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  
衷惟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羣庸寓獨靈於衆塞故  
其知覺特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  
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其於耕稼之勞鄙賤之事

非徒不屑亦所不暇非徒不暇正亦不必親也夫在  
彼者皆我所不爲在我者皆彼所不能豈不有命存  
乎其間哉受天命以爲士然而自修之不力亦將無  
以異於蚩蚩者矣夫禮以立其本義以達其用此士  
之所當自力者也故學所以學此也仕所以行此也  
始於言行之常而極於神化之妙時而達焉則彼三  
民者皆將賴我以生而不得不爲吾役時而窮焉則  
美實之在我者固無損敬愛之得於人者亦無間也  
夫安得不貴乎今夫褒衣峩冠誦讀詩書操觚染翰



而能爲文詞者世之所謂士也其名是矣夷考其行  
或有農工商所不爲然方竊其名以進取下者得丞  
簿高者至公卿役天下之農工商以養其身以植其  
家而於此三民者曾靡絲毫之益其不爲此三民所  
夷視者鮮矣名貴而實賤豈不大可羞哉豈不有負  
於天之所厚也哉吾爲此懼蓋常俛焉日有孳孳以  
從事於禮義而未能也有能從事於斯者固吾所樂  
交以求輔焉吾邑歐陽從龍英年美質學博而才充  
其存心制行皆自期於古人居常慨然有濟時澤物  
之念此真吾所樂交者旣舉進士擢行人然局於其  
職不得有所施設茲者奉使遼瀋水行且萬里見  
聞之充拓諏謀之周咨其所得當自此益富異時所  
就其可量哉故於其行也相與極論爲士之道以附  
贈言之義君方便道過家省侍二親稱壽之暇試以  
余言爲尊君太守先生誦之亦足以知君之取友有  
非善柔便佞者矣

贈僉憲姚君提學湖廣序

國朝學校之設在洪武初已大備其以提刑提學則



始自正統間或副或僉初無常官惟上所命提刑主於推鞠選授之際率以其才提學主於化導非學有本原行可師法欲其振起羣士以進進於聖賢之學而收作人之功蓋亦難矣嗟夫庠序之士日呻其佔畢至於飽經飫史著爲文字粗有條理可觀輒悻悻自負以謂其學已至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之學邪蓋吾嘗試求之姑未論其遠且大者其孝弟忠信見稱於宗族鄉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

詞藻雖麗而根本固蕪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於天下國家也邪天下之大非無豪傑然而待教以興者恒多方今振起之任賴有賢提學耳夫先其本後其末賢者之道固然於其本或不究心未雖詳奚益此余於姚君秀夫之行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君世家信之貴溪余嘗聞其先君子以經術發身累官陝西提刑僉事至君克世其業以顯而知其學爲有原又嘗聞君治水浙西於水利十得七八在刑部尤以詳慎著名而知其學爲有用舉進士垂二十年官始再



轉歷官凡五考而先廬不益一椽於是又知其行爲有恒也以其學行之懿如此其爲羣士之表率也固宜故其擢憲僉提學湖廣知者皆曰是必能振起羣士以進進於聖賢之學不徒以程試無失爲能而已夫人相與稱君所能固在此而不在彼君茲往蒞厥職能不究心於其本哉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余愚無識亦非能言者而意之所至有不能默矧重以程君廷臣楊君文淵之請於是乎言

送寶應縣丞李君序

丞與令均受百里之寄者也其位固有等差然爲之苟得其道則民之父母之也一而已矣夫能使其民親之如父母其聲實之美雖高官厚祿者亦或有所不逮孰有以其丞而輕視之者乎是知人之輕重不在於官而官之輕重實繫乎人也審矣故知道之君子未嘗苟慕乎外至其所以自在則不敢不力焉吾友李君廷模夙承家學厲志研鑽其經術明而行修謹以上舍生入選得揚之寶應丞於其素所自許與朋友之所期待皆不副也而其言曰位之高下非我



所能爲丞之輕重在我所自致我其敢不勉圖祗適  
我祖以爲吾丞重哉其言如此是其學足以知道而  
勇於自任者也蓋廷模之大父信圭先生嘗爲清河  
令以廉公豈弟協于其民秩滿擢知蘄州清河之民  
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耆老數百人相與走伏闕  
下乞以還當是時天下皆知李清河之爲良吏也後  
先生超陞處州太守然未久遂卒故其名特著於清  
河至於今清河之老長猶稱頌不忘也使廷模一由  
先生之道以惠寶應之民廉而無欲也公而無私也

豈弟而不爲殘賊也則民之所以歸心廷模者將何  
以異於清河之民之愛戴乃祖也哉夫得民心者仁  
之功繩祖武者孝之實仁且孝君子之道備矣夫以  
君子之道自任厚自待者也以君子之道望諸人待  
其人之厚者也廷模誠厚自待吾詎敢待之以薄也  
乎故因鄉郡諸君子屬贈言遂書此以申愛助之意  
送武平掌教段君之任序

余家居績學時與蕭君時堅數往還相與下上其議  
論志同嚮道同歸久而益孚皆自以爲莫逆也旣又



因時堅以交段君廷廣廷廣學優而識正文名勃勃  
爲儕輩所推而言動皆依於禮余益敬重其爲人三  
人者時堅最先領鄉書廷廣視余稍後今年春余忝  
預禮部同考官二君皆在試中皆治尚書正余所考  
者余意必得二君實諸高第以竊知人之名比填乙  
榜見廷廣名氏爲之惘然自失猶冀得時堅一人尚  
可少慰鄙心而時堅竟亦不第余竊自咎以數十年  
相知之深而不能識拔於一旦此則不明之過有不  
可掩者敢謂諸君得失有命乎余旣事寧家二君辱

來過相勞苦如平日幾微怨懟之意不見於色辭余  
方以失人爲愧觀二君之所自待與所以待余者又  
不能不爲之喜然則余三人者之相交豈苟然哉廷  
廣竟以例拘授汀之武平教諭今例以乙榜司教者  
苟有成績不俟秩滿得再預禮部試則余雖失廷廣  
當終爲明主司所得夫何慊乎廷廣之行時堅謂余  
宜有言贈顧余非能言者試舉尚書一二語爲廷廣  
申誦之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爲教者之  
則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



世爲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寬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銜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爲所不爲也哉廷廣之先祖翰檢公嘗爲太學師學行表表可述今東平郡博廷舉於廷廣爲從兄亦能以師道自持嗣美聯芳在廷廣必無難者余尚有以考其成焉

送福建左叅政劉君之任序

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相安於無事一旦醜虜伺隙侵擾西鄙邊臣失律遂致猖獗屬天象亦屢示警聖天子赫然震動更用二三大臣以貞百度張皇威武命將徂征屢勅有司繕塞垣峙芻粟務爲經久之計于時更張廢置幾務寔繁每有大政輒令廷議吾友劉君子賢以刑科都給事中與焉方其事端旣發互相觀望莫肯折衷君正色昌言無所顧忌援引古義揆度時宜利害是非必窮極所見乃已而皆不謬



於公論二三元老樂得其助益相與敬重之間有不  
合亦稱君爲難得破淺謀而弘遠略飭內治而嚴外  
攘固本於 皇上之克明大臣之能任而議論之益  
在君安可掩哉君起家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卽有名  
歷左右至都更踐四科于今十有五年矣以久次當  
遷遷福建左叅政叅政秩三品位高而祿厚在省郎  
郡守極爲美遷而人猶有爲君不滿者望實浮也然  
余以謂今之庶官在內莫要於臺諫在外莫尊於藩  
臬要者其機足以弘濟尊者其勢得以專行有弘濟

之幾而重於顧忌有專行之勢而樂於因循是皆容  
身保位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實者也以君昔者之  
居要其所表見已彰彰如此則今日之居尊將不大  
有所建明哉世之樂因循者類以文法爲解夫 朝  
廷之法雖密而所以潤澤乎其間者未嘗不付諸人  
苟一惟文法是拘而無能潤澤則夫守文奉法夫人  
皆可又奚必窮經學古出自高科者然後爲足用哉  
君識敏而學博氣充而才贍吾固知其將來所建明  
必有異於尋常者矣余於君素辱愛厚有切磨之益



於其行也義不容無言然贈人以言其失有二以頌  
或失於諛以規或失於激不諛不激余竊自謂庶幾  
知言如君不識以爲然乎否也

送長史范君詩序

昔賈誼以洛陽年少抱負奇才慨然有志於當世用  
吳公之薦獲事文帝屢有建明爲絳灌之屬所抑出  
爲長沙王太傅其用不究君子惜之然誼才高而量  
褊官旣左遷恒鬱鬱不自得坐此促其天年使其能  
養之以和平克至於壽考安知不卒究其用也吾友

范君廷和自弱冠遊鄉校卽負才名旣舉進士屬邊  
事孔棘遂慷慨上疏條陳利害方略累千百言已而  
除翰林檢討以經術入侍 涇王府開遷右長史或  
謂君所言事大臣有不樂者故有是除余蓋不敢信  
其必然獨喜君樂居其職無鬱鬱之意寅恭朝夕輔  
導有方綜攝府事無巨細皆合權度收闊步而矩折  
歛逸氣以內充由是觀之誼之才略固優而其識量  
視君或不逮矣君之爲人不亦有足尚哉夫建侯樹  
屏所以爲宗社無窮計然宗社之固其本在於得民



心今日封建之制有國而無民雖不得與之聚其所  
欲違其所惡第能勿擾之其爲賜也亦已厚矣萬一  
有擾之者豈惟吾民告病於宗社之本何如哉此相  
之責也才如范君其必有以處此矣君茲以職事侍  
王卽封於沂與君同舉於鄉而胥會於都下者凡十  
有一人相與醵餞於余侍御宗周之宅卽席人賦一  
詩以贈而退余爲序余觀諸君之詩所以詠歌其才  
美鋪張其職業而道離合之感寫繾綣之情者亦旣  
備矣余不佞念才美如君固吾同舉之光故復詳著  
於篇而申之以得民心之說以冠於羣玉之首云

送 蜀府長史李君序

國家以明德當天誕隆固命卜年卜世不啻周漢之  
長而所以維丕基綿令緒亦惟封建是賴蓋 太祖  
之所經理 太宗之所損益宏規遠慮與周漢大約  
相同至於體統之尊家法之正則有非漢所能及者  
是故受社啓封千里承式展親秉德奕葉有聞振卓  
爾之風裕爲善之樂者豈直一河間東平而已哉於  
戲盛矣 王國文武惟百左右長史實惟大僚耳目



股肱百責斯萃故其選授之際恒慎而不輕也大抵不以應變成務爲難而以正身率物爲貴夫身正則左右畢正率衆正以事君君其有不正乎一正其君厥邦時敘所以爲 王室重於此乎在矣於戲是其選也可不慎哉比 蜀府右長史員缺吏部請于上以南京國子學錄李君介夫補焉蓋慎選也自洪武肇封以迄于今建國之大僅數十而蜀最於天下有聞蜀有國且數傳矣令德承承而 先獻王最有聞於天下以蜀之大 先獻王之賢繫觀聽之日不

淺象賢保大在 嗣王固克自盡而所以彌縫引翼以歸之正者非相其誰賴哉介夫智足以燭幾敏足以適道其佐教國子也以妙年著老成之稱遂達於當途以有茲擢夫 國有常度行其所無事則不愆心有同然動之以至誠則不應此率物之要成務之方相之所宜旣厥心者也以介夫之智且敏又何難焉余蒞南雍方喜得介夫之助不謂遽舍我而去也臨別惘然如有所失因其寮友諸君子求言爲贈遂不復以辭



贈按察僉事翁君之任廣西序

按察法官也法行於吏而廉平之政修焉法行於民而姦宄之徒戢焉其有裨於治不小也秩凡三等而權任惟均凡章疏文移皆得專達于 朝廷直施於郡邑其勢之便任之專故法之行如風之靡草無敢不率其或有所不行非法之弊弊存其人焉耳然余獨念夫法有所不可盡者於翁君朝梁往僉廣西憲事試一言之廣之西重山複嶂林深而箐密谿洞隱曲綿亘數百千里多爲獠獠之所盤據而編氓之逋

逃者亦往往數焉蓋不惟羣蠻之性好惡不常而編氓亦無定志好則來役惡則之蠻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一也其地去京師旣遠郡邑所在大抵蕭條負僻凡沿牒而至者非必皆德與才之選也彼其心固有所不樂矣第猶顧戀功名未忍決肆苟其惡不至於大爲民病其能僅足以守乎官常固宜矜恤保持遂其長而略其短則亦無敢不勵苟繩以一切之法而小小出入或不能容以彼不樂之心將遂肆焉爲一飽之營以決去計而所以病吾民者豈其微哉此法



有所不可盡者二也夫官以法名而法有不可盡者如此則將何以處之毋亦公恕之是務乎公以服吏民之心而嚴其在已恕以通吏民之情而盡其在人夫如是雖不盡法法固未嘗廢也將使良吏日多姦民日遠羣蠻聞風亦將革心而向化豈不爲賢按察哉今之按察廣西者固皆通材偉器宜於吏民而吾翁君在大理日久體公行恕克旣厥心亦旣孚於上下今之往與其同官諸君子師師不怠並流賢譽茲固可預占哉大凡同官同年皆有切磋相成之義翁君之之任也余固欲有言而侍御鄭君禹範秋官劉君仲賢何君廷佩又以贈言見屬誠不自知其不敏輒以是言於翁君君其將有合也

送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兩京刑部並置十有三司廣東司所治俱稱繁劇非識之敏才之優爲之鮮克以有聲也余來南京則聞刑部郎中高君肅正名君時蒞廣東司凡司之由獄無不立斷其操持克謹又善處寮友之際故名稱籍甚一時所事大司寇烏程閔公浮梁戴公盱眙陳公



東坡志林 卷三  
皆時之鉅髦而莫不禮重君且屬以通閱諸司奏牘  
奏上無弗允者同官多推服以爲不及今年夏以勞  
以望爰被推薦擢知九江其同年友鄧君汝中輩喜  
其名位方進將益弘厥施也相與徵余文送之昔唐  
陸修由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昌黎韓愈嘗送以詩  
而序其所以詩之意以謂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  
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故其去也惜之者  
至於齎咨涕洟而不能已愚謂昌黎是言直推重陸  
君云耳槩以近代官人之法要爲未盡夫天下之事

惟宰輔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外此雖尊居卿佐  
猶各局於一職欲咸其澤於天下未可得也而宰輔  
之位又豈郎官所得而驟躋哉夫登用賢才固不當  
屑屑於資格然試功之審者乃所以養其望而服天  
下之心而其人更歷旣多則於運大濟艱將沛然而  
無不利修果賢士足勝大任一試以及民之功奚不  
可哉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蓋亦過矣今高  
君之賢視陸君未知孰先孰後然其出知九江僚友  
皆爲之喜者以君才志得大郡而治之肅羣吏以阜



丞民運訂議而廷書美實及著大任依階則今日  
之專固異日之咸也夫安得而不喜哉抑修之事功  
未有書於吏冊其名垂至于今者直以昌黎之文耳  
余文不及昌黎未足以重君於天下後世要之史冊  
之光君必當有以自致以大慰僚友之望也夫

鳳骨外資器然精也之審法也祖以養其望而照天  
之出又豈源官祖新而觀觀若夫登用賢才固不啻  
晉谷何然一鄉俗氣其深矣夫不來何辭也而學詩  
之出也豈源官祖新而觀觀若夫登用賢才固不啻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四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瑛仕侯符父





璇仕釋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序 一十五首

送南京光祿卿楊公致仕還進賢序

弘治十六年春正月南京光祿寺卿進賢楊公以年滿七十馳疏乞致仕留司諸卿大夫士公評私議僉謂公雖老神識未衰其疏通果斷之才進當重寄猶當有以發揮於事業雖有請上且不俞已而竟得俞旨特命有司給驛以還蓋異數也於是諸士大夫

卿又相與言曰公固賢者能以禮自處 朝廷處公以禮不賢公而若是乎公行有期其寮友豐城楊公率諸僚屬張筵以餞而屬欽順以言欽順與公令子刑部郎中二和爲同年友比來南雍時進謁辱教愛良多雖不敏誼當敘公之所以歸奉揚清風焯著高致俾夫人皆有欣羨感激之意以爲公榮矧重以少卿公見屬乎夫士非無才之患也才而不失其正者爲難非進而成功之難也功成身退以全其令名之爲貴宋當元祐之際才如鮮于子駿者不少也至考



其宜民之實則凡平日銳志功名以希進取者曾不得與子駿班彼其所存者可知已公自舉進士出宰丹徒擢監察御史歷陞至左布政使更踐福建廣東浙江三方而在浙最久其爲政適寬猛之中聲稱燁然著聞中外浙之士民至于今頌其德美不忘一道福星子駿固不得專美名於宋矣然則公之才豈巧於進取者可例論哉漢黃霸爲潁川太守薛宣爲御史大夫其功名風采震動一時之耳目後以爲相而少貶焉甚矣全名之難得也公自布政遷卿光祿且

無所見其才使進而任撫綏佐臺省固綽有餘裕然享有食名以去而使士夫君子有才不盡用之惜視黃薛所得不旣多乎况有令子如吾二和年甫三旬官已躋於五品方來所至何可涯涘凡公所能爲而未盡遂者其必能祇承懋績以底于盛此尤人所難得者而公豈必身親爲之而後嫌邪方壯而仕旣老而歸尋往躅之釣遊訪平生之耆舊相與從容燕飲爲樂以休數十年塵埃鞅掌之勞竊以爲一日之適雖三公不換也公其以欽順爲知言哉



送光祿少卿楊君考績序

學不必優而仕仕優矣而於學無復庸心焉此士之通患也患之所自凡以內外之辨不明先名而後實苟明乎內外之辨知於其實汲汲焉其於學也有不容一日怠矣汲汲乎其實者由體以達用泝流而徂源始端其趨終不謬其歸是故以之處則有以正其行而成其身以之仕則有以發諸謀猷而措諸事業其用力也勞其收功也遠孜孜焉惟弗逮焉是懼夫安有止法哉豐城楊君方震初舉江西鄉試第一已

而登進士第改庶吉士于翰林獲盡讀中祕書文學日益有名尋擢給事中出入兩京前後幾七年封事凡數十上其大者則屢勸 上勤御講筵求古帝王

御世大經以施於治其他率繫大臣之用舍時政之便宜邊鄙之利害其爲說大抵明切而不激委備而不迂坦然可舉而行讀其奏知其忠且達也陞光祿少卿凡寺之宿弊佐其長疏剔幾盡其爲人動必由禮言簡而時當卽之温温愈久而愈可親於乎其可謂純明淵篤之君子也實則日勝而退然不有其名



慊慊然常若有所不足蓋公事之暇書卷未嘗去手於性命微旨若治體所係尤切研究間形之著述率於世教有關固將收功遠大而不自知其用力之勞者歟君佐光祿三年當考績北上大光祿胡公合六科諸君子暨凡光祿之屬爲酒以餞之而以贈言見屬君與余同出大江之西凡君交游皆當世聞人而余之迂鄙狷隘幸亦不棄所愧者知君之弗盡耳旣不獲卒辭則姑述余所知以爲胡公復有深於知君者其必不以余爲媚其鄉里交游也夫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泉山先生林公以太宰統治南都旣三載當以其績入 奏縉紳之士類有贈言此卷則舊嘗從公翰林者七人相與分韻賦詩以爲公贈者也少宗伯馬公旣序其端復俾欽順綴茲末簡狗尾之續祗以厚顏而義有不敢辭者竊嘗觀之三載考績 朝廷稽古立法固然然凡大臣以滿考聞者第付之吏部磨勘其資歷而已於所謂績固未嘗深考也名爲考績而顧弗深考豈以高明遂從而略之邪蓋任大則體宏



位高斯責重能否所繫誠有在於簿書之外者凡平日之一言一行 帝心簡在時罔或遺必有考焉孰深於此故三載之考非大臣所以輕重大臣所以輕重其必有道矣惟公德業之美見於縉紳之所詠歌之所紀述者甚富欽順不佞莫能備舉獨觀公在南部三載之間兩章繼上有人所難言者雖一時不無少忤而 聖明卒亮其忠世道轉移厥惟有賴則公之績其待今茲入奏然後有可考見哉故夫以大臣之道事君雖遠去 朝廷而功未嘗不被於天下不

以大臣之道事君則雖日近清光月效成事而所務者亦未矣此輕重之所以分也此公之所以重於天下也稽天下之公以慰天下之望 聖明允用斯道亦惟舊矣由此占之公又終能遠去 朝廷矣乎雖諸公之作詞不一指其於茲義大抵互出而累見云

送太常少卿李公考績詩序

聖學黜計功之心王政嚴考績之法然則學與政其道固不同邪愚不能無惑也蓋嘗聞之宇宙間事皆吾分內而莫不有定理循其理而應之凡以盡吾職



分之當然而已夫豈容一毫計較之私邪然而理得則事成事成則功於此乎在是雖無所期於先固自有以徵於後也王者立政分人以職而屬之事而屢省其成寧欲有加於分外邪亦惟觀其事理之得失何如以別其人之賢否云爾此聖學之與王政所以爲合內外之道而君子之功所爲異乎十禽之獲者歟東崖李公初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爲修撰遷春坊諭德日侍 皇太子講讀且兼 經筵講官才名甚著俄以便養求外補遂拜南京太常少卿之 命

在太常三載考正典禮之失一二大者寔旣厥心雖許人情而不恤曰我道蓋是也於是士夫莫不服公之決而功名之譽歸焉然以愚觀之公高才博學通知今古雖衆務紛錯往往談笑處之而莫不中其會方當進當大任以究厥用區區儀文之損益曾足爲公譽哉茲以法當考績將遂北上南都卿士有同翰林之舊者情好素篤於其遠行不無睽違之感乃相與醵餞於玉堂之署觴酌旣屢復侑以詩詩以唐人雲間金闕迴樹杪玉堂懸之句爲韻賦者五人入得



二字爲詩十首泉山林公官爲吏部尚書東園鄭公  
由戶部侍郎進尚書致仕未行紫崖馬公官爲禮部  
右侍郎楓山章公官爲國子祭酒甯菴吳公官爲翰  
林侍讀學士而適以微恙禁詩者吏部左侍郎碧川  
楊公拙不能詩而以羣公命爲之序者國子司業泰  
和羅欽順也

送府丞張公還鄉序

士君子之仕止久速蓋有孔氏之家法存焉惟其可  
而已然或內輕而外重則惟有見於仕之可而於止

之可也無見焉夫有見於仕則不必可仕而仕矣無  
見於止則可止而不必止矣是故養廉遠耻之意少  
而偷合苟得之行多雖名爲士鮮不得罪於聖人之  
門者若今南京刑部郎中張公之去殆有見於止之  
可也豈非賢哉公年未可以止而止以疾其疾猶可  
自力以供事而重於辰入酉出遂決自止之謀會其  
子監察御史鳴鳳以職事入朝乃草乞休疏屬之  
戒令必上上則報可且進應天府丞以寵其歸今  
之自郎官擢府丞者百無一二而公以求退乃沐殊



寵是其退也未始不爲進也夫進退之道仕止之宜豈可一言盡哉然自公今日觀之則彼支衰扶疾含垢蒙耻因循歲月以覬夫一資半級之遷用慊其所大欲而卒以不慊反貽玷毀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公先世累有聞人厥祖號雲林尤精理學傳公之父晚節至公遂以家學顯上貽晚節之封下衍御史之慶衣冠世美蔚爲上海之名家公爲人質直坦夷不尚苛刻自舉進士卽爲司寇屬於南都官三遷績屢考皆最蓋將駸駸於大用而遽以疾中止縉紳

之士莫不惜之然寵渥荐加金緋有煒又有御史君以爲之子英年敏識才志傑然其進蓋未可量是猶秋冬之收斂而繼以春夏之發生也人之所以爲公榮者其不又有在夫昔二疏之歸賜金雖多而名位無加於舊楊少尹之歸祿雖不絕而其子則未有聞以公觀乎古之人其所得果孰多而孰少也是必得如班孟堅韓退之之鉅筆以述其事然後可與夫三千者並傳而公之同寅諸君子乃猥以屬諸不文如僕者其於公之高致盛美安能使之焜耀於天下後



世乎哉抑姑以贐公云爾

送何徽州序

國家肇建王業實根本於江南于時軍旅百需所取給者不過數郡徼其一也其民蓋亦勞矣暨天下大定定都金陵而諸郡皆爲近輔 聖祖念其民久勞於供億也時賜租稅以休養之繼以 列聖寬仁每加意於根本重地於是江南諸郡以富庶稱天下可謂盛哉比年來中外日多事其非時調發省符下四方者前後相仍雖以富郡如徽亦駸駸入於凋瘵物

不能以常盛固其數然也然而撫摩愛護之以復于舊以遠覃 聖祖之澤近宣 列聖之休非吾人之責其誰責哉當此之時舉其責而付之人者宜不容苟而身其責者宜亦不敢以易視矣吾於何君子敬之行而知徼之民其有賴焉君吾同年友也有疏通之才而持之以慎有愷悌之德而行之以果舉進士未幾才名已聞於當道遂擢御史蒞南臺君之爲御史也內攝臺綱整整一時輿論推爲老成出清戎籍於吾大江之西寬不容奸猛不自遂其所經歷民者



少靡不安之吏常病於不能或能而未必良良足以裕民而能足以成務有如君者以膺輔郡之寄及其民之凋瘁未甚而爲之悉心力以撫摩之俾生殖以時家給人足內有以用其禮義之俗而外有以應乎公上之求古所謂良二十石君固其選矣夫民猶樹也合抱之樹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伐之而有餘如使樹之在山常有培而無伐則其枝葉之峻茂所以庇蔭其本根者不亦遠乎君之行也侍御馬君善徵張君某合同寅諸君子張筵以餞而屬余以贈言余言固無取君無以爲飾墻壁之具則幸矣

送明府楊侯赴 召序

吾秦和舊稱忠義邦其民多士雖不爲士業亦往往通章句能操筆記姓名其治生甚勤野無寸土之曠老長旦暮相與教詔其子弟率在於孝弟忠信敦禮義尚廉耻先公家之奉而後其私圖故其民至爲易使雖使之或非其道猶必謹於上下之分黽勉趨赴而不辭况乃遇學道愛人之君子如今楊侯者以爲之父母則其愛戴慕悅有加而無已者豈非其心之



誠然哉侯雲南鄧川州人也以名進士被推擇而來持廉秉公始終一節事無巨細處之務盡道理不苟以已意爲高下嚴以行恕簡以制煩日惟廂區之長數十人奔走承令於堂下其餘則皆怡怡然早作暮息於村墟山谷間無非時非事之擾民於是始知有父母之仁蓋六年於茲矣以侯之所存與其所以施於有政者雖落岩邑御頑民猶將有以擾之而得其心服而况於吾邦乎然得吾邦人以爲之使則其見效之難易遲速亦豈不有間哉侯茲以政績著聞榮

膺風憲之 召吾邦士民欲挽留而不得也其能言者咸相與作爲文字以揄揚盛美而道其慕戀之私兩廂之長曾欽譚榮輩十有二人手一卷踵余門言曰侯之去慕戀者寔多欽等尤不自勝也顧吾以致其情於吾侯願得先生一言余亦作得小詩一章將以爲侯餞未及而欽等至則復之曰余有言矣固自謂以代輿人之頌今爲若等誦之詩曰六年江縣屹堅城贏得窮欄識太平文旆忽將秋色遠南山長對邑樓橫已看學道光初服却喜遷喬卽大行報國寸



心知更苦眼中人物定分明又略與釋其意云首云云侯治狀也施遠惜不畱也山橫著不忘也初服之光吾與若等之所以惓惓於今日也或請卒章之說余曰茲其義係於天下姑置之言已十二人者立需于門顧余思蹇才疎其何能遽有所作則姑述一時對答之語以致羣情於吾侯侯其無以爲草草時一展覽將亦不忘吾邦也哉

送助教鄒君致仕還臨川序

始余自翰林出貳南雍猥當攝行正事深惟寡薄弗勝之懼所幸一時殷攷具備協恭夙夜用以粗飭條綱至於士習之轉移則固未能無愧也今年秋大司成金華章公始至公進退有道卓然古人旣出而領袖諸儒士類翕然感激駸駸有不變之勢則凡爲之寮屬者宜益單心畢慮紬繹其素學勤施於誨誘于以贊襄新化夾就羣才用副 聖天子惓惓振起儒文之意而助教鄒君節明乃以此時引年決去母亦未之思邪雖然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節也蓋有禮義存焉過者或矯以蒙譏不及者類庸而可鄙節明



起自辛卯舉人歷教蜀之達邑浙之嘉興山右之太原二郡皆有明效陟助教于南雍又三載矣雖其作人之志未始有怠而年則已及揆之禮決之義而不敢渝焉其視溺焉而不知反者何如哉而况使支屑屑焉較計失得於毫釐之間者聞之必將有所警悟是亦所以爲教也然則節明固已思之審矣節明有子洛充邑庠弟子員嘗以見余其姿稟偉然年富而志甚銳足以世其家學且聞節明嘗預菟裘之營於其故居數里之近土田膏腴林泉清茂其歸也有足樂者獨念余之寡薄方有賴乎淳篤老成如節明者以爲之助顧勉畱而不得其何能無介于懷而大司成公方謹責成寮屬之規有如節明之賢亦不能無歉然於其去也於是羣寮合辭請言爲贈公謂余宜有述乃序其所以歸

送梧州太守李君之任序

正德三年春述職事竟監司郡守或黜或遷闕員凡數十銓部擇所宜補位置有倫旬日間奏章連上或一上而卽允或再上而後諧蓋上意方嚮用老



成其難也所以示其慎也余同年進士分職南都于今僅二十一人而遷者六山陰李德美自刑部郎中僉廣東憲事臨川李希先自禮部郎中守梧晉江陳洪載自兵部郎中守高戶部郎中太和王文瑞守台霸州曹本忠守臨江刑部郎中仁和胡永清守廣之太平六人者歷年多而經事熟固皆監司郡守之選而當嚮用老成之日同時受命吾黨與有光焉雖或逾嶺而南稍爲僻遠然君子居之無弗宜也於是吾十有五人者僉爲諸君贊喜相與贖金以餞其行

禮成樂飲無算清言善謔間以箴規希先顧謂欽順曰何以贈我余曰廣東西列郡二十有一梧爲中梧雖中郡而當兩廣之會有總鎮中貴人總兵將軍總督都憲三府在焉自兩藩文武大吏若二十郡以及其所統凡名有職位者不知其幾皆望梧而走以受三府之約束外之則深谿複峒連山密箐之中昏孺惡獍在在蟠結畜其狂獍而未敢盡肆者懼梧之不可度也此其地顧不重歟守之政令不出其封而郡之形勢實臨乎遠君茲拜命而往發揮素蘊



以見諸施設獨幾庶事舉封內又爲無所負云乎哉  
梧之山川君實主之使其山若增而高川若增而深  
隱然足以爲一方千數百里軍民之所倚賴茲固有  
任其責者而君亦不容以出位爲嫌也君在禮部時  
嘗侃侃論天下事人固以爲有奇節今攘鄰地比勢  
有相關切者孰謂不當一置慮邪朝夕三府誠意積  
孚時出嘉猷以贊良畫則君功名之美將出古循吏  
之上矣希先作而言曰子之言贈我良厚惟不敏是  
懼豈其敢忘余乃顧侍者取卷書之爲送君之任序

有言於一憲四守者亦各書於卷云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士患無誠心愛民與其才之弗周才與誠合則時無  
不可爲者蓋其通變宜民之慮常有以和調於法制  
之中截長補短以爲功因高就下以爲利日計雖不  
足而歲計則有餘矣彼工於徇時者必將曰時如是  
法如是吾民雖病吾且如之何哉於是切以整辦  
爲心此其人豈不足以致聲稱資進取然而厲民以  
自便君子之所不由也余同年友霸州曹君本忠由



南京戶部郎中擢臨江太守臨江之士之仕于南京者素知君所以存心所以行事皆相顧而喜曰吾民何幸得此慈父母哉凡吾輩之知君者亦以爲臨江之民之幸君之爲郎戶部也大要主於惜費而便民法在必行而不爲刻深故人畏而不怨嘗督京庾庾有蠹皆宿猾君廉得之軍一人徒四人宿弊爲之一清又嘗推舟淮安其稅兼輸錢鈔數累鉅萬計有姦民囊橐其間輸者苦其邀求而司推者多緣是獲謗弗之察也君首捕寘諸法舟往來者頌焉 先皇帝

末年嘗從南京戶部之請裁減冗食歲贏米二十二萬有奇其議蓋發於君于時羣小沸騰勢洶洶若不但已者君屹不爲動曰茲吾職也敢弗盡乎君在戶部有年其行事蓋不止此然卽此以觀可謂有愛民之心而周於才者也臨江之士其相顧而喜相語以爲慈父母也宜哉夫愛民莫切於寬征此理之不易者而寬征之說豈惟難行於今日識時務者亦難言之雖然此說不行終歸於厲民而已其何有於愛况才之爲用正以濟夫時勢之難而副其心之所欲爲



者不然又何貴於才美才如君其必有以處此矣昔人有言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况積以歲計其爲賜也不亦多乎夫然吾將見臨江之民莫不有以自給乃心愛戴真如赤子之慕慈母而君之聲實茂著自將進於高位豈獨彼工於徇時者之足以興哉抑臨江號稱大邦而蕩無城郭有備無患茲亦愛民者之所宜留心况其利害又不止於一郡而已余隣郡人也故因臨江諸君子屬言爲贈旣道其民之所欲而又贅及乎此蓋亦唇齒之過慮云

送助教符先生九載考績序

養士之法莫備於成周方其君道之昭明也師道亦有所繫而立是以人材衆而風俗美治化隆周旣東遷教衰士散天下日以益亂紛紛籍籍以至於暴秦而君師之道胥亾也久矣士之出於其時者可謂大不幸也更漢歷唐而宋而元上下千有餘年其間有志之君亦頗能留意於學校雖其立教無本其爲法粗略而弗周然而師道往往賴之以行是以先王之道不終墜於地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德受天明



命以爲天下主尤以學校之教爲急務之先首建國  
子學於京師遂推之以達於天下雖偏州下邑窮邊  
絕徼莫不有學其授業也有師其代耕也有廩教養  
之法視前代詳矣而於國子學尤詳蓋凡宮室之經  
營制度之品節成德達財之要飲食器用之微裁自  
聖心無不曲盡復深懲近代之失以爲敗倫傷化鮮  
不自懦師悖徒故所以訓飭師儒者必欲其嚴以立  
教有不率教者往往屏之遠方甚或處以重典肆爲  
教者有所恃而舉其職游歌者有所畏而不敢爲百

餘年來人材風化可以遠追成周之盛者有由然也  
雖然師道有所恃而立固爲斯文之幸而吾黨之居  
其職者苟非有以自立亦安能無愧於心乎學至於  
自立甚難而行則不可不勉勉乎行者務重乎內內  
之重者其外必輕吾嘗以是而求之於吾助教符先  
生蓋在所取也先生行恪而和言簡而當儀度修整  
而講說詳明士子從其游者皆自以爲得師而人之  
知之者蓋鮮夫嗟卑厭冷常情之所同人不已知君  
子之所不病先生自蒲州學正陞助教於南雍於茲



九年矣兩監師儒歷任三五年者率遷他職以去而先生久於其職自守益堅今其獻績於朝也妻孥弗移舍館如故意若將終身焉所謂重內而輕外者非邪夫重內輕外之士豈惟可以爲教亦優於爲政也如建之民上吾固知其必將後已而先民當道者或以是處先生豈不爲得人乎然使吾失一賢佐而力弗能留吾將不能無私怨也先生之行其僚友合詞請余言爲贈余與先生皆出大江之西而學正郭先生又以同鄉之好申請至再三不倦誼有不得辭者於是乎言

送少叅張君之任湖藩序

天人之相勝吾嘗聞其語矣然不免於二之夫天固不外乎人也是故推其數殆不可勝窮循其理則不容少易凡人之所爲卽天之所在也是故人事得而天降康人事失而天降亂非相勝也乃相應也雖其窮極之際轉移之機若有莫之爲而爲者然亦未始不因乎人故君子之仕也小而一邑一郡大而一方又大而天下苟其責任在已必惓惓焉惟治安是圖



以爲斯民立命一有敗證固將反躬自責而勉圖後  
効其敢諉諸天數謂吾力不能勝乎頃年以來中外  
亦多事矣余方從事農圃天乎人乎所不敢知頗聞  
湖藩水旱荐臻盜賊羣起軍民憔悴之態談者至不  
忍究言反覆以思恐未可謂之適然也虐政召災貪  
風鼓盜人事之失殆匪一朝以貽其患於今日不有  
君子誰其拯之大庾張君天衢舉己未進士第出宰  
揭陽休寧兩邑皆有聲入爲給事中於南京禮科端  
雅周詳務持大體蓋君子人也茲有湖藩少叅之擢

湖之民其有賴哉夫琴瑟不調其絃在所當改前車  
旣覆其轍不容復循推所以致弊之由而揅弊之方  
明於指掌本諸身以嚴乎吏宣上德以下於民通融  
其有無宣暢其湮鬱洗滌其瑕疵夫是之謂改絃易  
轍人事旣盡湖湘漢沔之區其有不清矣乎以吾張  
君之賢用當是時不肯泄泄於其間也審矣余嘗得  
休寧人士所刊去思錄一帙讀之見君遺愛之深足  
以不朽顧其所及者猶狹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  
之今君位進叅藩澤可遠施苟此心不懈異日以豐



功偉績去陟巖廊將湖人之思不有百倍於休寧者乎君行余不及餞黃門胡君斯靖劉君景瞻謂余素善君宜有言曰亦同鄉諸君子之意也夫言既及之誼不容隱張君宜有合矣得無有病余言者乎

送福建少叅鄭君之任序

今布政司卽古牧伯之任也書紀帝舜咨牧之辭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成王志切阜民首令六卿分職以倡九牧而詩韓奕之篇有曰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是知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牧伯之所有事也修此數事以和六卿於外天下之治其有不成矣乎我朝以布政名官加繫承宣字於其署其官之長曰使其佐曰叅政叅議其職任無異於古可知也然而中外同心倡和以義則民莫不蒙其休中外異心倡和以利則民莫不蒙其咎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當此之時固將出遺黎於塗炭而濯之以清風引疴羸之氣於一線之微而滋息之以復乎膚革充盈之舊爲民牧者



容不盡其心乎余友鄭君立之夙慧不凡而充之以博學明乎陰陽之變達於人情物理之紀以進士爲郎南京兵部歷職方車駕武選三司自守嚴臨事敏差遣舉措動合人心雖權貴無能以其私撓之者當道雅知其賢遂奏爲福建布政司右叅議士夫之論皆謂其必能盡心民事無疑君世居上饒之葛源直江閩之界尊府君雅有高行嘗被職方主事之封與其配安人偕老無恙君喜過家道便計日將拜慶于庭其行孔亟諸謀以言贈者未之達也會余起廢復

蒞南雍侍御徐君子謙夏官歐陽君相周乃來屬筆余與君交厚其曷辭蓋君子雖無所不盡其心然必審乎先後緩急之序先後緩急之序不失是則所謂義也率義以從事始於民食之足而終於職貢之修俾承我者之心皆與我同而不同者不容一日幸居其位夫如是則其成功也何有哉功淺成於一方道且行於天下吾黨屬望厥惟在此余以是忘其不敏而著之于篇

贈侍御楊君奏績序



士有志於功業者必以守身爲本其身一失則萬事  
瓦裂雖有絕倫之智高世之才尚安用乎頃年以來  
中外士夫往往不幸而壞於賊瑾而關陝爲甚蓋瑾  
陝產也瑾善盜官爵以啗其鄉人用爲腹心股肱耳  
目受其啗者恬不思義方揚揚自慶以謂天下事無  
不可爲然而智未及謀才未及展一反掌而已俱敗  
曾其身之無所措尚何功業之云當此之時其凜然  
自守超然遠邁不爲其所污者亦有之矣以余所知  
得二人焉監察御史楊君德徵翰林修撰呂君仲木

皆出自關陝者也余去翰林也久呂君之賢蓋得之  
一二舊寮友間以君則余嘗往還其寮友周君誨可  
許君舜咨聞爲余言之尤悉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也何幸於二君見之充其志也德由此而立  
矣况功業乎楊君初領鄉薦再上春官以乙榜例拘  
去爲內鄉教諭陞教東昌保定凡十有五年七膺薦  
剡乃陞今職蒞山東道于南京君教人先德行而後  
文藝尤善啓發至如冠婚喪祭飲射諸禮皆稽諸古  
歷歷舉行於生徒有恩贈遺雖微一不受一時師儒



中不多得也及爲御史論事持法未嘗有所遷就嘗  
清理諸輔郡戎籍又領都城徼巡之寄又經理諸輔  
郡屯田推究施張規模整整凡其寮友莫不推重以  
爲能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其不信夫  
今以考績入朝當公道大明之時而君卓然有已試  
之功皎然有不污之節齊華陟要其誰曰不宜名位  
日隆其建立當益偉茂著忠貞之績昭垂竹帛之名  
以稱爲關陝第一流人物不於君有望哉君之行也  
周許二君舉臺中故事來以贈言見屬余不佞蓋嘗

聞古人有初節晚節之說君自茲以往宜必有光於  
其初

贈封諭德西園豐公還四明序

凡山水之經遠者百里不皆峰十里不皆瀾也峻極  
之餘必有堂焉急湍之下必有潭焉曼衍紆徐滄泓  
淵瀾蓄其所以經遠之勢而再發之是故其爲峰也  
益奇其爲瀾也往往極天下之文而莫之能狀茲理  
之在地也固天然也而在人則亦有然者矣以余觀  
乎四明豐氏若今封諭德西園先生豈不能爲峰爲



瀾也哉然而名逸於賢書官止於宮教衍而弗峙澗而弗流人或以是而致疑於天而不知夫天固以蓄豐氏經遠之勢也豐爲四明著姓若清敏公之在宋最爲有間在國朝則自先生尊人以及先生及其嗣子凡三世顯矣尊人起家進士累官河南右布政使其功名利澤殆與嵩洛相爲雄深先生有諸中者實克似之而名位曾莫之副然於義方之教則專矣由是嗣子熙原學一旦以諸生入奉大對遂取先多士拜官內翰再遷春坊諭德簡蒞院事于南京其望

日益隆而文日益盛泰山之仰江漢之方將有不期而自合者蓋其資稟固異而增高益深有得於義方者又匪一朝一夕之功然則謂大以先生蓄豐氏經遠之勢其不信邪先生好古而惇禮初爲訓導湖口以奉母夫人之養棄而歸後以教授侍建安王會當得編修之封遂辭去原學屢以迎養請輒欣然而至然所至不肯久留蓋其高尚如此其學於經史百氏無不覽而於地理尤深然則自識者觀之亦何嘗不以爲峰爲瀾也茲者將自金陵東歸其鄉之彥監



察御史顧君輩來以贈言見屬余嘗辱先生不鄙相  
與論金陵形勝良有合因有取於山水以爲先生父  
子况焉





羅先生存稿卷之五

忠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序 一十五首

送順天府尹月湖楊先生序

君子固不難知然其不求知於人人或有不之知者  
既知之矣而可徒哉在前必相與挽之在後必相與  
推之俾其道以時行施以位普而功以事成凡以爲  
斯世斯人初非有所私於君子也如知之而不能推  
挽則如弗知推挽之而不能力與夫弗推弗挽者其

間亦不能以寸爾然則斯世尚何賴哉吾江右近時  
人物月湖楊先生其表表者先生起家進士改翰林  
庶吉士爲給事中兩京蓋久之而後遷歷南京光祿  
太僕兩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又十餘年於茲矣範  
其驅不計其獲韞其積不急其沽是豈求知於人者  
哉然中外士夫莫不知先生之爲君子近時知者適  
多在言路乃相與列薦于朝時則先生已爲當道所  
推遂膺 簡命尹正京府此推彼挽不謀而自合無  
乃亦天意邪然議者有謂先生之清德正學宜在臺



省陪大議翼大政斯足以慰滿人望京尹地雖崇重  
顧其簿書之冗瑣應接之紛拏實則一太有司似非  
所以處先生者欽順思之其言不爲無理抑安知當  
道之意不有在乎昔橫渠張先生仕于朝當使明州  
程純公獨言以儒者按獄於 朝廷尊賢之體不爲  
無失王文定初相首薦朱文公爲浙東提舉公以民  
饑爲念遂不辭已而州縣一清民被實惠然則議者  
所見殆與純公意合而當道所處無亦有合於文定  
邪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先生平日爲張朱之學甚篤

蓋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所尊信者經五經無不明習  
而所尤盡心者周易欽順不敏年來粗辨爻象觀先  
生今日之變動竊以爲直乾之九三矣夫三與上應  
然彼此皆九殆非其正體之以夕惕之誠而審乎進  
退存亾之在彼者非先生其孰能之先生行同鄉卿  
大夫士會餞于一堂旣醉且別謂不可無一言之贈  
以欽順嘗載筆俾序于簡禮也其可辭

送宮諭倫先生還朝序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南海倫先生文敘欽



承 上命來考應天府鄉試事竣當 朝府尹歐陽君旦丞尹君梅益謹權輿之承謂禮有贈言乃以屬之欽順顧惟不敏然向者在史館嘗辱先生教益今二君又以禮見屬其可辭夫士之負大名於天下者必將有天下之責責任隆重必將與天下之士圖之然則知之何可無其方求之何可無其素公選之精慎私訪之周詳此其所以求之也知言之學日新而不已此其所以知之也書曰迺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又曰旁招俊乂凡以共圖天下之治焉爾善斯道

者將不有茂烈以副其大名也哉我 朝進士高科類底于大用其功烈之所成就則固有公論矣或汲汲於求士而所得者不皆純與名爲知人而所收者不甚廣有以大相遠邪先生以狀元及第遂入翰林爲修撰累遷至今官昔人所謂榮進素定者嘗同考禮部會試者再茲則首司應天文炳一時名士收攬殆無所遺固其盡心以求之而平日知言之學於是乎亦屢驗矣自茲以往其屬當公選未容以一二計至於游從應接參稽博訪以極乎顯微之際其所得



將不加多乎哉惟多且純相與爲一體吾知先生之當太任勝大責也優優矣欽順無似嘗竊觀近時士習大抵後心性而先辭藻徇物過重而自任則輕蓋不能不私念之先生所收固其良者安得使天下之士皆務實學皆有九德之行以資源源不窮之用乎以先生之高明其必有道矣願因以請教焉

送大司成甌濱王先生序

留務素稱繁者太學與焉凡學之條章皆 聖祖所親定師生循用惟恐弗至其何敢略之有欽順初備

員司業時方乏正蓋攝篆者踰年每寅入酉出以爲常猶病於不給至於人事類多疎失雖竊以爲愧而莫能免焉後再以起廢來則甌濱王先生已爲之長往時同在史館固已推服先生文學及是相處益久得其行事益詳大抵操得其綱於其目若不甚屑屑焉而終亦不漏六館之士用此親愛之如一先生爲教旣善而其間接納賓客應酬文字條答箋牘舉優優然送迎問勞之禮無弗周宴會遊談之樂無弗與卿大夫士率忻慕其爲人欽順雖勉強效之竟莫能



及乃知人才相遠果如昔人之所嘆也然則當大任  
建大業非先生其誰屬哉於是北太學缺祭酒輿議  
屬先生者十且六七及 命下果然仰惟 皇上秉  
德至明用人至精欽順雖至愚猶知所激厲以圖無  
忝於他日而况天下之士素抱負才能者聞先生之  
進有不彈冠以相慶乎昔人有言正臣進者治之表  
吾方於世道觀之抑先生之蒞南雍亦旣底厥績茲  
改轅而北車輕路熟於收功乎何有吾知濟濟衿袂  
一爲春風之所被拂孰不爭先奮發日改月化以成

其可用之才乎昔人有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  
收拾桷與椽又將於先生見之矣欽順不佞每獲聞  
先生緒論於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棟廟梁宮宜有  
餘裕往年流賊南嚮蓋嘗持守淮防江之說爲當事  
諸公言之甚勤且有方諸公雖不果從而未嘗不偉  
其才壯其氣也由是觀之何功業之不可建哉南雍  
僚屬沐先生之愛惟深於其行也欲挽留而不得以  
欽順嘗有協恭之雅來請贈言以致其情茲固不容  
以無言也先生行矣亦將有以處我輩乎



贈侍御周君清戎兩廣序

兩廣之守固倚重於官軍所以張大其形充實其氣者亦惟民間之丁壯爾清戎之政舉按文以責實鮮不惟丁壯是求以之應中朝之簡書實他軍之部伍者蓋多多益善而兩廣軍伍有闕則方取丁壯於中州彼其人一聞瘴雲毒霧蟲蛇蠱魅之形容往往心寒膽掉遷延規避必窮其術而後已故廣中之軍伍常虛軍伍內虛丁壯外徙將何以爲緩急之備而保地方之常靖哉故其清戎之政或舉或停一停或五

七年蓋未始無謂而其舉也必以付之識時宜通政務之君子乃能外無失乎足兵之本意而內有以深達乎制變之微權視清戎於他藩者其操縱固未必同也乃今孰爲識時宜通政務非吾周君汝和也邪君之爲御史南臺也遇事輒言而言之必當有委輒任而任之必諧憲紀聿張風聲以樹非明達而能之乎茲以內臺首推光膺簡命出清戎於兩廣其可爲一時之妙選矣以其明達之識而斟酌於操縱之間其縱其操不惟其常惟其時若勢其求之而獲也



惟其實不惟其多簡書之效成地方之受賜有不兼  
盡其美者乎君世家江右之寧州先嘗迎致其尊人  
封御史君及太孺人偕就養于官邸今其將使指也  
道由江右以出得躬侍二親榮歸其鄉舸艦相承送  
迎屬路又可爲一時之盛事矣 恩加於俯仰光被  
於州閭臣子所遭孰此爲異則君之所以圖惟報稱  
豈徒曰地方受賜簡書效成而已哉書不云乎雖爾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余於君契好惟深蓋不能  
無厚望重以其同寅詹君之請胡君誨之之請輒書  
此以相其行

送太守馬君之任安慶序

永興馬君質夫由南京戶部郎中擢守安慶其僚友  
胡君用經輩來請余文以贈其行君在郎署有年其  
修職之勤持身之謹志向之正才識之優雅爲士大  
夫所稱而其爲主事時嘗以督理通租至吾郡民皆  
頌其明白而不擾又余所親見者况於余往還惟舊  
重以諸君禮請其可辭曩余爲童子時嘗隨侍家君  
于安慶郡學其山川形勢之壯人情土俗之美固所



槩知于時太守之賢亦尚能記其一二若修武王公  
璠之寬厚崇德潘公蕃之嚴明皆號爲成章而其士  
夫之談有謂使二公合爲一人則尤爲盡善蓋其責  
備如此自余之去安慶至于今日不知更幾守矣又  
不知孰爲能合二公于一數窮理極母乃當見於吾  
馬君乎夫四時之行未嘗不以其漸至於溫涼寒暑  
之大分則常自截然此萬物之所以生歲功之所以  
成也故君子之爲政寬可尚矣要必有截然之體政  
然後立嚴可尚矣要必有優柔之用政然後和二

勢常相須蓋無可偏用之理苟不明乎斯義而弛張  
闔闢一由其性之所安則雖或底於成章猶不能滿  
乎君子之論况其他乎君固有稱於士夫至欲名其  
爲寬爲嚴而不得其庶乎兼有之者持此以往弗縱  
弗苛將俾安慶之人以前日之愛王者而愛君以前  
日之畏藩者而畏君治化之沛然可想已夫安慶據  
湖江之會實南畿之咽喉表裏江山地形險要誠使  
治化行而人和以得一有意外屹然足以爲上流之  
防其所繫尤爲不小余輩嘗有感於近事尤不能不



以此望君君茲往哉尚惟遠且大者是究是圖以充底豐功用兼休于前政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爲拙之一字當爲巧者發爾不然未爲得也夫巧固傷民矣而拙將無瘠其國乎國誠瘠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之往年賊瑾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累年租調之違負者舉之如不及緣此橫取民財一郡多者奚啻十數萬名爲勸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

聞是謂白著吾民皆不勒命而卒無所於告也巧之爲禍其烈如此不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違負之多未始不由累政之拙在平時或可牽補一旦事變百出國用且窘元載之策勢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也嘗聞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爲言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謂平者豪強不得以苟免貧弱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夫有地數百里



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關  
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催科之政平則實惠  
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爲郡者庶無負矣  
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君初  
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陞  
員外郎郎中詳敏寅恭聲稱籍甚當道兼采其資望  
爰請于 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  
理之其致勞於撫字也必矣而况在戶部日久中間  
屢奉堂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國計之盈

縮緩急之際可恃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之  
必平不傷於巧不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爲郡  
之贈豈無安養教化可言而顧於催科是講則以大  
學之教固嘗深致意於理財也理財之道得然後安  
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以此  
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寮友楊君景奇朱君  
廷輝輩之請

送太守楊君之任寧國序

寧國直隸京師凡直隸京師之郡惟巡撫巡按爲之



監太守之尊視方面幾等而寧國在江南爲奧蓋終  
歲無一過客太守日端坐黃堂視事騶御常稀出土  
民有經時閱月不得窺見其嘖笑者故其望尤尊其  
山川深秀渟泓土田肥美物產蕃碩故其民多給足  
少偷盜雖頗尚氣好爭訟然亦不至紛如故自昔名  
爲易治凡爲其守者皆號優遷不數年輒以成功被  
超擢而去蓋歷歷可數也然則雖以中才處此宜亦  
可無闕事而天官重其爲輔郡也往往屬之高才才  
高則其用宜有餘夫使才有餘用亦可惜也然吾聞

古之君子善於自用其才者不徒取目前之事整辦  
而止必將爲斯民久遠利益之計誠爲斯民久遠利  
益之計則惟恐其才之不多經營顧慮之不周也而  
何有餘之云有如楊君文明今之所謂高才蓋其選  
也天官究知其履歷遂奏爲寧國太守非優遷歟君  
夙領其尊人中舍先生庭訓弘治丙辰舉進士得第  
歷知西華冠沛涇四縣政聲茂著入爲南京淞江道  
監察御史其所巡歷自京城以至東北邊江數郡皆  
肅清監試秋闈明察而詳恕時有按劾多稱 上旨



所得 命詞甚寵聞且見者莫不爲君榮之以爲姝  
常此今日之優遷所以克諧於物議也君行有日余  
宗兄子文侍御與之同年復同道遂倡臺中諸寮友  
張筵以餞而以贈言來屬曰必無辭夫以君之才昔  
嘗優於治涇涇固寧國之屬邑也乃今合數邑而并  
治之誠善推其所爲其致整辦於目前垂利益於久  
遠必將兩得之矣余非能言者第宗兄之見屬也固  
夫安得不有言於君而言又安得有所苟哉

送太守龍君之任瓊州序

瓊州在南海之中去京師萬有餘里然其民風士習  
勤生而率教崇雅而尚文舉無異於中州其秀質良  
材生際明時往往出而擢高科躋臚仕而其尤傑然  
者遂以文章事業名天下可謂盛哉夫其人旣多近  
天子之光則 朝廷之視之抑又何遠牧守之選其  
慎也可知然其四履所經千里不啻高山長谷之深  
阻有所謂黎人者實蟠據乎其間雖其人有熟有生  
大抵皆無常性蓋雖一郡之域又自有華夷之別也  
爲之守者自非才足以有爲行足以有率加之歷練



之久深達乎剛柔緩急之宜亦豈易底厥績也哉求其能底績于瓊若吾友龍君德宣蓋君子之所與也君世廬陵人以家學登癸丑進士出知同安安吉兩邑入爲京府通判遷經歷于南臺踐歷諳練可謂久矣其爲人守正持重有忠信之存苟利於民爲之必盡其力在同安僅踰年爾旣去而民思之不已相與碑其政蹟樹之通衢安吉號岩邑而君爲之令者七年惟其宜于民是以能若是淹也而淹之者實由於守守雖不君悅然部使者往往嘉之因卒爲當道所

知以登于臺府此其才每不有過人者邪乃今拜瓊州太守之命吾知君之往也心不徒用法不徒守於其習俗之旣美者必將齊之以禮而益致其厚於其向背之無常者必將撫之以恩而馴致其來若夫苟且以度時穿鑿以生事殆君之所不屑爲也誠如是則瓊雖限鯨波凌蜃穴而君之聲實且洋洋乎盈耳果何遠之不近哉夫交深而愛厚宜必以無窮事業爲期此固區區之誠亦臺中諸君子相屬贈言之意也



送周懷慶序

比當諸司述職之後明陟幽黜郡多乏守吏部慎選其人以補之南京六部郎中預其選者凡十人奏上同日報可於是郟城周君尚賓自戶部出守懷慶行有日其同寮嚴君宗孚張君濟寬等來請贈言於余余以不敏固辭而二君請逾力且曰尚賓爲人孝爲官能少時居父喪三年至不能讀父之書將力耕以養母其母不可乃復從事于學母嘗遘疾又欲棄進士舉以終養于家然例不可得竟克登進士歷官

郎署用追顯其二親今將便道過家舉焚黃之禮自以爲祗承嚴訓庶乎其可復也其在戶部垂九載歷湖廣四川廣西三司惟慎惟勤職脩而事治古之君子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先生獨能無意于尚賓乎予聞而悚然尤不敢當然于言遂有不容已者初郎報旣至譚者率相與較量地望曰某郡善地也某郡非善地某得某郡爲稱某得某郡爲優某得某郡爲失所余以爲是則有之然當置而勿論亦姑觀於其政何如爾地雖不善政誠善何辱政苟不善地



雖善何榮善政日新則所謂優者未始不爲稱也善政幾聞則所謂失所者未始不爲優也不此之論而徒泥于其迹亦何益于其人之聽聞也哉有如大行之陽河濟之交地之最善者也談者多以周君爲稱則戶部之政可知其所以克稱于將來亦惟善政日新焉爾且君之爲官能其初安有不能于其後其爲人也孝于親有不能推之以仁其民也耶夫政必有以仁其民使蒙安居樂業之休而歎息愁恨之聲不伶然後爲善積累擴充而不已然後謂之日新此固君之寮友所望於君者然也乃其惓惓之意必欲假余辭以達余雖欲已於言也得乎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序

君子之爲政凡其卓然有可稱者或出於天資或出於學力固不容以槩觀也出於天資者寬厚嚴明往往成章而或少深長之味出於學力者簡淡平易初未嘗取快人之耳目而自有悠然篤實之光此其所以不同也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蓋



以學力言則仁知相爲始終以天資言則仁知各爲體用夫始之以知終之以仁其德可謂成矣然而臨民之際動之不以禮則猶爲未善况乎各隨其所見以爲仁爲知以見於行事求其深長之味夫安得而不少哉吾是以知爲政者不可無學也今之君子亦何嘗不學其於仁知之道有能相爲始終者邪未可知也夫仁知之相爲始終是誠不易然非從事於此則平日之所謂學者果何學邪欽願早有願學之志而用力不敏空空焉未之有得所賴一二仁友之助

而誠之又當出守肇慶相去將日遠夫何能無介然于懷也誠之旣以文學擢高科居官十有餘年又未嘗一日廢學其是非取舍之明確容貌詞氣之雍容學之有得於身心槩可見矣異時列郡之政有悠然篤實之光煥發於嶺海之間者其必自誠之出哉誠之世家安成與宋楚國文忠公同祖尊君封吏部主事慈而能教淵源旣遠而濬導尤夙則其德業之所成就固宜與古之君子相爲後先此誠之所以日孜孜孜不懈也今其行矣肇慶士民寔惟有幸顧余坐



失輔仁之益將若之何哉念此悵然不可無辭以達  
而同鄉諸君子乃欲得余言以贈誠之贈則吾不能  
尚幸誠之有以處我也

送江西僉憲王君之任序

崇陽王君敘之由南京大理寺正擢僉江西提刑按  
察司事行有日吾江西士夫之在南京者相與張筵  
以餞之因念數年以來湖山千里之間反覆多事吏  
失其理民失其安皆欲有言於敘之復慮衆言之煩  
多聽者之難盡也以余知敘之爲久而敘之亦頗余

信則相率推余以言嗟夫余豈能言者哉然常爲父  
母之邦切安危之慮雖欲無言奚可夫提刑布政其  
職固異使副僉事其位固不同至於一方之安危則  
未有不均任其責者故必以同心一德爲貴其德之  
所以壹亦惟克己以從善爾己私之未克從善之未  
能自用之爲好則其德且二三矣二三之德聚於上  
趨走之吏相與觀望於其下蓋茫然不知勸戒之所  
在其政惡得而不厖而民惡有不蒙其害者哉嗚呼  
吾江西之所以事變紛拏動勦抗隍至于今日而形



氣猶未和者其原蓋出於此也夫人之所見不必皆同就不同之中而精擇之必有至當歸一之論是爲天下之公理理之所在卽善之所在雖在芻蕘之賤趨走之吏且當從之而况於同列乎夫善固自我作有所未至而人焉是從其善豈不在我作之不已而從之不貳則吾之善有不可勝用者矣於以正人之不善雖小人其有不革面者乎吾所望於敘之尚克與諸公率由茲道以咸有一德將見政事無不舉刑罰無不中和氣流通於上下而民之受其賜也無不周矣敘之儀觀偉然表裏相副學足以知道而才足以救時是誠可與之言輒爲之傾倒如此不知諸公之見之也亦將有取乎否邪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

侍御羅君子文與余同姓且同出泰和同官南都亦有年矣每公事粗辦時時往還相晤語蓋相好如兄弟然然自君上世以來占籍金陵君生長都會之區資稟不羣聞見亦多於時務皆所通曉其才具之優贍蓋隨用隨濟非余淺陋所能及也君爲南臺御史



初蒞廣西道俄以外艱去起復改浙江道間嘗兼綜他道之章道無留事時有論列必采之輿論之公凡南都之錢穀甲兵門禁邏卒營騎工作散掌於中外諸司者屢承臺檄巡視督察姦弊幾無所容而日力有餘輒以之讀書賦詩久而益工以博蓋士林之翹楚而南臺之出色者也茲以給賞事竟當復命于廷計其年適當考績臺中故事當以言贈陳君秀卿不知余之不敏乃來徵余言夫以姓氏邑里之同且相好之篤而諸君之舉也又以禮雖不敏其復何說

之難憶弘治庚申君以丙辰進士授興化推官余嘗贈之詩其卒章云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蓋期之者遠矣及觀其所歷在興化則有聲在南臺則又有聲非其用法之公守法之慎抑何以得此哉自此以往超遷累擢以陟乎卿相固皆其分之所宜得乃其終身所當奉以周旋者法而已矣自古名臣碩輔功高當代名著青史類多以守法稱夫法雖人爲莫非天理守法無愆則天下之理得孰有天下之理得而功名之盛後世有間然者哉余之以言贈



君茲惟再出雖其大旨無以異於前日而辭說之詳盡則所以深致意焉庶幾大有以爲同姓同邑之光也

贈侍御張君考績序

凡今之有官守者言責固無預焉惟御史以言爲責又兼有官守蓋自 王朝以至于方岳列郡文武庶政鮮不以御史參之其廢其興其損其益必求其當而後已一有不合御史輒裁之以法甚則舉以 上聞而黜罰其人夫旣責之以言又埤益之以事吾固

知御史之職之未易舉也求其能舉之者有不以正身爲第一義乎夫惟其身克正則言出而人信事行而人服是以上下胥協而庶政以和苟不能正其身而徒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令固有所不行矣則雖諂諛焉強聒不置當誰爲之信用以成天下之治哉此善爲御史者所以求之於其身者必詳其必有所見矣餘于張君仲敬早承其尊君大方伯先生家學與其兄孟簡同領江西鄉薦及連上禮部仲敬則先登進士科遂選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若庭訓無



敢失墜兢兢焉務置其身於禮法之中有所不言言必度其可行有所不行行必思其可繼故今茲考三載之績而其臺之長及天官卿皆以最書蓋公論然也視彼情威儀善依倚者人不堪其削而事或由以償其爲賢不肖何如哉仲敬考旣書最其同官賀懋教復以諸君之意屬余申贈一言雖臺中故事則然顧余之不敏將何言以爲仲敬贈天官職有大小責任有重輕歷年有久近是固不能同也要其道之本於身也則無不同士君子以其一身立於天地間以俟事物之變於無窮蓋不容一日不正則余之言於仲敬又安得別爲新奇可喜之說爲諸君勉修故事而不計其有益與否乎哉以仲敬之賢吾固知其必不以老生常談易吾言必將常如其始以益顯其世也

送督府都事董君考績序

上海董君文潔任南京右軍都督府都事滿三載當以其績入 奏其寅友廖君孔服等以文潔於余有舊來請余文以送其行蓋文潔初以郡學生升南雍



實居家君館下其相好自此始家君時爲太學正方嚴少許可然獨奇愛文潔以爲可進時進而策勵之祭酒嘗通試諸生文潔名占前列僉以爲一第可以指取而文潔志亦銳甚必欲自塲屋成名踰選期至累年猶不屑就其先人晚翠翁敦迫之乃往及部試又入優等爰有都事之擢平居雅自修飭禱贊府事條理井井尤以平恕得軍士之心讀書吟詩往往至夜分乃寐且性不飲酒清茶一啜常若有餘味也若吾夫子嘗稱公綽之不欲又稱其爲趙魏老則優夫

以爲老於大家猶有取於不欲之公綽况今之督府與六部對峙所領軍衛以數十計而經歷都事並爲府之紀綱其責任固不甚繁而地望之尊何啻百倍於趙魏老使居之者非有廉靜之操抑何能當衆望而服羣心也哉有如文潔爲人殆聞公綽之風而興起焉者紀綱督府厥惟克稱故茲三載之績當道者皆以最書蓋公論也然人才之在天下廉者不必能能者不必廉故滕薛之大夫亦非公綽之所能任而文潔自茲以往積之以歲月雖古諸侯之位且將得



之觀其才猷宜亦無忝第不知所以終之者果何如  
夫宦業之有終不繫於才而繫於志志苟不怠才雖  
短尚能擴充以有爲况乎才之未必短邪苟其志一  
怠則素守必淪其所謂才未始不爲戕虐人之具茲  
所以卒歸於敗也文潔今則有初矣惟是圖終之道  
尚克加之意哉吾聞董氏爲上海衣纓家至文潔從  
父兄益顯繼續而光大之衆皆於文潔有望於其行  
也余因以爲贈云

贈督府都事貢君考績序

南京文武諸司其職務多簡凡有官君子每朝視事  
或不過數刻卽罷居常旣多暇日則往往相與爲詩  
酒之會山澤之遊暢然皆有以自樂者積日累月以  
至于三載則其事業之所成就亦皆可書華秩崇階  
由此而進視彼慘慘畏咎不已于行其所得不旣  
優乎雖然君子於此將必有所用其心苟無所用其  
心則遠大之業因而遂荒於嬉者吾恐其或不能免  
也江陰貢君朝用以鄉進士擢南京左軍都督府都  
事與其長廖君孔服道同而氣合協心修職靡有愆



忘及今三載告盈府以稱職署其考臺察覆之吏部  
又覆之舉如初君偉姿儀雅負綜理之才而性尤樂  
易晚而好吟七字句偶對句整善飲酒雖多不亂家  
畜數童子皆習歌舞每燕客輒以之佐歡人欲與之  
遊未嘗不往其取樂既善而職業亦以時修可謂樂  
而不荒者歟令子監察御史安甫往在南京與余相  
好近又辱愛於君君嘗讀余文而喜數爲廖君言之  
於是廖君遂來請余文以爲君贈然不知君何取於  
余言也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

一堂皆爲之不樂君子用心之至惟欲人人皆有其  
樂爾今左軍所領爲衛以數十計合數十衛之人心  
於一府亦猶一堂之聚也其休其戚君固與有其責  
前此之心思誠竭則自今以往宜必有以繼之使夫  
欣欣喜色者滿堂茲固遠大之業之所由基也初君  
當得御史封辭不就竟就選調固欲一試其所學其  
所志有不在於遠大者乎吾嘗慮吾黨之或荒而樂  
爲有志者相也庸贈君以君子之道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五

終



高

祖志存不世

當野嗚史挂鞭

知知喜色皆肅堂

前此之心思精嚴

然一執亦醉一堂之聚也其朴其淑其固與育其責  
樂爾今武軍也酌為衛以燮十信合燮十漸之入心  
一堂皆為之不樂甚于用心之至斯殆人人皆育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六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序 一十五首

送南京少宰石公入爲少宗伯序

君子之學有以明其體必有以周其用禮樂法制工  
虞教養錢穀甲兵其爲事雖有精有粗或巨或細無  
非一理而已能於此而不能於彼通其一而不通其  
二其爲用有所不周則其體之未明也固不容掩然  
則君子之學豈易言哉體明矣用可以無不周矣而

非遭時得位則無以盡其用夫用之周不周在我用  
之得盡與否繫乎人苟爲君相所知而位以時晉是  
非君子之幸實天下之幸也欽順初入翰林則獲從  
熊峰先生石公遊時公文名已日起後數載爲南院  
學士著述益富遷兩京太學祭酒以嚴正簡重清士  
氣以公平明恕得士心進少宰於南京鑑別精詳縉  
紳愜服間嘗署南京工部事曾不數月而積弊一清  
由此觀之公之用爲何如哉此其所學豈記誦詞章  
之謂哉茲被 簡命入爲少宗伯南京士夫莫不欣



然以喜凡所謂喜者非私公也君子之學行於朝廷則所以翼贊宏猷匡扶大本必將日見其效士夫既以此爲公願其情不約而同况當此時天下望治尤切公自南而北亦安得不深思而永念乎思之深念之永與諸公同心一德以篤致夫匡扶翼贊之功天下之幸其在此乎公先君子雲崖先生官至按察使伯兄東澍先生今爲大司徒家門之盛天下所仰所以垂光青史者蓋存乎德業而不專在於名位也公行有期公卿大夫皆相與賦詩以贈旣成卷太宰孫公以授欽順俾序之竊惟不敏分當辭避顧從遊之久蒙愛之厚茲又以淺薄辱爲之代誼不可無一言也於是乎書

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爲少宰序

今南京臺省百司皆國初所置自京師視之無異制焉至于設官則北爲詳南爲略蓋天下大政皆自京師出而南京直以根本地重諸司惟一二常務是釐其官之不必備固其宜也以不備之員猶多閒暇之日故凡才猷學識聲華器局卓出於一時者繫官



南京稍久則天下皆以爲不盡其用一旦易地而處  
雖未知其用果能得盡與否而君子道長之漸朝  
廷用人之公不有以丕慰天下之望乎凝齋先生南  
陽王公博極羣書才高而識遠性剛毅多大節起自  
郎署擢累國子祭酒進南京少司徒垂及三年茲被  
簡命入填少宰之缺凡有識者聞之莫不以朝廷  
用人之公君子道長之漸爲喜欽順遂因以占乎天  
意其爲喜也殆有加焉如果天無意於斯人將不使  
公等得居要地公等旣居要地將未有不使之得盡

其用者也夫天下之勢固有甚重而未易反者亦觀  
乎經營布置醞釀之工力何如合天下之君子以爲  
一人心同其誠而要之於久及其至也經營者以周  
布置者以定醞釀者以熟當幾速斷而無貳無虞天  
下其有難反之勢難成之事乎顧今天下之君子猶  
未盡合是容有間之者非欽順之所敢知也其所知  
者書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  
民公與諸公必將於是乎究心焉由是推之君子之  
盡合也其有日矣公將出祖卿士大夫謀以百壺奉



餞且相率賦詩以壯其行詩成宜有序大卿洪公不知欽順之不敏而固以見屬既不獲終讓庸其述區區之見如此以就正於公云

送太常卿張公致仕還鄉序

弘治癸丑欽順初入翰林今南京太常卿河東張公已爲侍講時公同年進士同官翰林者凡十數後進仰之皆以爲將來公輔必多自其中出盛可知也其後公累官至學士地望已崇遭賊瑾盜權以讒被謫瑾旣誅死乃起爲南京尚寶卿遂長太常於今又四

年矣年甫六十以疾求致仕上察其情許之且念其嘗侍青宮特令馳傳以還蓋異數也於是其同年同官石齋楊公厚齋梁公皆位登師傅爲國柱石涇川張公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守備機務以保傳致仕者二人卒官尚書者二人其不至公輔者纔數人爾然公秩正三品恩加二代未老而退晚福方隆數人之中又有不公若者合諸公而通驗之則戊戌一科豈不誠盛矣哉公茲還歸故鄉計其爲童子時合伴而嬉游同窻而講習者尚亦多在稅駕以往無



非暇日相與登山臨水酌酒彈棋往來倡和於其間  
雖溫涼寒暑之變猶將有弗覺者而况乎人間之毀  
譽世道之理亂豈復能溷其耳動其心哉公之得以  
遂其樂者如此時則經川公亦以剛介寡合辭位而  
去得與公同其樂焉而石齋厚齋二公方以其身佩  
天下安危勞心焦思殆無一日之間蓋憂樂之相去  
遠矣是則公可以無羨於二公之所至而二公在位  
雖欲尋公之樂而不可得正惟有羨於公爾傳所謂  
賢哉大夫者公非其人已乎公之先君子官終太守

長子淳甫爲戶部主事次濂甫方舉進士次沂甫以  
公廕爲國子生有開于前有承于後傳所謂無憂者  
在公其又庶幾矣公平居喜讀周易參同契間嘗遇  
異人得其要旨志嚮甚專夫人心有樂而無憂則血  
氣和平精神完裕自有得壽之理然則參同契之學  
雖不復講不亦可乎公旣解官長洲吳公自國子祭  
酒來爲之代遂與欽順徧求諸卿大夫之詩以贈公  
行序則吳公宜爲而固以見屬豈以佐公日久相知  
尤深邪公亦謂欽順宜有言誼不獲終辭乃勉爲之



序

送太守歐陽君之任序

吾邑稱士族推歐陽氏百數十年來登仕版者後先相望往往以才行著聞於時賜之其一人也君初以己酉貢士典教湖廣之應城應城學者皆樂從其教人才爲之一盛後登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遭外艱去服闋改吏部進文選郎中所至皆能其官蓋其識見明應酬敏動必稽乎典法而未嘗不合於人情此所以克有佳譽也茲拜金華太守之命輿論

翕然以爲宜之任有期其同官諸君子來請余言以爲贈余與君居同邑且有連同官南都相處之日久誼固不容以無言也惟金華乃浙東名郡其景物之勝自齊梁時已爲詩人所賞逮宋中葉大儒呂成公出卓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遂啓一方道學之源相去未百年而何王金許四君子相與導其委至于近世則又有楓山章先生相與揚其波漸及士民其習俗要爲端且厚矣君往而爲之守豈待於他求哉余嘗聞古之有邦家者其才智雖遠過於人人然猶必



有所友有所事蓋稽謀考德既以爲在我之資而養老尊賢又所以爲士民之勸身不出戶庭之近而化行千里者此其機也世降以還人情多喜於自用師友之誼鮮克致隆所以功業如彼其卑無足怪者今浙中大老幸有若楓山先生在君所敬禮宜莫先焉考德稽謀匪朝伊夕于以發揮於政事將見舉無不中勸無不從其士習固將益端民俗固將益厚矣夫如是君且優優然得以其暇濯八詠之清風翫雙溪之明月賡昔人之麗句以繫他日之去思其佳譽之

有終名位之遠到也不可必乎余嘗佐楓山先生於南雍多辱教益奉違日久每用馳情輒因君行附致區區之敬

送太守葉君之任福州序

自秦罷侯置守至于今因之上下千數百年有天下者未嘗不與守共治得人之效槩可見矣然其權任有輕重則所以爲之者不無難易之殊大抵自唐以來守之權已不逮漢蓋漢雖以部刺史察郡國然有按舉而無督責政無不自守出者故得以行其志而



多卓然有可紀之績在唐則臨以觀察使使者雖名  
爲觀察而實以督辦財賦爲功在宋則監司之員益  
多政多出於監司故守之志不得盡行而爲之益以  
不易韓退之所謂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爲者其一端爾我 國家經理天下之初以布政司  
按察司監乎列郡已而又有巡按御史馬則又有巡  
撫都御史馬則又有鎮守中貴人馬凡此皆守之所  
當稟其命奉其令者也使其人皆哲其命令皆公守  
亦何容爲異一有不合不得已比而同之至於病國

而殃民守將曰是不在我未有能逃其責於君子者  
然則爲守於今日其難易可知已抑將何以處之乎  
蓋先聖之論治民必先獲乎上至求所以獲乎上之  
道則歸於明善誠身孟子亦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今之君子無不習聞是說顧以爲迂遠難用而  
常喜用智術以僥倖於其間蓋直未及尋而所枉者  
爲尺亦已多矣吾於葉君時用之守福郡其將見誠  
明之效乎君浙之龍泉人初以進士爲湖廣廣濟尹  
有異政擢南京兵科給事中有直聲其務實而不崇



虛名循理而不任私意蓋吾黨之所推敬焉者往率是道勿渝勿怠能同能異而一無所苟上下惡有不協政理惡有不成者哉夫如是則所謂卓然有可紀之績者其在君矣君其勗諸南京戶部郎中陳君德階與其弟兵部郎中德英福產也以其郡得君爲喜求余言爲君贈於是乎書

送廣東少叅張君之任序

古書善言理財者無如大學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一章其言理財之道詳矣至求其要則歸于好仁一語

自後世之理財者觀之其不以此語爲迂闊者幾希彼固惑於爲仁不富之說也殊不知上有好仁之實則下必有好義之誠感應之機捷於桴鼓斷斷乎其不誣也漢倪寬爲左內史崇尚仁厚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會軍興當免其民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由此觀之民曷嘗不好義邪所患好仁之君子之難遇爾夫好仁之君子愛民一念始終無間至於經理財賦亦莫非此心之推是故民有大小而其賦必



均歲有水旱螟螻之不常必不肯爲取盈之計老胥  
黠史貪官污吏之並緣徵歛以爲姦者必有以罪其  
人而窒其穴遠近視其地緩急視其時務求以便乎  
民而不自爲便誠如是也民其有不信愛賦入其有  
不及者哉今好仁之君子蓋有之矣顧余不能多識  
以所嘗識而徵諸已事則有若張君宗周其人焉君  
博學能文而性質剛介初以名進士歷知貴池華亭  
兩邑皆有治聲累陞至南京工部郎中奉 勅督理  
蘆課課常及額而民不稱病論者多之今陞廣東布

政司右叅議職專督賦又奉 勅書以往昔吾夫子

嘗以剛毅爲近仁君之性質旣於仁爲近宜其所好  
之在於仁也茲以財賦爲職誠一惟仁之是好而爲  
仁不富之說斷不爲其所惑焉曾謂廣東十郡之民  
有不如昔日倪寬所治二十四邑之民邪或以今時  
方難爲則倪寬之時亦不爲不多事矣此固君之所  
知也君世家鄱陽之鳳亭其先出宋吏部尚書燾世  
承宦學以君之志業將益光而大之於其行同鄉之  
宦于南都者例以言贈廬君用中以簡至謂非余言



不可顧余言迂且拙辭避久之而竟不容已也於是  
乎書

贈浙江按察司僉事胡君之任序

比年四方多紛擾杞隍人無定志家無寧宇惟浙中  
列郡熙熙如平時豈惟氣化之獨淳殆亦人事之得  
也然陰陽相禪其變無常治亂安危往往相爲倚伏  
故當無虞之日凡有位於藩臬者尤當協心同道以  
圖惟寧永其可以目前之熙熙爲可恃而遂忘其儆  
戒也哉今藩司所治大要以賦役均平爲主臬司所

治則在於搏擊豪強殄除奸宄伸理冤抑屏斥貪殘  
罷情無良之吏以培植善類惠康小民苟皆以克臬  
稱熙熙者斯可保矣斯言也吾安得不爲胡君誨之  
盡乎誨之登壬戌進士科初授行人擢南京雲南道  
監察御史其爲人溫雅慎密居官不爲矯激而典法  
所在守之惟堅考以最書遂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其  
同寅蕭君吉夫等皆爲之喜來請余文以贈其行余  
與誨之同鄉同官南京相往還爲密聞其有憲僉之  
擢固欲致一言之贈而况諸君之有請乎余之所欲



言於誨之者亦惟慎其職而已然欲慎修其職蓋有道焉傳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夫公明正大此其所當有者私暗邪曲此其所當無者凡吾所當搏擊殄除屏斥之者孰非私暗邪曲之徒而在我者顧可以不慎邪誨之君子人也其必知所從事矣今浙臬長李君立卿其副徐君宣之皆余同年友皆能以公明正大自勵其他雖或未相識聞多君子余弟允迪亦叨爲之副則思欲寡過而未能也誨之行哉幸與諸君協心同道孜孜夙夜以底克臬之績以永保列郡熙熙之美使余弟亦賴之以寡過焉豈惟余之深望以副而臺中諸君子之望皆有以慰滿之矣庸書以爲贈

送參議周君之任廣東序

參議於布政司其任不爲輕矣日與使相處則凡司之政議率當參決其可否而使實資其助及其時句宣于外則凡郡邑之政治皆得以察其張弛考其得失循典法以申勸戒而小大趨走之吏莫敢不承其風夫協恭以有爲表正而無矢使善政異舉而一方



蒙福非賢且才者不能也然則選授之際當道其有弗慎已乎吳江周君行之初以名進士授行人已而擢給事中凡一入禮科再蒞南京兵科多歷年所其爲人篤於孝友襟懷坦易而博學多能有所不言言必當乎大體茲膺當道首舉遂拜廣東左叅議之命輿論翕然以爲宜廣東北距五嶺之陽南跨大海其土田肥嫩歲入常厚而魚鹽之利番檣賈舶之珍復充牣於域中以波及於四方四方仰之皆以爲百貨之府故官於其地而能以清白自持者不多見焉

他日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官匪其人民心未有不傷者也傷心及本而邦且安賴邪是必得賢監司同秉清明之德以照臨其上然後小大趨走之吏皆將有所畏戢而厲民之事一不敢爲蚤夜孜孜務求所以爲民利者善政之下河決而風行庶幾嶺海之間永爲樂國近壯四隣輔車之勢上寬朝廷南顧之憂此余於周君之行不能無厚望也始君薦名禮部余忝試事嘗與聞之及在南京相往還爲密其同寅諸君子因屬余言以爲之任之贈誼有不獲辭者



遂爲序云

送副都御史范公巡撫雲南序

昔虞廷以九德官人而德以有常爲吉至于今日  
朝廷之所登用亦未嘗不注意於有常者蓋有常之  
君子執德堅定始終一志惟爲國爲民是圖名愈盛  
而實愈惇位愈加而心愈小實能有益於人之家國  
而上下皆利賴之故或久居其官或屢更其地無非  
所以究其用也鞏昌范公鳴遠初以癸丑進士拜監  
察御史卽有名四遷而至浙江按察使治行益美御

史大夫陶公得於巡視遂舉以自代會公遭母憂去  
位不果遷乙亥秋三年之喪畢吏部卽奏起公爲南  
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沿江庶事甫半載而雲  
南巡撫員缺 上又從吏部所擬進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 賜之璽書以行公學識通明操履端介於  
凡議法圖事取舍興革之際必盡心焉是以歲中再  
遷而輿論翕然無間蓋知其德之有常也雲南雖遠  
在一隅而 朝廷之視之也一如近服巡撫重寄往  
徃擇馬而後授之上覃保惠之仁而下享阜康之福



如此者亦有年矣夫何一二年來災異頻仍景象蕭索此母乃貪殘之吏豪猾之黨恣爲民害民率以其愁苦不平之氣積傷陰陽之和而致然歟然則今日所以慰籍拊循其人與之厚其生和其氣俾禎祥日至災異日銷當何如其用心也蓋聞轉移感動之機不在乎他而在於德公茲執其常德以往一言一動率由中出凡地望與公相埒者孰不勸而思齊榮辱惟公所制者孰不仰而承式夫如是則左右前後孰非德鄰相與必公之心以見於行事其於民康物阜固可坐而致也然則所以答寵光而慰輿論者夫豈遠哉公行有期其寅長大夫洪公中丞趙公合凡臺省諸公出餞于石城門外而以贈言見屬顧惟不敏其能達諸公之意然辱公年末誼有不獲辭者於是乎書

送侍御范君清戎江右序

國朝設衛所以嚴武備所轄軍士皆有定伍其伍或缺則按籍而來其人以實之按籍而求其人初若易簡及其久也而弊端滋出禁令科條由是日繁故自



京畿以及諸藩服 上常專命監察御史一人往蒞  
其事期於武備之無乏爾而御史所至凡一方官吏  
之賢否軍民之利病有所聞見皆得列上于 朝黜  
陟廢興於是乎在自牧伯以上有大疑大議率叅決  
其可否一言之當則闔境之內莫不陰受其賜焉蓋  
雖名爲清戎而其責任之備乃如此此其人之賢否  
所繫於輕重之數豈小哉吾江右屬有盜賊之虞清  
戎之政因而暫輟及茲勛甫定而南京雲南道監  
察御史范君以載乃復承 命以往君桂陽宦家子

旣登進士擢行人猶好學不倦才識益弘以遠嘗奉  
使 肅崇二府一以禮自將及遷御史于南臺歲猶  
未期而封事已三 上所言皆天下大計與當時切  
務忠直之氣輿論推先肆吾江右士夫聞清戎之屬  
於是莫不欣欣然以得人爲喜而君旣被 命例許  
挈家還鄉因獲躬奉卮酒拜上其慈闈千萬歲壽極  
天倫之至樂貽鄉里之美談又重以爲君喜也君行  
有日侍御楊君抑之等以告于太宰孫公謀所以贈  
遂來徵言於余余非能言者然不謂之知君不可其



可失君吾江右之民比年以來憔悴甚矣所望於仁人君子撫摩煦嫗以迓續其命脉真若大旱之望霖雨今得君以臨其上其有幸乎夫清十得三不枉平民此清戎之最君固無難辦者惟是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贊訃謨而翼公道使吾民小大咸不失望而憔悴以甦宜必加之意也推是以往以居大行之地功業所就其可量哉遂書以爲贈

### 送羅兗州序

羅君子文之出知兗州也南都卿士大夫雅嘗往還者相率賦詩送之詩卽兗州境內古先聖賢之遺迹爲題若山澤衢圃殿閣樓臺廟堂亭館之類凡二十有四人賦一題爲詩二十四首旣成卷侍御李君師文請余序諸其端余於子文爲宗家且同邑往還相好也贈言雖屢茲行要不容默矧師文虛卷端以見屬邪今兗州爲山東大郡地方數百里兼古鄒魯曹滕諸國而有之魯爲周公所啓之宗而孔子父母之邦從孔子遊者寔多魯人而孟子則鄒人也是以聖賢之遺迹在兗州境內爲多歷今千數百年猶使人



樂取而咏歌之赫赫如前日事者本其道德功言垂法萬世人之思之仰之自有不能忘也士君子幼而學壯而仕所以成其身澤其民者固一以聖賢之道爲準况乃得周公孔子之故國而爲之守得周公孔子之遺民爲之治而教之則於仰高企美以求其道之必達豈容在他人後邪聖賢之論治道詳矣其至切而至要者在孔子嘗有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有二言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由孔子三言之各極其至則孟子之二

言可得而驗矣今民無壯老厄於饑寒而不能自振者舉目皆是其習俗何由而美子文方敏於事道安得不深念而力拯之哉諸公之詩各因題命意言雖不能不殊至其所願於子文事必盡心道必宜民以阜其生以善其俗俾功烈茂著足以垂耀於無窮此心則不殊也誠如是也安知後之人相與詠歌其遺愛不亦有如今日者哉余是以推廣其說以爲序

送浙藩少叅林從學之任序

浙爲天下首藩其物產人才賦入之數皆先於天下



風俗之美亦自昔有聞崇雅而尚文勤生而多藝徵諸今日益昭昭也而談者或相與摘其疵遂遺其美以其工爲讒謗而浙之官守爲不易爲吁有是哉凡與讒造謗以中傷善良其人固可知已未有君子而讒謗人者也浙中固多君子則雖有工爲讒謗者豈能勝夫不爲讒謗者之多邪誠使在我者無瑕施於政者有利民之實必將收多譽於衆君子之口彼小人者雖欲售其姦慝誰則信之吾嘗見守官於浙中者未及有爲已懷讒謗之慮恒竊以爲過使此處每

橫於胃臆其弊也豈惟視枉尺直尋爲常事至於橫尋而直尺亦有之矣夫苟不能無枉又何官之能守邪今吾從學往爲浙藩叅議其殆無疑於此矣從學初以閩藩之秀試禮闈余備員同考官得其卷喜而進之而知其文學之美乃與余同官南京已復同事觀其折獄之精審考功之明察而知其治行之優出佐名藩寔光簡命所以盡其在我而惠利其民者宜必有道矣夫道必本於聖賢乃能有合於君子從學幸加之意尊美屏惡開誠布公而一以忠厚待其



人則令聞日章而讒慝自遠其進於高遠也孰能禦之從學行文選郎中尤宗暘等循故事請余文爲贈科場之雅察案之誼其又何辭

送閩藩少叅魏喬儀之任序

余以菲才叨任南銓新建魏喬儀適爲驗封郎中前此蓋屢相往還以論文講學爲事及相與同事事無不以時舉者余甚賴之喬儀初登進士科擢行人司副遷員外郎於刑部再遷郎中皆在南京其爲人溫雅周詳而臨事有守抑揚予奪無弗慎太宰孫公嘗

書其考累數十言極其嘉與而人皆以喬儀爲無愧所書蓋相與俟其進也久矣及茲乃擢閩藩右叅議與論翕然宜之於其行文選郎中尤宗暘輩以贈言爲請余雖拙訥其可無一言以爲喬儀贈哉蓋聞君子之爲政要在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必於朝廷之法無所戾於聖賢之道無所違乃爲盡善彼違道以干譽者已不爲君子所與若夫厲民以自植置法守而不顧則所謂何足算焉者也然欲其政之盡善非見之明守之固不可見之明矣守之固矣或乃遲



疑顧慮當幾而不能果斷亦安能有益於事無失其時以大爲民利也哉故夫道也法也俗也情也斟之酌之稱之量之觀其會以求其通灼見其可行也而吾無所容其毫髮之私於是斷然行之而不惑雖蠻夷未有不率服者此其所以爲君子之政也喬儀素所蓄積良已合於君子顧遠大之業實基於達德之崇余是用申告一言以庶幾乎少有益云爾

贈太守徐侯考績赴京序

嘗讀後漢書至章帝本紀見其所下詔有取於安靜

之吏爲之惕然有感喟然而嘆曰嗟乎安靜吏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審矣然由漢以來至于今日試求其人可多得邪夫吏所以治人而顧有取於安靜非無所事事之謂乃行其所無事之謂也其本正其源清事至物來順其理而應之隨其分而處之而已無容心焉不違道以悅人不飾奇以干譽不役精於分外以僥倖於萬有一之成功蓋安靜之實如此如此者責以旦暮之效或非所及及其久也信旣孚而事日簡政日理而民日安所謂月計有餘者章帝豈欺我



哉上下千數百年吏於民上者何可勝數類多矯飾  
外貌似是而非簡冊之所書耳目之所接安靜吏蓋  
寥寥焉豈其實之難能亦其人之自不爲爾乃今有  
見於吾徐侯豈非幸哉侯之爲吾郡也持身潔廉惇  
尚文教愛民而惜費因事以就功簿書精詳而刑獄  
惟允夙興夜寐于今垂四年矣美績優於勤勞之後  
輝光發於篤實之餘蓋雖深山窮谷之民莫不知侯  
之爲仁相與愛戴稱頌之無間御史之按行江右者  
獎勞之禮亦屢加焉視彼粉飾雖工終於爲人所厭

苦者其榮辱之相去何如也今以三載之績入奏其  
爲宰相之所鑒賞 明天子之所簡注不亦可以豫  
占也夫侯世家寧國之涇其先君子朴軒先生學行  
純篤爲涇名士嘗教兩州一邑官不大顯而門下弟  
子受其學以顯者爲多若董都憲萬英則其尤者侯  
之學內得之於家庭外充之於都憲本原之地恒謹  
視之是以施諸政理類非俗吏所能及也侯名冠字  
士元別號竹岡居士起鄉舉教清豐訓浮梁知都昌  
餘于兩縣擢南臺監察御史以至今官行有期貳守



徐君吉貞郡判陳君士華郡推陳君相揚君且僉以贈言見屬顧雖不敏而侯之善政不容以無述也於是乎書

贈大尹黃侯還任萬安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人之言夫豈欺天下後世云哉奈何世之從政者鮮求其道之直否何如顧嘗以民之難治爲解此天下之治所以終不能庶幾於三代也夫世有古今而斯道之在人心則一上之人苟得其道雖蠻貊且將率俾而况於吾民

乎故夫不以三代之民視吾民是不以三代之爲民上者自處也亦無所貴於學道之君子矣六合黃侯德裕以名進士尹吾隣邑萬安其君子小民皆稱之不容口余耳熱焉蓋嘗詢其爲政之詳大槩以謂凡設施予奪必揆諸理未嘗苟有私曲余因嘆曰黃侯殆能以三代之民視吾民者哉去年冬吾邑大尹楊侯被召入朝當道謂泰和緊邑賦繁事夥才非黃侯莫辦遂以委之侯至則以其治萬安者治吾泰和半載之間事多就緒民用無擾吾泰和君子小民所



以稱之者亦無異於萬安惟吾二邑蓋嘗有被以難治之名者矣自黃侯視之其施治之難易果何如也彼其所以號爲難者得非其道有愧於黃侯也哉茲吾邑新大尹至侯當還任萬安萬安之民固莫不欣欣然喜父母之孔邇其悵然若罔依賴者不獨吾邑之小民而已雖其君子亦然於乎直道而行黃侯其近之矣異時且大用誠以是行諸天下其庶幾有以還三代之治於千數百年之下哉侯之還任吾邑士夫皆有贈言余姻家張上舍主亮謂余以文字爲職

不可無述爰以余之竊有所試者著于篇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六 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七

不可無此書及余之鑿花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七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遂仕君長父重梓

序

一十五首

贈大司馬廖公叅贊南京守備機務序

江南形勝之地蓋莫有過於金陵者矣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四海寔於是乎定都經畫規恢封植維持旣勤旣悉城郭之高廣宮闕之壯麗官署之整飭衢陌之寬平士民之浩繁貨財之豐溢文物之炳煥威武之赫張自有金陵以來蓋莫有盛於本

朝者矣及文皇帝遷都于北乃號茲地爲南京實惟根本所係內外守備莫匪重臣而必以尚書一員叅贊其事自非老成持重明於大體克勤小物者莫預其選厥惟慎哉百數十年之間軍民百萬之衆所以熙熙然遂其生樂其業以興夫孝友睦婣之行而內姦不作外患弗侵凡以叅贊之得人和調有方剛柔相濟以克遂臻茲也其爲朝廷所倚與夫在左右作股肱者亦何異哉尚書率用兵部欲其節制之歸于一爾近者其員告缺廷議僉屬之東光廖公遂



首薦之時公方爲南京吏部尚書 詔改公兵部降  
之勅俾領叅贊之寄士夫皆相慶以爲得人蓋公之  
爲人沉靜端莊篤於操履遇事必精慮未嘗輕發既  
發亦不可回尤喜讀書微言奧義多所自得官京師  
三十餘載間將使指曾不踰千里外而四方吏治之  
得失民情之疾苦風俗之媿惡鮮不究知蓋其留心  
於世務然也乃今膺受茲寄其於操縱之機緩急之  
節夫安有發而不當者哉然自頃逆藩構難禁旅南  
征龍蟠虎踞之區肆爲封豕長蛇之囿人情物態之

憔悴亦云甚矣則公之在今日勞心焦思當但已哉  
將欲利人必先除弊弊有一朝而可革者存乎斷有  
須磨之以歲月者存乎誠斯二者皆公之所素有也  
以舉邦政以奠邦畿以馴復承乎之舊觀而奉延  
聖祖之澤于有永不於公有望哉於是太宰白巖喬  
公與諸公言宜致一言之贈而屬筆於欽順愚非能  
言者顧比歲三遷皆辱承公後契誼非他人比其又  
可辭

送大司徒蔣公致仕還鄉序



聖天子光紹不圖茂隆化理臺省重寄率惟老成虛  
心以聽其設施舍已以從其獻替百官承德奔走事  
事各期傾竭底裏以贊成太平之治於無疆虎風龍  
雲其可爲千載一時也已猗歟休哉梅軒先生湘源  
蔣公爲南京戶部尚書方踰年一旦以年踰七十力  
求致仕 上察其情詞懇切特允之公喜如弗勝或  
謂公釋重負而卽優閒其喜宜矣然當此之時上下  
一心方以興事建功爲務顧獨爲山林長往計毋乃  
傷於果邪 朝廷亦毋乃曲徇其情而非擢公尚書

之初意邪欽順以爲不然夫君子固汲汲於事功亦  
未嘗不兢兢於名節其於進退之際豈苟焉而已哉  
蓋有禮義以爲之權度也是故義可進而進精明之  
治固將由之以臻禮當退而退廉耻之風亦必由之  
以長其於世道豈不交有裨益乎哉公歷官中外不  
亢不隨嘉績清聲孚于上下歲月逾邁心力旣殫於  
是懇致爲臣而奉其皎然無滓之身以退其可謂合  
於禮當於義矣清風所激頑懦斯遠斯固盛時之所  
不容少者 朝廷亦安得而不從之哉初公與其弟



敬所先生同登成化丁未進士公筮仕得縣令九遷  
而至今官敬所先生今爲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不惟名位相埒而忠厚正直德望  
並隆天下之清議皆歸焉少傅公擁翊 聖明義均  
心膂殫謀畢慮惟日孜孜公茲歸老于鄉乃獲以時  
剪荆棘於先塋薦芬芳於祖廟以慰其春雨秋霜之  
感其於忠孝之大節於是乎兩得之矣公之歸也有  
褒勅有傳舟歲有輿夫月有廩粟凡諸尊賢優老之  
典咸備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其弗信已夫行李  
送衣冠咸集既酌之酒復贈以詩凡以申愛仰之  
誠而篤交遊之誼也詩旣盈卷少司徒蔣公謀於大  
司馬廖公猥以首簡見屬欽順獲游公伯仲間辱知  
辱愛非一日矣顧雖無能爲役而義有不得辭者於  
是乎書

贈少宗伯吳公北上詩序

兩京固士夫出入往來之地然自南而北者人之屬  
望視乎自北而南者每每有如此其故何也蓋臺省  
之建雖兩京如一而事之在南者良簡事簡故其責



稍輕卽有弗勝於天下大數亦無甚加損也若夫京師則凡大議論大政令之所從出一言之善將天下賴之一令未安其害或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夫人屬望之切固其所哉長洲吳公南夫初舉進士入翰林累官至侍講學士時望已駸駸屬之矣及來南京爲國子祭酒爲太常卿前後幾十年公文學老成才猷宏遠富有建功立業之具而久淹散地僉謂非宜及茲乃被 召爲禮部右侍郎一時人情無不欣慰行有日臺省諸公遂相與賦詩贈之詞雖不同而屬望

之意皆至清卿邊公庭實以余與公同年且嘗同官徵言於羣玉之首余不得辭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厲精圖治凡天下之所謂賢人君子次第收召而聚之本朝議論設施激昂奮迅蓋將痛洗近年以來因循膠錮之弊期於光明正直可大可久以仰承祖宗列聖敷遺之休其意氣可謂盛矣然而識者於此猶或私憂過計以謂時難得而易失機易弛而難張人之所見不能盡同而發於議論者常苦其難一也夫議論不一則其取信於 上也難厥孚未交而



太平之效恐未可歲月冀也凡有斯世之責者亦安得而不加之意乎蓋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二三人皆忘其有我之私而惟理之是順則所以發上下之志成久大之業自然之應固有不容已者豈待勞心於智數之末以嘗試遷就於其間哉欽順愚無知識蓋嘗竊有聞如此舉以爲公北上之贈意亦不爲不至也公往方日與諸君子下上其議論以見諸行事而求所以慰滿夫人之望者亦將有取於斯言否乎

慶宗老季黼翁承 恩冠帶序

皇上嗣登寶位爰稽典禮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推恩海內凡民年八十人所敬服者賜冠帶以榮身益優禮高年王政之先務也一時山林遺老往往纓冠束帶北向稽首戴 帝德以欣然莫不自以爲非常之遇而其爲子若孫者感激欣幸尤有甚焉不必家之有餘皆黽勉營致酒食會集嘉賓以樂其親之心而侈 上賜凡曰親友又相率而往爲之助喜以儀物爲未足則于作者之文詞以重之蓋 朝廷一令之下本乎人情而人心感動之無間乃如此



如使王政畢舉天下之和平也何有哉吾宗季黼翁  
素有鄉曲之譽及茲年適八十士君子遂相與言於  
邑大夫奉冠帶以加于翁翁世家邑西原中族大而  
顯其先君子薊州二守清儉醇厚有古人風惟翁式  
穀似之翁之存心處事質直周慎其族父大叅崇本  
公嘗特稱之以勉諸弟子凡世俗千岐百轍營營往  
來自以爲計之得者翁視之若無見也其爲人如此  
故今以耆壽榮被 恩典而人心之歸重翁然翁有  
二弟季黻季栻一女弟歸故少司空張公封恭人今

皆無故壽皆七旬上下四子絢紀綬紈皆克家從子  
若孫又以十數計天倫之樂非人所及而重以稀闊  
之恩其得於天者厚矣抑亦修諸已者有以迓承之  
也古者王化大行閭閻畎畝之間人物之長厚有不  
如翁者鮮矣試以翁而槩之今日僅千百之十一蓋  
寵章可以倖得而年德相副乃爲至榮人心所以翁  
然歸重翁者夫豈有所私哉司空之令子上舍生寅  
素篤渭陽之義將以茲月八日翁始生之旦敬舉賀  
觴謂酒食非所以悅翁屬余一言以鋪張其盛美余



非能文者然與上舍姻家雅知翁爲人蓋不能不爲之喜顧無以爲助則鄙陋之辭敢有愛乎詩云委委蛇蛇如山如河象服是宜翁有之矣又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則上舍與余所同爲翁祝願者也

奉慶伯父孤峰先生八十冠帶序

皇上臨御之五年殄戮姦兇大明黜陟舊章成憲申飭無遺其年冬欽順首蒙 恩叨復舊物旣而以上兩宮徽號之故誕推德意嘉惠萬方明年春詔書至吉於是欽順之大人以季弟欽忠備員銀臺由翰林

修進封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三從伯父孤峰先生以年耄而行修也得賜冠帶榮身蓋更化未幾時而欽順一門之內受 恩稠疊如此其爲慶幸何如其爲感激何如其在伯父先生則尤爲奇遇也蓋先生方弱冠卽負文名提學每小試應舉諸儒先生率居甲乙之選始自景泰庚午迄弘治乙卯周旋場屋凡十二三科而庚午之秋則先祖司訓府君天順巳卯則大人封君皆中式欽順於弘治壬子二弟欽德欽忠於乙卯亦皆叨與薦名先生獨奇蹇無成



雖志不少衰而身則老矣知者蓋莫不爲之嘆息孰  
意其有今日之遇也哉夫曠蕩之恩不常有大耋之  
年不多得吾鄉素稱多士奇蹇如先生者亦不少矣  
而年與恩會則稀類終老於布衣此先生之遇所以  
爲尤奇也先生美鬚髯長身玉立儀範詳整出言有  
章孝友惇敘於家庭膏馥沾溉於子弟雖年登大耋  
而於禮節之細未嘗不致其謹也昭受 天恩夫何  
愧哉初 詔書至吉時欽順卽欲有言爲先生慶先  
生曰姑及吾誕辰誕辰蓋八月十七日也已而鄉邑

有警言先生復以書來曰古人舉事多於歲首矧拜  
天恩重事也吾謹卜以春正近者大人封君以迎養  
東來間詔欽順文當先春以往切惟 朝廷恩德隆  
厚有如天地欽順兄弟無能方寅奉庭訓夙夜祗勤  
以圖報稱於萬一惟先生所以訓飭諸子若孫者亦  
豈能一日而忘 朝廷也哉詩云樂只君子遐不黃  
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能保艾其後使之勉勉焉  
一惟忠孝是由或出或處無乎不可是卽所以報  
朝廷之大德也誦斯言於先生殆亦贅矣要亦臣子



之情自有不容已者夫

壽叔父西阜先生七十序

正德二年歲在丁卯三從叔父西阜先生壽登七袞  
七月朔旦是惟初度之辰欽順方侍親里居乃敬奉  
卮酒爲先生壽而申之以言曰先生童稚窮經白首  
無遇飯蔬衣布棲遲衡門可謂困窮也矣然以欽順  
觀之身雖困而道則亨鄒孟氏所謂其子弟從之則  
孝弟忠信者先生有焉夫孝弟忠信爲政之本必身  
有之而後子弟有所矜式惟得其位則所及者廣無

他道也先伯祖明遠壽官性行高簡壽至八十有五  
而卒先生事之蓋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於事繼母  
尤恭雖其少急少容亦終身無忤與異母弟處自少  
壯至於今塌箴和鳴允爲旣翁素性剛介嫉惡如讐  
舉止類疎而見事特敏與人論說往往輸寫肺肝或  
就之以有謀必沮其不可者贊成其可者亦甚斷也  
先生之爲人如此可不謂之君子乎夫有君子之道  
於身斯固可貴也已作賓大族多歷年所身教默移  
言教兼厲其有益於人子弟也可一二計邪夫遇不



遇命也士之遇者不爲少然或有其位而一無所爲  
其於世奚益又其下者惟志于囊橐以肥其妻子至  
於悖理而傷教若罔聞知此其人雖貴祇爲人所賤  
惡焉爾視先生可同日語邪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  
疆夫道合禔身功存養正其爲可樂今猶古也無疆  
之壽孰不爲先生願之先生有子欽藹漸涵庭訓文  
學日進蓋成王祐之志者允屬二郎諸孫雖早孤如  
春如靖皆朴茂可喜又以知先生有無疆之慶矣欽  
順學道不敏而事父未能所幸諸父中有若孤峰先  
生及先生及守菴先生壽皆六七十歲以上朝夕聚  
處詩酒倡酬談笑甚樂猶得藉以自慰凡今日所以  
爲先生願者又豈他人比哉欽順言雖不文而事皆  
紀實知言之君子得而讀之有以知先生之壽非幸  
也宜也茲其所以爲可願也

慶義官王君六十壽序

三十年爲一世人歷世至再則以壽稱引而上之至  
于四世百有二十年極矣雖堯舜之聖未之有過者  
焉昔康節邵先生著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



元人生一元中得年多者僅百二十少者往往不及  
五六十而止此生之所爲可貴而壽之所爲難得也  
然而修短之較據耳目所及若有相懸絕者卽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觀之雖百十年間猶旦夕爾苟非自  
知其生之可貴有以自立而無愧乎爲人亦何異蟻  
蠓之出沒於旦夕間哉故或壽而榮或壽而辱或不  
必壽而其名永存要觀其所自立何如爾古之聖賢  
特立於千萬世之上乃能與天地相爲無窮此其道  
固非有異於人而知之者鮮矣流俗之與居機事之

相移豈聲之相聒靡然相隨而化者十常八九故其  
雖生而不足貴雖壽而不爲榮是豈不可惜哉韓子  
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  
有如王君紹堯其殆可告者歟王君余姻丈桂林楊  
公之姻弟也公之子榮祥志整於君爲甥榮以書來  
言君今年壽躋六袞巧文爲慶且云君之先子雅自  
振邁以輸粟受冠帶之旌而君克世其美爲前郡侯  
張公孟端所重君所居在郡城中而趣尚悠然若無  
異於山林有子琮珥珊皆讀書克家君茲暮景甚適



可謂榮矣願無靳一言余惟今生齒極繁一城之中  
得壽如君者當不少高文大軸出於名公才士之所  
摛親戚交游之所奉持以爲慶潤增華屋而輝映几  
筵者蓋往往有之然不過以飾一時之耳目雖有至  
言妙義服之終身可以無斃而能注心者鮮矣則言  
亦何容易也顧君榮於余爲至戚惓惓以請且韓子  
之戒余常誦之其又可默與夫以君屠繁會之區而  
有山林恬淡之趣其發言制行必當有取於君子壽  
而榮也固宜繼自今誠益謹其言益修其行疊疊焉  
惟善義是由以超然於流俗之表斯其爲榮且貴胡  
可勝道也昔詩人以萬壽祝君子必曰德音是茂余  
之言所以爲君壽者其義豈不有同於詩人者乎

壽桂林千戶李君序

余門下士有桂林李氏兄弟者皆升自鄉舉行皆稱  
其文其兄曰鸞今爲崖州學正弟曰鶚歷事南京刑  
部已及瓜矣鶚歸有期乃來拜請余文爲其尊人千  
戶君之壽余雅愛二子因以知君之平生以爲在今  
武弁中未易多得於鶚之請遂不辭君先世本湖廣



大治人自其高祖始以戎籍隸桂林中衛世爲千夫長至君而材略桀出且旁通經史諸書喜從儒紳君子遊以廣其見聞慨然以功名自許會諸洞獠獞多弗率屢屢師征君率在戎行積功多擢累千夫長出入大將軍麾下贊謀效策每協機宜廣右士夫至以文武兼材稱之見於文字有足徵者其爲人如此可不謂之賢乎今茲花甲一周歸然武弁中老成人有子八人皆能讀儒書習舉子業鸞與鸚固佳士其他若庠生鳳儒士鵬鷗輩亦皆駉駉嚮成於是李氏自

大治來垂百餘年而君父子之間聲實蔚然將遂爲桂林之望其所以自致蓋必有過人者矣然余因而有感焉國家蓄養將士恩德至深祿賜之饒累世不乏誠有資其用耳自頃狂奴悖隸乘機竊發寔繁有徒征討之師所在成列然而月靡聞於三捷凶或見於輿尸豈非忘身殉國者之鮮其人而偷生避死之心勝邪是可慨也已夫人之生死有命非可避而偷也况義有重於生者邪又况舍生者未必不生而偷生者未必皆能久生也漢之雲臺唐之凌烟閣其所



圖之人孰非忘身以徇國者而往往身名並顯壽考  
令終柴周之樊愛能何微高平之戰固巧於偷生矣  
踵未及旋而遂爲世宗所戮非其明驗也歟有如君  
者奮自行伍竟長于夫當其提戈斬級之時義勇赫  
張寧惜一死然而天命有在式克至于今日休彼偷  
生之徒雖幸而免於王法使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  
豈獨鋒鏑之下能死人哉噫今之武夫胡不此之思  
也余於是益羨君爲難得而願天以難老錫之以達  
觀其諸子攀龍附鳳之盛遂序次爲文如此蓋旣以  
壽君又庶幾聞之者之或有所警云君名經字大綸  
六月十有七日其生辰也

慶大司徒胡公七十壽序

仕宦而至八座行年而至七旬此皆清明淳厚之氣  
之所鍾固天之所命然君子不謂之命者貴夫人之  
自立也清明淳厚之氣人之得之於天也宜亦不少  
顧無以養之則不充夫氣之不充者周旋必有所虧  
念慮必有所歉其於大受而遠到殆非所可冀即使  
其有天幸而官且大壽且遠亦難免乎詬辱之集掩



覆之勞其又何足貴邪此無他凡以多欲之爲累耳苟其人寡欲則理與氣合而妙用無窮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人皆見其可愛而不見其有可惡也見其可敬而不見其有可訾也夫如是而服大僚享高壽則固卓然有以繫一時之望此其所自立爲何若而奚獨命之云乎南京戶部尚書古歙胡公始由進士發身官累遷而正今位歲在甲戌壽登七旬初度屆期南都卿士大夫皆相與登堂致慶羣談嘖嘖莫不以賦稟之異稱公然自欽順觀之則公所以自立者蓋

有道矣公敷歷中外垂四十年守法奉公愛民惜費厥心罔不自盡而未嘗從事於貨利之殖聲色之誤廉潔之存始終一致蓋所稟旣清且厚而養之者又一宜其官愈大而愈稱壽愈高而愈榮非近時人物之卓然者哉先是公嘗連章請老 上念公清慎老成勉留至再然公意猶未已也夫七十致仕雖則常禮而自昔君天下者必以無遺壽耆爲道蓋經事久閱理多足以斷大疑決大政而幹旋大變者惟老成人則然此 皇上所以不能釋公也公旣壽且康而



謀猷克壯固宜以體國爲重豈其以決去爲高哉凡  
爲公之屬者莫不喜公之壽願公之留惓惓頌禱之  
忱謂非文辭不足以達之也則相與屬之欽順欽順  
素辱公愛不爲非知公者雖不敏敢敬書此爲天下  
壽公留公

奉壽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七十詩序

斯文之在天地間必於其人焉是託其人之得與於  
斯文者天也天以斯文託諸其人矣宜必從而佑之  
是以福祿恒集于其躬而禍害終莫之及孔子曰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固其理也我 國家  
誕敷文教亦惟濟濟多士是資頃歲賊瑾盜權仇視  
縉紳拘囚黜罰殆無虛日而百度以之皆舛我師西  
涯先生李公嘗受遺 先帝方爲輔臣之首名高而  
德厚瑾獨不敢以非禮見加公夙夜憂勤彌縫調護  
於其間所以爲斯文計者無或不至及瑾伏誅以死  
而公之志益伸於是申飭舊章削除密網顯拔幽滯  
登進忠良俾斯文之命脉垂徵而復振事勢已定乃  
從容乞身而退以休于家伴與優游以介眉壽今茲



存登七袞非天之所佑其有是哉欽順違遠門墻凡  
十有五年矣有自京師來者輒奔問公起居以今所  
聞較之向之所見聰明志意曾無不及有以知公之  
福祿蓋方殷而木艾也今內而臺省外至藩方居高  
位當事任者往往多公之故人與其門生弟子微言  
輿論人懷所得旣以見諸行事其有不合亦必於公  
馬質之几杖之操箋牘之貢日相繼於門下而公皆  
樂爲之盡其出也源源不窮身雖退藏于家而道未  
始不行於天下此天下之士所以莫不願公之壽于

蓋以爲期况於門生弟子恩深而義重其情又何如  
也公初度在六月九日門生弟子有位于南都者凡  
十有一人大司馬喬公宇先期訂議期各賦詩一篇  
以效南山之祝詩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爲韻  
而韻不及欽順則俾序于卷端欽順學日落而業日  
荒無能副公教愛之一二方深愧悚尚敢以不腆之  
辭瀆獻於門下哉然非辭則無以達區區祝願之誠  
是以不敢終讓凡公之文章德業與夫歷官本末有  
非淺陋所能備書敬書公克壽斯文之大節以爲公



壽以見天之所以壽公者誠有意也

慶張母羅孺人五十壽序

余媼家藩檢張君有賢配曰羅孺人今年壽益五袞十二月十有二日其生辰也其子邑庠生律將以其日率諸弟術徹張筵爲慶預來謁文以申其祝願之至情余不得辭也嘗觀古詩人之於君子所以祝願之者旣曰萬壽無期矣又曰遐不作壽旣曰萬壽無疆矣又曰遐不作壽何其抑揚反覆勤勤懇懇如是哉誠以其有益於人之邦家故惟願其久生於世也

余次兒珩爲孺人長女之壻閨門懿行余因與有聞焉而知孺人爲女中之君子也然則眉壽之祝在今日獨容已邪孺人之父是爲大司成冰玉先生母宜人闕里孔氏孺人自幼明慧雅飭讀書輒了其大旨女工精緻而書數皆通在諸女中尤爲父母所奇愛及歸張氏其舅則少司空栢菴先生姑則封淑人羅氏羅淑人治家嚴整嘗歷試孺人以事亟稱其賢謂他日必能守其家法孺人事舅姑孝謹始終如一日尤善相君君旣赴官湖藩孺人獨留主家政事無弗



舉君遂得一心奉職無復內顧延明師以教諸子而  
早夜程督加嚴不爲姑息律由是學業大進名烝烝  
起庠序間術徹皆知所向方爲善士張大家也孺人  
爲婦爲母寔多裨益宗族嫻表率能道之非一人之  
私譽也由此觀之不謂之女中君子可乎人生至六  
十始以壽稱而五十者開六之端也由五十而進於  
六十又累進而盈百焉且復過之茲固律等爲人子  
者之所深願凡其宗族姻表素聞孺人之賢而欲爲  
張氏久遠計者又孰不願其享有遐壽以裨益於無  
窮哉此余所爲不容已於言也吾兒辱愛有年教均  
諸子第疎懶未能副所期待其季女之壻曰王翥姓  
名方著於鄉書此則所謂乘龍者也今皆預捧觴之  
列蘭芳玉潤鵠峙鸞停萃於一門亦云罕矣孺人之  
所爲可慶者將不愈遠而愈大哉

封監察御史喬公輓詩序

天地間惟感與應其變固無窮其在人也則有中節  
與否而世道之隆污人事之得失皆於此乎係是故  
感應之際賢者之所慎也今夫善人君子之卒聞者



孰不哀之然哀之者於其人或素交或嘗一面或槩  
聞其平生則其情之所發或淺或深自有不能同者  
以夫槩聞之列而哀悼之情有若素交然者嗟嘆之  
不足至乃形諸悲歌而不能自己焉茲其情意之篤  
至謂非深有所感而然哉封監察御史甯城喬公以  
孝友篤誠嗣其世德著稱於宗族鄉黨享年七十有  
七考終牖下時其令子某以察御按治江西聞訃哀  
甚一時寮吏邇者造庭遐者走使旣皆吊慰如禮而  
凡昭受知遇者尤深感動乃相與作爲輓詩以致其

情此卷則吾言郡守張侯淳爲之倡郡寮屬暨鄉大  
夫士從而續之凡若干首察御之按吾藩也庶政之  
予奪羣吏之激揚惟公惟慎其所以感乎人者深矣  
而其尊人之賢德又雅足聽聞榮養方隆遽茲奄棄  
致吾察御未及瓜期以去而君子咸失所依則懷賢  
感德其能已於言乎習俗日流上下之交文有餘而  
實不足其尤薄者至不免身爲土芥彼旣得此於其  
上則於其父母之戚固漠然不一動心茲亦感應之  
常然君子未始不爲世道慨也由是卷而觀之有以



見察御得人之深諸君子用意之厚其於古道幾焉  
是豈不可傳乎公雖沒而有令子能得此於人人其  
令名之在天地間將必有永矣張侯欲章諸作者之  
意爰以子夏之任委之鄙人鄙人不敏顧義有不得  
辭者輒原感應之理以爲之序

龍泉掌教蕭先生遺稿序

故龍泉掌教吾邑前輩蕭先生遺稿一卷爲五七言  
古近體詩百五十一首啓一首贊辭一首凡百五十三  
首皆手筆也先生諱孔貧字愛同別號歸叟初起明

經爲霸州訓導秩滿陞教龍泉俄以將母歸歸二十  
年而後卒平生述作頗富其仲子儒士津寶藏惟謹  
叔子聰以先生遺命占籍新野竟起鄉薦爲內黃訓  
導及致仕始克一歸時則儒士君沒已數年而先生  
手筆不無散失僅得此稿於故篋中寶之過於琬琰  
置諸衣笥出入與偕又數年而其子麟亦以鄉進士  
訓導高郵乃出以授之麟於是釐爲長卷以便諷誦  
某嘗得而讀之大抵平正典實本於性情而約之義  
理乃其剛直不屈之氣亦自隱然可窺其字畫明潤



圓勺頗有晉人風致視彼艱深險澁以爲工偏枯側媚以爲竒者未可同日語也蓋先生爲松臞曾學士之甥早歲卽嘗受業故其學行與詞翰往往似之語所謂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乎自有來矣夫以先生學行之篤詞翰之美子若孫繼述之善乃三世比爲儒官自世之偶挾一長遂軒然得志於當時者觀之謂之久屈可也屈之久者理無不伸茲麟方以仕學蜚聲其殆以先生顯乎先大父司訓府君與先生兄弟交竟以愛女爲儒士君配而欽順之爲童子又嘗受業於儒士君乃今視麟猶兄弟也麟因以此卷屬爲之序顧惟生晚聞見寡陋敢以不腆之辭僭序先生之遺稿哉遜避久之而申屬益固則念夫尊者之出入容有子弟爲之先驅者用緣斯義而槩書其本末以引於卷端如此使夫讀者知先生之所以不朽蓋有在於詞翰之外云

### 鳳臺別意序

鳳臺別意一卷詩凡二十八首前十四首大司馬白巖喬公希大奉常白樓吳公南夫大司成梅北魯公



密者存利  
振之少司成雙溪汪公器之所聯後十四首大司徒  
東谿鄧公宗周所和爲五言古風者二爲七言近體  
者二十有六凡以爲陽明王公伯安贈而篇中所寫  
則難別之意爲多纏綵綢繆至于再三而其意猶有  
未盡也陽明才雄而學邃志高而識遠方受知 明  
天子涉都憲奉 璽書以撫臨江湖閩廣之交憑高  
宅深十數州郡之地正君子得行其志之秋其行壯  
矣胡難乎其爲別哉凡陽明所有皆諸公素所敬  
重焉者登同志合不假外求道義之交深文字之會

密寔天下之至樂也一旦別以千里遙違南北於其  
所謂深者固無在彼在此之間而其所謂密者則於  
是乎遂疎三益之良參辰相望其情之有不能釋然  
者不亦宜乎雖然 王命孔巖民望交切驪駒在路  
不可留矣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陽明所性之  
分固不以得所欲而有加然推其所有以見於設施  
必有卓然不可及者而斯人之受賜可計日待也在  
乎加之意而已諸公之作雖惓惓於惜別然其意未  
嘗不兼出於此此其所以爲君子之別也歟卷旣成



東谿公攜以見過謂欽順曰子素與陽明善而未聞所以爲贈者何今茲卷之首簡猶虛子其實之可也欽順遂復於公曰陽明固知我真雖無一言將不以爲簡以公命序茲卷而致之陽明亦必不以爲煩敬受而序之

### 雲亭鄉約序

嘉靖十年四月甲子吾鄉大夫士會于龍福寺中者凡十有七人議鄉約也衆志素協議卽時以成夫禮之當由人莫不知然或爲習俗所奪有不能無悖於

禮者見者聞者旣皆以爲非是亦何憚而不改邪此無他莫或爲之倡焉耳夫習俗之不美固非一人一家之失而仁讓之興鮮不自一人一家始鄉約之議其諸大學之所謂機也一人倡之衆人輒從而和之一家行之一鄉輒從而效之俗之變而歸於厚也何有哉凡今日之約皆目前近事易知易行會議之人不出一鄉之外亦取其近而易集耳然始於近易而遠大固可推也變自一鄉而他鄉亦可動也此吾輩之志也議初發於西澗曾公天機所觸諸君子應之



如響卜日徵會一惟西澗之聽會之日宿雨初霽四  
山如拭草木亦欣欣然既具草各出所攜相與宴飲  
獻酢交錯情意胥洽真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者酒  
半乃相與分韻賦詩人一首南山尹公既出韻且言  
曰詩意宜一切以正俗爲主勿爲留連光景之辭皆  
應曰諾復相與議約當徧遺諸大家宜鈇梓以便草  
印雲江尹公曰事專則易就吾其任之某因人成事  
曾莫效微勞首簡之書諸君子固以見屬有不容不  
勉承者亦禮也編刻首條約次則鄉先正尹文和公  
書又次西澗初議而終之以會中所賦之詩凡會議  
者之姓名皆載諸約後而詩之序則一以齒云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七 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八

信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序 一十五首

玉堂聯句後序

南都卿大夫士出自翰林者舊相與爲瀛洲會或時當休暇禮直送迎則適主之所以通情愔申綢繆崇文德而永歡好也其或詩與否則顧一時之興何如今歲春夏之交少宰楊公以會典副總裁訖事來還少司徒鄭公當奉慶 萬壽表北上太宰林公首徵

會於其第太常李公翰林吳公繼之諸公復雅志雞鳴山之遊某寔躬治具蓋月中凡四會會凡七人惟玉堂璧水二會嘗賦詩焉而玉堂之詩實行璧水之韻皆聯句也聯句成章又皆卽席以和而某以疾不及赴會玉堂少宗伯馬公乃稿示俾追和焉司徒公之行也諸公嘗分韻賦詩以贈旣成卷因附以二會倡和之篇惟公宏才敏識久淹南都羣情屬望謂旦夕當聯八座茲以事入覲或者遂留侍黼座用資謨猷位益尊責益重欲如今者會合遊娛觴咏從容之



適殆不可多得矣時一披卷哦其詩而憶其人其能無離合之感乎然諸公方以宿德重望與學清文重當時雖暫分畱務抑亦歲時間耳行當與公追逐槐棘之下金春玉應殆未止此獨某狷陋鄙滯用不適時瞻望儀刑當日以益遠公倘不踈棄尚幸時賜一言之誨哉

### 永慶堂詩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有餘之爲言足乎一已而衍及乎一家足乎一世而衍及于後世之謂也天有

顯道福善而禍淫慶固不可以苟得其有受天之慶至於數世而未已者善之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邑姻蕭君希道嘗以永慶名堂其諸積善之家矣乎蓋惟有餘是以克永衆目攸覩華扁昭然其豈無其實而姑假是名以爲其堂之美稱乎惟蕭氏居吾邑東南桃源里至今數百年世之遠者姑未論自君曾大父德贊翁以至于君奕世以忠厚著聞於凡分內之事則相率爲之分外之事一不爲是以旣明且昌而其勢猶盛庶足以興事富足以行禮有和樂之美而



無憂患之于其已然者既不可誣而方來者益有可冀此堂之所以以永慶名也鄉邑士夫見而知者避其名聞而知者嘉其實於是永慶堂之詩作焉善固人情所同好也慶亦人情所同欲也以其不同然者而發之詩而永慶之義無餘蘊矣古詩刪定於宣聖得三百十有一篇大抵皆美刺之作蓋因其人之善惡或婉致其辭或直陳其事其爲體雖不一要以明是非寓勸懲焉今永慶堂有詩或古或律或五言或七言雖與三百十一篇之體不同然於義爲美雖美

而其辭無溢足以使人知勸是豈不可傳乎於是君之姻楊君顯祖以求余序余於卜氏之學未之習也然竊以爲是詩傳其子孫則今日之慶當思所以延之或傳於他姓則蕭氏之慶當思所以同之蓋是詩之作雖緣於一人而其義之所以爲勸固無不可讀者試以余言求之其必將有得乎詩凡若干首

習靜詩序

友人尹其遠篤學而文於事親稱爲以志養者一日過余西岡里居拜而言曰家君處士生十有六歲而



孤克勤自植詩書之誦習常業之經營所以祗承其先覆燾其後者甚矣乎其用力之勞而成功之不易也今年五十有五矣某兄弟不肖仰賴庭訓粗若有知家君以爲志之所未酬事之所未遂者若有可委頗思自逸以休其神明數年以來漸省外事雖衿佩之請益者猶未絕於丈席之前而塵埃之污人者不使得至於明窓之下淨几之上也蓋歲多暇日日多暇時往往閉戶焚香斂膝危坐而游心於恬澹之境其靜中若有以自樂者因自號曰習靜愚人某將告

諸士友以求咏歌其所志惟先生序以先之余曰勞久而逸之思動久而靜之慕此人情之常也矧尊君植於早孤其勞爲甚及茲暮年而有子則其思欲靜處以自休也固宜雖然人動物也自有知之後未灰以前不能一日不與事物接酬酢云爲有不容不動者尊君固將屏事絕物漠然一無所聞問使其身心如槁木灰灰然哉其亦別有說邪蓋吾聞之天下之動莫匪氣機而是理之存主乎其間者則固本靜萬古如一誠有允夫天下之至靜而主之則雖萬變交



乎前左酬右應自中宵繁從容暇豫沛然常若無事  
此聖人所以立人極之道也苟惟外物是絕內寂是  
耽則是釋氏之自私非吾儒之所有事矣尊君儒雅  
老成吾所願見幸得面請其說從而著于篇未晚也  
況乎詩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未聞有先之者雖勅天  
之語先歌而發然彼自述其意蓋與序他人之詩者  
不同請姑後之其遠作而言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  
也先生之言固已先得詩人之所同然者矣又奚爲  
計乎序與詩之先後乎哉且德車不可屈致龍門未

易泛登高談奧論家君惟不得亟聞之是念幸筆之  
于卷俾某奉以歸而質諸家君不亦可乎余觀其意  
確不得固辭遂次第其語書之以爲習靜詩序處士  
名士禎世居泰和山田里自其高曾來以至處士羣  
從簪組蟬聯聲光赫奕處士雖隱而未見然有子如  
其遠兄弟顯揚固有在云

### 枯復詩序

枯復道人今之名有道者當其望八之季偶嬰疾危  
甚未幾遂平復如常間取魏伯陽周易參同契讀之



至于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輒然笑曰茲豈余之謂乎  
爰以枯復道人自號道人嘗爲吉之龍泉令爲監察  
御史以聲績將致高位然所志不存一旦棄其官去  
爲尋真之遊凡世所稱諸名山無遠不到遇異人高  
士輒相與研窮道術而悉取其所長以自資人徒見  
其老而不衰無能測其所得之淺深也去年春余過  
訪姻友陳上舍元善於池陽獲與道人胥晤問其年  
八十三矣坐自旦至午不移席每舉觴但微醕而談  
吐益健往往雜引僊經顧余早歲亦嘗玩其辭益切

向之後因讀晦翁感興詩乃已以此猶頗能疇答或  
巧相詰難以爲笑遂相與如平生歡酒數行元善起  
而請曰祚嘗爲吾師求得枯復詩數什莫任爲之序  
者今吾師與先生言如有合敢丐大筆以弁諸卷首  
斯則重爲枯復之榮道人亦欣然起酌余曰榮枯在  
先生筆端矣余惟枯楊生稊易著其象顛木由蘖書  
有其辭茲固物理之可徵者衰老之人理無再壯而  
黃髮兒齒嘗詠于詩非所謂復榮者乎然自吾儒言  
之皆定命也惟道術家則以是爲有道之符今道人



之志於道也甚專而其精力風神不以疾減不以老  
鑠自非有得何以及此第不知果能啓元命之秘養  
成所謂神丹者否邪蓋余嘗論之霧均之賦遠遊子  
房之學辟穀意皆遠大道則靈均爲精如其志有成  
固將駕風鞭霆以遨遊八極遺濁世而獨立留不灰  
之舊鄉庶幾乎來者之畢聞以快覩夫天之終定此  
其事非天下奇男子孰能辦之余旣拙不能爲於道  
人不能無過望也遂書其說以副元善見屬之意且  
又以俟夫知者區區榮枯之跡豈煩多辨哉道人張

姓其字大信世爲池陽人

瞻雲圖詩序

瞻雲本唐狄梁公事史家記之所以著公之純孝也  
臨穎賈鳴和先生今爲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日思  
慕其尊君樂菴公不置引領西望實勞寸心乃作瞻  
雲之圖以寄意焉其意與狄公豈異哉然狄公之赴  
官并州也庭闈之養宜必有託養之得如其志與否  
蓋有不可得而知者而當其時名位所得猶未足以  
光顯其親今先生兄弟凡五人諸子十人諸孫曾幾



二十人每晨昏相率候公起居公或不能盡辨第如  
郭令公頷之而已先生雖迹違侍下而凡所以節寒  
暖時溫清承色笑於左右者濟濟焉相與各供其職  
而交致其誠奉養之周從可知矣公嘗以先生初命  
被封爲翰林編修至于今而先生位望日高文名日  
遠方駸駸於大 其諸孫復多秀出領鄉書遊邑校  
者蓋累累有人文 矣聿追先世之美公之光顯  
於斯爲盛心志之樂可 邪夫以其奉養之周也  
心志之樂也諸福之集於 猶百川之匯巨壑

在先生宜若可以少輟其思而顧不能自己茲圖之  
於蓋所以寫其陟降不忘之意而願公之萬壽無疆  
也公今年壽九十有三八月二十五日寔惟初度凡  
與先生遊而能詩者因相與推明圖意各賦詩一首  
以爲公壽且以慰先生之思先生以欽順託交有年  
屬爲之序蓋聞忠孝無二理臣子惟一心狄公後來  
參秉政機卒成取日虞淵之烈心之亶亶孰非前日  
瞻悵之充今觀於茲圖有以見先生之與狄公其孝  
思信無異矣自是而往所居之位所遭之時容或有



相似者卽此心而充之其功烈所就詎肯多讓乎哉  
公年雖高而精力猶健其壽蓋未可量尚及見先生  
之大烈有成亦千古之一快也余辭不腆異時史家  
記事儻足徵焉其亦不爲空言也夫

### 三至軒詩文序

江西以南昌爲會府巡撫都院在焉其廳事之東偏  
有燕休之所右副都御史高吾陳公題其扁曰三至  
軒蓋公之於江西初以大叅至再以大方伯至茲又  
以巡撫至此軒之所以名也維時士夫君子仰公之

德樂公之政又知公雅好文事于茲軒也謂不可以  
無言於是或爲記或爲賦或爲銘爲頌爲五七言古  
近體詩多至數十百首於公之志蓋有發焉公得而  
讀之良喜乃令侍者次第編輯而鈐諸梓以傳久遠  
間以書來屬欽順序之惟公以武陵諸生登弘治丙  
辰進士歟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有成績而江藩  
兩政適遭時勢之難所以折奸慝之鋒而沮其謀蘇  
憔悴之民而續其命者其勤尤至惟是都臺之擢則  
初至再至之勤固有以基之矣及奉 璽書膺重寄



益孜孜焉不遑寧處紀綱振肅施設精審激揚予奪  
務有以協乎公論而厭服乎人心湖山千里之間民  
無弗受其賜者於前兩政益有光焉聲實流聞無遠  
弗暨茲軒雖美顧豈公久居之地邪然公自受任以  
來于今亦三年矣所以端本澄源反觀內省精思熟  
慮以爲發揮運用之地者鮮不於茲軒得之一旦去  
此而雍容廟堂之上固宜有不能忘情於茲軒者况  
乎諸君子之作事旣詳於三至而推類以往莫不以  
無窮事業爲公願之其意亦誠厚矣又豈公之所能  
忘哉欽順衰病空疎詞無足采幸嘗竊窺公所存之  
一二而知諸君子之所願於公者將必有徵也是以  
敬爲之序而不辭

七星文集序

自管擅名文死者皆夙志早成博學多通之士夙志  
早成天也博學多通人也經天之精緯人之蘊妙合  
而爲文固宜迺麗瓌奇鏗鉤炳蔚可喜可愕而天下  
莫與之爭能然其於道有淺深則行之有近遠故有  
志於不朽者不以辯博高天下爲足恃必將深求斯



道而載之以行庶幾仰協前聖而弗差俯俟來哲而無歉然亦希矣吾友劉雲表先生生而穎悟絕出方幼學把筆爲文字語輒驚人川湧瀾翻雲蒸龍變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年益長學益博文益奇往往受知於名公鉅人而其名遂聞天下天下之士莫不願從其遊行李東西爭先迎候質疑請益之外求其文者接踵先生舉忻然應之長篇短章人滿所欲濬長源於經史蒐百氏之精英浩浩乎出之無窮恢恢乎其無所不有也然其冲懷遠度千古爲期反約窮深惟

日不足用能盡人情物理之變協是非取舍之公酌政體之變通判儒學之失得而一無所苟使知言之君子得而讀之其心將莫不洒然以爲有合無疑夫才高而無據則易淫學博而無統則寡要是雖其文之工妙有以震動一時然不旋踵而散亾磨滅以盡亦其理也其視先生之文可同日語哉先生早膺鄉薦竟不得志於春官年僅五旬忽焉長往懷奇器而弗試孜孜深造而不能無遺恨於所止也可不惜夫先生旣卒故人厚者咸切傷悼且圖經理其遺文以



傳會吉守任侯象之入朝錦衣指揮余君世臣首以爲言侯曰是在我歸卽謀於泰和令區君時行徵稿其家得記序等文十有八體凡幾百十首釐爲若干卷刻之堅梨於是先生從子貞嗣子考與邦人士謀來謁余序夫有文若此當不假序以傳至於數君子樂善之誠尚文之美則非序無以見也抑先生平日涉歷旣廣應酬亦多茲集所編惟據存稿四方人士之所得者或頗不在集中若其五七言古近體詩歌又皆編次未就將豈無君子兼收而併刻之以備

一家言俾異時傳文死者有足徵乎此又余之所不能忘言者也先生名鴻別號七星居士因以名其集七星本地名在澄江之南一舍而遠劉氏居其上垂數百年世承宦學至故雲南憲僉公益顯憲僉剛稜嫉惡壁立千仞以鐵心爲號而人莫不信今以鄉賢附祠學宮先生其季子云

### 月湖文集序

學莫先於明道也道苟明焉日新而不已則積之而爲和順之德發之而爲炳蔚之文措之而爲正大光



明之業由體達用沛然有餘蓋學之有得于心者然也然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千數百年之間道術四分五裂上焉者類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下焉者記誦詞章而已惟漢之董子楊子唐之韓子宋之歐陽子頗皆號爲知道然所見者大意而於精微之際容亦有未察焉故其著書立言所以闢異端扶世教淑人心雖未嘗不合於孔孟而弗精弗詳之病均有所不能免也求其克紹孔孟相傳之學粹然一出於正其惟濂洛關閩諸君子乎諸君子之於道也極無

聲無臭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常窮天地萬物之遠而皆攝於方寸之地表裏洞徹左右具宜凡其形之於言筆之於書莫不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精粗隱顯一以貫之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斷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可同年而語也今其遺書具在經生學士鮮不從事於其間其能有得於心與否徵諸文章事業固可槩見有如月湖先生豐城楊公可不謂之傑然者歟公夙有志識求道甚懇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爲的凡辭說之出於



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  
行尊遂爲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楊月湖  
先生聞其名而不獲見者未嘗不以爲私恨也公樂  
與人爲善辨疑答問終日疊疊有以詩文請者亦欣  
然應之伸紙揮毫直寫其胸中之蘊氣昌而詞達調  
高而節和闕肆簡嚴雖或不同而事理物情往往曲  
盡蓋諸君子之權度在我其應用之弗差也固宜與  
夫似是而非詞深意淺者其相去奚啻十百也公所  
著有淨稿續稿遺稿四稿五稿六稿皆冠以月湖之  
號以欽順之嘗遍讀也因屬爲之序欽順非知言者  
夫安能序公之文哉然獲從公游不爲不久心誠好  
之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改翰  
林庶吉士擢累南京禮部尚書今致仕家居尤著述  
不輟當積爲後稿云

### 後湖志後序

金陵之有後湖其來尚矣後湖有庫宅中洲之爽塏  
以藏天下之圖籍則出我 聖祖之神謀遠慮所以  
詒之萬世子孫者顧其地禁其事重其法久而益詳



而紀載無文寧非缺典合州趙君惟賢以名進士擢  
南京戶科給事中來蒞湖事爰始作志戶部主事着  
州張君濟寬相與參訂以成於是湖之源流庫之規  
制圖籍之目官職之守禁令之條莫不燦然可見趙  
君旣徵月湖楊先生之序以冠於篇端矣及是始命  
工鈔梓圖永其傳乃持副本示余屬綴一言於其後  
欽順披閱之旣竊以爲斯志之作不徒然也自今以  
往有事於湖上者旣得其所據以適夫損益之宜以  
謹厥藏將永永無敝縉紳君子有志於斯世者亦得

有所考以知夫民生之庶其於圖惟殷阜容不旣厥  
心乎蓋所書雖不出於一湖而其所關繫可謂遠且  
大矣以趙君之明達固宜惓惓於是也志凡六卷而  
附錄詩文一卷讀之又可以想見湖中景物之勝樂  
近同於魚鳥憂遠繫於廟堂庶幾有若人焉亦可以  
想見其風采也於戲將欲奉延 聖祖之德徼斯人  
吾誰與歸庸書以爲後序

冷香塢韵語序

蕭君時訓予邑知名士也其清才健筆以續卷阿清



廟之作乃其宜爾顧使之咏冷香於僻塢吾不知天之于吾時訓果何意耶然時訓懷奇而不售年且駸駸向晚其見於賦詠者宜必有怨懟不平之氣而塢中韻語吾乃得而遍觀之多至數十百首往往調高而興遠語峻而節和淡意所存付之識者而已豈其有見夫在外之適然者要不足以爲損益而在我之浩然者雖當困窮之際處寂寞之濱亦無害其爲自得邪以是槩之則時訓之賢于人也其亦遠矣夫以其才且賢如此於今猶不有所遇旣非吾力所及吾安得不歸咎於天邪時訓固非怨天者吾乃爲之歸咎於天是或一道庸書此於韻語之首知言者其折衷焉若其所取於冷香則題辭之自己出者已盡其說余無庸贅也

### 西昌存古錄序

宋黃山谷先生嘗令吾邑邑有祠以祀先生在快閣西偏迄今三百餘年矣中間嘗一再廢輒有賢者爲之復之弘治壬戌附祠之僧寺弗戒于火併祠毀焉滇南楊侯南金時爲令喟曰茲吾責也亟以公牘白



于部使者侍御王公哲少叅王公綸憲僉王公啓言  
所當興復之狀與所以興復之方諸公咸趨之侍御  
公以謂寺因祠久祠以寺隘今茲之火先生其有靈  
哉遂檄侯規割寺基以弘其制侯奉若惟謹時適有  
良材當入於公者侯因取而用之祠故有祭田復經  
理其租入以爲之助祠成而民不費一錢而其宏偉  
高深率加于舊十六七新壇有泚遺像儼然凡君子  
小民所以尊仰先生之心於是無不慰愜鄉進士劉  
君鴻謂侯茲舉寔關治化不有紀述來者曷徵乃具

著其事之本末爲書一編名曰西昌存古錄而首之  
以贊詞傳序以槩見先生平生終之以先生登臨原  
唱及後賢賡和之章以見先生之高風遠韻有以歆  
動乎人人者如此至若祠址之圖祭田祭器之籍皆  
有繫于祠事而附以蘇東坡孤鴻之闕文信國漢節  
之章又義所當存者也侯取而壽諸梓將俾茲祠永  
永有徵旣畢工屬欽順一言以爲之引辭不獲命欽  
順竊聞孔子之佞春秋有存古則幸之者有復古則  
喜之者蓋古制亾而天下之治日入于厖雜有能存



之將亾之際復之既亾之餘亾道寔爲有賴夫安得不爲之喜且幸哉今一祠之復其事雖小而善政得民終有不可諉者固於是乎在後之來者進拜於祠下退而閱乎是編攷其時論其亾其能無所感乎卽有感焉必將求先生之所以爲令者以加乎民夫然後知吾楊侯之所存有不在於香火籩豆之末者矣蓋先生爲令慈祥豈弟民不忍欺而其詞章操行亦皆有過人者皆可爲後人師法跡塵心遠超然獨得哦其詩尚可以想見其爲人茲其祠之所以隨廢而隨復也楊侯政崇易簡不一毫擾民蓋於先生有合而好古崇正尤汲汲焉其所欲言而思以復之者殆未可一言盡升階漸遠方自茲始夫安知將來所錄不有富于是編者乎

南谷萃英錄序

邑灌溪康君士桂家溫而質美雅好文墨其平生所得士夫君子之作事別爲卷爲詩若文卷數十首蓋痛其父之早亾則求哀輓之什以發其幽光卷成名曰懷椿樂其母之壽康則求頌美之辭以章其完節



卷成名曰貞壽卽南谷之幽曠構秋芳亭以寄傲於其間叢桂交香萬松環蔭有足以樂其志者則又托諸賦詠之工以寫其優游之適而名其卷爲秋芳亭紀勝顧其篇章旣富恐將來不能無散逸之患也乃手自輯錄詩文各從其類合爲一編而凡家乘之所遺贈遺之所及及諸爲其故嬪有作者皆以附焉此南谷萃英錄之所以名也錄成將鋟諸梓以傳示後人間造予里居請爲之序其曾祖母余之曾祖姑也中表之誼蓋不容辭昔人有言文章不朽之盛事然

人之好之者鮮矣雖則衣纓之胄鄉曲之豪類營營于貨利之圖聲色之殉氣昏而志奪夫安知文墨之爲貴乎此其人固無足論其或有好之者似能審於清濁之辨而恥於雷同之歸矣然不過以眩一時之耳目夷考其存心制行則與夫文之所謂常不免於背馳致令作者往往蒙失言之譏而其篇章所存曾未及終其身率已爲覆瓿之具斯又重可嘆也君生質旣美且嘗從事問學孝弟忠信之大節恒謹脩之而罔敢或踰固宜爲君子之所嘉與雄詞傑句珠明



玉潤所以光揚其父母而增重其平生者豈徒好尚之篤以致之哉亦夫人秉彝好德之公也然則錄始自今行之宜遠其後人相與世守之無失君其不永有聞乎

先德錄序

爲人子者于其先人之德汲汲焉圖永其傳豈惟終慕之篤有弗容已者哉明示後世又所以爲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典籍之所存卽典刑之所在後之人得有所考以知夫先德之懿將豈無感

發興起而象其賢者乎夫如是則吾親雖沒而其精神志意有不與之俱泯者矣宜乎仁人孝子以爲當務而不敢忽也歟吾友羅君惟升其有見於此矣此先德錄之所爲作也惟升先君子西畦先生學行高古屢試場屋輒不售晚以國子生釋褐通判廣西之太平又不久於其位而卒其卒也學士東白張先生銘其藏侍讀南峰徐先生表其墓大司成冰玉羅先生爲序羣賢哀輓之詩凡先生之所以得於天成於學脩諸身施之家達于鄉黨信於朋友而宜於小民



者皆不一書蓋莫不稱其爲君子人也後以惟升考最追贈承德郎母贈安人袁氏性秉柔嘉婦道母儀皆足爲閨門軌範亦具見於秋官主事劉君所著墓銘德有明徵詞無溢美斯其可傳也已惟升於是合凡行狀輓章祭文等以爲是編而鈇梓以傳久遠終慕之孝不衰垂裕之仁斯在殆匪常情之所及哉惟升起已未進士出宰新會入評大理以奏疏論揀大臣之枉忤權璫見斥再起知台郡遷廣東左叅政所至皆有政聲休不待年風節殊偉蓋傳先生之學而光大之者也然則凡爲其後人者其則固不遠矣尚思所以增光是錄也哉惟升間命其子邑庠生平奉以示余因爲書其首簡

稼村類稿後序

欽順嘗聞諸月湖楊先生宋之季世豐城有王義山號稼村者以文學名當時其所著有稼村類稿文詞良妙昔嘗見寫本於其族孫處顧其傳之不廣爲可惜也余聞先生言然每以未獲一觀爲歎一日稼村七世從孫冠以先生命奉所謂稼村類稿來示余得



之甚喜疾讀一過如驟入武庫劍戟森羅舉目應接  
不暇終卷復細讀不忍釋手蓋其才高學博而筆鋒  
遒勁由當時之途轍以望古作者之門墻旣及其門  
且駸駸然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其所上廷對最爲醇  
深有經世宰物之嘉猷有扶顛持危之至計其他作  
往往激詭縱恣開闔不常而未嘗不歸宿於義理其  
爲儷語組織尤工誠可謂一時之傑作已時冠方謀  
鉞梓而先生已許爲之序復請余贊以一言余曰子  
誠鉞梓以廣其傳於四方人之知而好之將必有甚

於余者夫安用余言之贊矧余言不腆抑安能增重  
斯文也冠竟不余釋辭而去者數四而復來曰鉞梓  
已完工方束手以俟切惟斯文固不假余言之贊然  
其湮晦不顯亦且二百餘年乃今一旦顯行於時雖  
玉光劍氣理不終于埋伏而識者之遇要爲非偶然  
也然則非先生不能識斯文之妙非冠不能識先生  
之意以永斯文之傳是其可以不書庸書於卷末

北上稿序

北上稿者故大司成冰玉先生羅公之所著也成化



庚子公以司經洗馬與故太師李文正公同被簡命考應天鄉試相期以得士爲務禁不作詩事旣成乃隨事有作逮還朝 陛見畢遂哀集以爲此稿而以北上名之蓋首尾僅餘四句所得篇章凡百三十有二可謂富矣其第五子鏊今爲南京刑部檢校以刻于梓而請序于余惟公與家父封君鄉同升平生以道義相尚交莫逆父執之尊製作之美後生小子敢以不腆之辭輒附名於其上哉顧刑檢之請甚勤有不容以固辭者因憶早歲嘗聞家君之教以謂公

之爲文不屑屑于造語主於理明而意勝議論宏闊而波瀾老成識者尚之公之爲學一宗程朱務明諸心以爲發揮事業之本雖汎覽載籍而不爲徒博公之爲人寬厚樂善有休休有容之量如使得行其志雖儷美於鄉先正楊文貞王文端二公可也欽順恒謹識之及免先夫人之喪適公里居方獲一再進見坐春風而飲和氣爲之酣暢終日而不能去也然以還朝之迫領教弗詳每用爲憾蓋別去數年而公遂下世矣乃今得茲帙而觀之讀其長篇短章類若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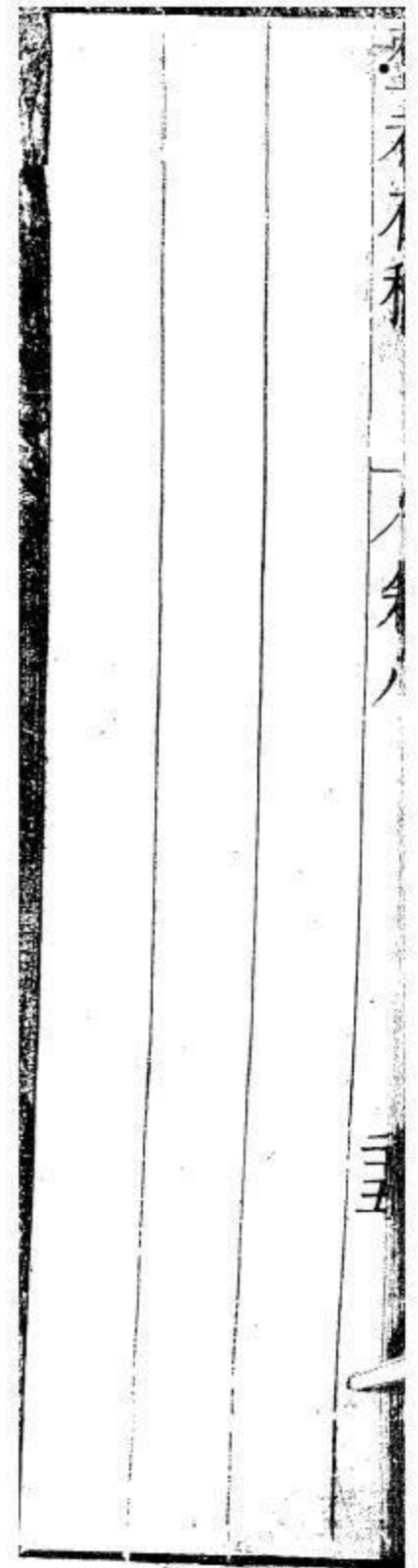
口而出信筆而成無苦心極力之態然而鋪張物理  
模寫人情無不曲盡非所謂理明而意勝者乎三復  
以還於其學問之所該精神之所契亦可以槩見矣  
公在 憲廟初賜進士及第歷官編修修撰洗馬調  
南京禮部員外郎陞福建提學副使擢南京國子監  
祭酒爲祭酒三載考績北上道感河魚之疾遂懇乞  
致仕而歸其調郎曹蓋鄉人有李孜省者以左道幸  
憐公不與還往陰中傷之孜省旣敗會兩京連缺祭  
酒僉謂無易公者而公雅不爲當軸者所喜猶歷外

服數年乃是擢然公於升沈之際出處之間確然惟  
義命之安而未嘗少有怨天尤人之意此其所自得  
必有過乎人者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公平生著述甚富晚遭回祿稿  
皆散亾惟此帙幸存計纔百之一二刑檢兄弟方悉  
心搜訪異時就緒當具刻之此特爲之權輿耳嗚呼  
公之不朽將不有賴於是也夫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八

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九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序 一十五首

雲津書院集序

雲津書院集兩大卷爲文若詩凡若干首首宋嘉定  
進士曾歷記以次皆我朝卿大夫士之作題跋詩  
賦銘贊箴詞諸體略備吾泰和有數書院雲津則劉  
逢原氏所建於記可考今其堂構無復存者而劉之  
後人乃興如合浦令叔正賓州守中和皆能自振於

時受知於士夫君子是以空名陳迹經數百載重獲  
所託以垂示無窮蓋亦非偶然者矣中和旣編輯鉉  
梓嘗以求余序比其屬疾垂盡猶顧囑其二子充魁  
俾申請焉余重悲中和之志且舊諾其忍違也自宋  
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爲天下倡  
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  
方聞風而興者寔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  
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己以躋堂奧也難是非  
道之難明善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



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真競  
枝葉而遺本根尚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  
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吾  
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書院  
容有興廢此學則無時而可輟諸君子一聞雲津之  
故皆從而稱述之名實之辨宜亦審矣庶幾有善學  
者卓然出乎其間以爲斯道斯世幸孰非其所望邪  
然則斯集也豈徒爲劉氏觀美乎哉魁字煥吾早領  
鄉書方需時用其學行無忝賓州且嘗從陽明王先  
生遊可謂有志余嘗患此學之不講因序斯集輒相  
與一言之蓋書院者非一家之私是以余之爲言亦  
欲公之天下也

義田調族詩序

義田調族詩一卷凡若干首士大夫爲友竹陳公作  
也公以廣信太守進叅政致仕歸論其族人得貧而  
不能自給者凡二十室遂呼其子邑庠生謚問曰吾  
居官受祿嘗歸其餘於汝汝皆以置田邪今吾祖之  
子孫其貧有如此者吾忍獨溫飽欲割田調之汝其



謂何謚對曰謹受教乃度其貧之緩急以爲多寡之差割凡三百餘畝授之券俾爲永業惟不得售於人於是二十室者俯仰皆粗給事旣傳播聞者莫不稱曰公仁人也稱之不足又從而歌咏之長篇短章灑灑乎碩碩乎各極其趣豈非仁心義聞所感而皆有不能自己者歟公之弟廷璣卒業成均得而裝潢成卷謂其事當傳久遠具以來告請序其端夫田者民之所恃以爲命者也王政惟此爲重井畫而區授實爲太平之基自付授之權不屬於公而田之在民者

有無多寡徃徃懸絕民之不幸而不得其養者何可勝數也世有仁人者出安得不爲之慨然太息顧其勢旣不能大有所爲則姑度其力之所能爲以濟其勢之所可及而義田遂爲盛舉蓋其事始於宋之文正范公至於今累有繼焉友竹陳公其一人也夫以文正之賢使仁宗克究其用雖井田未易遽復至於哀多益寡以惠困窮使咸遂其生意其固優爲之矣乃其用之不究豈天固欲困窮斯民也哉推公之志惟兼濟斯民之爲慊義田之舉未足爲公多也然後



之效而爲者益多則民之賴其惠者益衆是爲不幸中之幸而公之遺愛益亦未有涯也有如友竹公父子能繼公義舉樹之風聲以聳動四方將俾蒙幸者不但陳氏二十室而止是豈不可歌乎夫以人心之所同然而偶有見於天下無不傳也况諸作皆膾炙人口則其事之必傳也無疑廷璣猶有徵於余言亦其孝友之至情也愧予言不文不足以爲公重或者因附茲舉而行遠則未可知公名廷璉字宗器友竹其別號廷璣學行俱優稱爲其弟云

### 曲山蕭氏族譜序

廬陵蕭君一道以國子生需選都下間奉其族譜求序於余余舊聞曲山蕭氏爲廬陵故家然未及見其譜及今乃獲究觀其源流詳考其文獻而知其久且盛也蓋其先有曰文昌者當五季時來自長沙定居曲山之下迄今垂六百年昭禪穆承傳世凡二十支分派別計指凡數千而衣纓科第後先相望蓋文昌之後六世則有仁化縣尹顯於宋後仁化七世則有翰林修撰又一世則有兵部尚書繼顯於國朝其



間領鄉薦升太學者固累累有人而其處者亦多能  
惇修行檢守詩書之業不廢故曲山之族表然望於  
廬陵一道近擢桃源縣丞其於文昌蓋十七世孫也  
族故有譜創修於仁化尹繼修於修撰尊府贈左都  
御史樂存先生而修撰公暨其從子尚書公文相與  
補其未備欲鉞梓以頒示族人未及也一道嘗慨然  
有志於是乃謀於其族祖國子生養惠族父國子生  
敬諫相與考按成法增書世次凡譜之舊不敢毫髮  
加損惟於譜後別爲仕蹟志具載族之顯者本末及

所得 累朝誥勅至於祠宇祭田有關於蕭氏世德  
者皆附錄焉將梓其成編用卒前人之志俾族之人  
皆得而觀之以惇夫水木本源之思其用心可謂仁  
且孝矣嗟夫仁孝之德人心所同保族亢宗必此爲  
務苟能推一念之仁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視祖宗  
之遺胤自不容於不親有和睦而無乖爭矣推一念  
之孝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自不容  
於不謹有善美而無邪辟矣夫如是雖隱顯殊途豐  
約異致而所以光揚其先啟大其後者固無往而不



得也敢因序譜而以是望于蕭氏後人幸不迂視吾  
言務相與敬修其實其盛且久奚啻今日而已哉是  
爲序

南安林氏重修族譜序

閩中自唐宋來多衣冠之族若林氏則其尤著者也  
林氏在閩中非一族而祖晉晉安太守祿者爲多若  
莆田福唐南安諸林皆是也夫以諸林之盛盤據數  
邑其初乃出於晉安一人然而昭穆之叙親疎之分  
有弗能詳究而通知蓋以歷年久遠譜牒弗傳故耳

是故世有仁人孝子則其於修譜也必汲汲焉以不  
忘其先而惇叙其族其敢後乎蓋南安之後有諱十  
公者始分居政和之邵屯村其十世孫孝從又自邵  
屯遷居邑之東北隅而譜逸於兵燹之餘自十公以  
上世次不復可考孝從之孫懷興乃據先世所遺宗  
派圖稍加編輯略如歐蘇譜法而林氏之在政和者  
於是乎始有譜焉顧其源委弗詳體制未備懷興從  
子今南京國子學正一寧嘗慨然有重修之志自筮  
仕卽櫛以隨參互考訂旁搜博采越三十載始克成



編首姓原次世系圖又次世傳以及衣冠圖 恩命錄之類凡十類爲一卷卷如其類之數焉於是乎流派所自如水之有深源義例所該如人之備衆體傳之永久文獻足徵而譜題猶係之南安以明著其本始其尊祖之孝睦族之仁有足嘉尚者矣間奉以誥余請序其端余惟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之道情以恩親分以義正自宗法廢而族無所統猶賴世之仁人君子作爲譜牒以聯屬之然使恩義有弗加則亦徒爲文具而已由此言之余安能無望於林氏之

族哉抑張子有言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然非學問以達之理義以培之亦何以克夫天之所降也哉天之降才固無靳於林氏之族有以克之則其族之大也可必矣此又余所望於林氏之後人者而亦學正君所以請序茲譜倦倦之意也

### 泰和楊氏重修族譜序

楊之居泰和和世久而族益蕃遭元季兵亂譜牒無復存者 國初亂定其族有隱君子曰與芳嘗追憶



舊聞旁咨故老輯爲譜圖一帙及太師文貞公出乃  
據以作譜用聯屬其族人其後叙州太守德敷君因  
而續之皆有板本行于其族迄今正德丁卯又六十  
餘年後生繩繩已多班白之老而名字猶未有登載  
其承傳序次將久而或淆焉譜其可無續乎於是義  
官光序君慨然以爲已任顧族人散處不一遠或百  
數十里或占籍他郡乃馳書徧訪盡得其詳旣克成  
編將復鋟諸梓而屬序於予君從子平予女兄之夫  
也屢以君意來速夫君子之作譜也其心誠厚於仁

非以爲觀美也萬支一本萬派一源視萬猶一者君  
子之本心而譜者所以會萬於一也凡族之有譜將  
俾觀者皆知其本源之同而辨於支派之異雖異而  
同則恩不可以不篤雖同而異則分不可以不明其  
相愛也有恩而相接也有禮則宗法雖廢而其族之  
所以睦亦將無異於先王之時蓋譜之所繫其重如  
此而可以無作乎有作於前有續於後斯其族爲有  
人矣世之名宗大族承休席寵豈無才且智者傑出  
乎其間然所致美以誇耀一時不過服食輿馬宮室



玩好而已至尾論誼所繫如譜謀之類求其有能究心焉者指其可多屈乎君素以貲雄乃能上體文貞與叙州之所用心而惓惓以譜謀爲重此其志識殆有過人者矣楊氏世德諸先正序之已詳其在宋朝有所謂三登仕者尤號一時之盛而君則率齋登仕之八世孫也自君祖父以來皆以尚義著稱于鄉至君式克承之以無忝其世德族譜之續宜有賴焉於戲楊氏之世德盛矣凡爲其後人者皆當圖惟無忝使孝友之行藹然於家庭之間清白之風穆然於富貴之外則所以增光斯譜也其有窮乎其有窮乎

### 書院羅氏族譜序

羅以國氏其先曰妘子國于宜城之墟後徙于枝江春秋時爲楚所滅及周之季子孫又徙而南居於長沙而蔓延于豫章豫章之族旣蕃遂爲其郡之望然歷年久遠末流益分其世系雖或有傳殆難保其無謬也今吾泰和羅氏凡十餘族其稱或著或不著雖其著者亦各自爲譜而莫能相通蓋亦有無譜者然以事理考之疑皆豫章之支流而妘子之苗裔也其



譜之有無稱之著不著要之繫乎其人若書院之羅則其著稱也久矣蓋其初祖洞晦五代時由邑之中團里來居迄今五百餘年昭穆相承二十餘世其人之衆殆數千指徃徃惇朴質直力本而知學雖富不驕所與婚媾交游多時之名宗宦族茲其所以著稱於吾邑也其族有譜作於洞晦五世孫弘後嘗累累增修入國朝又百餘年而譜益大備則處士爾輔君及其子仁初諸孫淑欽輩之力也處士蓋惓惓以譜謀爲重嘗求內翰東里楊公永豐曾公二三名賢

序之以授仁初仁初志欲鉉梓以頒示族人未果而卒淑欽其中子也乃言於族人曰予小子其敢不勉族人皆喜贊使必成以予同宗遂來求爲之序嗚呼吾宗之族于書院也可不謂有人矣乎事實不可以僞爲名稱不可以倖得有如爾輔君祖孫三世皆卓立不羣用能協心以成茲譜諸父兄弟又皆有以相之此其忠厚雍睦之風可想見已薰蒸浸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固宜其族愈蕃而其稱彌著也哉余又聞爾輔君嘗置祭田學田及役田皆所以爲維持宗



族子孫久遠之計後之人尚克謹承其志悖孝友服詩書益圖其遠且大者用以光大其族則茲譜之傳雖百世未有已也余辭不腆然於序宗家之譜安得不深致其意哉

###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既成遂謀鉸梓以傳信於後今是其族之彥一和與其族子循讓循愛族孫德大因余族祖熙翁來請余文以引其端族姑夫曾君主善復申致其意二翁皆連姻張氏余不得辭也余素聞

本於尊祖睦族之心而以為維持久遠無窮之計然而猶虛器焉族之所以睦者人也今中塘張氏譜成板本且行於其族其直以為美觀乎抑將由此務相與致其親睦之實乎誠使相親相睦有加無已其氣薰為太和將必有奇材異質出乎其間而以其族不顯蓋積之厚而發之宏固天道然也余既不辭為張氏序茲譜惟其族人於吾斯言尚亦加之意哉是為序

### 鄧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鄧塘張君九瑞以其家所重修族譜託余族叔用龍表侄王詔來請余序張氏族居鄧塘久矣其譜在國朝洪武宣德中兩經修訂迄今又百餘年而子姪益繁名字之登不容無續因而鋟梓以傳示族人所以爲無窮計也是宜九瑞與其諸弟某諸姪某特究心焉夫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故家大族誠不可以無譜然其義則王文端公東白張公爲張氏言之已詳族有顯者所宜表見矧張氏先世顯者尤多然亦已備見於翰講余公之文則余之序茲譜也又奚容贅

竊惟文物之興墜雖係乎人然其機未始不由於世道之升降當元氏之亂上下分崩史多缺文族無完譜比國初平定雖有賢者拾殘補缺惓惓焉不遺餘力然亦安能遽底於明備乎迨茲累世隆平文教洋溢不惟朝廷之上遺文墜典一皆討論修飭以成煥乎之治至凡民間所有族譜家乘可以昭先德垂後規者或闕其源而未竟其流或但爲一人之私藏而未爲一族之公器亦徃徃旁搜博采燦然成編鋟之於梓而公之於其族矣若茲譜亦其一也夫以



張氏之族固久且盛而其譜遭天下反覆竟亦散亾  
至于今乃明備如此謂文物之興墜不係於世道之  
升降可乎世當彌文而其族之彥又有尊祖敬宗知  
所先務如九瑞兄弟者則茲譜之重修良亦非偶然  
也雖然族之大貴乎保之有道時之盛貴乎出而有  
爲保大乘時之具非詩書禮義何以哉惟張氏之後  
人尚惟禮義是惇詩書是悅以日進於高明庶幾無  
過佚前人光而重有以增光茲譜也因序以致規

永新甘氏重修通譜序

永新逢橋甘氏始自宋吉州簽判廷珪老長相傳其  
先本丹陽人在南唐有曰從矩爲豐城鈐轄因家其  
邑之黎塘其曾孫令堯徙建昌簽判令堯之子也以  
行縣至永新而卒子泰川遂留家焉至今南京刑部  
員外郎公亮凡二十世矣族故有譜宋亂爲兵燹所  
焚員外曾大父時濟府君夙有志編輯會膺貢入太  
學得從文穆胡公學士解公遊因以譜事質之二公  
曰虛無傳疑實無忘遠可矣乃編自簽判始每五世  
爲圖一如歐陽氏譜法然猶泝及鈐轄列書其世以



識其所自來至十六世而別爲六堂子孫益重則堂  
各爲圖以便考覽或徙居他處贅入他姓皆謹書之  
名之曰通譜譜成告廟人授一帙而府君尋卒于今  
又百年矣校分蔓衍戶益竈增員外尊先生封主事  
君乃率族人因舊重修增至二十二世稿將脫以書  
命員外請序於余余惟甘氏之居永新可謂久矣考  
其世德固多鬱而未揚然更宋歷元陵谷之變遷卿  
阜之升降何可勝數乃能保其家族以不墜遂盛於  
我 國朝則其世有人焉豈不從可知乎方 國朝

之興也永新有周安者嘗據邑以附僞漢甘氏之傑  
廷瑛兄弟六人不義其所爲拒之甚力湯東甌王提  
兵至嘉其識略欲舉以聞廷瑛固不願仕乃酌之酒  
而勞之曰而後其昌今逢橋一門累千數百指皆六  
人者之後率能務本實敦詩禮時濟府君雖出而未  
試至員外而遂顯開敏端詳足爲遠器而其兄國子  
生公惠亦以文學起聲價將聯翩嚮用於時東甌之  
言良有徵矣是知發揚之盛未始不由於鬱積之久  
豈與夫行險徼倖者較工拙於一時哉凡是譜之重



修義固主於收族抑亦以前人種德致有今日必其引之而勿替然後於是譜有光此封君之意也余辭不腆何足爲甘氏重第與員外交厚不可辭庸述所聞及封君之所爲惓惓者以爲之序

### 金田符氏族譜序

新喻之舊族有金田符氏其初祖曰守靜當宋宣和間來自南昌至于今四百年矣族故有譜 國朝永樂初巴陵訓導彥芳所作歲久僅存殘帙所著金田之祖系出宛丘於周太師彥卿爲五世孫云其裔孫

衍觀以山東布政司右叅議致仕而歸乃大會族人徧加蒐輯因殘以求備推故而爲新旣成編錄寄其族弟今南京刑部郎中同和俾詳定焉於是郎中以求余序余受而閱之則夫世系之源流作譜之義例叅議君所自作序引三首蓋已盡之且於首序終篇特舉其宗先舜功所得於朱陸二夫子切要之言以爲訓其所望於族人者至矣顧惟不敏無容復置其不腆之辭辭且再三而郎中君竟不余釋乃從而申之曰符氏之族于今凡數千指窮通約泰固有不齊



然自其初祖之心推之有不願其皆爲君子者乎又  
自今日爲祖父者之心推之有不願其子孫皆爲君  
子者乎又自作譜者求序者之心推之有不願其族  
人奕世皆爲君子者乎欲爲君子無他由於義而已  
矣夫出義則入利義利消長之際乃君子小人之所  
由分也二夫子之所以告舜功者辨之欲其明行之  
欲其力參議君特表而出之豈不爲有見哉余敢以  
此申告其族之人以卒承郎中君之意庶幾讀之者  
皆將有所感動興起無窮通無約泰無往而不惟義

以垂諸後而舊所傳錄者猶僅存之不敢遺君子以  
爲知禮其從子仕讓從孫某某 襄府長史顯親嘗  
因而續之然猶有未備者於是長史公之從弟顯朝  
從子世高世祺世鈞與其孫某某 益府典膳教悉  
心樓訪疏遠畢載而譜遂以克完其鉞梓有日矣適  
余得告歸省乃相率來謁請序其端惟家嚴封君與  
長史公實同領鄉書教父叔於余皆嘗以文會可謂  
世契諸君又禮請其何說之辭夫前人之用心後之  
人所當深體而篤念之以求無負焉斯可矣凡諸君



之完是譜所望於族人子弟者豈淺淺哉心其心以  
事其事使將來之光大視今日有加無已此固其族  
人子弟之責余旣不辭而序茲譜亦不容無厚望也  
尚相與勗諸

雷岡康氏族譜序

子張子有云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智足  
以知所當務其志又能汲汲焉爲之君子之所先莫  
大於文行誠能汲汲焉用力於此有行以爲本有文  
以爲華將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餘地乎莫非文也

而譜牒亦其一事凡旌之譜牒非有才子孫出蓋亦  
莫能修之譜牒不修則本原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  
道雍睦之風鮮不微矣前代雖有顯者其風聲事迹  
亦不復接於耳目又安知踐修之責之在於我求其  
能免於卑陋而聿進於高明豈不難哉故善觀人之  
家族者卽其譜牒之廢舉而其昌大與否亦自可見  
雷岡康氏在吾邑千秋鄉去邑城僅一舍許譜稱其  
先世當五代之際有能甫者自金陵來官泰和遂選  
勝於雷岡之下家焉更宋歷元以至我朝蓋數百



年矣在宋累有中鄉科者而未大顯 國朝永樂初始顯於梧州二守仲恭梧州常奉其先人宗瑞翁遺言據家傳垂系圖創作族譜譜成而自爲之序所以期望其後人者甚至然未及鋟梓而卒今其子姪日益繁衍而譜之續編以成則梧州諸孫某某與其族之文學士某某輩之力也蓋自能甫而下通舊譜凡若干世會余蒙 恩歸省諸君乃介余姻表歐陽君宗之牧之來請余序以傳余聞康氏之於歐陽猶古朱陳之好而其悖孝友崇信讓詩書之業日廣爲二

桃林羅氏重修族譜序

君所稱道者亦皆合乎鄉評有以見其子孫之多才宜其惓惓於譜牒之修以上繼梧州之志余固樂道人之善又重二君之請於序遂不復固辭而先之以子張子之言則因見聞所及以深致其意也



爲少其世或遠或近而著聞於天下者往往有之若  
吉水桃林之族其一也余嘗聞 國初有弘文館學  
士復仁宣德間有工部侍郎汝敬其才猷風烈雄奇  
磊落皆桃林之傑出者數十年來則有若貴藩大叅  
璞督府經歷瑋靖江長史其祥余皆嘗獲交焉大叅  
之闔疏敏達督經之深密有謀長史之左規右矩士  
夫莫不推重蓋桃林人物後先相望如此其著聞于  
天下也宜哉大叅致政家居垂二十年今年八十有  
三矣一旦攜諸孫棹扁舟泝流二百餘里特來訪余

以其所重修族譜屬爲之序余多病筆視疎且久顧  
惟大叅年德之重意氣復勤勤懇懇又可辭乎敬受  
而閱之乃知其先蓋出唐吉州刺史崩崩卒于官子  
孫遂留家廬陵後數傳有三十三承事者始分居吉  
水是爲今樟樹下白竹溪桃林之共祖又後七世曰  
忠文始分居桃林由承事沿至大叅凡十有八世泝  
而至于刺史崩蓋二十六世矣世有仕宦具列于圖  
在宋嘉定間有竹谷老人茂良者實始作譜其後若  
竹林居士自昭耕樂翁以明溫教汝寬皆嘗致修續



之功諸先正序文存焉大叅乃竹林七世孫而工侍之諸孫也其所重修尤爲詳慎且捐已資錢諸梓而傳之族人嗟夫大叅以踰八望九之年而於修譜一事倦倦焉不遺餘力其尊祖之孝收族之仁可謂老而彌篤也已凡其族人子弟盍相與勉修其德以增光斯譜也哉蓋其德誠修則或出或處必皆能有以自立爲孝子爲弟弟爲良吏爲名臣爲幽貞之士而九族之睦有不待言者矣夫如是則於大叅之用心斯爲無負而桃林之盛詎可涯哉庸書此以爲序其

從大叅來者邑庠生體昂道同有慶也

### 義城黃氏重修族譜序

凡故家大族逾久而逾盛非偶然也必其作於前者功德有可稱足以爲敷遺之本承其後者又能惇詩書飭行檢勤生務實得所以引之之道固宜歷世綿長而蕃衍昌大有加無已也歟觀於吾吉之廬陵義城黃氏其亦可徵也已黃之先有諱國琛者當五季之亂能倡義保障其鄉鄉人賴之以安其生以完其室家皆相與歸德焉因以義城名其所居之里及宋



興而亂定事乃上聞太祖命賞以官封竟辭不受然其後嗣遂多顯者在宋則有若宣教郎致中秘書公符少監子克工部郎官饒守炳鄉貢士輔嗣入國朝則有若金華知縣經監察御史國用繩繩不乏今合族之衆不下數千指良材美質清文篤行見推於鄉邑者徃徃有之於戲可謂盛矣非其植本之深而引之者率由其道抑安能致此哉其族故有譜遭元季兵亂而逸僅存貢士遺筆所書世次自國琛大父高仲始以上闕焉成化間金華君遂據以譜其族始

自高仲公下及其子凡二十世且自爲之序著其世德甚詳迄今垂五十年子姓日益繁夥而譜未之續御史尊翁潔菴封君乃謀于族衆重加編輯合凡二十几世而其凡例一遵金華之舊稿旣脫將刻梓以傳適御史以微累謫嶺南因俾謁余請序諸首簡余與御史嘗同朝雅相善誼不得辭也蓋聞人道莫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旣廢而收族之要惟賴譜牒而已封君與諸君子乃能惓惓於是非其心之厚於仁乎是宜特書以著其美御史發身



進士端亮忠鯁 賜環且有日當益推其素蘊以大  
發於事功後來之秀又當接踵而出所以爲茲譜重  
良有在矣并書以俟之

上模曾氏重修族譜序

語世族之盛大率有三源流深長枝葉蕃衍一也簪  
組蟬聯墻屋華潤二也才賢輩出猷爲克敏三也三  
者之中才賢爲之本苟有其人則所以維持之者有  
其方光大之者有其實其爲江鄉之所推重豈直蕃  
衍富貴云乎哉上模曾氏吾泰和之盛族也其先有

諱慶者爲唐光州團練使始自金陵來家邑之文溪  
六傳而至璋遷邑南中寧岡尾再遷上模遂定居焉  
又五傳而至喜喜生三子曰仲機仲美仲介仲機之  
後分居萬安之汶溪仲美之後分居贛之楊梅其仍  
居上模者皆仲介之後也植本固歷年多庶則累千  
富或冠邑而上模一派在 國朝尤顯始自洪武迄  
今嘉靖中鄉科登進士第者累累有人其他或以貢  
升或以明經及才行舉或起蔭敘踵相接於仕途若  
故刑部左侍郎省軒先生德業並茂風節殊偉則其



族之泰山北斗也族故有譜續於梧岡病叟從省軒公因而重修以刻于梓然獨詳於居上模者凡他徙者第存其系於今七十年矣僉議修續遠近翕然於是上模推峻光民譽惟器主直汶溪推順緒國堅揚梅推昇洪顯泰同司其事更數月方脫稿書法一遵舊譜而合離收放事迹加詳諸君之用心也可謂勤矣梓旣具遂相率過余請序其端曾羅居同里世有連余先曾祖妣孺人先妣太淑人故嬪淑人皆其族出外舅 恩例冠帶西礮先生今年八十有四蓋舊

譜中之晨星也尤惓惓於譜事顧雖衰鈍可無一言以相茲盛舉哉夫族之盛也以人卽是譜而觀之維持之方光大之實曾氏世有人焉槩可見矣然余之望之也豈不欲其人人皆爲才且賢乎夫富與貴身外物也得之不得有命人人有貴於己者求則得之誠於所不當爲者澁然而不爲所當爲者奮然爲之如弗及所謂猷爲之克敏者孰加於此隱亦此道顯亦此道身安而用利倫敘而家肥職修而業廣將其族之盛也庸有旣乎余不佞嘗聞與人爲善之說矣



况乃綢繆之好義均骨肉遠期厚望宜不容已凡列  
行於是譜者尚其念哉

水師也野之

聖文也豈不端其人

特之式次大之實曾尹世首

以財茲益舉錯夫然之益也以及人嗚呼

請中之景星也式對對效譜專爾觀其晚百無一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璿仕君長父重梓

疏 一十二首 缺三首

獻納愚忠疏

正德六年秋時爲南京國子司業

臣學未聞道用不適時猥以棄材復蒙收錄

天地大德萬歿莫酬亦旣備官勉修厥職顧惟事  
君之義尤以獻納爲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小  
見僅同於坐井頑石謾期於補天伏乞

聖慈俯垂省覽采擇一二少益高深庶幾愚臣圖報

之萬一也四事一曰脩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

惟天佑於一德竊嘗仰窺

天意其眷祐

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  
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

陛下旣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  
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脩其德而  
已夫孝奉

九廟敬事



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脩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苟凡天下之理莫不備於經書必其講之素明然後行之不繆故終始典學高宗之德所以無愆好古敏求孔子之聖所以爲大臣頃伏田里竊聞陛下歲御經筵不過一再近臣執經以勸講者累歲而未周然則此理之微疑有未與

聖心爲一者德何由而日新乎此勤御講筵所以爲脩德之要也臣聞文武適張弛之宜先王無流

### 連之樂

祖宗故事遊宴有時今

陛下無日不遊往往繼之以夜雖心意良愜而形體甚勞是以

奉先殿之朝謁或妨

兩宮之定省時曠

宗藩之奏請或滯大臣之進見轉踈况乃玩好日新繕修日廣勢不能無妄費左右日狎請乞日繁勢不能無妄予府庫之財且盡溝壑之民愈



多

陛下將誰與守邦乎然則遊宴不節臣恐於孝敬仁愛之德皆有所虧此痛節遊宴所以爲脩德之要也

陛下審能勤御講筵痛節遊宴將見盛德高於千古天眷申於萬年篤生

元良永爲民主

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

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我

高皇帝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又嘗伏讀

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悞退朝至



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臣  
惟此皆

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柰何近年以來視朝  
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  
流傳四遠虧損實多臣愚伏願

陛下常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職役  
者皆得以盡疊疊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  
康朝集之員蠻夷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  
穆穆之容於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

大政未安卽乞如

睿皇舊規特御文華殿宜召大臣從容商確憂勤惕  
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此  
臣之所爲

陛下願也三曰作士氣臣聞猛獸在山衛及藜藿中  
流砥柱遏彼狂瀾自古士氣之盛衰實繫朝廷  
之輕重不可誣也頃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  
痛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  
抗已愧於心况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爲羽翼



之助彼致聲生勢長因造逆謀不測之憂幸而  
獲免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爲國有人  
乎否邪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措  
爲先蓋凡爲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  
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  
凡爲賊瑾超遷累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  
之姦也向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  
更新之日寔垂道轉移之機公論未融人情尚  
鬱將何以振作積衰之士氣使之一旦有以隱

然增重乎

朝廷哉此愚

臣

之所以有憂也伏願

陛下參考羣言勿爲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眚棄大  
善勿以微勞貫大姦伸阨窮斥朋比退讒諂進  
剛方意嚮旣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  
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  
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我

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  
相爲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



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重華有弟源源而來行葦之詩載歌且爾伏讀皇明祖訓定有親王朝覲之儀中輟多年似爲缺典朝廷親睦九族恩意固無不周但禮重朝宗勢資夾輔雖然中輟亦可復行竊詳中輟之由殆以

勞費之故然臣伏讀

祖訓又有世子代朝之文斟酌變通惟

陛下之所處爾如以世子代朝勞費亦省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踈上以顯

陛下親睦之仁下以表

宗室朝宗之義光昭

祖訓陰折姦萌此今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周室

附庸不與王會虞廷考績止及庶官我

國家蓋推廣而兼用之凡方面之長及府州縣正



官若首領官皆三年一朝凡方面長貳及府州  
縣長貳若首領官皆三年一考其法視前代加  
密矣然行之既久勢若稍窮變而通之宜在今  
日何也蓋朝覲之年正官皆往事歸權攝多不  
得人以致吏緣爲姦變亂文籍盜伺其便攻陷  
城池似臣隣縣萬安去年之變正坐此耳臣恐  
天下之類此者尚多也其或朝覲甫還又當考  
績往來道路動及朞年文冊初無甚殊賢否不  
容頓異徒使正官久曠而政出二三非所以爲

民也臣愚以爲天下之縣皆統於府若州州府  
正官應朝凡百當任其責所屬知縣似可免行  
使各縣皆有正官則州府可無後患既省科斂  
之擾尤適繁簡之宜至於應朝官員已經部院  
考察免其考滿似亦無妨常使在任日多庶幾  
事無廢壞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至誠  
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爲吏至長子孫我

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  
莫不久於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



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  
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  
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  
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卽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  
卽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就陞都御史布政  
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就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  
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  
謂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  
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年級魚

貫以升自西徂東修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  
端奮厲有爲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  
者第謹守以坐需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  
乎臣愚以爲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才省  
邇遷隆久任以爲

陛下分憂共理惟

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法果行  
則凡自臬轉藩自右補左皆宜就近不必他推  
至若分巡憲臣似亦無庸歲易宜令各專一道



之寄仍俱假以兵備之權事權既專責任亦重  
儻令地方有事彼將何所歸咎哉此亦時宜之  
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  
道必嚴賞罰今自

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  
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  
聚落殺虜人民

朝廷節嘗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投招捕或點集  
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

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邪兵法有  
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云威  
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

勅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  
力超羣敢於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爲間者數  
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  
府庫之財大抵刼劫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  
始謀不盡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抄劄賊瑾家  
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爲



賊瑾囊篋之實民之爲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爲

陛下願也

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爲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

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中間節目亦未盡詳陛下省覽之餘倘不斥爲迂妄伏乞以前二事躬行於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於邇言必廣來乎衆論盡聞天下之

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於此臣

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疏入留中

○考察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年時任太常寺少卿

臣才不逮人學未聞道遭逢



聖代忝竊賢科受

恩兩朝躋位四品職甚清而每慚於寅直祿逾厚而無補於涓埃矧年力之向衰兼肺腸之有疾誠合退藏於空谷豈容久混乎

清朝考察方嚴自陳敢後如蒙乞

勅吏部放臣致仕回還原籍俾全拙守以謝素餐則自始至終莫非

天地生成之賜矣

○災異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一年時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臣以駑劣待罪南銓側聞數月以來風霾屢作於

京師荒旱遠連於陝洛

穆清之上方用焦勞小大之臣咸懷憂懼臣夙夜亦加循省惕然不敢以自寧者竊以災異之來實由庶政庶政庖雜責在百官惟百官皆得其人然後政理日修災異可弭有如臣者才猷短淺學識迂疎當此多事之秋曾無一毫之益理當求退以讓賢能伏乞



皇上察臣愚衷

特賜俞允俾才不才各當其分庶有益於修政之實而臣亦獲免乎妨賢病

國之譏不勝區區至願

○乞歸省疏

正德十二年冬時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正德五年蒙

恩起廢復除南京國子監司業六年三月到任管事自後兩蒙

簡拔以至今職恪守官次于今七年臣有父用俊在

堂先蒙

聖恩以臣弟欽忠出納

命令微勞封通政使司左通政今年八十有一歲矣

臣久違定省晨夕興思而臣父老境彌侵亦復念臣不置伏覩

國朝著令京官供職及六年者其親在例許歸省近時臣僚節有援例

上請者每荷

矜從臣雖愚庸而爲人子一也伏乞



至明垂照

大造曲成容臣照例省親以少篤夫私恩依期還任以勉盡乎公義臣舉家欣戴何有窮已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再陳情悃乞休疏 正德十四年秋

臣先以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疾病交侵不能赴部具奏陳乞休致奉

聖旨羅欽順學行老成着照舊用心辦事不准所辭吏部知道欽此已而吏部爲缺官事會官推舉具

題節該欽奉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右侍郎欽此臣近日連得咨報一一恭行捧讀訖因伏以思期月之間兩蒙恩命諭留甚寵擢用惟超顧臣何人而可當此感激之至慚懼交深分當力疾赴京委身供職庶勉策於駑鈍期少答於

鴻恩欲求終遂便安固臣之所不敢也惟是銓衡所寄叅佐必須得人臣以多病之軀無能之質南銓事簡猶覺弗勝幸滿三年因乞休致今來求



退獲進去簡卽繁病既有妨才復難強坐縻廩  
祿何補絲毫必將累

聖上知人之明損

清朝序位之美而臣之罪悔其何以追贖哉是以心  
雖切於報

思慮不忘乎審已深惟疲繭弗稱高明用敢再具封  
章申前所乞仰惟

天地之量日月之明伏望

赦臣煩瘁臣誅察臣衰朽之跡容臣辭免今來所改

官職

准令致仕以養無能則

朝廷之舉措得宜而愚臣之進退皆

寵光之所被也臣無任祈

恩俟 命踧踏屏營之至

○謝 賜先臣祭葬疏

臣先於嘉靖二年四月內丁父封南京吏部右

侍郎用俊憂竊思所以假寵几筵增光窀穸者  
具以情事



上聞荷蒙

聖慈俯垂憫念

賜祭與葬有司承

命奉行惟謹祭禮既以時舉墳塋工亦完備

榮光焜耀垂映無窮臣舉家存歿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臣于襄事之後卽圖趨造于

朝百拜稱

謝不期舊疾舉發下血不止展轉牀席自春涉秋耗  
損過多氣力全乏至今動履艱澀欲進不能苦

更稽遲愈增罪戾臣誠惶誠懼謹令親男國子

監生羅珣驅馳赴京代行祇

謝之禮臣北望

闕延神爽飛越仰祈

天鑒俯燭下情

○辭免禮部尚書疏嘉靖六年三月

嘉靖六年三月十九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

文一通內開節奉

聖旨堪任禮部尚書的吏部上緊會推學行老成公



議協服的兩員來看欽此會官推舉得守制服滿  
原改禮部尚書羅欽順禮部左侍郎劉龍俱堪任  
伏乞簡用一員令其到任管事題奉

聖旨是羅欽順便差人齎文去取着上緊前來到任  
管事欽此臣欽遵施行臣孤露餘生日就枯槁  
不意

聖明復屢收用

訓辭下逮有赫其臨義重身輕敢忘圖報惟是審已  
量力則誠有不敢當者切惟

聖朝典禮在今日固已大備顧其間隨時損益自不  
能無爲禮官者苟非學有本原通知今古折衷  
適當良未易言况乎儀文節目之繁乃至累千  
百計自非強有力者行之鮮能以無失也臣誠  
至愚然自知頗明不敢有隱平生所學僅通章  
句其於大道初未有聞持此以居禮曹將何以  
爲折衷之本加以賦稟至薄多病早衰今年六  
十有三而精力覺已全乏視昏聽重心思短淺  
以此奉行三百三千之禮愆忘之患其能免乎



則臣之不堪前職昭然可見矣是以聞

命以還慚懼交集凜措躬之無地爰瀝懇以籲

天語皆由衷無敢矯飾伏望

聖明垂照察臣悃悃俯賜矜從俾臣仍以舊銜終老

山林別選賢能以當其任則

朝廷之舉措惟允而愚臣之分義亦粗安矣臣不

勝惓惓至願

○辭免吏部尚書疏嘉靖六年六月

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

公文一通內開爲傳奉事吏部尚書缺員該本部會官推舉具題奉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尚書吏部還差官去催取着上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臣欽遵施行

寵命再新慚惶滋甚緣臣初辭禮部之任實以才微力憊勢難勉強今復蒙

改臣前職責任逾重臣何敢當雖欲避譴於頻煩義誠有所不容已也夫致治之要莫切於官人而凡高下之稱量幽明之鑒別其責皆歸于吏部



尚書首任其責者也必其明足以有照公足以有執量足以有容庶幾可以仰贊

聖謨式序在位顧此三者臣皆未之有焉而近年以來左耳常鳴目力漸短尋常視聽殊欠精明臣之多病早衰此其驗也夫行能既無可取而衰病復有所妨雖末僚且當辭避况銓衡之重任乎使不審而冒處焉其不至於獲戾者鮮矣在臣之愚何足過計所深懼者將累

皇上知人之明是敢傾竭愚忱冒干

天聽伏乞

聖明垂照諒臣之非矯飾矜臣之果不能

特勅吏部收回

成命俾臣以原官致仕別選賢哲以掌銓衡則庶績有其疑之休愚臣免曠官之罪獲苟全於晚節誠仰賴於

鴻鈞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致仕謝 恩疏

准吏部咨節該臣具奏辭免吏部尚書重任懇



乞休致等因奉

聖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歸近自陳休致已有旨勉  
留如何復有此奏旣情詞懇切准致仕有司仍月  
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吏部知道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謹已望

闕叩頭祇受

恩命訖理合具本謝

恩伏念臣一介書生粗通章句偶塵科第遂廁班行  
自翰林編修六遷而至今職叨享祿位三十餘  
年荷蒙

國家長養登用之恩至深至厚曾無毫髮微稱所

蒙近以衰病支離不堪驅策力辭重任懇乞退

休章奏再騰

俞音始降在臣

私願亦旣滿盈豈意

聖慈垂念閒居日用之須重以食米人夫之賚

恩加望外

寵倍常倫誠由

帝德之如天不忍一物之失所遭逢有幸感激無涯

竊揆餘齡無階

上答惟遇歲時令節瞻



天拜稽祝延

聖壽於億萬斯年此則愚臣惓惓一飯不忘之義也

然而尤有所深願者伏惟願

陛下靜以制動安不忘危敬奉天時恪遵

祖訓允蹈書經之三要備舉中庸之九經高盛治於

百王回淳風於九有非獨愚臣幸甚斯實天下

之幸臣宗社無疆之福也臣無任感戴

恩德願效餘忠之至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一

禮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題跋

四首

銘

三首

贊

十八首

傳

二首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幸學詩作者皆當時宰執侍從文學之臣凡七十二人人一首試國子祭酒豐清敏公豫焉遂屬秘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于清敏十二世孫封春坊諭德西園君所葢封君之先人方伯公初得板本

於葉文莊公襲藏惟謹封君因別爲寫本圖刻梓以傳今其嗣子原學以宮諭蒞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因出視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首皆取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葢因其時以稽其事而慨元祐之不終因其時以求其人而幸君子之有後諸公健筆可謂盡之然余攷之七十二人中講讀之員凡六而清敏亦兼侍講先是程叔子嘗有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元祐未幾變爲紹聖姦言之易入良由君德之未明耳豈其時經筵講說徒應



故事雖賢如清敏曾不得專且久以致其功邪嗚呼其可爲永鑒矣封君梓行是詩固欲以奉揚先烈然有子如宮諭將必於清敏有光余竊嘉之敬書於其後

書珠林劉氏遡源錄後

珠林劉氏爲吾邑右族其先在後唐時來自金陵逮宋而人才輩出衣冠宦業他族莫或先焉入

國朝則有槎翁東原兩先生俱負重名槎翁受知

高皇累官至權吏部尚書終園子司業東原晚歲乃

起爲豐城教諭竟卒於官詩禮之傳至于今不乏也東原五世孫經美服膺世德曰篤不忘嘗輯爲遡源錄一書六世孫栝繕寫成帙而經美卒矣栝之父經助君以余嘗表章槎翁遺文宜若爲知言者特來請序夫懿德之好人情之所同也余何知敬受而閱之上下數百年間劉氏文獻之盛粲然畢具前輝後映可敬可仰錄中有先德錄序數首余三復焉固此錄之所本乎經美賢哉其可謂善述也已錄凡十有八卷字皆端楷首尾無一筆少縱非用心之精專者不



能經助隱居授徒學行淳篤寶藏此錄及東原遺文  
比之天球河圖然非其人未嘗輕出劉氏子孫之多  
賢於此亦可見矣夫爲人後嗣者誠篤念其先世之  
美所以圖惟紹述必將無所不用其至傳曰公侯子  
孫必復其始將不於劉氏見之乎余魯且病弗能序  
其詳庸書此於末簡以俟

跋王宜右所藏蘭亭序刻本

右蘭亭序石刻一通元襄城楊伯謙先生以貽吾邑  
王竹亭先生者竹亭自誌所得年月于卷首凡十九

字其字細如蠅頭點畫僅可分而一筆不苟前輩畜  
德之厚於此見之二先生以文字道義交聞其當時  
往還書尺甚富今獨存此竹亭六世孫宜右好古嗜  
學服膺先德奉藏惟謹蓋自至正甲申迄今已百六  
十餘年又可以見君子之澤矣欽順竊喜獲寓目焉  
敬書于其後

題王改齋手翰

故翰林編修改齋王宜學平生磊落大節雖遠方俗  
子莫不知之若夫庸言細行率求無愧於聖賢之學



吾黨或未必盡知也此卷乃其手筆凡十有三帖皆  
與其倩張律景陽者所致勗者惟道義始終無一私  
昵語凡世俗營營功利事未嘗輒汗簡牘非其志之  
素定養之素密其能然乎夫願學聖賢者無隱顯無  
鉅細無久暫惟誠惟一而後能有所致改齋其有見  
於此矣吾黨之士得此卷而閱之則知其庸言細行  
一無所苟不但其大節之磊落而已景仰當何如哉  
景陽學敏行端夙有佳譽蓋誠知所取法以余爲改  
齋知己特奉此卷請識一言余初識改齋於文字間  
契闊久之始獲一會輒忻然叩其所得因謂近時講  
學者其說不一只爲心性二字難明改齋深以爲然  
顧行役匆匆未及究竟又兩年而改齋逝矣使其尚  
在余得與之下上其議論未必不歸於一也今其手  
筆亦有及余講學之說者開合數四感嘆無已景陽  
其亦有以識余意也夫

劉文懿公享堂鐘銘

并序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庚子 詔贈故南京工部尚書  
安成劉公宣資政大夫配淑人王氏爲夫人十三年



二月甲子復 賜公謚文懿贈以公季子刑部署員外郎秉鑒考績 恩謚從公嗣子南京工部員外郎秉常請也 命下中外之論翕然公初繼其父補伍盧龍景泰庚午發解京闈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于翰林擢編修遂削戎籍累官至尚書以卒 勅葬廬陵縣南塘之原今二十八年矣墳前既循例建享堂至是始備鐘鼓鑪竝以嚴晨夕之奉範金有日秉常與其弟秉鑒謀曰贈謚 重典也鐘重器也宜有銘遂以幣來請欽順嘉其合禮敬諾爲銘時則

秉常已進郎中矣銘曰  
天挺英姿孰艱其始自我軒騰於千萬里蔚著詞華  
深含德美用固不宜媾于 天子勞殫若工望虛宅  
揆多士如林永懷遺軌營葬南塘特厝 勅旨夫人  
來祔並從先妣霜栢霜松條踰二紀 恩典載頒公  
則有子惟子克孝克感 宸衷惟 皇仁聖惟舊德  
是崇穹階以贈節惠惟公光昭簡冊於穆清風享堂  
作矣式配其封惟數之備而器始充冶金入範莫重  
非鐘對揚 休命以震于無窮忠惟世篤聲以實洪



於戲文懿百世之宗

思齋銘 有小序

友人張君主貴名其燕息之齋曰思余不敏蓋嘗從事于斯而略知其說矣爲之銘曰

有貴於已人人所同物或能蔽思無不通苟惟勿思  
狗欲忘返上智下愚於焉始遠嘉我良友忠信爲基  
反觀內省以類而推視聽貌言喜怒哀樂當幾必研  
有動斯獲膏梁非旨文繡非華寶茲天爵其貴曷加  
箕範軻書訓詞炳若嬰匪徒聞斯爲善學一心旣立

萬善畢陳敢銘齋壁以贊日新

留福堂銘

爲都御史張公大經作

於惟令族累葉潛藏蓄久而發式宏以光大叅挺出  
玉質金相學優則仕力敏才長及民有惠敷政有方  
存心制行罔敢不臧豈伊身計求福皇皇冀留于後  
爰以名堂賢孫繼起一鶚高翔三紀在服勤厲自強  
官長御史望尊巖廊歸承

優詔樂且無殃矧多才子克紹書香雲霄健翮千里  
頡頏宣水瀾瀾宣山蒼蒼茲堂信美名以實彰有蕃



來裔惟德之行祇循祖訓永永其昌

上模曾氏五世圖贊 有序

此上模曾氏新廳一房五世圖也一世諱以浩號浩谿二世諱楚芳號芳林芳林實新廳祖而圖始浩溪者本其所自出也芳林三子季良季高季倫良號良心二子士通士鑑高號高峰一子士敦倫號倫窓三子士賓士舉士珍六士之行惟士敦甫最後餘如所書之次焉第五世頗衆圖不能盡載載者僅三人首曰之儀良心孫也次曰之相倫窓孫也又次曰之雅

高峰孫也於戲可謂盛矣蓋觀于此而其世德可徵焉欽順忝士舉翁孫壻拜瞻有素景仰無已謹序其壺而系以詞詞曰

洵美芳林新廳之祖允淑浩溪芳林之父新廳之盛實始二公三季六士益介昭融比于玄孫克承克似赫赫家聲光延五世非仁曷守非義曷爲雲仍千億爾祖爾思

秀溪張氏五世圖贊

於惟華胄望我西昌百年五世世美重光翼翼徵君



抱才弗試比于曾玄多有名位一經啓後雙桂題坊  
儒師宮教太守侍郎貴或以孫九卿是贈仕或以醫  
訓科是稱紆青曳紫騰茂蜚英近而益信歿者猶生  
乃眷茲圖孝孫所作凡十四人貌皆儼若徵君有子  
亦謝徵書孝孫有父亦安隱居隱顯雖殊休明有自  
行誼藝能文章政事隆隆家棟實實國楨惟善之積  
而慶以宏彼積弗恒驟榮遄落曾是朽株可施丹雘  
休哉張氏源遠流長遺容濟濟生氣洋洋張氏休哉  
其傳無已勗爾後賢式遵前軌

自贊 有小序

余近得良工爲寫家慶圖并寫此像日月逾邁不  
覺四十年矣傳稱四十君子道明德立之時竊有  
愧乎斯言因書數語以自勵時爲南京國子司業  
已得請將奉老父還鄉期以晨昏之暇溫習舊聞  
庶幾乎少有進余弘治甲子十二月朔旦整菴識  
入官一紀惟是隨羣行年四十爰始有聞厥聞伊何  
聖人可學昔豈不聞況焉靡覺今其覺矣洞矚聖心  
川流山峙日照月臨人有古今心無彼此何以存之



曰惟敬耳敬非有物要在不怠存久斯熟而外以方  
顏安屢空曾事三省立志宜堅用工宜敏前途修短  
何慮何猜此生難得尚勿虛哉

再從叔父舉庭先生像贊

學足以爲童子師而持身亦謹才可以爲百夫特而  
見義必趨足跡江湖惟致勤父母之養襟懷風月曾  
不怠詩酒之娛繼承有子克廣令圖方怡顏於松菊  
遽畢景於桑榆噫彼其懸諸天者吾莫如之何已然  
考其平生之靡慳豈不可以占其餘慶之有孚也耶

族叔粹然先生遺像贊

氣質凝重德性沈潛君子之友後生所瞻孝友篤于  
家庭而每懷靡及學問通乎今古而常若未厭其衿  
佩之及門者類若江皋之植其文章之得意者自比  
水中之鹽器堪大受才亦旁兼謂千里其非遠曾一  
命之弗霑然而華屋永存乎遺像架書靡墜於殘幘  
其子孫之有立如此區區之窮通壽夭於先生豈足  
爲嫌

戶科都給事中張君經載遺像贊



雄姿山立雅度春融氣剛而志正學富而才充歌鹿  
鳴而發迹標虎榜而登庸肅衣冠於青瑣司獻納於  
九重侃侃乎匡時之論優優乎補過之功凜凜乎忘  
身之節惓惓乎致主之恭萊綵姜衾素有聞乎至  
性黯肝徵膽宜全具乎天衷然慮及千年而浮生爲  
已促官雖七品而流聞則無窮其浩然之在天地間  
者苟非益江湖之潤澤寧不助鼓舞於風雷也邪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像贊

貌肅而氣和言徐而行篤聰明出流輩之先孝友集

家庭之福學之博尤致力於本原文之工早蜚聲於  
場屋甲第高登虎符分屬僉曰吉人允宜華轂夙興  
夜寐政無怠於浚明植弱鋤強民以遂其生育旣歎  
歷於兩州屢光華於薦牘河有巨防畝蕃嘉穀秋曹  
遷秩凜直道於祥刑錦誥推恩慰深悲於風木暫謁  
告以來歸胡遺榮之太速偉諸子之克承奉遺書而  
肯讀

礪山司訓梅軒龍先生像贊

道孔門之問學而文不偶於主司挺漢相之風儀而



官僅止於司訓每致嚴於行之修初不計其屋之潤  
循循善誘作人遂破乎天荒翼翼小心裕後式資於  
理順故園虛窈窕之尋遺刻富清新之韻榮光之烜  
諒有在於箕裘聲譽之流將何分於遠近也

繁昌司訓松澗李先生像贊

其貌清癯其中則腴有才有識有詩有書篤家庭之  
孝友端後學之範模既守經而不妄亦變通而非迂  
三世儒官允擅承傳之美八旬耆壽猶兼揮灑之娛  
茲所以鄉評歸重清譽孔都而出入遊從之密蓋莫

非君子之徒也

潛江大尹二休蕭先生像贊

德性端方天姿穎異文學夙成科名晚遂式膺一命  
之榮昭受百里之寄時當多事政尤謹於廢興歲且  
薦飢心克殫於撫字直受直之無慚顧宜休之有二  
蓋明哲固足以保身矧賢郎復優於繼志仰令聞之  
猶新眷遺容之孔粹爰槩述其平生用永垂於後嗣

南平大尹本寬郭君像贊

和厚之氣望之可親篤實之光近而彌著夙窮家學



之源雅擅文場之譽科名甲乙曾無怨於所司宦轍  
東西乃一安於所遇妙甄陶於芹泮教以有成勤撫  
字於花封政惟多 恐年未及而遙歸身旣閑而日豫  
廣庭危榭栽培可意之芝蘭白石清泉時撰探奇之  
杖屨方壽域之高躋總塵襟而畢濾雖述贊之非工  
亦見聞之有據也

潮州別駕咸表劉君像贊

貌魁梧而心則小文閎放而行則恭本自賢父兄涵  
濡之素加之明師友切磋之功多見多聞顧高科之

不偶有民有社寧俗吏之爲同服勤茹潔行簡持公  
嘉績連收于兩邑賢名遂達于九重監州是擢  
恩獎斯隆雅望方諧於展驥遐心俄附於冥鴻松菊  
秋高已覺清風之可遡山林歲晚尚觀諸福之來崇  
劉咸彥行樂像贊

高樹凝丹秋江如練寄蕭散於扁舟挾童奴以爲伴  
有酒有魚有琴有劔或泝或沿從吾所便遠而望之  
疑若晉宋間人卽而觀之始知爲劉氏子咸彥也惟  
乃克家之敏旣經營以致其豐是宜幹蠱之餘暫遊



衍以忘其倦睇彼芳洲雲移物變幸清流之可枕復何有於他羨

臨清翁像贊 有小序

翁曾姓字民譽予妻兄也嘗瀕溪作堂以居扁曰臨清鄉人因以號翁而予實爲之記今其子曰淳曰濟復以翁像求贊于予追尋作記時忽忽十一二季而翁之壽七十有六矣記中所述于翁性行已詳無庸復出直舉其壽之美而推本以贊之其辭曰

猗人之壽惟德之徵翁德良茂壽宜愈增有汎愛之心有兼容之量事有斷而不愆言有稽而不妄怡然睦五世之宗卓矣爲一鄉之望此余所以嘗爲之記其堂又欣然樂題其像也

鄉貢進士蕭君時堅像贊

貌不踰於中人而英風遠激學有見乎大意而細行亦矜其論辨之雄殆瀾翻而海湧其文詞之健乃鳳起而蛟騰茂天倫之篤敘霽和氣之薰蒸安葛廬之偃仰謝偃室之趨承向令見用於當時得以發舒其素蘊心志旣光明而不疚事功宜磊落而可稱豈意



天年之早盡空期甲第之高登載瞻遺像邈矣良朋  
贊揚惟允永世足徵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像贊

良璞未剖幽蘭自芳言有稽於古昔行無戾於綱常  
廣會羣居春風和氣族規家範烈日秋霜出入邁兩  
京之迹猷爲增奕葉之光古貌嶢嶢心田則坦

恩波浩蕩象服斯皇旣踰八而望九况子肖而孫良  
賓席每虛於鄉飲且評尤重於邑庠磐松挺翠籬菊  
滋黃天之所佑樂且無殃宛儀刑之在望慚述贊之

非長庶少申於頌禱詎能盡其鋪張也耶

旌孝蓉江王先生像贊

貌偉氣昌而色惟康陋脫綺紈之習清含蘭桂之芳  
寤寐前聞惟志之卓步趨周道惟行之莊旣旁通乎  
載籍爰大發於篇章諒逢時之有命肆懷寶而深藏  
孝感克周於大變友恭仍萃夫多祥譽本家庭而鄉  
評允協榮膺鞶帶而令德彌彰至若襟懷之灑落談  
吐之鏗鏘接人之易置處事之周詳亦可謂兼有衆  
長矣茲怡怡於暮景惟懇懇於義方其收功而食報



又豈淺近之可量耶

貞節楊母梁孺人像贊

盛年寡處執志惟堅  令有旌門曾弗少延持其完節以報所天相從地下無愧生前乃若勤以代終載廣其家之業慈而能教夙成其子之賢奉尊章而誠心曲盡遇媼族而禮節無愆凡鄉評之未泯皆懿行之可傳者也竊取春秋之義式昭風化之先

大卿徐公傳

公名貢字廣賢姓徐氏泰和水南大原里人也其先自萬安阜口來遷曾祖諱應麟祖諱以忠父諱孟朗先兩世繼爲區賦長至其父始得代乃別築車谿之上篤教諸子公與伯兄川季弟威俱有異質相與共學交相切磨學成相次領鄉書成化甲辰公遂登進士第明年例與告寧親俄遭內艱弘治戊申服闋還朝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甲寅署車駕員外郎丁巳陞郎中還蒞職方會  詔舉賢才南大司馬張公悅少司馬張公敷華同以公名上遂陞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公爲人端厚謙約而嚴於自守遇事務參酌



情法之中弗苛弗縱在兵部時嘗建言職掌五事俱得 旨報可其處置公差船隻撫存犯罪夫役人尤便之初至福建有豪民冒種海田招致徒黨以數千計鎮巡疑所處檄三司集議莫敢堅決公曰吾嘗察之稼事十六七成矣急之必致變宜俟其穫懲其人而申嚴其禁自可無虞衆遂以其事屬公事卒賴公而定閩之鄉士累建請鬻僧田部符下藩司查處公時兼管四道旣考見其都數察諸議者意皆主於奉行公獨以爲田之在僧糧差無幸免者今欲變賣則

其間虛糧萬數無所於征且賣入勢家則優免者必多差將誰任况諸大寺僧徒佃客各不下千人一旦奪其所資以坐者其能安坐以待斃乎此其不可明甚以報戶部雖駁令再處竟亦不果行也建寧大水壞及城門公董工修築城中舊有流泉一道久堙弗通屬頻歲火災且科目乏繼談者皆謂泉堙致然求通屢矣而泉之入出干涉城垣用此率難其事至是公慨然曰事機之會其在今日乎遂疏導之以其方已而士果興災頓息建人皆曰徐公之賜也漳浦之



南韶地鄰廣東流賊嘗入犯公嘗建議展築其城置一守禦千戶所實以漳州衛官軍四百於策爲長議未行而賊復入至以巡捕官去公卽時督厲兵士擒獲其首惡及黨與二百餘人遂舉行其初議城旣展公廨營房以次就緒居人始有寧宇其地嘗封閉銀坑一所卽令守禦官軍以時巡邏而罷遣其客兵歲省口糧幾二百石福清縣庫被刦盜不時獲邏者計誘二人許以自首免罪乃妄引平民八十餘人公廉知非真緩其獄而竟得真盜八十人者皆賴以免惠

安丙洲兩鹽場鹽苦而黑商中殊少例許折納銀米場丁仍晒鹽貨賣時泉州一衛以犯禁當戍邊遠者二十人公不謂然一日以問臬司犯鹽禁者何處或答曰有例二千斤以上邊遠充軍公曰例首不有越境二字乎在坐皆默然有慙色自此問遠戍者鮮矣福清舊額魚糧七千石比年所入纔及四千公究知魚戶舊則船八百料者納糧八石六百料者六石其餘以是爲差歷年多舊戶日消而新戶日長弗登于籍乃一一覈實新戶止各徵其半以補舊額舊額頓



復而其民一無怨言佐閩藩垂十年政績甚懋屢爲  
巡按御史所旌正德己巳春陞河南右叅政事有干  
藩府者據理平處人皆愜服其年冬陞遼東死馬寺  
卿會公久病未痊先已馳疏乞休致辭甚懇遂得請  
而歸公平生謹於事親居喪有禮旣仕獲再贈其父  
南京兵部員外郎母歐陽氏由安人進宜人及休老  
于家歲時輒躬詣先塋展省增壤屏翳祠堂敕則重  
建之待子姪及宗族嫺黨皆有恩意然隨事警飭亦  
不以姑息爲愛也去縣城止隔一水非公事未嘗入

鄉科不偶久之始拜龍虎衛經歷三載考最 賜勅  
有幹濟操持之褒而贈其父以其官贈其母爲孺人  
妻陸氏封亦孺人無何擢南京太常典簿伯川累世  
豐富其居官毫髮無所取事無大小一裁之以法以  
故其同事及其下人多嚴憚之初逆瑾嘗併龍虎衛  
衙以廣其居及伯川得官龍虎遂能節縮俸資創造  
如式太常之擢蓋與能也在太常河東張公芮爲卿  
余爲少卿皆才伯川事常倚之以集伯川亦欲伸其  
志於知己持論常侃侃一日爭事過激忤張公余力



解之退復與伯川言所以處之之宜伯川亦悟事良已然頗藉藉外傳會考察例行言者因以此疵伯川吏部擬從外調時伯川滿考去過家聞而嘆曰吾不能復仕矣卽上疏乞休 詔許以本官致仕知者皆惜其用之未竟也伯川性孝友待其異母弟伯溫素有恩意凡先世遺產及身所充拓者皆與之均已而弱不自持扶持之尤力待賓親有禮于鄉人及往來道路間者亦能有所利濟雅嗜音樂然絕不飲酒其用度有制雖富而不奢也家居僅四年季五十有一

正德戊寅七月三十日疾卒前卒之數日以家事付其子鑰纖息無遺其配封孺人者贈禮部侍郎龍皋陸先生之女男子惟鑰一人太學生淳篤知向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尹之子太學生道生次適徐符卿之子坦次許嫁成國公叔子鳳餘尚幼伯川旣卒其表兄周時鳴嘗過余道其平生而悲之且曰先生知伯川者忍不爲之一言俾克有聞於身後乎已而復具事狀以鑰來見拜請益堅余不忍辭也乃撫其實爲之傳授其子俾傳焉



論曰凡人性稟不出剛柔兩端隨其所長而有以濟之固君子之道也是故剛以濟柔則不至於失已柔以濟剛則不至於失人伯川起諸生更二官皆能卓然有以自立良由天資剛果其氣壯其志銳然爾長途方騁而忽焉中躓豈於所以濟之之道講之有未詳邪然視夫世之便辟側媚脂韋泆忍甘於汙穢之處以求尺寸之伸慳不知廉恥二字爲何物者其爲賢不肖要不可同年而語矣余是以有取於伯川云

整菴先生存藁卷之十一

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二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釋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墓表

七首

墓碑

二首

墓碣

一首

奉議大夫修正庶尹南京通政使司左叅議程

公墓表

正德初年逆瑾方用事察士夫不附已者輒斥之時  
南京通政使司左叅議程公資望兼優吏部擬填太  
僕少卿員缺乃報下乃令致仕瑾既誅死言者多以  
公與劉東山諸公並薦僉議當復起而公俄已卽世

君子皆惜其用之不究云先時公葬其配於邑之下  
露墟預營壽藏于其左其孤梓旣以公卒後五月奉  
柩而藏之及是其子塔蕭桂來南雍卒業乃手錄事  
狀一通謁余再拜請書其墓上之石往余與公久相  
處雅辱愛厚誼固不容辭也公諱溫字德和別號鑑  
亭姓程氏永州祁陽和平里人其先世家河南之上  
蔡曾祖惟旻元季爲祁陽令阻兵亂遂占籍邑中祖  
子富考達蘭谿主簿再贈南京吏部郎中母劉氏出  
誠意伯之後宣府左衛千戶佐之女公自幼則從事



問學年十六補邑庠生成化甲午以詩經領鄉薦已而卒業南雍與鄱陽胡大聲樂平程正之交莫逆甲辰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進考功郎中公外和內剛器質厚重言動必以規矩自官吏部於人物卽克究心一旦考察庶僚公適爲考功以贊太宰廢置無或不當大爲縉紳所推太宰張莊簡公嘗以事有定見志有定守稱倪文毅公又以文行兼優廉能並著稱皆薦其可大用於是有通叅之擢後野亭劉公爲太宰復當考察公以年踰六十卽移牒乞休

野亭持之不肯上曰君未宜去當與共圖天下事爾其見重於當時諸名公如是及歸林下杜門却掃平生所購書凡五百帙盡以充入學宮曰來學庶其有資有隙地在舍傍乃闢軒鑿池環植花竹朝夕偃息乎其間親朋至則談笑彌日足不及公府口不及時事遠近聞而高之公以正統丁卯生生三十八年而仕仕二十六年而休休六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八娶成氏 吉府奉祠正賢之女初封安人進宜人又置側室三人皆無子以伯兄壽官淵第三子爲嗣卽梓



也女六人已嫁者四壻甯象賢蕭桂皆國子生劉廷瑜邑庠生某已字者一一尚幼孫男一人瑩顧太守華玉嘗爲公記壽藏而未及詳其世其葬也故人相知者皆相去遠莫任爲銘葬已而桂始託余余是用特詳其世以表于墓上其平生大節則張倪二公之評品可徵當爲天下後世所取信宜不假余辭之贊也嗚呼公其不朽已夫

封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公墓表

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君用成聞其父封君之喪將奔

歸襄事介同官葉君時用徐君可大來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辭不文不獲退而取徐君所爲狀讀之則其事多可書者乃作而嘆曰嘻是其墓之有表也宜哉顧雖不文書之其可不法按狀公諱倬字士能號石菴姓毛氏其先良鄉人曾祖從讓洪武間以部長從征定雲南遂留戍其地因家焉祖義父瑀母曾氏公性醇樸而篤於孝友於治生尤善貲稍裕則推以與二弟而赤手自樹用此悅於其親季弟居祿豐莊越三程來省暴病以卒公慟甚爲獨舉其喪長女適



中江教諭裴旻旻卒老母妻子無所歸亟迎以來居之便宅凡生事皆爲之經紀其母終則葬之子女長則婚嫁之而女氏訖完其節諸子皆教之學給事君旣仕所面命若貽書若因鄉人寄語一惟忠孝大節是訓語不及他常言若能持身奉公吾死且瞑目其激切多類此也雅重然諾善平人之曲直而恥言人過人有窘急常傾已助之或貸而不能償則焚其券其接物和易下至僮僕遇之皆有恩平生不信浮屠惟喜延儒紳俾諸子有所觀法稍暇則觀古史於歷

代事變類能道之蓋滇南人士稱之必曰先生而無不愛且敬者此公之性行可書也公賢而壽且康鄉飲禮行有司得公爲大賓乃皆喜而公每謙避僅一再赴給事君嘗以行人奉使亟取道歸省得少師西涯李公詩爲壽傳誦傾一時甫入科遇國慶推恩公遂被勅封如其子之官階徵仕郎而原配谷氏繼袁氏贈封皆孺人又三年爲正德癸酉正月六日而公卒享年八十有四矣此公之榮壽可書也公祖父皆早孤而單賴曾祖母劉祖母魏守志不移撫之以



立劉之寡也年方二十四魏之寡也年方十八相與引毛氏垂絕之緒而屬之公豈非難哉至公之世而子孫始衆積善餘慶要爲不爽然非徒衆而已乃有給事君乘時而出以忠盡稱爲天子爭臣聲烈著聞而天下皆知雲南之宦族有毛氏也豈非盛哉於是絲綸之命士君子之論莫不以善教推本於公夫公能以其子亢宗而二母之節益顯是尤不可不書以昭示無窮谷孺人爲處士竹窻之女柔嘉莊靜有中州舊族風範佐公甚得婦道而不幸蚤卒法當

附書公五子鑑玉鎧鉉玉卽給事君也鉉縣學生二女一適胡宇皆谷出孫男七曰清曰漢曰涇曰汶曰洪曰某曰某女五書以著其世他有墓銘在無庸複書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墓表

弘治甲子五月二十二日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卒于家先是君以疾謁告家居士友皆冀其復起至是竟不祿聞者莫不悲之是歲之冬其嗣子球俾其介弟瑋來南都謀葬事余諾爲行狀又爲請葬銘于



其榜首太常李公公亦諾之而適以考績北上余亦得告隨侍南還皆不果爲明年冬球兄弟葬君油潭之山余往與于執紼之役已而來謝泣言曰先子葬已緩訖未有銘雖則人事差池然不肖孤何所逃罪幸先生改爲之表俾孤等刻置墓上用少贖罪戾於萬一是所願也余重哀其志矧實知君忍使其平生遂弗彰聞于后顧行狀亦未脫稿乃芟其繁而謹書之君諱鼎廷器其字別號居易自幼穎敏過人初讀小學書至諸葛武侯范文正公事皆書願學字于左

師大奇之比長舉業旣成猶以爲未足遂負笈往從一峰羅先生遊居久之造詣益深特見獎予成化癸卯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八乙巳出知鄧州君性本慈祥其設施一以愛人爲主時方歲歉首竭力救濟饑民賴以全活已而益廣儲蓄數年間積穀至七萬石收養孤寡凡數十輩察疑獄生死者六人於學校尤盡心激厲有方而誨諭諄切其於鋤惡亦果有罷閑巡檢王雱者橫甚人畏如虎君捕得竟論戍邊由是部使者交稱其賢署其考皆最弘治庚戌以



外艱去任癸丑改睢州其治睢如鄧重建廟學修築  
河堤士民莫不歸心且連知兩州皆有嘉禾紫芝瓜  
果並蒂之祥頌聲屬耳又三載陞南京刑部員外郎  
戊午陞郎中其治獄務求情不肯有所遷就當其執  
議挺挺雖忤當道意不恤也然亦以屢執不合遂謁  
告以歸君篤於大倫事父母及異母諸兄誠心無間  
初其母劉既喪其父澹菴公遂析產以畀諸子繼室  
子惟君畀田數畝乃遠而瘖君拜受於堂下退靡後  
言後以進士居京師念公年老卽奏乞歸侍事雖不

遂然士友益以此賢君任鄧所得俸資必先以備養  
諸兄子姓咸取給焉其居公之喪他事一不聞問惟  
寢祠堂以奉時祀合族人共爨以隆親睦而已於處  
鄉人故舊雖貴不變有負已者亦接之怡然嗚呼能  
言者不必能行勉於暫者或違於久此士之通患也  
君於言若不出諸口而行乃能敏焉故其處則父兄  
宗族信之其仕則君子稱之小民德之而其感於物  
者又能致祥而召瑞斯豈可以僞爲者哉雖其位止  
於五品壽僅踰於五旬若未足以盡其才而卒其志



然視彼靜言庸違石中玉表者固已相去遠甚嗚呼  
斯其可表也已鄧之先由金陵來居泰和在宋有舉  
神童者數傳而至明遠娶冠朝郭氏始居今之鄧原  
國初有以文行與同邑楊子淵羅子理並稱曰崇志  
先生者君世伯祖也曰原善曰永文君之曾祖祖  
也父諱鵬狝澹菴其別號性豪邁涉獵書史以君貴  
贈南京刑部郎中母劉實繼郭配蕭氏先君卒二母  
及配贈皆宜人男子七球璫瓚琮瑛瓏璫瓚邑庠生  
其季亦多秀爽知向學男孫二梁棨蓋君墓中之石  
未書則余書其墓上之石於其世有不容略也

儒林郎合肥知縣曾君墓表

高明之胄襲國恩而受官使所能終有令譽無忝  
其先烈者何哉端厚而周詳恬和而有恥守其道而  
不變則上下左右皆宜之是以令譽克終而於先烈  
無忝此其人固不多見然則曾君之墓余可無文以  
表之乎君余同里人也諱慶字曰慶別號延菴故刑  
部左侍郎省軒公冢孫六合訓導主敬先生嗣子君  
生質簡重稍長卽隨侍公左右日領誨言讀書作文



積累不懈年二十以公蔭補國子生預試京闈文卷  
已入等考官或避嫌落之後屢應鄉書竟弗利年三  
十九始爲福建布政司都事小心善贊畫嘗供事試  
院力薦松溪吏陳明入試已而中式士論稱之歲當  
入朝私贖無所受幕中時有差遣知市舶之盤詰爲  
人所趨絕口不言至如巡鹽監織稽覆屯田類當涉  
窮荒歷艱危與諸豪猾爲敵讎檄至卽承或助之治  
裝輒遜謝竟其事皆辦聲舉由此遂起中以外艱去  
凡再任乃滿九年吏部通閱其考多褒語語出於御

史者尤善遂擢知合肥進階食俸皆從六品從陞格  
也合肥廬附郭縣舊嘗掣肘君至則修明職掌體正  
而情通或啓以時宜結鄉宦飽權璫則可以要譽免  
禍君亦不顧顧戒石亭闕則曰是官箴也何可無創  
爲之如式均敘賦役賑救凶饑務使實惠及民民馬  
氏市居習持吏短長爲家一旦發其姦論如法有微  
賈墨銀以贄輒峻斥由是政聲日章卒亦無能禍君  
者俄以疾卒得年僅六十人皆惜之君平生篤於倫  
理爲都事得間輒取道歸省父祖祖父相繼沒二喪



迭舉皆出君區畫而孝誠備至仍刻省軒遺德錄以傳處分家財一惟母命待其弟庠生膺蓋老而益厚也二叔父與父異出視猶一體恒切切冀其有成自奉泊然而性喜修潔書畫服飾常自完整母郭氏配羅氏余族姑君以都事勞法當貶封勘報不時臨終以爲遺恨子男四南罔同用邑庠生女一適尹憲副之子習孫男八戩咸威或箴式盛試女四長適楊鴻諸孤旣葬君西徑之原以余世姍雅知君來請書其墓上之石余文素拙誼則不容辭也惟君位未崇

年未永其用容有弗究而聲譽之美所得良多一時名公如戴都憲廷珪秦司馬崇化張京兆宗厚皆盛加獎予往往見於文字非其端厚周詳而有恥何以致之先烈載揚而垂後亦裕墓之有表固其宜也

濟南府知府蕭君合葬墓表

前濟南知府萬安蕭君謝事家居之八年年甫六十有三正德戊寅八月某日以疾卒先是歲在癸酉君得吉地於其邑之荷塘山旣以葬其故嬪王孺人遂營壽藏以俟前卒之數月適余蒙 恩歸省君以其



子臯來訪首出所自書行實一通王憲副正朝所書  
孺人行狀一通示余請合爲一文將刻之碑以垂示  
無窮余頗疑乎其名然誼有弗獲辭者旣復以書商  
確書未報而訃聞矣悲夫臯襄事有期乃奉君遺言  
來申前請顧雖不敏忍不爲之表著以慰君於地下  
哉君諱柯字升榮號默菴姓蕭氏其先有希宗者自  
龍泉尚洲徙今萬安之龍塘至君若干世矣曾大父  
雲巖大父用器父諱猗母泰和長溪曾氏君生而穎  
異年十一二已能賦詩綴文提學憲副夏公奇之養

州知府有惠政民祠之至今祖諱直累官少傅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父諱稹好學篤行  
楊文貞公嘗說玉以與之以公貴封中書舍人加贈  
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文端諸孫凡十數皆名能守  
家法而公最良年二十四以文端遺恩授中書舍人  
歷陞南京光祿署正後軍都督經歷凡三仕率九年  
勤慎周詳未嘗有過弘治甲子始擢知太平太平地  
接蠻荒法禁積弛強猶弱鼠習謂固然公至首鋤厲  
民者數家配盜鑄之魁一人戮妖師一人豪姦屏息



羣情大慰乙丑歲歉以官粟貸民約令輸息十一民以不餒息既入併他所通融分儲府之三坊爲廩者九乃定爲義廩法將隨歉隨貸不復取息期於久行大新學宮增補弟子員時臨視其勤惰讀書令自小學始又取古冠昏禮俾其講說推行游宦死太平者積數喪貧不能歸皆爲資遣之俾歸葬行旅入境死喪疾病處之各有條其施設規模類非俗吏所及也公器局修整停行孝弟母宜人歐陽氏早世每與及輒泣然事伯兄能敬以和聲色之娛絕于耳目博學

副從兄正中之女也性明慧通女誠諸書及歸君能以勤儉佐其所欲爲彌縫其所未至而從與其進學尤力用此甚爲君所敬禮事有未合未嘗不與之謀謀出多稱君意卽所不可君亦終不行也及君自濟南入朝孺人在邸疾且殆猶戒其子遣報平安如常日曰無以是撓而父心其識慮深遠又如此家道之成非偶然也卒年五十有一實正德戊辰正月十四日君凡二男二女孺人出者男卽臯邑庠生績學有待女適同邑廖民頌先君卒幼男曰夔女許嫁同邑



王某者側室黎氏出孫男二仁孝余家去龍塘稍邇  
余初遊場屋已識君名其相與定交則自癸丑同升  
始旣而兩家婦子又同舟北上情好之篤莫或加焉  
迄今二十餘年而死生離合之際有不勝其可感者  
矣君名位不爲不顯文章政術亦皆有以自見所可  
惜者退休之日早其於建功立事有遺力焉然以其  
未老之身而獲夫優游之樂又能明乎必然之理而  
順夫來去之常可不謂之有終已乎斯其可表也已  
葬之歲月則正德庚辰某月某日云

衛輝府學訓導楊先生墓表

先生諱佩字光郁以字行別號南臯居士姓楊氏世  
家泰和之高隴與太師文貞公同宗曾祖子友祖彥  
實嘗輸粟有司備荒 璽書旌爲義民父敏異亦以  
輸粟冠帶先生生數歲則知學甫弱冠選補邑庠生  
與仲兄僮俱有名提學臨試率居甲乙之列其時文  
旣善尤喜爲詩坐構行吟至忘寢食屢應鄉試輒不  
偶而詩名特著往往見知於賢士大夫久之始膺貢  
上春官再試及等授衛輝府學訓導守官清苦而勤



於講授諸生多用有成凡七年以病謝歸五年爲  
正德乙亥十二月十六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先生  
孝友慈厚父旣卒家事一惟伯兄處分後以母命析  
居所得土田有便於伯兄者舉以讓之兼難色待諸  
兄之子一一有恩家故饒財自奉儉約而豐於賓祭  
尤樂施予同舍生有貧乏半月廩之入皆以周之族  
建祠堂首營致大木以爲倡從弟有嘗陰謀爲害者  
先生恬不爲動迨其妻死于疫與之棺而葬之蓋其  
識量如此配胡氏有賢行先先生三月卒先生所爲

言專用唐律多至數百千首而稿或不盡存存者皆  
藏于家惟當代名臣詩一卷梓行于世初先生年方  
四十卽相其鄉鵝鼻峰之下預營壽藏嘗作詩一首  
云殘編於我老將至預爲夫妻身後謀自古以來無  
不死此丘之外更何求已知處世真如夢何必蓋棺  
才是休親見四周風氣足青山不動水長流及將屬  
續又作詩一首以自輓云平生清苦承先德不覺光  
陰七十年無命無才今已矣有生有死古皆然休論  
教職俸囊盡敢謂名臣詩句傳回顧南臯春意舊鵝



峰江近水涓涓凡其詩之格調大抵類此而其爲人大致與夫始終之際二詩亦可以槩見矣其孤普茂旣以先生卒後七日奉二柩合葬所豫管處普不遠千里來金陵謁余文將刻石表于墓前先生從兄之子平爲余女兄之夫余辱交於先生尤厚無可辭者乃據先生孫壻邑庠生王曆所述行狀取其世德之實學行之美書之而特著其詩二首以見其所成如是庶乎後之讀者知而信之也嗚呼先生其不朽乎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益陽羅君胤衡早失父事其母郭孺人甚謹孺人享年八十以卒葬其邑西二十里松山之原今十有七年矣胤衡恒痛念二親之潛德弗章思有以表著于墓道及其嗣子嗣秀以例升太學乃授之書俾請余文刻焉余旣舊交且宗家固宜無靳於文於時屬公私糾紛則辭以不暇比余省覲還任嗣秀已注選而歸胤衡復寓書其從弟太學生胤元俾申前請余無以復辭也胤衡自爲狀云初祖號雲邃翁當宋建炎二年自廬陵嚱下來居益陽八傳而至大珍生贈南



京光祿寺典簿允恭寺簿生詩教教生考諱高字時  
升別號竹軒考氣豪志遠不屑意生業業舉子擅名  
邑校校諸士皆推重之累赴鄉科不偶天順癸未膺  
貢入太學旋丁內艱服闋之京遇盜于繁昌至月子  
河遂卒時成化丙戌十二月十三日也年止四十有  
四妣出同邑舊族天性純朴言動無所苟綜理家事  
尤密中年寡處子女皆未成人惟一女奴代給薪水  
復遭歲歉幾不自存所親欲令就產于鄉妣泣且言  
曰不幸夫罹奇禍所以忍不卽死者爲此遺孤一旦

置之村莊與樵牧伍烏望其能世先業終不聽頽垣  
破屋處之裕如衣食婚嫁百需悉力經營兼資紡績  
旣而豪隣有覬覦其居地者勢不能遏乃攜諸孤幼  
往依外家以居時從叔憲使安尚從公食亟令胤衡  
從之學學成中成化庚子鄉科旋復舊廬妣心良慰  
然以前此哭泣之過漸至喪明胤衡方卒業京師聞  
妣動須扶持遂決意歸侍周旋膝下凡十餘年一旦  
呼胤衡囑以後事且諭之曰他日居官務以忠愛爲  
本下至僮僕輩一一呼而慰之翌旦遂卒殆若前知



然者考妣生年皆永樂癸卯考四月五日妣十月六日也子惟胤衡一人初任淮安府通判陞金州知州以禮致仕女四人壻符善懷曹燉胡伯川國子生蔡國聰孫男二嗣秀其長次嗣才孫女二壻陳仕學許棡俱邑庠生狀簡而文未復深致其懇余讀已爲之惻然有動於中旣以悲竹軒之不幸及詳觀其寡孤之所以自立以克至于今日休又信夫天道與善之必然也夫吉凶禍福之在人固有常理然二五交運萬變不齊人之遇之未必皆偶故君子或有時而得

禍惟君子而得禍此其所以爲不幸而可悲也余雖未知竹軒如狀所稱亦可想見其大致而其始終之際乃如此於余心能無惻乎自竹軒旣沒門戶日以蕭條孤兒寡婦人固得而欺之矣孰知屈以時信晦以時顯不旋踵而光復舊物且有以垂裕後昆俾寺簿之宗于茲復振其福慶之集又如此良由孺人克盡爲婦爲母之道秉心不二教子以成所以迓承乎天者有其地也是則必然之理信惟影響而適然之數亦惡足多置疑於其間哉吾是用具書其事而推



其所以然以爲羅氏松山墓表

正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劉公墓碑銘

劉之先本汴人宋季有功甫者來爲吉州萬安丞遂留家邑城西奕世載德至今伯祖克平累官刑部尚書始大顯從伯父述憲及公官皆至左布政使再從弟咸栗今爲刑部左侍郎百十年間連三世比居大官文學行誼政理之長往往有聞于天下公諱挺字咸卓生質明粹從師問學穎悟過人以邑庠生領成化癸卯鄉薦弘治庚戌中二甲進士觀政兵部癸丑

授武選主事己未陞員外郎辛酉署郎中事癸亥實授郎中正德戊辰以內艱服闋改禮部歷祠祭儀制兩郎中尋陞光祿少卿庚午邑人有通番事敗者時逆瑾竊柄雅忌江右士夫因僞傳詔旨凡其官京朝者皆與外任公遂出爲湖廣右叅政辛未陞右布政使壬申轉左使移河南公爲人精確端凝臨事尤不苟雖處繁劇未嘗少厭初蒞武選雲貴旗役冊適至同官疑其多冒濫欲盡革之公謂此曹素衣食於縣官一旦盡革將失所者衆詳其本末以爲去留可也



於是稽較累日得可存者十五六時大司馬馬公嚴  
重少許可閱公所上牘甚嘉之曰活者殆萬人矣武  
弁陰襲新條舊貫乍離乍合吏易緣為姦公默識無  
遺予奪皆自己出或挾威富輒求上比者一不顧曰  
法如是吾何敢私在武選凡十餘年所守如一日銓  
綜清整譽望甚隆間嘗輔少司馬李公閱邊李公卒  
于行公攝其事修城堡選將領補器械出精卒於私  
役以實行伍諸所施設皆適機宜為少卿嘗被命  
勘遼陽軍屯同事者意有他忌公為梗俄以計解其

使事在湖廣厲精旬宣威立惠行無減其伯父長藩  
時也河南荐經大盜千里蕭然公初至次置甯平王師  
凱旋宴犒迎送勞費百出羣僚相顧殆莫能措手公  
不動聲色區畫有方事皆瞻舉人情大悅無何感疾  
間小愈益勤事事已而增劇遂不起癸酉八月五日  
也得年僅五十有六高祖諱昭年曾祖諱俊英俱贈  
刑部尚書祖諱廣華卓犖工詩翰考諱述勲累贈奉  
直大夫兵部武選郎中妣彭氏封太宜人奉直公早  
世公事太宜人甚謹恒得其歡心與二季居怡怡如



也接人謙和有片善輒稱之不置爲古章句步驟柳  
柳州字法顏魯公晚益奇偉精於易學鈞深剔微卓  
有定見遊其門者甚衆多底于成若吏部左侍郎汪  
君偉翰林修撰陳君瀾按察副使吳君山其尤顯者  
其器業宏裕士夫莫不推重都憲安成張公司徒安  
陸孫公冢宰樂平喬公知之尤深使天假之年所建  
立又當何如也配蕭氏同邑學堂宦族封宜人男子  
一胆邑庠生男孫一宗健公卒後七年庚辰之冬始  
克葬其邑楊梅山之麓其年胆復短折又五年爲嘉

乙酉公季弟搏以潮州府通判致政家居念公墓  
未刻無以昭示久遠乃爲書授宗健來請余文余  
初仕京師與公鄰居住來爲密嘗荷公有所警發蓋  
相尚以道相契以心者也公族弟邑庠生宏爲余子  
壻復助判府君以請顧雖不文義其可辭哉事狀出  
刑侍君允爲實錄銘曰

崑岡之珍匪珪斯璋鄧林之植匪棟斯梁猗歟德門  
禎祥所萃莫出匪賢亶惟國器仕非徒顯名以實隆  
往者弗覲盍觀于公玉質瑰文有卓其行介不失人



和不失正十年武選藹矣休聲輶車所至克壯邊城  
分所當爲盡其在我內陟非華外遷非左荆湖南北  
地大民稠旬宣之績人歌二劉晉長汴藩百紛填委  
會通在目從容而理庶幾黃髮弘濟斯時天平何意  
而遽奪之世實需才才難自古蓄弗盡施歸咎無所  
高原鬱鬱斯卜斯藏刻辭墓道於昭厥光

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夏公合葬墓碑銘

公姓夏氏諱傳字時訓別號訥菴卒弘治壬戌十二月十五日年僅六十又明年正月葬其邑范莊先塋

之次時其子從壽官至戶部郎中而公亦旣被 封  
爲承德郎工部主事矣郎中旣免喪未卽起會逆瑾  
亂政輒坐以罪除名及瑾伏誅官乃復始獲贈公奉  
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公配包氏亦自安人進封太宜  
人距公之卒蓋十年矣後十有二年太宜人壽八十  
有一嘉靖癸未二月二十五日無疾而終時郎中以  
福建左布政使入朝歸至京口聞訃號慟卜以明年  
某月某日啓公之兆而合葬焉以欽順辱在同年雅  
相知先期具事狀緘書幣遣使走二千餘里來以墓



碑見屬顧欽順亦抱無涯之戚久廢文事而書詞甚  
懇有不容以固辭者乃勉爲之書按狀夏之先本陳  
州人有諱曼者從宋南遷始占籍江陰至公十二世  
而上世多顯曾祖諱賢永樂間以人材徵歷事有勞  
未及官而卒祖諱景昭鄉稱長者考諱璫甘隱嗜吟  
自號小靜以見志母趙氏出宋宗室家法嚴整公生  
而穎異數歲誦習兼人甫成童卽以父命當家不克  
終學然家事井井小靜嘗被註誤公奮往就逮痛被  
拷掠卒無改辭事竟白母嘗遘疾晝夜不離榻前居

喪盡哀歲時尤篤於追遠父母所嘗敬愛者遇之終  
身不變與傲弟處能有容哭其死痛若不勝因致羸  
憊樂道人善有不善輒而斥之賓客過從談笑灑灑  
所交厚者緩急輒爲之盡力過里中子弟隨事勸誘  
不自爲煩博物多能於星命地理卜相諸家之術槩  
所通曉凡古書畫器物一過目頃真贋無遁情好事  
者多就公以求鑒定雅善繪事兼工刻鏤旣自以爲  
無益絕不復爲晚讀醫書有得因嘆曰人生業儒上  
也其次宜莫如醫於人良有濟二者吾皆失之今老



矣吾子孫幸識吾言其治家嚴而有恩自奉精而不侈雖片紙必適於用布政君自幼學卽嚴督之禮致明師未嘗惜費受封之後有司屢請赴鄉飲輒遜辭其謙退又如此然壽不稱其所有故其卒也人尤惜之太宜人出同邑名家宋龍圖學士孝肅公之後父曰士初母陶氏太宜人生有至性母病不食亦不食能讀小學列女傳而纂組尤精及歸公公克承克相旦夕奉舅姑之養惟謹賓筵時薦皆迎意而辦覓公疾惡過甚常從容諫上之兩遭大喪贊公襄事幾無遺

方陳氏妹家貧無子請於公致其夫婦與之鄰處備禮送其終夜常篝燈治婦工輒課其子誦讀盡二鼓乃已子旣顯未嘗色驕及其除名而歸亦怡然不以介意惟却冠帔不復御俄追奪令下笑曰吾固知有是也其後年益高家務日殷旦夕猶綜理不倦僮奴殆千百指錢鏹機杼各勤其事計日而獻功布粟有餘尤樂施予事一經其裁決人無不厭服者宗黨皆以女丈夫稱之子男二長卽布政君特望偉然次從聖女三壻周濂趙慎何惠孫男二長頴邑庠生次禋



次祐女一許聘華子信次子及趙氏女及禎皆先卒  
曾孫男一霖霖母王氏禎婦也守節以長其子亦夫  
宜人有以成之事狀甚詳皆布政君所自述書其大  
者如此餘不能悉書也蓋公所不足者年而令名之  
垂則永太宜人所不自享者逸而遺其後人之休則  
有餘凡 綸命之所褒鄉評之所尚孰非公之所以  
不朽而墓碑之刻布政君尤惓惓不置孝子之用心  
固如是哉銘曰

夏始南遷惟狄之避再建厥家式蕃來裔或質而處

或仕以文提學判府表表前聞顯晦相乘亦惟天意  
長厚餘風逮公弗墜公多材藝內行亦修凜其剛直  
孰我敢仇私養公需仰酬俛應宣聖有言是亦爲政  
惟賢克配天固昇之識高慮遠代終允宜勉勉相先  
克成其子高步天衢蹶而復起臆封有 命有赫其  
光其生孔淑沒也不亾松栢成行永寧茲竈太史作  
銘洵于世世

贈淑人范氏墓碣銘

贈淑人范氏爲贈右副都御史菊軒姚公之配今太



子少保左都御史鎮之祖母也沒後五十年爲嘉靖  
壬午以宮保貴遇 國慶覃恩爰贈淑人初淑人葬  
時嘗識其存沒大槩納諸壙中而德善之詳未有述  
也宮保恒夙夕慊慊惟弗傳之是懼及是以提督兩  
廣軍務功成得謝乘傳東歸乃辱顧欽順于山中猥  
以墓文見屬顧淺薄無能爲役然交深而誼重其曷  
辭按狀姚范皆世家慈谿宋知越州范公信淑人所  
自出也父積翁母陳氏淑人自有知卽涵濡內教動  
止有常度嘗讀小學諸書於姆訓甚閑及歸菊軒公

尤善內助會公尊人雲隱先生以註誤謫戍遠方羣  
從子姪六七人皆孱弱無依至不能具饘粥菊軒顧  
而心惻以屬諸淑人淑人曰是當無負於公乃收恤  
提攜衣之食之時其缺遺而補益之恩勤備至及長  
復選求名家女以完其室家由是皆底成立生事日  
廣門戶復大振蓋同居而食者垂六十年後乃異爨  
然恩愛綢繆無間也人以為有鄭氏義門之風淑人  
初無所育久之始得一女乃言於菊軒公曰吾聞物  
有螽斯者善羣處故多子孫公無芥蒂我宜速爲百



世圖可也菊軒善其言乃納少房徐氏遂得二子淑人旦夕引以自隨恩猶已出及其從師受業時脫簪珥以爲之助焉自宮保初生卽大奇之嘗寘諸膝指以語人曰大吾姚氏者必此孫也若是者蓋累累言之宮保亦耳熟焉恒語所知不知當時所見云何何其異也以舅姑皆沒於戍所遇忌日必蔬食者三日躬設奠哭泣盡哀客有來賀生辰者輒峻却之曰吾舅姑安在吾敢當此禮終其身不受鄉人皆稱淑人之孝可以爲法矣平居容必整服必潔几席非灑掃

弗卽婢使見之皆肅然不敢有涕唾聲月旦望坐堂上子婦以次進見咸卑卑惟謹環侍左右拱聽告戒命之退則退亦無敢爲嬉笑者其嚴正又如此子男二長焄浙江壬午舉人建昌府學訓導次墅宮保父也侗儻有風槩所贈官與菊軒公同女二長適士人孫琳次適錢琴孫氏女淑人出也孫男四長鎡例授承事郎次鎮次卽宮保次鎮曾孫男十長潮次洋邑庠生次渙次涑癸未進士第一人翰林院修撰次漣乙酉舉人次汲國子生次淦次滾次瀨女一適



南京刑部郎中王鎔嗚呼和氣致祥寔惟常理以今  
觀乎姚氏官保振其烈翰揆繼其芳文學才猷志行  
之美功名之盛蓋天下莫不仰之其爲祥也大矣繼  
今而出者又未可量也然推原所自謂非淑人螽斯  
一念中來邪夫德類螽斯和之至也其所稟者厚矣  
宜其他行皆非尋常女婦所及官保所以服膺無失  
至于皓首而不忘表章之者親親賢賢其道固如是  
也淑人生以永樂甲申卒以成化癸巳葬以乙未墓  
在其邑飛鳧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百世之祥一念以明萬夫之傑得于嬰孩窺觀者邇  
胡見之卓哉亦有羣孱君子所哀式均以慈家用咸  
恢 湛恩流潤深入泉臺銘於斯刻匪竟其來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二終



整菴先生存藁卷之十三

義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會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璵仕君長父重梓

墓志銘 一十四首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墓誌銘

正德九年夏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以疾求致仕  
優詔賜允既還里居以其年十月十二日卒于正寢  
享年六十有三諸孤壽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  
某里某山之原乃奉翰林庶吉士尹君襄所述行狀  
走數千里來拜余請銘余與公同官南京有年晚辱

同事不可謂不知公也銘安得辭按狀公諱稱字務  
教別號拙菴系出漢長沙定王之後世家永新城北  
曾祖諱元傑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妣歐陽  
氏贈淑人祖諱髦鄉舉易魁隱居教授學者稱爲石  
潭先生封翰林院編修贈官如曾祖妣楊氏贈淑人  
留氏封太淑人考諱定之累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妣賀  
氏張氏贈封俱淑人公賀淑人所生文安第三子也  
成化壬辰以任子授中書舍人滿九載陞大理寺副



仍掌中書事又四年陞南京尚寶司丞丁張淑人憂  
去位服除陞尚寶卿又八年遭賊瑾盜權變亂任子  
成法或相先以賂得免公誼不肯遂罷歸歸逾年賊  
瑾誅死乃還公前官滿考遂有太常之擢授階中順  
大夫比其致仕僅亦踰年爾公祖父皆名重天下而  
公天資純樸守其家訓惟謹歷官四十餘年寅畏小  
心未嘗有過其家居每夙興輒詣祠堂焚香展拜已  
則就省張淑人安否遇有疾必躬侍湯藥不離左右  
及其卒也執喪甚哀而禮亦稱之接人謙厚質直不

爲矯飾其言若不出口至論先朝典故古今人物出  
處則屑飛繩貫終日無倦公退常博覽載籍吟詩合  
律作字雖倉卒無一筆苟士夫之論皆以爲能世其  
家云配廬陵胡氏封宜人內助有方閨門整肅子男  
四長壽國子生次福富尚女四嫁賀柄賀家蕭應寵  
蕭湘孫男七女四凡狀所述與余所以知公者皆同  
余爲之銘宜也銘曰

石潭之孫文安之子祖父高明難乎其似似之惟有  
有行有文家聲載延有馥其芬優游兩京位登四品



逾六首丘知幾則敏惟終之令于始彌光遺基有付亦曰肯堂

南京戶科給事中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紘字景瞻吉之安福人漢長沙定王子安成侯蒼之裔其先居湯村君高祖敦復始徙今葛洲再世得忠愍公球以大節聞天下而族姓益顯及君爲給事中於南京戶科從子兵科給事中持美淮安知府持慶又同時起聲烈蓋其盛如此君旣居言路與諸同官一心多所建明如論竇給事不宜深罪

章實君具草尤有關繫又往往獨言戶科事言皆溫厚而平正可據以行正德壬申六月忽被錦衣逮先時君以職事入朝道淮陰有巨璫驟至持慶方侍君語未暇省璫璫怒卽騰章誣詆持慶并中君獄成持慶坐免君得白還任然已因暑致疾醫療久之竟不起癸酉正月二十一日也得年纔三十有六人事之變固有屈有伸而長逝者已矣嗚呼是豈獨劉氏之不幸哉君自幼開明遇先生長者談名理及古豪傑事輒拱立注聽長益深造遂以春秋擅名邑庠弘治



甲子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江陰知縣時海寇擾鄰境獮甚民洶洶君至首料丁壯爲備備甚設卒保無虞堂左右立二厨分收案牒日以次發視決遣而謹其局鑰定擬賦役覆視必再三由是吏絕姦欺刑清政平民小大無不服者時詣學視諸生業且問興革所宜一日諸生以修學請乃從容風曉俾歸各謀于父兄居無何相次以名來上計楹授任聿底完美少師石齋楊先生書而記之逆瑾勢方張郡縣率以賄爲悅苛政亟行君若罔聞知顧民間有隱田久逋輸

稍稍摘取之以彌縫歲計而已前令涂禎旣入臺忤逆瑾以死士民悲思不置君立主于名宦祠祀之或危其舉一不顧愛民惜費至輟堂食錢以益賑卹受獎勞取具公帑甚廉蓋爲江陰四年而擢戶科又踰兩年而卒君性質端重寡言笑喜揚人善人或道機穽事輒頻蹙不欲聞祀先延賓務致豐潔其於自奉泊如也曾祖伯文以忠愍貴贈禮部主事祖珪父釗以君貴贈南京戶科給事中母王氏贈孺人配謝氏封孺人子男二襦授女二君之卒也六科同官與吏



部兩歐陽郎中實經理其喪事司勳復爲狀以禡來  
謁余銘將歸葬其邑之原嗚呼余何忍銘君也佻來  
告曰以已未發引不得已勉爲之銘葬在某年某月  
某日銘曰  
白而長身有蔚其文朝綰銅章治聲夕聞乃陟黃門  
當幾必果靡遺弗拾靡獻非可追榮所自式被 恩  
私焚黃墓道指日爲期病不及瓜沒有遺憾昭示方  
來美銘非濫

南京刑部郎中周德孚墓誌銘

正德丁卯冬德孚以甲子舉人來南雍卒業余時方  
爲司業一見偉之進而與之言知其所蘊有過人者  
輒以遠大相勵明年春德孚遂中二甲進士擢知邳  
州其爲政有條甚得民和俄劇賊劉六等跳梁四出  
德孚亟料丁壯增埤浚隍具器械積芻粟爲備一旦  
賊果驟至卽躬率士卒登城抗禦晝夜巡督不暫休  
衆感其誠益相與用命賊連失利遂解去城卒完民  
小大驩呼曰周侯實再生我相與立生祠祀之余時  
卧病淮陰淮人多爲余道其事莫不壯其節也壬申



冬德孚進南京刑部員外郎蒞山東司其治獄善求情嚴而不刻長貳亟加獎予同官有不合者嘗挾私誣奏以事久之事竟白時理其事者頗持深文使德孚毫髮可疑當不但已余方佐南銓知之特詳丁丑秋余奉表入賀 聖壽德孚以考績聯舟北行旦夕晤語益款戊寅陞郎中其冬丁繼母柴氏憂解官南歸踰年又哭其父以哀毀致疾醫藥罔效後其父之卒七閱月竟不起庚辰三月二十三日也余時移疾家居聞訃大驚爲之嗟悼累日豈意德孚遂止此邪

蓋得年四十有五而已德孚天性孝友母早卒事兩繼母皆無少違忤有弟三人出繼母李俱幼而失恃柴繼至遇之殊少恩德孚恒惻于心撫視周至服食寢處以至從師受室百需一切以身任之父嘗貸重貲挾以出遊旣乃垂橐而返卽竭力以償所貸生事日窘養大父及父母未嘗有失節家庭之內讒譖或行諸弟往往被譴德孚輒起敬起孝婉辭柔色委曲開譬必致感悟而後已論者尤以爲難平居端重有威言不妄發自奉約而豐於賓友待宗族鄉黨各當



其分一飯之德終身不忘處官處家條理皆極精密其可稱者亦多矣惜哉周世居泰和羅江里遠有端緒德孚字也諱尚化曾祖諱崇高祖諱希茂皆不仕父諱廷從封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李氏贈宜人配同邑路邊蕭氏封宜人柔順貞則男子三人循典循法循理理邑庠生男孫幾人德孚貴而能貧其卒也至無以庇其妻子蓋久而不克葬諸子經營累年始謀以嘉靖乙酉某月某日奉葬某里某山之原豫來拜余請書其墓中之石余於德孚有不能忘情者乃據

平昔所知參以其友郭正學所述事狀爲之誌且銘之銘曰

有質如山有文如泉有政惟蠲企高鑽堅行義昭宣世所稱賢而不永年嗚呼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前建寧推官孫公墓誌銘

公諱序字尚禮姓孫氏其先濠梁人六世祖仁從

高皇帝起兵始家于滁其長子聚充有武功世官正千戶次子慶是爲公高祖慶生會會生和皆以善人長者稱和生允恭卒官贛州教授教授生公公有子



七人其第三子存登進士第今爲贛州知府比三世以文學顯於是孫氏蔚爲滁之名宗教授公經術通明由鄉舉歷教嘉魚贛州兩學諸生多所成就如都御史李公田御史孔公儒尚書董公越其表表者公早承家學成化癸卯繼舉于鄉六上春官不第弘治辛酉始擢建寧府推官至官創作理刑廳日勤事事獄無小大務底於平而亦無久淹者建俗貫服毒草以死誣人公得其情率友坐其謀主俗以衰息有殺人而泯其迹者吏不能得至衽坐平人當道檄公與

温州郡官雜治之公默禱於神得異夢焉曰爾諸囚有張烏眼者後其衆以伏公命前之曰殺人者汝也其人惶駭具服出其殺人之具于河而枉者遂白閩浙間相與驚異以爲神白水洞盜起官軍往擊之屬公督餉餉道多灘險苦難繼公令以苧布爲囊囊其米遇險輒負以之夷竟事平餉以無乏他如督逋賦輯礦徒皆有成勞可紀然性素剛直時爲守者所爲多不法公常顯諫陰諷冀其能改乃竟爲所中傷罷而歸歸則益留心於教子動以義方不徒文藝存初



仕爲禮部儀制司主事三載考最獲封公以其官階  
所得 命詞甚寵公每寓書京邸必勉其盡職且令  
兼習刑名曰此用世所須民命所關也晚得雙泉於  
醉翁亭西乃作亭泉上品其風物釐爲八景因自號  
雙泉居士又營壽藏於城北之龍蟠岡名曰安樂窩  
時時攜客往遊登臨觴詠樂之不厭也存旣領郡持  
吳白樓先生文歸以壽公賓筵無虛日已而從公游  
於窩上公飲酒甚歡因諭之曰汝觀我我壽殊未艾  
也而有君命何可久泥於私翼日遂親送之登舟而

誨勵加切州舉鄉飲欲得公爲大賓以公前此屢辭  
乃具輿從踵門固請公時年已八十至則進止拜興  
皆中節度邦人士益高仰之無何喪其長子因感傷  
致疾醫療踰月竟不起嘉靖甲申七月十七日也其  
生正統乙丑十一月二十九日原配李氏 伊府長  
史傑之女贈安人繼黎氏滁州衛指揮全之女封安  
人七子者長孝 益府典膳次孜義官次則知府存  
次季次孟州學生次厚次孚女四人長適吳知府璋  
之子鶴次天次適舉人李德霖次適郭奉祀之子原



孝孜及吳氏女李出孟厚及李氏女黎出存季及郭氏女少室寶妣李出乎馬出孫男九宗之守之憲之密之寅之實之賓之宜之官之女五長適鄒金餘在室曾孫男一世美存聞訃哀毀先以書來致其寮伍貳守佐所爲狀道其乞銘之意而匍匐隨之初余偕計道滁獲與公晤遂辱交焉于今三十餘年矣存仕學兼優顯揚斯在顧自以爲子職多曠幸得銘以葬庶以少逭其罪慝云者余讀其書聽其言悲其志而慨公之不作也銘其忍辭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地則

安樂窩是已銘曰

侃侃孫公亶惟自信有懾其嚴有祗其正彼哉何物我嫉我仇豈無泉石畢我優游抱弗盡施施弘于子寵命煌煌其來未已公歸奚適安樂之窩堅珉有刻終古不磨

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知廣西太平府王公以職事入 朝道經故鄉疾驟作留治數日竟不起正德二年十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諸孤恭等卜以次年十一月己亥葬公雲亭



鄉小溪茶頭山之原先期具公事狀拜余請銘余游公父子間不爲非知公者顧德薄名頽有言不信其何能永公之存用此固辭而其請益力曰葬先公而不得先生銘猶弗葬也恭兄弟何所逃罪茲大事也敢二三乎余感其意勤乃爲執筆公諱侏字去矜姓王氏王氏自晉太傅導始盛於江南其後有崇文者嘗刺吉州因家于吉至宋戶部侍郎贄又徙居泰和故公世爲泰和人 國初有以文學徵爲諸王說書學者稱竹亭先生公之高祖也曾祖字伯貞官至瓊

州知府有惠政民祠之至今祖諱直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父諱稹好學篤行楊文貞公嘗說玉以與之以公貴封中書舍人加贈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文端諸孫凡十數皆名能守家法而公最良年二十四以文端遺恩授中書舍人歷陞南京光祿署正後軍都督經歷凡三仕率九年勤慎周詳未嘗有過弘治甲子始擢知太平太平地接蠻荒法禁積弛強猫弱鼠習謂固然公至首鋤厲民者數家配盜鑄之魁一人戮妖師一人豪姦屏息



東坡有和 卷三  
羣情大慰乙丑歲歉以官粟貸民約令輸息十一民以不餒息既入併他所通融分儲府之三坊爲廩者九乃定爲義廩法將隨歉隨貸不復取息期於久行大新學宮增補弟子員時臨視其勤惰讀書令自小學始又取古冠昏禮俾其講說推行游宦死太平者積數喪貧不能歸皆爲資遣之俾歸葬行旅入境死喪疾病處之各有條其施設規模類非俗吏所及也公器局修整惇行孝弟母宜人歐陽氏早世每與及輒泫然事伯兄能敬以和聲色之娛絕于耳目博學

多識兼工詞翰而不以自名接人甚恭雖童幼必與爲禮識時知變然不苟爲同在中書時鄉人李致省以左道幸朝士多出入其門公迄無一跡其遷光祿蓋當國者噉公持論高語嘗侵已故以抑公公不爲悔也督府卒有獲罪於其母者法司當以大辟公察知無大故呼其母諭以天性之真母大感悟泣下請法司自實獄竟罷復爲母子如初母病且死囑其家人世世無忘王公德公仕中外垂四十年其忠厚之存隨事及人多矣而得行其志之日淺故於建事立



功有遺力焉然考論其平生大節則世之知公者未  
有不以公爲君子者也初娶楊氏文貞公孫女早卒  
贈宜人繼任氏長樂知縣衡之女封宜人五男子愈  
恭愚思愆愈乙卯舉人恭邑庠生思辛酉舉人文行  
皆有稱而愈先卒二女子大司成羅公之子鏗建德  
司訓劉先生之子廷儒其壻也孫男二女四公訓諸  
子恒曰學以言行爲要謹言正行必始于家庭干祿  
非其先也嗚呼公其有見哉銘曰

儀維德隅恭維德基道豈遠而文端我師望之顛顛  
卽之雍雍亶其疏通爲邦有庸弗違者天世欽厥傳  
歸寧斯阡於千萬年

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李君致仕家居者七年年五十八正德  
丁丑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余其同年進士也聞訃則  
走哭于其家弔其寡孤問其喪具而退旣踰月其孤  
賢等奉監察御史李君師文狀來請葬銘余不文念  
於君之葬也無能爲助遂勉從其請君諱儀字公著  
別號虛息其先鎮江丹徒人曾祖福洪武初徙實京



師始占上元籍祖惟善父元昭皆有隱德君自幼穎敏彊學善記弱冠從故方伯吳秋堂受易爲門下多士稱首弘治壬子以應天學生領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歷知江西之新昌山東之冠同知四川成都府中遭家艱者再居官前後不能以十載而皆有名初至新昌值寇賊羣行卽躬練兵民爲備民驚徙者皆招使復業聲張實副卒能上下相保寘橫民盧希淵於法及其諸子境內震服臨江王張二姓格鬪王殺張一子懼罪乃殺丐者三人

稱爲已子以誣張累訊不得其情後乃屬君君問死者皆有婦邪各以婦氏對徐檢視黃冊驗諸死者及婦名氏張具有之王一無有也於是刑王婦婦卽吐實曰受顧來爾事乃白冠俗死者多從火化君求不食之地爲漏澤園以與民葬埋俗由是變勸學禮士補助貧乏士民皆歸心焉其爲同知嘗攝守重慶時劇賊某者率其黨蔽江而下人情洶洶君百方備禦江兩岸皆置疑兵旗幟鮮明金鼓之聲相屬盜相顧叵測竟潛遁天全六番二招討以茶利相讎殺往來



道阻播州當嗣宜慰者與其庶兄不相能日尋干戈  
駭動四隣監司皆檄君廉問至則一引大義責之且  
婉爲開導遂皆感悟頓首謝不遑願受約束還報監  
司皆迎勞以禮然君素羸弱頻涉危險勞瘁甚病且  
作遂以致仕請堅請而後得之家居清約無異寒士  
而綜理詳密雅好吟咏有虛息稿若干卷藏于家配  
王氏子男四長鰲先卒次卽鬻次鱗習舉子業次魴  
女三長適王知州子儒次適倪主事子霆次適張布  
政子志孫男二祖夢祖繩女二君於義利能知所取  
舍旣終母喪父又疾篤兄子求分異卽請悉以家產  
與之播州贈累千金見卽辭去此皆有足稱者葬以  
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某里某山之原銘曰  
學優乃仕光于累試爲柔爲剛應變不常宜仕而止  
式全其美居逸而勤以詒厥孫其存孔厚而嗇於壽  
沒也不亡眎此銘章

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李氏諱穆字元載吉之泰和人泰和自國  
初以來號稱多士其尤顯者文學勛業往往追配古



人或乃顛躓於時負其才終不獲展而深培厚積以  
大放厥辭者亦多卓然有可稱述先生其一人也先  
生方幼學屬對已有奇語長而益務博覽性復強記  
廻出其輩流賦詩作文不拘一體宏肆簡嚴各極其  
趣裁剪之妙幾於自然於敘事尤長有條而不紊蓋  
平生所作名寄寄集者凡八十卷所修郡邑志處別  
爲部又數百卷嗚呼可謂富矣其才如此而其用弗  
究豈非其命哉先生年三十有四始以虎賁左衛軍  
餘中應天府鄉舉明年得官南樂訓導將滿考會其

令以官地私媚貴人先生不義其舉發其事被逮至  
京竟坐兩罷後雖申辯得直第令以冠帶家居士大  
夫聞知交致書幣以講學著書爲請由是蹤跡多在  
荆楚間因以寄寄爲號所至或數月或一二年留滯  
久之而先生老矣旣倦遊而返則與諸故舊爲真率  
會閣老澄江公尤重之每見必酌酒賦詩奕棋相笑  
謔以爲樂如是者又十餘年年八十有三正德戊辰  
八月八日以疾卒其始終之際如此先生爲人坦亮  
和厚事親孝待諸弟姪有恩凡授徒所得束修皆持



歸以爲親養晚年喪母諸弟請具適有潤筆金數十  
卽以授之介弟元平以翰檢遷官廣東過家病卒倉  
卒無以爲歛卽歛以已所備棺於親戚交游禮意無  
不周洽一飯之德終身不忘必報之乃已而尤善施  
德於人在南樂有竺簿者嘗被誣爲言於所知得釋  
竺致五十金爲壽先生曰吾所爲言義也奚以利爲  
竟不受嘗客武昌見民冬月渡金沙江多溺死者亟  
以啓事白于當道乃倡爲橋以濟後因爲浮橋爲利  
至今其教人有方多所成就如曲沃二耿攸縣二戚

尤知名所作真行篆隸諸書學者亦爭藏去以爲法  
蓋其性行與其及人者又如此曾祖文佐祖克禮太  
保王文端公爲銘其墓父諱玉璧博學工吟咏有詩  
集若干卷藏于家母劉氏以元平貴贈父翰林檢討  
母孺人配蕭氏先卒子男四長仁繁昌訓導次侑仕  
信侑信皆爲儒仕爲郡掾女二長適上模曾扞次適  
雲南按察僉事曾顯孫男九長潮鄖陽學生次鴻潛  
漢沔溫淙潑洲女四長適藍田蕭傑次適濠下嚴綬  
餘在室曾孫男二曾音先生初葬其配于五十六都



佛獅印西南爲雙壠而虛其左疾亟遺言諸子善自立且令合葬無違卒踰年諸孤始得葬日於十有二月某日佾先事來請銘先生欽順父執蓋嘗獲侍教焉茲其敢辭不敏乃據先生所自書年譜及仁佾所補述事狀敘次如右而爲之銘銘曰  
齊景千駟伯夷首陽同歸于盡芳孰遠揚兒童所羨金朱煌煌孰云不朽德業文章嗚呼先生才高志剛栖栖一世抑又何傷遺文百卷其存者長

義官蕭公墓誌銘

公諱城字景卿別號退逸姓蕭氏其先自瀘源轉徙社坪再遷今泰和城西之茆園凡若干世矣曾祖仲齡祖貫之父元獻貫之爲溧水知縣有能名其世父伯齡以進士卒官寧波同知伯兄薦之亦以進士知高要而卒仲兄引之以子少司空彝貴封左通政蓋百十年間領科名登仕版者相踵家門之盛鄉邑推之公生而資稟端厚初就外傳日記數十百言長益深造大爲少司空所器許甫弱冠遂喪其父俄又喪其伯父大父母垂老諸弟多未成人而公私百務日



滋出公於送死事生養老慈幼應門幹蠱一切盡心力爲之且惓惓督諸弟子學俾無忝厥世處宗鄙以和以度未嘗有疾言傲色見先生長者爲禮必恭其交接之周雖童孺亦無所忽諸父仕旣顯聲勢烜赫公當其時方精爲諸子擇師程督之嚴無間晨夕稍暇則課僮奴力耕稼外此無他慕者雅好賓客客至爲具必腆家有餘積往往推以及人弘治中嘗入粟助公家賑饑例錫冠帶公儀觀瑰瑋設施優裕旣拜錫鄉人僉以克稱其服爲公榮之比及晚年顧諸子

若孫職業之修皆可觀因以退逸自號其志亦可見矣正德己卯二月二十日以疾終于正寢距生正統己巳六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一配曾氏多內助子男四序廩廉廣廩廣嘗例授 淮府典膳孫男十一仁傑儼仰侃修偕仲倫佺僅仁儼俱邑庠生女三其壻贛庠生曾應鳳西原羅光鳳余次子邑庠生翊曾孫男五朝鳳朝賓朝用朝魁朝宗女三諸孤卜以卒之年十月辛未葬公雲亭鄉下規之原先期奉平樂貳守段先生所述事狀來以墓銘見屬余於公伯子舊



有斯文契晚獲與其季連嫻因以知公之平生頃余  
還任南都公攜酒殺追送十餘里盡懽而別其時方  
盛暑而公俯仰酬酢竟別無倦容且飲啗皆勝孰意  
其遽止此也然其始終之際如此可不謂之福人已  
乎是宜銘銘曰

世累簪纓於赫家聲舍醇以生昌辰是丁不競不僇  
識慮惟精以篤于成以永其盈曾不百齡大命俄傾  
地有留耕允穆鄉評蘭玉交榮身後之禎尚覩茲瑩  
俾表崢嶸

旌義冠帶介軒劉君墓誌銘

君諱述倫介軒其號姓劉氏嘗奉入粟例受冠帶之  
旌先世本汴人宋之季有功甫者來丞萬安因留家  
邑城之西其後裔日蕃且多才傑入 國朝尤盛仕  
而名位有聞于天下者若故刑部尚書克平湖廣左  
布政使述憲河南左布政使咸卓今南京都御史咸  
栗父子兄弟踵相繼也隱而名號有稱于鄉邑者則  
君其一人焉君曾祖正年祖德英父廣宣正年仕元  
爲瑞金丞與贈刑書昭年公爲再從兄弟皆功甫之



曾孫也君生五歲而孤有兄述彞僅十歲母孺人鄒氏年甫三十守志不貳以撫二子其伯妣周亦早寡有子述傅相與同志同居後十餘年而述彞又卒家事日就衰落君夙夜圖惟自振罔敢懈督視耕作生殖貨財爲之皆有方積累久之益恢于舊貫乃與述傅協謀作堂以事二母堂成其伯父浦城教諭有臨以雙節名之廣東布政使周公鐸爲之記一時人士得於見聞者皆相與稱頌二母之志有成而二子者爲能無負也有司察知其實將奏請旌門之典鄒孺

人俄以疾卒例不得與獨周被旌君旣早孤事孺人尤謹孺人性嚴急每婉曲承順務得其歡心及謀葬孺人旣得善地因奉移其先君之柩來合其謹於送終又如此顧以旌典弗逮每一念及輒慊慊不自釋云君性剛直而厚於倫紀言動詳審取予分明族有公使錢籍在祠堂君計所儲未足以周於用請得而蕃息之比其入也倍焉族老長良喜命子弟勞之以禮君再三辭謝曰此分內事爾何勞爲衆益賢之房孫鑾卿嘗舉家病疫死亾相枕親戚無敢入其門者



君亟以鑾卿歸祝家人善視之審其藥食而時時進之旬日疾良愈留不卽遣旦夕撫教與諸子均踰年乃聽其歸立門戶鄉人有曾華山者典司縣庫嘗寓食君所食畢忘所挾官錢而去君見而收之有頃號而來曰食客多矣將誰詰身家之禍今至矣君迎謂之曰無患輟而泣吾以歸汝出其原封授之華山驚喜泣拜曰公活我公活我遠近傳聞益用高君之義曰斯其所以爲介乎平生與物無爭非公事未嘗涉迹公府諸子皆教之學其季尤穎敏則遣充邑庠生

學行之端信於朋友君享年六十有七正德丙子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終于正寢臨終精明不亂諸子環侍囑以孝友勤儉無忝我又顧其季子若婦言曰汝尚無子宜審爲圖言畢命取酒正坐三醕恬然而逝配蕭氏出同邑南門舊族賢明善內助子男四斐彥能宏宏余子壻也斐早卒女一適泰和庠生曾用孫男四軫卿畿卿克卿亢卿女二君卒後數月宏以母命來南京拜余請葬銘問其期知未卜也余因與論古禮及鄉俗之弊曰茲事何可緩汝歸與諸兄其速



東坡有存和 卷十三  
圖之銘吾宜爲審日月有期不汝誤也及是乃來告  
日將以庚辰之歲某月某日葬先君於邑東田心里  
塘下山之原石已具敢請乃按宏自爲狀及求得其  
族譜詳考其世次爲之論著如右而銘之銘曰  
遐思以恣恣式亨厥屯無曰亨只孝之篤義之遵慈  
弘于教以垂永世之仁其蕃其大其有弗洵

上舍生郭君廷祥合葬墓誌銘

君諱麟字廷祥別號介軒姓郭氏其先自吉水白沙  
徙顛之烏溪十二傳至朝玉甫自烏溪徙信豐龍洲

君高祖也曾祖諱子恭祖諱彥英以輸粟被徵爲義  
民又徙安遠之陽寨考諱紹經母堯氏君自幼穎敏  
選充信豐邑庠生從明師受尚書長而學識益進提  
學試入優等俾膳於廩人屢試秋闈不利貢禮部卒  
業南雍無何喟然嘆曰吾親旣不逮養吾何爲於此  
遂謝病歸家居二十餘年介然自守邑大夫皆高其  
行每鄉飲恒以賓介處之名聞於少叅俞公會舉雙  
橋之役訪以兵事所言多見采納維時陽寨亦多警  
乃移家信豐之水東聲實蔚充水東稱巨擘矣正德



壬申十一月十一日以疾卒其生正統乙丑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君天性孝友初遊邑庠去親舍稍遠晨夕自講堂退輒南望歛歛得一佳味卽馳獻其親度未嘗不敢輒食二親沒居喪如禮遇諱日必齊宿將事以爲常兄弟七人其四異出相與雍睦無間而事其伯兄惟謹待兄弟之子皆有恩有遭誣在理者罪且不測亟捐百金以營救之事卒解待親友情極款曲而言論侃侃不苟爲同尤喜獎掖後進持身嚴整衣履雖敝不甚垢飲酒至微醺卽止厭俗

尚奢靡一以儉約矯之教行閭門出入以度無敢求服美者食指雖衆每時共寒飢而溫飽之緇黃之流庭無一跡其租入歲贏萬斛里中貧乏賴之以濟者不可勝數所焚通券前後以數百計人多德之有士人持券投君求濟其父喪君盡然輒遺之數金而歸其券優遇在客果不給卽貸其粗惰者必撻以示儆由是人人思奮多有成富家者矣配胡氏出安遠名族時濬翁之女孝敬溫柔宜于上下性勤甚杼柚無虛日凡事一惟君命而彌縫之力爲多以正統壬戌



十月望日生卒正德甲戌二月旣望享年七十有三子男一守謨女一適瓊州王太守從子異孫男五鐸鏞鏐鈇鍛鐸鏞鈇俱安遠學廩膳生鏐鍛俱信豐附學生曾孫男五日昌日宣日乾日贊日習女五守謨及王氏女鏐孫鍛孫皆後君卒家仍多故君之葬是以緩也始君特奇愛諸孫教之甚篤晚得余從弟欽藹以爲之師遂委心託之迄今二十餘年余弟猶主于其塾而諸孫者學皆有成此可見君詒謀之遠諸孫亦無負君之教矣嘉靖己丑鐸等始得吉地於信

豐安息里下堡寨前並營二壙向卜是冬十二月乙酉奉柩歸藏前期因其師來請余銘君之賢余聞之余弟稔矣乃按其鄉友瓊倅俞君淵所述事狀參以所聞敘而銘之而不辭銘曰

學匪徒文惟行之端理優于家政弗以官婉茲內相媿德無愆以明以昌人也非天紹聞嗣服諸孫則賢有衍其流莫深匪泉寨前之阜厥壤燥堅雙壁偕藏我銘是鐫

封淑人羅氏墓誌銘



故工部右侍郎栢菴張公之配封淑人羅氏年七十有八以疾卒正德癸酉六月四日其子鎮將請命于朝合葬公墓先期屬其再從兄宿遷司訓鑰爲狀拜授使者來南都徵余銘欽順早辱公知旣乃通好於淑人德善得於耳目者非一日矣惟不文是愧銘其敢辭張羅皆泰和西郭故家門閥屹相望淑人爲薊州同知孟旭之女夙閑姆教動止有常則年十八歸公時公父贈光祿卿華軒先生母贈淑人吳氏俱在堂淑人承事惟謹吳愛之愈於諸婦公自家居績

學至取科第歷官兩京榮名宦業爲世所仰警戒相成之益淑人寔多有之嘗從公呂梁直歲凶飢民載道公悉力賑濟淑人則親烹糜于內日出以食旁近飢者累百千人其用心如此後公以內艱服闋起淑人卽留主家政園田邸第歲有增加人謂公官久宜然而不知淑人自奉甚薄凡事可省卽省於中外賢子弟待之尤厚間有失怙恃者鞠之長而授之室故莫不爲之盡心遇臧獲有恩而指使必當故莫不爲之盡力用能以其家大非偶然也及再從公京師每



時節朝賀 三宮有所賜予歸必具香案載拜而奉藏之已而公以疾終諸子姪皆不在侍淑人治喪一如禮既請得 卹典又得葬銘於名公遂扶柩以歸葬焉年益高治家益不倦出入以度內外斬斬比疾革遺言毋以金帛殮我葬毋隨薄俗妄費其善教諸孫務底于成言訖更衣正坐而逝子男二長鑛早卒無子其妻蕭氏寡居十餘年而終以節稱次卽鑛用公陰補國子生久當得官以淑人老不忍去左右其妻羅氏故國子祭酒冰玉先生之女賢孝宜其家女一適象山知縣蕭異孫男五循律術術衍女二長歸余次子珣次許嫁王翥淑人德容莊肅言簡而善盡事理尤知所取予陰德亦多初被 勅命封安人後進宜人以至今封又兩被 誥命尊榮康豫壽考令終其福可謂備矣是宜銘銘曰

從夫而貴豈曰無人勤家以大或匪恩存彼昧弗思其祥可考睠此賢明子孫是保惟勤惟儉惟德之光惟柔惟順而動也剛 恩命屢申號登三品在笥之珍亦有宮錦生涯奄盡五福斯成載厯 卹典合葬



惟寧

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太恭人李氏諱淑賢出蛟川儒家爲安福令恭之子歸鄴之楊爲安福司訓贈刑部主事南里公之婦山東提學憲副菘畦先生之妻今南京儀制郎中叔通之母先以菘畦初仕最封安人後以叔通初仕遇國慶覃恩加封太恭人正德壬申叔通因考績過家得躬捧 命書展讀成禮踰年以疾卒癸酉十一月十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太恭人生而貞靜其父尤

所鍾愛爲審相攸一日與司訓會學宮見菘畦大加稱賞遂字焉及期來歸時祖舅靖菴壽官祖姑張方以勤儉治家禮法甚嚴其姑封太安人陳實繼贈安人金金慧而賢陳頗重滯弗當祖舅姑意太恭人委曲承事務求得其懽心凡縫紉污澆飲食賓祀百需一以身任之動皆整辦陳由是得安其所終陳之世執婦禮無怠嫺族莫不賢之菘畦雅志功名太恭人內助有方不使家事分其心文學益大進遂發解淞省魁禮闈累官至副外臺宦業焯著諸子始知學太



恭人卽嚴督之期必紹芳祖父由是叔通亦魁鄉舉  
第進士以至今官其處娣姒諸姑間和易寡言御羣  
下不嚴而肅平居由謹婦戒非至親無得見者崇尚  
儉素絕不信浮屠言執祖舅姑及姑喪皆盡哀及菘  
畦卒于官痛毀幾絕叔通適來省亟令扶掖以歸藩  
臬諸公以菘畦守官廉諭所屬哀得千金爲賻叔通  
義不受具以白太恭人太恭人曰兒言是也汝父固  
以清白遺汝兄弟吾何取於此邪竟辭之子男二人  
長叔達以輸粟拜承事郎娶張氏福清丞張君之女

次卽叔通學行爲士林所重娶張氏開令鏞之女女  
三人長適確山令吳照次適士人金鏞次適郡庠生  
盧俸孫男三人充耘充籽皆習舉子業充耕尙幼女  
一人適郡庠生王楷叔通聞計將奔歸謀葬于其兄  
謂銘當首圖以余雅相知厚乃手述事狀介其僚友  
夏惇夫劉士鳳來請誼有不容辭者遂按狀序而銘  
之狀無一語及辭金然士夫習傳其事菘畦雖沒而  
道益行於妻子其可不書書之豈徒昭示其後人且  
將以愧夫世之貪冒無耻者太恭人之葬當合菘畦



之兆在其邑桃源鄉白馬塘窆以明年十月十七日  
銘曰

宣尼贊易坤以順承有齊士女不習而能輔成君子  
龍變雲蒸惟坤主利而以義勝義方之教亦既有徵  
休命申錫奚啻百朋其終也令惟德之恒堂封永合  
來拜繩繩

太安人劉氏墓志銘

太安人劉氏爲封南京刑部主事蕭君廷美之配郎  
中世賢之母也正德庚午遇 國慶覃 恩勅封今

號乙亥閏四月十四日卒于南京官舍其生景泰癸  
酉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郎中將奉柩歸葬  
于鄉以其同官周德孚所述行狀來拜余乞銘余家  
與蕭劉皆有連郎中於余相往還尤密誼有不得辭  
云按狀安人諱錦娘出吾邑西平士族祖諱某父諱  
某安人生長富家旣歸封君朝夕承事乃若素嘗艱  
苦者事舅姑惟謹遇有疾湯藥必循用節度及其卒  
也佐封君治喪哀且慎鄉人以孝稱之初其舅筠軒  
翁尚義輕財晚年家無餘蓄封君遂客遊江淮以取



給已而占籍桐城家事一付之安人安人悉力經紀公私酬應斟酌適宜殊不見窘束之態尤盡心教子延明師購書史具膏燭至脫簪珥以給其費而時時督勵之郎中學垂成乃遣就封君於桐城益加磋磨俄以庠生中應天鄉試第七連登進士第擢累今官士夫皆知其有父母之教也安人性勤儉慈恕而明達和寒暑雨不廢女工郎中屢迎養官中衣食之奉隨時稍加安人輒不憚曰汝今守官清慎吾自樂矣安用勉強爲此乎訓諸婦多溫言而規範甚整臧獲

有過亦誨諭從容調恤族媼惟力所及遇外侮能傳片言折之婚媾間有武斷鄉曲者歲時謁見皆拒而弗納其族父雲表一時之高士嘗稱諸里族以安人爲有女中男子之風云子男三長卽郎中世賢文學洛才士林推重次世瑞次世立女二長適萬安曾藻次幼在室世立與在室女皆庶出也孫男三午介聿女七俱幼前卒三日世瑞自桐城來省安人良喜御酒食談笑至夜明日卽中省問如平時乃入部俄報安人驟得風眩疾倉皇馳歸聚醫滿堂皆束手無措



凡三日而逝嗚呼其命也夫葬以其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里某山之原銘曰

君子生生于千里外內事之修非賢曷賴賓禮先覺以爲子師教成于內名乃外馳爰登甲科官資屢進祿養 恩封式鴻厥慶廸勤訓儉終始不渝承以守官清譽孔都何德之豐而壽之嗇沒也不亡眎茲銘刻

太夫人孔氏墓志銘

太夫人孔氏系出闕里 宣聖五十八世孫故湖廣

左方伯安菴劉公之繼室也祖諱 父諱練伯闕里支派實繁惟練伯公一門媼姪爲盛其女之壻多名卿賢大夫而弘泰弘緒二衍聖公又皆其甥之所出大抵皆德選也劉世爲萬安宦族公父官至大司寇受知 英廟有重名而公克世其業以顯方爲御史喪其配歐陽氏聞太夫人之賢以禮聘焉旣歸公執婦道惟謹後公遷副閩憲擢長湖憲進左右方伯太夫人隨宦南北實多內助公得以盡心所職宦業日熙姑康夫人耄壽家居閒從公歸省朝夕上食恭甚



康夫人卒贊公襄事無違禮待諸子女恩意惟均所  
生二男子二女子公卒時俱未成立旣而婚嫁皆以  
時舉其生事爲之經理尤悉家亦裕如貌莊性嚴人  
莫敢犯然施諸媼族䟽數隆殺必有恒儀度泰然迥  
出儔類望而知其爲貴也初以公貴 封孺人後以  
子貴進 封太夫人晚年處人更和而治生之勤終  
始如一忘其身之老云子男四長玉累官刑部左侍  
郎以議獄忤 旨閒住次奎光卒次璧又次璜以貢  
需次銓曹女四歐陽宗之彭穰黎恩張玉其壻也孫

男九思憲念愨愈愨怒喜忠憲以官生領鄉薦愨愈  
俱邑庠生曾孫男五俱幼侍郎本公季弟之子公初  
未有嗣以屬歐陽夫人子之其事太夫人有順無違  
居閒累年與諸弟日隆色養愉愉左右太夫人心志  
益樂壽益高體益康蓋享年八十而卒嘉靖辛卯三  
月二十六日也其生景泰壬申十月十一日侍郎初  
葬公于其邑松陽之原奉歐陽夫人祔于左以是歲  
十一月初十日奉太夫人祔于右先期具事狀緘書  
授其子憲俾來謁銘欽順與侍郎相知深且有連誼



有不容辭者謹次其事而系之銘曰

肅肅矜肇來自闕里從夫而貴復以其子體柔用剛  
式弘內理 龍章載錫先駘厥美松陽之原墓木拱  
矣葬于斯合其永寧只

風聞樂平與前弟日劉曾養創創式本太夫人志  
未育嗣以氣別於夫人于之其事太夫人育則無  
野身以本自養其正其財計源本公季弟之子公  
思大恩欲念續念無意時喜忠意以首主際來萬壽





李蒼先生存稿卷之十四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琬仕釋白父

璉仕君長父重梓

行述 一首

墓銘 六首

先吏部府君行述

羅氏系出豫章初祖諱詢宋紹興間來主泰和簿因家邑城東北卽今缺城三傳至伯玉府君諱子圭舉嘉定解試伯玉二子曰涇甫則族祖庶吉士仲深府君之高祖也曰和甫生叔大號大觀始徙邑南鄉上模里之西岡大觀生君質君質生元亨元亨是生先

高祖諱以直號直庭富而好禮鄉稱長者配郭氏繼劉氏先曾祖諱寧字存謙邑學生芳洲陳先生高第未試而卒配曾氏先祖諱鐸景泰庚午鄉試中式授黟縣學訓導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配王氏贈淑人生三子二女長子卽家君自幼穎敏有志操隨任黟庠潛心問學未嘗出戶庭先祖嘗以陰山木風之暫遊卽反丙子還鄉應試三場畢卽赴黟不幸先祖前數日得疾棄世遂奉先祖母扶柩歸葬已卯舉于鄉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急於祿養拜青田學



諭便歸爲叔父受室昇以家政奉先祖母挈季父少  
姑以行時年甫廿四毅然以師道自任青田科目久  
乏士亦鮮有志者乃擇可進者加勵之謹條範公勸  
懲日坐堂上親爲講授夜間至齋房稽其勤惰且有  
茶果粥餌之餽士爭感奮文風一變陳暕王庭相繼  
中選倡修廟學饌堂事見潘太守琴所作記己丑秩  
滿辛卯擢安慶教授先祖母仍就養焉其爲教一如  
青田樞星門部于藥局力白于太守且率諸生撤去  
藥局以位樞星及移學門於樞星之右求羅一峰先

生記之學宇頽敝輒割俸修葺視如家事不屑屑煩  
有司初廨舍有妖頗著影響屹不爲動久之遂熄庠  
生吳本清母喪廬墓縣不爲申徑取諸生呈轉達當  
道得蒙旌表丁酉秋闈閩浙交聘往考閩試得人爲  
盛若司寇林公待用春官鄭公仲璧輩凡若干人是  
年先祖母壽滿六袞事旣竣還至中道遂迎以歸會  
姻族稱觴爲樂庚子秩滿諸生得雋者柯忠劉溥王  
鸞方向戴恩亦前此所未有也辛丑上吏部考居最  
力辭有司之選壬寅進南京國子學正尋聞先祖母



計奔歸治喪乙巳復前職戊申考績受勅進階登仕郎乙卯秩滿先時已有歸志因不肖欽順初入翰林先夫人勸往一視乃北上六月轉國子助教仍加俸一級冬聞先夫人訃遂上疏乞休時年僅六十已未受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庚午受誥進封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庚辰加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是冬感寒疾尋愈逾年患疽久之亦瘳癸未四月偶痰氣壅滯至十九日巳時竟不起生正統丁巳四月一日戌時享年八十有七家君爲人

孝友勤儉嚴毅方正重義輕利壯老一心養先祖母二十餘年曲致承順居喪葬祭盡禮痛先祖不逮養移其孝於伯叔祖先後迎至宦邸極愛敬焉兩叔兩姑婚嫁以時先祖母視成而已撫教季父學成早世念之終身先業惟叔父所取仍作樓以居之旣倡羣從作本房廳事及後堂增祭田以供時祀致政歸復作祠堂及廳事以尊祖合族先塋所在一一悉心經理宗族嫻表待之咸有恩意施不望其報有桀驁者率優容之終亦自愧服也兩輯族譜家乘皆鉅梓以



垂久遠服食器用雖貴無所加然必整潔夙興夜寐  
罔自暇逸教兩庠升堂伐鼓恒在府縣之先諸生每  
私計之九年無一日曠也以身爲教不尚言說一言  
之出聽者莫不敬而信之延及平民亦耻爲非禮安  
慶父老皆以爲前所未見也旣離任往來經過諸生  
奔走候問如常咸依依不忍別有尾行數里瞻望弗  
及而後反者後復白于當道設主名宦祠生祀焉其  
遇諸生恩義兩盡於束修不計其有無貧者非惟不  
受某議婚不能成禮某室敝無以爲居某親老而養

不繼某親喪而不能舉且皆有以給之

畧見安慶志及李太守

書而鄉士夫之賢而貧者亦間周以義

見劉通府鈺書然實

無厚積于時惟先祖母肉食而已敬以事上而不爲  
諂非公事不入守令之門在安慶見太守止行揖禮  
而前後守若陳侯雲鶚王侯璠潘侯蕃皆賢雅相禮  
遇會必坐款有文事輒以咨之巡按佾公鍾至舒見  
其立迎曰固當驟試一論乃大加嘆賞曰吾巡舒六  
邑人皆稱汝行檢可謂文與行稱矣佾明年巡浙遂  
有考試官之薦兩任提學若憲副劉公鈺御史戴公



珊婁公謙率優禮焉戴每揚之於衆各縣學生有不  
率教者輒發詣講下背書觀禮婁初至進武生十數  
人皆告願入府學婁問潘守彼樂羅教授寬邪潘備  
稱之婁曰吾固知其然也在南雍尤爲大司成方石  
謝公所重謝歸休諸生謁文以贈謝得之喜曰吾初  
得先生之爲人今又得此文惜不久處盡閱餘稿謝  
後起掌成均爲作像贊有維昔南雍實爲老成環視  
六館惟先生有聲之語一切世味泊然無所好惟酷  
好觀書然不喜泛濫六經通鑑綱目之外則文章正

宗文選古體韓歐曾文李杜盛唐詩及本朝二三大  
家集而已夙擅文名遇人有求無不樂應南雍務簡  
與同官爲文會有所指摘皆自以爲中其病也後以  
不肖兄弟迎養又兩至南都及錢塘弔古探奇吟咏  
尤富自丙辰謝事後或家居或就養三子實畚侍焉  
而季侍于家最久壽朝令旦必會媼賓宴款蓋無歲  
不樂自作慶壽記紀其實以示後人每聞 朝庭進  
一善人行一善政輒不勝喜羣姦用事語及恒蹙額  
長嘆季有 召命部符且再至卽以大義速其行曰



有以事君吾志樂矣年踰大耋聰明康健金緋在躬  
人詫其榮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雖後進晚生必與  
爲禮人無遠近親疎皆知其爲君子長者而推爲鄉  
之達尊未病前二月先祖神道碑亭初畢工卽從子  
姪肩輿而往周覽畢喜動眉宇曰了吾此念節屆清  
明又欲躬奠祠堂不肖以筋力難強諫至再三乃已  
屬纊前三日進茶猶欲自舉請曰甌熱則應曰我自  
知之執虛如執盈蓋臨終無一語之亂將歛則大風  
雷雨竟夕萬瓦如傾鄉人驚訝以爲哲人云亾非細

故也訃 聞 賜祭仍 命有司營葬域事家君諱  
用俊字舜臣別號粟齋又號西岡退叟配先夫人同  
里曾氏初贈孺人再贈恭人三贈淑人賢明慈孝與  
家君相待如賓先二十九年卒家君終老不忘哀焉  
子男三卽不肖兄弟女二長適楊平次適蕭欽蕭氏  
妹亦先卒孫男五琰珵珩璫珽俱邑庠生珩國  
子生女五長適萬安庠生劉宏次適楊黍餘尚幼曾  
孫男四傅個儋份女一所著有芝田皖城南雍寓京  
歸田諸稿論語有類編葬卜後二年乙酉正月庚申



墓在邑樟橋里天柱岡之陽先夫人同兆云

亡弟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允恕墓誌銘

允恕余季弟也諱欽忠初號敬軒更號西野晚樂金魚洲之勝作惺翁亭其上士友亦或以惺翁稱之生成化丙申三月十九日年二十預江西舉送遭母夫人喪未行弘治己未中禮部試列名第八廷試第二甲第三人 賜進士出身三榜皆與仲兄允迪聯名庚申春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其秋遂移疾歸壬戌秋奉先吏部公赴杭以允迪在運司迎養故其冬還朝

改禮部精膳司正德丙寅陞署主客員外郎事明年春選陞通政使司右叅議三遷至左通政滿考推

恩封先公如其官贈先母恭人壬申冬請告歸省癸酉陞南京太僕卿會疾作辭明年陞通政使行未及上而言者劾其曠職吏部得 旨將改用之力引疾

求退竟得請既而有司以病痊奏請起用不報嘉靖壬午始復除通政使添註管事辭不允會遭先公之喪及再被 旨入朝供職則丁亥春也允恕舊有血疾變爲積塊供職未幾疾屢作頗妨朝夕遂連奏乞



休 上矜念之特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賜璽書  
俾總督南京糧儲視事僅浹旬復以通政使召辭疏  
亟上召命加嚴已丑春力疾啓行且再辭行至邳州  
奉冠帶聞佳之 命抵家輒就牀褥疾日益甚更數  
醫竟不可爲矣前卒數夕強起正襟危坐舉手向余  
首屬爲銘已而從容百十言皆臣子大節且言事君  
之義敢有不盡但自覺光景已促無可奈何兄宜爲  
我表白此心死無憾矣遂語及葬地顧諸姪歷示其  
向背曲折令善爲之乃復舉手向余曰夜向深兄宜

就寢弟亦倦矣明當更盡所言然自後恐重傷余懷  
時有所付囑惟授諸子姪而已語皆精審如平日常  
允恕來告行余嘗酌之酒酒半頗慨叙其平生謂異  
日兄當銘我有志未就而卒此言幸勿忘也余笑曰  
安有是然心竊恠之及疾甚余偕允廸往省其宵輒  
感異夢或示余易義有戊與癸合之文卒之日則八  
月二十五日戊子也嗚呼孰非前定邪惜未徵其所  
自覺者何也享年五十有四吾羅氏初祖諱詢當宋  
紹興間自豫章來主泰和簿遂留家邑城東北隅今



所稱缺城是也八世祖號大觀始徙居上模里之西  
岡世遠族蕃居止頗隘允恕欲還居缺城未果乃市  
地學宮之傍築室而居之高祖號直庭富而好禮鄉  
稱長者曾祖諱寧從芳洲陳公受書游邑庠早卒祖  
諱鐸黟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考諱用俊國子  
助教致仕累封官與祖同祖妣王氏妣曾氏俱贈淑  
人配蕭氏封恭人子一珏女四長許嫁曾教諭之子  
民章餘皆幼側室丁氏王氏吳氏珏王出也允恕生  
質厚重自幼不凡年十四五卽有志向上聞父兄前

輩語及聖賢可學輒踴躍思奮若不能自巳者舉業  
外恒別有用心處家庭相聚於學蓋無所不講若心  
性理氣諸說講之尤詳始或異同終其所見皆合性  
剛負氣然於親賢取友每深自謙抑惟善是從一時  
名士往往樂與之交晚於湛甘泉尤善也爲文工造  
語簡潔圓勁惟意所向善變而不窮而必歸宿於理  
詩古近體多清婉有餘韻頗造古作者畛域方將會  
萃其稿以俟知言者擇之事二親愉色小心恒若不  
及奉養之具雖微未必躬視之余與允廸性各有偏



未嘗不婉致其樂也厚於宗族嘗別儲粟以周其乏  
臨終慮其不繼復益之千石屬講求歛散法以圖經  
久居官奉職綜理精敏尤善奏對廷中推爲第一嘗  
一充廷試讀卷官雖久從家食然於天下事皆嘗留  
意逢時再出亦將有以自見矣顧厄於多病而年復  
不永可勝惜哉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葬邑東門外  
金魚洲上首寅趾申皆從其治命並營二窆虛其右  
以俟蕭云嗚呼余衰鈍不文然所以銘吾弟者惟其  
信而已矣文不文不計也嗚呼銘曰

生必有知孰爲之制近止尋常遠通百世知之所逮  
皆欲行之其近其遠抑有攸司進非子能實惟知退  
有赫其臨有嚴其對歛其精英還之彼蒼隨帝周流  
其或不亡

郭處士配羅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羅氏先祖考贈侍郎府君之季女也母王氏  
贈淑人景泰乙亥十月二十六日孺人生于徽之黟  
庠官舍故其諱曰徽娘踰年而府君卒後四年先考  
封侍郎府君筮仕得青田教諭奉王淑人往就養孺



人隨之成化庚寅先封君滿考過家遂歸孺人于同鄉竹溪郭氏爲處士善仁君之配孺人性專靜寡言笑自幼奉母訓惟謹及爲婦能竭力以事舅姑烹飪調膈污澣補綴率身親之不以付婢使姑老而患風痺左右扶護者十年未嘗有惰容事後姑亦能得其歡悅處士雅克振奮孺人相之甚有方治女工常至夜分大布之衣非甚弊不易日積歲累費用益饒用能廣園田新棟宇以成處士君之志春秋薦享賓客過從殺甘酒旨不戒而具尤篤于教子奉師之禮每

每從厚待羣從子姪皆有恩有與處士不相能者遇事輒相持不置孺人恒委曲小心以彌縫其隙卒歸于和孺人體貌清癯然素少疾疾中年嘗苦目眩恪守禁忌俄而遂愈晚以勤家之故乃日就衰憊一日呼諸子語之曰死生有命吾度不能起汝兄弟其善事汝父務相與雍睦勤耕讀以圖光大家門吾死無憾矣翼日遂卒嘉靖癸未二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子男四長淳龍南縣學生屢試秋闈未遇次景直先卒次景文景賢女二長適平原曾僉憲嗣子紱



次適上模曾國教諸孫芥孫男十三某某女二處士  
卜以是年十月庚申葬孺人于其里曾家山之原先  
期命淳具事狀來以墓銘見屬嗚呼自吾姑謝世而  
吾父同氣之親無復存者矣永念平生友于之愛不  
知涕泗之交集也未踰兩月吾父又棄諸孤積憂薰  
心百慮昏塞尚安能執筆以銘孺人之墓邪葬事且  
嚴處士君竟不余釋乃勉強敘而銘之銘曰

孝敬儉勤慈惠溫良宜家之本婦德之常彼驕彼哲  
慈謂非祥不覩臬鴟疇辨鸞鳳孺人逝矣遺馥彌芳

亦有賢子尚觀顯揚

亡妹蕭氏婦墓誌銘

亡妹諱考珠姓羅氏以成化己丑六月七日生于浙  
東青田之官舍家君時爲其邑教諭適九載當考績  
故因以考名之稍長先母曾夫人親教之女事習之  
旬月輒可觀其工多而用省者稍解卽已性沉密寡  
言笑而遇事優爲先夫人每有所指使動皆如意以  
故尤奇愛之年十五嫁爲同邑蕭欽時肅妻時肅先  
君憲副公與家君同領鄉書故因而締好吾妹出入



貴富一以勤儉自將相時肅治家斟酌淺深度量緩急不動聲氣而條理斬斬時肅常曰吾家之成吾妻之力也憲副公嘗便道還鄉良賤聚食累千指且賓客沓至吾妹介婦也適以次當家隨分應酬未嘗有失恒痛先夫人早世於家君動靜必謹候之屢獻時物以助甘旨既連失數子卽以時贄時肅置妾久之復無所出由是恒鬱鬱不自釋曰如身後何余每從容寬譬之輒應曰諾然未出戶已聞嘆息之聲竟以此成疾卒正德乙亥六月十五日年止四十有七嗚

呼痛哉後數月時肅書來以葬期告遂請爲銘夫其賢而不壽且無子余所爲甚哀之者也將爲之計久遠銘其忍無作乎吾妹有二女長適南富王煦次適清溪楊袞皆同邑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千秋鄉江東里某山之原余往時嘗一至其處爲時肅言可爲陰宅者也銘曰

凡人之情皆願有子命之方正有無定矣妹也賢明獨蔽於此我銘其藏究極終始後千百年誰其忍毀

亾女劉氏婦墓誌銘



嘉靖甲申春余壻劉宏以女氏之疾來告亟令人往候之疾且進其二弟又迭往候之五月十六日竟不起年止三十有八嗚呼痛哉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其邑某都田心之原宏來請銘銘蓋有不忍爲顧不可無一言以慰吾女於地下乃追憶其平生誌而銘之吾女以成化丁未八月二十五日生名之曰任潔稍長其母攜之從余於官所卽能領教戒嗜女紅間佐其母治庖饋已而業復在手居止有常處未嘗輒窺外戶於服飾不求華美雖屢經修補亦自安之余

心重其賢爲之相攸屢矣最後乃有薦宏者稱其秀穎好學受知其邑大夫黃德裕特進補弟子員余察之信女時年十九遂以歸焉劉世居萬安之橫街爲衣纓鉅族吾女旣習聞婦道承上接下無所不致其謹舅姑悅之居五六年流賊破其邑焚其居宏先已挈家避之江上適余復起莅南雍遂以壻女偕行館之再期宏請還修子婦之職乃辭去吾女初嫁資裝殊弗備及是亦未能有所增益察其意無不悅者宏旣抵家其父介菴君以口衆事煩析產授諸子宏方



力學圖進取一切內事皆吾女任之自此比其卒十  
餘年間凡宏之親師取友所以資給之者既無或缺  
而田園加闢棟宇復完吾女之約身勤家於此亦可  
見矣生子皆不育有女二人長者年十三幼者六歲  
女之族姓曰秦和缺城羅氏今所居里曰西岡大父  
號栗齋國子助教致仕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大母曾  
氏贈淑人余其父也號整菴母曾氏亦贈淑人銘曰  
女事之習其心孔專迨其有家黽勉相先勞則多有  
而不永年無忝所生銘以是鑄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墓誌銘

嘉靖庚寅春正月外舅西磐公有疾欽順往問之就  
牀坐語甚款意氣淳淳如平日以酒饌進徧嘗之已  
乃握手言曰吾疾殆不起卽不起宜以時葬勿效時  
俗所爲第爲我書其平生納諸壙中吾無憾矣余拱  
而對曰謹奉命旬日後公出就西齋宴息勢若小愈  
二月十六日朝食罷覺微噎就卧少頃則恬然逝矣  
余走哭于牀遂視棺斂時其伯子明揚官于廣乃與  
其仲明瑞謀殯公于正寢之後堂以俟禮也明揚歸



卜葬日得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甲申欽順乃以公  
治命爲誌公諱顥字之恭別號西磐姓曾氏世居泰  
和上模里爲望族曾祖諱楚芳祖諱季倫父諱衝字  
士舉前母羅氏余從祖姑繼母後塘羅氏母南舍郭  
氏以正統乙丑二月十三日生時舉翁年幾五十矣  
得子晚頃刻不令去左右教愛甚周公生質清臞或  
頗疑其難育惟西平胡處士仲溫甫一見奇之許妻  
以女後卒歸公是爲外姑胡孺人也稍長從師讀書  
學五七言詩皆略解顧舉翁年已老乃一意服勞學

以中輟性闔爽樂易事伯叔諸父與羣從兄弟處皆  
能得其歡心遇人無小大戚疏一見皆如舊識綜理  
家務及供事邑庭動皆整辦鄉人莫不嘆羨謂舉翁  
有賢子矣翁旣逝公益挺挺自植族綱之振宣力尤  
多嘗慮房族間有不率教者特走會府以族兄刑侍  
公故所立家範白於憲司願得舉行以保其族憲使  
陸公大悅下其詞郡邑俾符公如所謂公益嚴諸身  
以爲之率進二三賢子弟以爲之輔小懲大戒而恣  
肆者鮮矣舉翁嘗率羣從建祠堂以事先公復與諸



有力者增置祭田時祭益備延師教子常厚爲禮待  
賓客一無所忽性不飲酒然公但在席卽無不樂者  
有時興至或高歌一曲音韻清遠聽者皆爲之灑然  
余初入翰林公爲挈家以來留浹歲及佐南雍復走  
使奉迎至則爲留再歲兩京之勝皆徧覽之士夫多  
以詩文贈其歸往往能道其實嘗得別墅去所居之  
西僅里許竹樹深茂意甚樂之因以西磐自號又別  
治花塢出門百步而近名以藏春其晚年蓋無日不  
在塢中也邑大夫聞其賢嘗禮致鄉飲辭不赴及年

八十遇 覃恩詔下遂拜冠帶及絹綿米肉之 賜  
賀客駢集醕酢雍容衆莫不榮其遭而美其稱也胡  
孺人先公二十八年卒所生女一人最長是爲余室  
封孺人卒贈淑人子一人卽明揚博羅河泊所官貳  
室劉氏子一人卽明瑞邑庠生孫男三人曰都曰鄒  
曰郊曾孫男四人朝著朝彥朝譜朝瞻初公葬其考  
於里中嶺背之原旣老遂營壽藏于其側今啓而葬  
焉墓門北向因其山勢然爾銘曰

惟西有磐碩人之寬貞于歲寒五福斯完葬從其先



既固永安匪辭曷傳堅珉是鑽

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楊氏諱平字顯正別號勿齋余女兄之夫也年五十有二正德己巳五月庚申以疾卒親交厚者皆赴哭盡哀而余哀之念之至於久而不能置蓋不獨以其親也自余獲從君游于今二十餘年矣雖狎見未嘗不相先以禮相匡相翼一出於誠心而驩然無間其不相見遇有事輒交過手畢君所貽或片紙數語莫不粲然成文家君嘗稱其簡當可喜其風儀秀整

性軒豁善辭辨從容往復袞袞數十百言不可窮然余說或長亦未始不欣然服也先夫人大故余在朝二弟荒迷莫知所措殞殮一出君手極其周慎家君致政里居君時時來省遇生日必清晨攜酒殺至歲以爲常不爽時刻余兄弟相繼登仕辱君贊喜者數矣而未嘗少以非義見于蓋其識明而氣豪審於大體而所向者恒近正然也嗚呼余閱人亦多矣求如君者蓋少而况肺腑之親乎此余所以不能忘情於君也君幼學記誦兼人年十六受室其父方游邑校



圖進取卽舉家政授之君不得辭學因以中廢然治家極有條理常以其間涉獵書史旁及陰陽醫卜之說皆頗通其大義事父母善承順弟奉亦有才智事多與之謀內協宗親外交納名人賢士施張磊落聲價聳一時富有餘財然一錢不妄用卽當用雖空橐無難色楊氏居泰和世久其源流有太師文貞公所作譜在自君六世祖始遷高隴其諸父又分居綿溪君曾祖彥實以輸粟被旌爲義民祖敏恭別號不侮父光衍未仕而卒母歐陽氏初室蕭氏贛榆大尹時

習之女繼室是爲家君國子助教封翰林編修之女於余爲兄側室劉氏蕭氏諸室皆無子先已立弟子黍爲嗣女三繼室出者歸尹貫劉出歸陳儋蕭出許歸曾氏子綱初余往省君疾君首以葬地託余爲相得航溪里南木岡寨下之原吉比疾甚余再往省則遂託余後事第姑應之嗚呼豈謂遽成永訣邪君卒後十有一旬有一日其從子穩卽余所相地斂甕並甃二壙越七日戊午壙成奉君之柩葬其左虛其右以俟君繼室余於是再往視窆且爲銘刻石納壙中



以寄余情以終君之託云銘曰

才足以達其志氣足以充其智年則不償其有而從  
子爲之嗣嗚呼奈何其永寧於是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五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琬仕釋白父

璉仕君長父重梓

祭文 三十首

祭澄江先生尹文和公文 同郡舉

嗚呼學之博矣或短于辭惟公通敏當代攸推文章  
事業兩得云稀經濟大略公復有之雄聲偉望清秩  
崇資遭逢 憲廟尤被簡知執工爲間官屢外移卒  
登黃閣參預政機 王言以大國是以熙 元良是  
保朝著是儀 重明繼照彼此一時奉身而退鄉有

袞衣江山之勝可遊可嬉著述之富愈出愈奇踰八  
望九一疾不支訃音上達 當宁齋咨謚從 中錫  
葬則有司公平奚憾不朽在茲顧惟某等嘗辱提撕  
山頽梁壤何仰何依寓哀一奠有淚漣渙澄江明月  
悠悠我思嗚呼哀哉

祭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文 丙戌春

嘉靖更化朝多老成一其心力以迓休明公作春卿  
首嚴邦禮旣飭旣周神人具喜心勞身病夢繞南雲  
里門未入凶訃遽聞嗚呼哀哉學博而醇文清而婉



德厚才充識精慮遠賢科首選謙約自持居無妄動  
進必循資甫陟桂坊孰甘余沮竟長詞林孰非吾與  
經筵陳說疊疊其恭文場校閱濯濯其公乃佐銓曹  
遂聯八座多事之秋有聲無過驅馳萬里捧日而  
升化成可待壽顧弗增嗚呼哀哉議禮之難古今所  
病猶幸殘經頗存明證品節有稽民志斯定公之忠  
勤於斯爲盛懋官懋賞恩則非私病妨朝謁位許  
暫辭錫之溫詔春浹肝脾預期平復來覲勿遲公  
竟不來皇心孔盡官豈不高用其未極易名孔令

卹典載申光昭青史一代全人欽順無能辱公同榜  
過賴公消善資公長星霜屢易乖隔恒多尺書徃復  
不廢琢磨爰及晚年幸同史事筆削方殷去留復異  
從茲一別再見無期遡風承訃有涕漣湏頃值家艱  
荒迷失度薄奠寫忱後時爲負嗚呼哀哉

祭楓山先生章公文

丙戌春

嗚呼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含公之問學德容  
之溫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  
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疊疊焉無時不



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極其形容而粗能道其大略者也公之發身則聽歌鹿鳴省元甲榜吉士蜚聲公之歷官則翰林編纂評刑僉臬司成六館然而滿考之書恒少居閒之日甚長惟公論之交附肆屢騰於薦章 朝廷方急於用賢由司成三遷而正位宗伯公尤篤於自信自南雍一退而終老故鄉此欽順之於公益未易詳其本末而粗能道其行藏者也藻思雄文忠言讜論折獄惟明誨人靡吝何王金許上邈程朱正傳斯在之此弗渝其所

未爲付之猶子出入門墻矧多良士謂公宜壽千百爲期云何一旦失此人師欽順初涉仕途公方高卧竟以非才忝爲公佐夕炙晨熏膏枯起惰巨海纖鱗欣然自賀研窮性命商略古今何遠何近何淺何深奉違彌久懷仰無任屢憑過客貽我好音聞訃南銓亟圖遣奠家問驚心弗果如願奄罹大故孤露筮筮迄茲累歲徒抱微誠墓道春風青回宿草翼翼新祠栢題蘭棹敬遣頑兒祇薦蘋藻短誅無文中忱是倒嗚呼



祭大司徒吳公憲之文

嗚呼才不虛生名不苟得必有勲勞効于邦國承流  
宣化激濁揚清兼資文武濟以忠貞四十年間如公  
有幾君子所資小民所倚我 皇勉勉方切圖終人  
惟求舊公遽罹凶天實生公著名亦早胡不少延爲  
傳爲保嗚呼哀哉皐皐訾訾其玷莫知靖共在位公  
則有之赫赫炎炎其燄可畏寵辱不驚公其無愧高  
冠初掛三徑已成論文尊酒樂我良朋伴與優游疾  
綿壽祉曾是哲人七旬而止嗚呼哀哉蓋棺論定好  
惡疇私銘幽揭顯不朽在茲丹旒翩翩行就窀穸曷  
寫哀悰瓣香束帛交游之痛邦國之悲昭明如在歆  
此一卮嗚呼哀哉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

戊子冬兄弟同舉

惟公才周萬務學本一心氣蓋古今量包湖海紹斯  
文之墜緒躋斯世於平康豈惟衆所同期誠亦公之  
自任遭逢昌運服在大僚屬時望之方隆胡仙遊之  
遽爾固有光於建立曾未究夫經綸偉矣希文天章  
遼邈勞哉諸葛渭曲淒涼愚也弟兄夙欽風義交游



以世氣味攸同宦邸論文不在盈尊之酒歸途講學  
猶存隔歲之書約信頓垂盡傷何已素幃伊邇薄奠  
斯陳有炯精靈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都憲金公德潤文

嗚呼一第爲階百年良遠何以克終其惟勉勉公由  
鄉校起擢巍科郎胄精彩如鏡初磨乃職旬宣于川  
于廣于顛揆金閩楚交響瘦姦隱慝公鑒惟明深山  
長谷公令惟行莫祥匪刑莫惠匪政凋瘵以蘇反側  
胥定通才宏量勤力小心何燥何濕何淺何深玄髮

欲斑外庸斯訖旋軫留都式均勞佚乃佐邦政乃長  
憲臺不徐不亟陰闔陽開有周其防無罅不補遭彼  
權姦莫予敢侮功成身退壽考令終全人之目交口  
屬公訃徹 九重載厯卹典出綸如紉俾幽作顯靈  
輜將駕素服盈庭齋咨涕洟豈獨親朋亦有瓣香來  
自千里報德酌知以後爲恥吾儕宿成奠此一觴斯  
文之好何日而忘嗚呼哀哉

祭都憲歐陽公子相文

惟公稟質壤竒抱才卓犖行事近乎中庸處心一於



誠確鄉榜榮登甲科繼掇出宰花封春勻萬萼晉陟  
烏臺秋高一鶚祗膺副憲之遷躬提列郡之學旣樂  
育夫英材亦兼療乎民瘼方面正員載光簡擢刑以  
時清政以時擴尹京府而令聞沛然佐都臺而清風  
凜若宜享遐齡永儋高爵胡一疾之偶霑竟彌留而  
不作氣之當盡者旣還付於山川用之未窮者終虛  
委於冥漠此上下之情所以無不盡傷而吾人之淚  
於焉爲之迸落也丹旆悠揚長江空闊歸葬故山復  
爲完樸某等好素敦於同鄉禮宜薦乎清酌痛方甚  
而詞莫宣情有加而儀則薄嗚呼哀哉

祭常少劉務教先生文

惟靈天資醇樸心地坦夷爲石潭之孫而克繩其武  
爲文安之子而善爲之箕中舍承 恩光增東閣符  
臺進秩名著南畿旣兼工於詞翰亦克謹於操持遭  
權奸之亂紀甘廢黜而不辭陰霾旣廓舊物重縻爰  
被清卿之擢厥惟顯相之宜俄嬰末疾乃宿名醫方  
屢更而藥罔效疏朝上而舟夕移行金緋於清晝覩  
桑梓如平時小愈之歡謹洽長終之慘遄罹訃音遠



徹孰不興悲欽順分聯伯仲韻協壘篋尚擬重遊之  
有日寧知再見之無期遙陳薄奠以寫我思公平如  
在庶克鑒茲嗚呼哀哉

祭太平知府王公文

嗚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古雖然豈無卓爾惟公  
先世太守尚書公少而貴晚亦分符百有餘年有祿  
有位公視如無溫恭靜退出言舉足循矩應規若無  
不可而有不爲三載遐邦令行禁止食之誨之大小  
咸喜庶幾黃髮以究厥施天乎何意曾不勅遺歸葬

茲山其寧惟久生死交情炙雞絮酒嗚呼哀哉

祭封編修陳公文

嗚呼鄉有老成一鄉之望儀刑所存奈何凋喪公以  
子貴惟德稱之出言不苟持行靡虧命服在躬聲華  
有煒會訂耆英養隆甘旨高年盛福以引以增後生  
小子是仰是承子秩再遷握章南院庶公一來式燕  
且衍安車未動凶訃遽聞愁雲黯黯落葉紛紛凡在  
官曹孰非僚友惻愴同情遙奠杯酒嗚呼哀哉

祭王宜學編修文



惟仁與義人道大端有生均稟去之寔繁所貴吾儒  
真知允蹈爲臣必忠爲子必孝時雖多變我則有常  
不幸而死其道彌光君世高明資稟尤粹學匪詞章  
務求諸內一官翰苑再犯逆鱗甫離炎瘴竟殞其身  
新化方流 天子明聖彼獨何人構茲禍阱是非榮  
辱苟快目前百世之下容有聖賢旅視來歸江山慘  
淡求仁得仁君亦奚憾斯文之好遠大之期嗚呼已  
矣曷寫余悲

祭蕭若愚憲副文

戊子冬

甲子之秋鄉升秀士我之識君茲惟其始出入兩京  
過從二紀我之知君詞章政理間辱詩箋率單底裏  
我之懷君室遠人邇權任方隆生涯遽已我之悼君  
胡能自弭身後清名洋洋盈耳有永其聞克旋其里  
弔以疾妨辭由誠累寓敬一觴靈其鑒只

祭告江湖之神文

大江之神 鄱陽湖之神 章江之神 欽順不幸  
喪妻封孺人曾氏又喪介婦張氏茲遣兒子珮扶送  
二柩由上新河發舟歸于泰和以圖安葬江湖浩渺



厥有攸司謹以剛鬣柔毛果毅清酌用伸虔告神其  
保佑俾人情胥協風波不驚登岸如期副此惓切則  
存沒皆受明賜謹告

祭舅氏彙翁文

正月十九日

嗚呼吾母兄弟次長惟公孝友直諒古人之風公在  
初年讀書幹蠱出取束修入奉慈母家口數十視猶  
一身飲食衣服莫或不均亞卿公族父也有言汝家良睦  
彼富彼豪視之有慝曾惟大族禮正吉凶須公裁酌  
以適于中公于晚年頗厭紛擾後子前孫朝園暮沼

龍坡春暖杖屨出遊登高眺遠其樂油油老父家居  
門墻密邇時枉過從談笑移晷吾母先逝幸公久存  
庶同老父頻對清樽將謂昊天俯從斯願孰意今茲  
奪公壽算嗚呼哀哉欽順無似早辱稱奇鄉科之捷  
耀以大旗逮佐南雍特厯枉視目擊清貧口贊心喜  
雖無旨酒亦暫淹留平安之報別後屢收頃乞侍親  
來歸故里見公康彊欣慰無比茲逢新歲總服任躬  
拜公弗克公遽考終嗚呼哀哉考公平生諒無可訾  
沒世有稱訂于君子衣衾既備棺斂孔時哀號悲泣



莫匪親知龜吉辰良祔于先祖水繞山環有龍有虎  
公歸奚憾生者徒傷少停風馭歆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叔父守菴府君文

嗚呼惟我叔父一紀而孤我父惟兄是挈是扶是率  
是模以成厥德是度是諏以修厥職先祖宦業吾父  
是承居家而理叔父之能惇本鄉方朝耕暮讀爲所  
當爲惟日不足公私兼濟門戶以光肆其餘力亦善  
詞章隣闔我平族謀我定克厭羣心亶惟忠信帝嘉  
我父早賜歸田荐封四品式介高年鴈序載聯華髮

相映子姓振振莫不承令春風秋月菊榭蘭階從容  
杯酒和樂無涯大耄之榮方爲兄喜如何一疾竟頽  
不起嗚呼痛哉憂勤惕厲靡間初終生平所獲有吉  
無凶名以德延謀以孫遠壽考令終旁稽亦鮮顧惟  
鄉族重失老成咨嗟悼嘆有識同聲嗚呼哀哉欽順  
越自成童粗知學習仰賴提撕爰忝科級間從家食  
興滿竹林迂于官邸亦辱來臨拜別嘉禾壬申之夏  
夢想音容纔如隔夜恩侔長育報乏絲毫遽承凶問  
惟有悲號歛莫效誠葬莫供役悠悠蒼天此恨何極



一觴之奠其敢息寬哀纏毫素辭達爲難嗚呼痛哉

祭外舅西磐壽官文

中元追遠時俗所同思翁不見有惻其衷翁殯在堂  
神遊何許祗奠一觴泣涕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又

惟公德重于鄉壽幾于耄子姓振振率遵彝教東塢  
藏春西磐寄傲取樂能多其神不耗乘化飄然如夢  
斯覺諸福寔全幾人能到惟予小子好自髫年迂愚  
靡及愛助惓惓迨茲退處頓侍芳筵餘歡未洽永訣

何遄靈輻旣飭于彼新阡寓誠薄奠有淚如泉嗚呼  
哀哉尚饗

祭季弟允恕都憲文

嗚呼死生修短吾不復疑廢興得喪諒匪人爲若吾  
弟之善始令終其亦可以無憾矣吾又何爲哭之不  
足而繼之以辭邪蓋英才之挺出恒千一以爲期其  
陶冶於陰陽者旣精醇之間值而玉成於君父者亦  
其苦之兼滋歷歲年其旣久殆左右之咸宜冀仰酬  
於大造必有補於當時撫流光而自惜晞前哲以高



馳曾此志之未就忍何心而弗悲嗚呼天人之際誠有未易言者矣古今之跡豈無歷覽而周知者乎所以淚滿英雄之襟蓋不獨孔明涓曲之師而已嗚呼痛哉甲申之吉爰契我龜玄堂深穩允協成規君行靡顧我老安資舉觴爲別能不遲遲嗚呼哀哉尚饗

又小祥祭文

吾弟云亾余襟猶濕誰謂茲辰小祥奄及四方上下魂氣何之百憂余感知乎不知賓鴈再來桂華仍吐子獨何爲一去終古情深骨肉矧曰奇才長編斷簡觸目興哀物理固然如何則可歆此一觴庶其慰我嗚呼哀哉

祭劉氏女文

甲申五月二十日

父子之愛天下所同而吾愛之所鍾乃若稍偏於汝者數年不見念之無已忽聞遺疾心甚憂之然以汝孝敬誠莊克修婦道宜爲鬼神之所鑒佑冀必臻勿藥之喜以遂歸寧之願也豈期日復日月復月纏綿半載竟至此極遂成千古之長別邪天平痛哉荼毒盈懷言莫能盡特令汝弟往奠一觴汝其有知歆我



至意嗚呼哀哉

劉氏女周年祭文 乙酉五月

汝生在室凡十九年嬪于劉氏其數亦然命旣弗長  
子復短折宗姻之論徒惜其賢昔人有言吉凶不僭  
今旣無徵於汝又安所取信於天耶倏再逢於諱日  
驚歲月之易遷貞姿懿質永闕重泉惟見外孫女二  
人婉變於吾前而已嗚呼痛哉酒以薦芳詞以達意  
一氣感通無遠弗至尚饗

祭劉壻咸宏文 戊子秋

陰陽迭運五行交錯萬變不齊其機疇握求之弗獲  
惟曰自然莫致而至命也何言子之秀明識于初冠  
甥館得人良適我願往來二紀匪直情親論文講學  
所敬日新行已端莊性尤耿介孝友之稱孚于內外  
徐驅遠到衆所共期云胡中道倏與世辭嗚呼哀哉  
疾之初萌微覺中燥懼貽我憂諱弗以告徵於面貌  
始克知之百方醫療則已後時三歲孤兒八旬老母  
永訣丁寧載甘載苦手書囑我一札十行披讀未竟  
淚下浪浪嗚呼哀哉玄室旣營靈輻旣飾視窆未由



重我心劓平生所學觀象玩辭死生修短亦復何疑  
送往撫行兩兄一體慰子于冥庶其在此有殺維旅  
有酒盈觴靈兮不昧來格來嘗嗚呼哀哉

祭告故嬪曾淑人文

茲者柩已登舟安置妥貼時維冬半江湖水平晝多  
北風舟行良便兒子翊不離左右季弟復得告偕行  
早晚之間家庭無異吾妻魂靈其無恐無懼安歸故  
鄉以就窀穸一杯奠告尚克鑒知謹告

祭黔國公夫人樊氏文

惟靈柔姿懿質毓粹含貞姆前保後不肅而成親則  
帝甥芳傳椒殿容德旣閑蠶繅亦善明哉都尉式謹  
相攸莫如黔樂豈必中州萬里于行上公是配蘋藻  
宵陳參殷夙退篤生主器光紹前聞月行幾望桃實  
向黃音樂在房亦惟靜好曾是委佗而不偕老痛深  
骨肉有淚如澠喪車還葬卹典宜膺牛首峩峩玉顏  
永閔莫此一觴縉紳之誼嗚呼哀哉

祭楊淑人陳氏文

月湖先生  
楊公之配

惟靈德門鍾美姆教時申祗循內則以慎其身清吏



之支豐城之望爰得所歸其車百兩姑嫜允顯位號  
斯崇孝隆于始禮奉其終肅肅良人聖賢是企克配  
無違柔嘉而理欽于賓祀惠此宗姻執麻服澣居貴  
猶貧椽木垂陰芝蘭滿室撫愛之勤一如已出豈云  
徒愛尤篤教之乃其文行莫可瑕疵攜赴鄉科庶幾  
聯擢胡不少湏遽歸冥漠相夫之效錫命已蒙夙勤  
丸膽未覩攀龍嗚呼哀哉欽順等辱在同鄉飮聞德  
操儀鳳在瞻失鳳是悼風帆南移寓奠一觴慰存悲  
逝詞短意長嗚呼哀哉

遷葬顯妣夫人告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辛卯朔越二十六日  
丙辰孝子欽順等敢昭告于 顯妣贈淑人曾氏之  
墓男等卜以明年正月元日奉葬 亾父封侍郎府  
君于四十一都天柱岡之陽牛丫塘之上惟吾 顯  
妣禮當合葬謹卜明日丁巳之吉夙啓玄堂虔奉遺  
魄俯就新棺至日與 亾父靈柩同行往卽永安之  
地伏惟鑒知

謁族高祖樂志府君墓告文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正月己卯朔越八日丙戌族  
孫南京吏部尚書欽順敬謁 族高祖考樂志府君  
高祖妣王氏孺人合葬之墓再拜而言曰 府君去  
世垂八十年德積厥躬慶延于後子孫蕃盛咸篤孝  
思改厝從宜獲茲吉壤山川盤互永永其安慨想明  
靈不忘佑啓詩書科第尚克有承瞻仰塋封良深慰  
感特牲清酌惟以薦誠謹告

祭告始遷西岡祖大觀府君請神主入新祠文  
頃年改作祠堂幸底完美乃涓吉日用妥 明靈位

正厥中禮從其舊 質堂府君位下子孫神主序列  
于左 章山府君位下子孫神主序列于右謹以牲  
醴用伸虔告 靈其降鑒是止是綏祐我後人永永  
無斃

祭告三代考妣請神主入小宗祠堂文

俱已五  
十一月

頃作小宗祠堂幸底完美式遵 國典以妥 明靈  
茲奉 顯曾祖考妣神主入居右第一室 顯祖考  
妣神主入居左第二室 顯考妣神主入居右第二  
室 亡叔凱風秀才神主附于左序 故嬪贈淑人



曾氏 亡婦張氏 姪婦曾氏神主附于右序謹以  
牲醴用伸虔告 靈其降鑒是止是綏祐我後人永  
永無斃

新居落成祭告先考妣文 丙戌冬

仰蒙 垂裕克遂詒謀惟此一區舊爲重屋癸未之  
夏吾 父實考終于斯其年仲冬爰始改作堂寢相  
次傍翼以樓比及今茲工役方畢永惟吾 母存日  
已開厥基吾 父晚年復形諸夢時如有待事匪偶  
然今擬名前堂曰有開中堂曰思永後堂曰拱北式

昭夢卜之祥仍寓箴規之意率遵遺訓罔敢自專謹  
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用伸虔告 英靈如在惠我  
無疆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五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六

廉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釋白父

璉仕君長父重梓

五言古詩二首七言古詩一首五言律詩五首

分題得舍春亭送李惟誠大叅之陝西

終南不改色清渭仍東流春花幾開落亭址餘荒丘  
城頭北斗低明月滿高樓金蓮無消息長夜風颼颼  
憶昔貞觀初廟堂多俊游從容奉清問高步登瀛洲  
王道何坦蕩致理侔殷周嗟嗟令孤子得君無與儔  
云胡延英奏背汗沾重裘形迹一以拘肝膽何由投

大夫中朝彥攬轡澄西州勝跡應徧覽茲亭無久留  
永懷明良會夙夕弘嘉猷休聲諒自致允矣垂千秋

送大宗伯王公入朝得驚字

束髮事明主久矣勤疏附息偃且南都雍容奉王  
度功成朞月間四曹靡留務持此贊熙哉 皇心副  
傾注午棹龍江津昏鐘廣陵渡望望春明門靡靡朝  
天路旭日繞龍鱗仙班遙鵝鷺乃眷世臣良三接隆  
恩遇庶弘造膝規允慰儒紳慕

送太宰林公入朝得水字



暄陽舒萬彙花葉光蕤蕤燕餞屬芳辰衣冠紛萃止  
初筵顛有孚旣醉胥燕喜瀟灑瀛洲仙雍容尚書履  
萬里遠朝天初發龍江涖簫鼓喧中流鳧鷖滿新水  
化離誰不懷余心特殊此自古經濟資清光恒密邇  
爲謝以中題山水扇面

花柳塞川谷不知山淺深茅亭面流水蘭若依喬林  
上有白雲飛迢迢巖壑陰下有清泉鳴泠泠鐘磬音  
扁舟來何許漁父遙追尋握手一長嘯悠然千古心  
此中有真樂安得投華簪願從賢公子高步閬風岑

自勵二首

昔聞夔下桐乃克伯喈琴知音苟不作山水徒高深  
平生守章句中歲勤溫尋新知能幾何淘沙初見金  
聖賢諒非遠萬里行自今精誠神所相無虞力難任  
以茲恒夙夜聊欲忘華簪

其二

峩峩數仞墻百官紛濟濟眇茲墻外軀所見諒無幾  
高門日夜闢欲入誰余柅柰何迷不思竄身荆棘裏

其三



紫陽基下學象山明自然支離與徑捷彼此嘗交鑄  
百年公論定畢竟誰爲偏昔聞昌黎語軻死失其傳  
皇極久不建西教擅吾權投入劇妖冶落網無愚賢  
孰辨真頑空拘肆成癡顛良心一以溺作聖何由緣  
二程開興運戮力掃腥羶涵養須用敬致知學攸先  
神功合內外彝訓肅昭宣誰哉樂易簡徑欲遺陳編  
自然豈不貴無乃流於禪孤風邈難嗣缺月澹寒川  
近來白沙老應執九原鞭緬思原泉句今昔幾尼淵  
寧知下學功是水可澄鮮

爲歐陽牧之題竹

二首

深根便東引挺出懸嵯岬東風翼新梢勢欲凌霄漢  
惟應具眼人不作尋常看

此君吾所愛一見心神融由來律呂聲出自空洞中  
歲寒凜無恙葉葉皆清風

東窗爲曾如周賦

栽竹已滿林滋蘭欲盈畹愛此東窗幽不換金門顯  
明月透輕紗高枕便息偃遙山上紅日四壁晴光眩  
庭間燕雀馴境靜輪蹄遠春風和且柔芳草齊如剪



舉世慕登仙金丹期九轉却恐金丹成蓬萊水清淺  
何似窗中人世累漸消遣瑤琴時一弄尊酒自洗腆  
我居枕西岡有軒亦東展雖勤待旦心夢見周公鮮  
北望多浮雲南觀疊層巘嘯傲得此生茲言庶同踐

慎軒爲蕭蒙紳賦

侍御劉咸栗爲求

開軒面南山山光浮几褥高人時往來幽花晚芬馥  
雖餘潤屋資不作守錢俗理學二三編自抄還自讀  
因思兩大賢皆云慎其獨爰以慎名軒大書常在目  
從知一念微終若秋陽暴毫髮分公私天淵異榮辱

兢兢如捧盈洞洞如執玉敢萌機變心況舉橫行足  
芳譽藹當年清風振喬木允副交游期亦萃家庭福  
柱史明知人其言固可覆何時一樽酒爲子歌淇澳

次韻同年鄭憲長舟行書事

藥裏正關心疑塵滿瑤瑟忽枉故人書頓愈無妄疾  
長篇屢沈吟首得防尾失風波固云惡高天自行日  
那知洶湧時不有龜龍出吾命乃在天顛頓亦奚恤  
侃侃開笑談底柱屹中立雖然西江水未容一口吸  
顧此濟川舟何方不可適終風徒爾爲行雲靡留迹



大哉天壤間自生還自息此意當誰知吾目爲君拭  
君吾榜中英常情詎能測激揚肅官箴鑽仰希聖域  
變化陰且陽居然守無極應悲行險徒終年長戚戚

輓興化陸子賢舉人

其子國子生府求

平生春秋學字字經推尋躍如果何物昭哉素王心  
與賢 詔屢下叢棘圍冠襟文章豈不美誰辨沙中  
金俛首克歲賦遠韻無悲吟瑤京日華紫壁水春流  
深仰止瓊臺翁一旦逢知音驪駒鳴向樂萬馬立皆  
瘖價增終有合天定詎難謀光華京兆榜魁名動儒

林庶幾日千里如何中陸沈淒涼淮海畔風物莽蒼  
森浮生孰爲久大節人所欽庭闈懷婉婉襟度想情  
愔遺勞析薪在負荷諸孤任顯揚會有日鼎薦宜居  
歆旻天多雨露楸梧鬱繁陰懷賢良自苦悵望空遙  
岑

豐生坊初冠

皎皎珊瑚枝凝輝玉堂庀一見已知奇再見益堪喜  
少小攻文章明窗無虛晷茲辰突而弁居然異童子  
古禮不多存存者何常已三加威儀備所重成人爾



成人必有德忠信以爲址簣簣靡停功峩峩見崇峙  
家聲四百年鵬程九萬里尋常得失間何足掛唇齒  
昔賢懷一飯況乃言之旨祝子非他人甌濱天下士

### 悼亡女

東風射窗急窗紙撼撼鳴疇昔窗中居一去不聞聲  
展轉夜過半攬衣步前楹寧知治縷夕正此月華明  
耳目不堪觸更堪憶平生十年一夢短傷哉父子情  
周身舊裙布猶如新製成柰何修潔姿大命偏早傾  
花綴故枝紅草回隔年青婉孌無復見痛恨何時平

### 古軒爲程處士賦

末世爭外鶩彌巧彌喪真孰知深山中乃有葛天民  
含淳而抱樸沈晦以自珍奉身一裘葛養母兼鼎茵  
連枝無異爨比屋有分困百金能一擲趨義勇過人  
高亭旣還舊小軒亦開新山疑太古色水泛桃花春  
紅塵何由到鷗鳥長相親春秋鄉飲酒雍容見嘉賓

### 彭郡博先生蒲萄爲王斯遠冬官題

二首

彭師樗散日余及升其堂堂前蒲萄架架下筆滿床  
乘興一揮灑枝葉互低昂明珠來照眼宛若中心藏



誰能寶此幅瀟灑冬官郎

馬乳西北來分甘到吳越畫圖不根着妙在三兩折  
修蔓引清風遠影合初月彷彿驪龍騰領下光明滅  
釀酒縱盈缸涼州吾不屑

送少宗伯楊先生考滿赴京

堂堂建安公四朝藹嘉績公姓何振振振豈天錫  
淵源良有開才華況無敵一舉凌天衢未脫劬書癖  
藻鑑清秋懸全牛片時析幾微慎周防中外屢駁歷  
留都禮樂存遺文賴參繹聲色初不煩神人乃胥懌

茲當述職期涼風滿襟掖離亭一杯酒永懷自今夕  
臺省須仁賢如聞有虛席文旆倘重來慰我長親炙

守拙爲丹陽賀環賦

舉人王濂求二子皆監生

饑餐高原粟渴飲下泉水菽粟水火如時時散鄰里  
公家別有輸爲義良亦偉峩峩烏紗帽見者胥仰止  
三徑以藏身一經以教子有子復何憂萬事渠能理  
游心濂溪賦真可沒吾齒袖手公輸傍無由血吾指  
名途多疾足利路罕徐軌獨倚一株看勞勞竟誰使

九日陪吳白樓陳葦川王陽明汪雙溪登蔣山



得依字

佳辰不可負文會何當稀聊携一壺酒相與登翠微  
園陵鬱佳氣古廟豁重扉陰雲坐來斂草露亦已晞  
游目極千里涼風正吹衣翩翩南來鴈遠避風霜威  
南土人尚餒何由爾皆肥長林移晚席澄湖凝夕暉  
同爲醉鄉客各詠新篇歸天運靡留處人事多乖違  
真樂在三益所願長相依

封淑人卞氏輓章

少司空沈公之配

樛木陰正繁采蘋人已遠空餘桃李花不辨春深淺

憶昔菟裘成君子懸輿返久勞欣共逸相對日三飯  
雜佩出房清朱絃送聲緩每憐尊酒深未覺年華晚  
兒女情所鍾垂老尤縉綵死喪忽相繼肝腸成寸斷  
一疾遂不支百年何曾滿皓首失同心老淚盈雙眼  
翩翩丹旆揚望望牛眠坂慘淡悲風生淒涼蒿里輓  
玄堂閔周妻貞石蟠秦篆冠帔不俱藏春秋時一展  
貞母詠 少宗伯建寧楊公之母

朝讀貞母傳夕吟貞母詩母壽今八旬芳名千載垂  
昔歸君子室心德兩相宜執手奉承說黃髮以爲期



烹鳧酌美酒從容理朱絲清音正盈耳桃華猶滿枝  
溘乘埃風去棄我真若遺哀來無晝夜晝夜書哭聲轉悲  
逝將從君往重結深長思有身嗟未判辛苦安得辭  
繼體心所切懸弧事竟奇深閨寒復暑長養寔勤斯  
聰明自天錫教誨亦不遲居然富文學下筆驚主司  
名題黃金榜班筵白玉墀爵位旣頻陟恩封遂屢  
馳尊榮傾邑里光彩煥門楣盛德固有報始望那及  
茲彼哉鬚眉具長佩紛陸離當幾靡定力王業何由  
熙人間有貞母豈得無男兒貞母宜萬壽非獨閨門

師

持節瞻雲圖爲符臺劉克柔賦

馬首太行北孤雲渺江東忡忡劉子心炯炯如狄公  
大江日夜流雲舒還復卷王事有程期遊子安得返  
何時拜家慶春酒碧於油坐令回首處變作綵雲浮  
歸裝不自由圖畫先春就稽首附征鴻封君千萬壽

悼內四首

墻頭桃李花墻下多芳草忽忽又逢春春光空復好  
食案頓蕭條塵衣日顛倒嗟我同心人云胡不偕老



其二

春深風已和入戶但淒淒逝水無復返德音終不迷  
去年雙飛燕又入梁間棲我心非金石能不加慘悽  
其三

五十不爲天勤勞嗟未償我官已臺省君猶布衣裳  
平生薄自奉所願名節芳相我僅三紀苟得非所臧  
百年庶無悔庶幾同樂康俛仰忽不見此恨何時忘  
其四

養老非無人鸞刀手親把教子亦有師辭色無少假

吾父壽而康惜爾得年寡吾兒儻能立庶以慰泉下

次兒羽祇投赴京作五言古詩一篇送之以致

丁寧告戒之意

丙戌正月二十四日

嚴親頃辭世仰蒙 恩典優榮光懸日月感激無時

休寸忱思亟展祇謝當 龍樓柰此多病撓彌增曠

禮憂服勞吾兒事欣然買扁舟東裝戒明發春江正

瀏瀏勇往誠足慰離緒紛難收夜堂明燭短教戒胡

能周呼童展長卷爲汝書紳謀直詞無潤色情致加

綢繆敬身第一義三益資交游亦旣辨菽麥寧當昧



薰蕕出門路如砥非義將安由茶肆與酒市一跡不  
可投神明扶正直人道惡輕浮叅倚必有見洪闡皆  
安流薰風御堤柳鶯聲滿皇州 金門僂偃入進止  
宜詳諏故人多臺省往見亦奚求所貴親得範庶或  
聆嘉猷旬浹事當竟有闕勤增修白雲試回首歸興  
誰能留蓬窗多暇日還肯惜之不知新在溫故中弮  
外乃彪阿蒙三日別議論驚同儔茲行將驗汝刮目  
期清秋

季弟允恕家居十有五年幾若與世相忘者茲

再被 召命長銀臺無復可辭之意於其行  
也賦得五言古詩一篇送之

山林閒人跡抱此幽獨姿幸有同氣良出入相携持  
春風花下酌秋嘯雲間標論文或竟夕次第分醇疵  
外物復何有真樂良在茲悠然天壤間百歲以爲期  
季也志尤偉閒居亦孜孜積書早克棟博覽仍精思  
上下數千載歷歷如見之庶幾經濟業豈日華藻爲  
憶昔嘗在服頗受 先皇知金門敷奏下退食每委  
蛇歸省得寬告養痾竟棲遲手栽西墅梅結實已纍



纍大來新萬象求舊靡遐遺珪璋敢自擬特達蒙

恩私趨命理宜急圖報今其時畫船雙桂棹宛在澄

江滑君當別我去我老將安資相送不能遠夢寐還

相追微霜清遠驛到處堪題詩殷勤寄魚鴈以慰長

渴饑

同諸士大夫議鄉約于龍福寺約成賦詩分韻

得君字

禪扃豁清晝深虛隔塵氛雨餘山翠入林靜鳥聲聞  
嘉賓何濟濟跋涉良已勤非貪涅槃趣思整時俗夢

此意誠懇懇誰謂徒云云坐中三大耋

郭東山八十三尹南山八

十二曾石壁八十一

笑語芝蘭薰羣英亦駢列意氣凌青雲道

同聲自應彼此曾何分揮毫已具草命酌還論文長  
年懷契濶茲會餘清芬清芬諒無已卽事期收勲庶  
幾萬分一持以報吾君

七言古詩

送張黃門經載使雲貴

崢嶸雙闕中霄起諫垣近在紅雲裏元氣潛隨北斗  
移龍司出內虞廷理地分清切須英豪遐想虞廷夢



亦勞簪纓於我誠何有却恐言高位不高同年磊落  
張經載封事頻投心欲憊弘恭惻目憚更生潞公歛  
衽欽唐介世道明湏我輩扶當機緣底太模糊輕裘  
駿馬長安道合有人間大丈夫如君夙夜宜青瑣春  
風忽泛湖南舸黯薄淮陽計不踈褒求金馬謀全左  
也知今日重安邊邊務惟應足食先要令萬竈貔貅  
飽煩杜千倉雀鼠穿青袍拂曙辭金殿出門步步頻  
留戀已料先聲動五溪卽看行色搖芳甸日暖官河  
柳絮飛清尊欲盡思依依往來萬里多聞見秦草能

令在外稀

味梅爲無錫錢世節題

寒風吹開白玉瓣暖風吹出黃金彈入羹味美萬口  
知伊誰得味初花時錫山居士腴能稿前身莫是西  
湖老已愛撐簷獨樹奇還欣照水斜枝好歲歲花開  
雪滿天美人綽約當瓊筵仙姿共出塵埃表素質相  
忘太古前此中真味人稀會花間不惜朝朝醉劉毅  
空稱一代豪等閒鶩炙爲心累

慶楊光祿尊君太守公八十壽



整菴存稿 卷六  
隨車雨足懸車早閒中閱世渾難老見說人歌召伯  
棠還聞食有安期棗瑞星一點弧南明高堂簫鼓慶  
長生歲律又更新甲子神僊何必定蓬瀛黃梅雨  
薰風度綠槐陰裏華筵鋪珍饌兼炮玉面狸角觥滿  
挹金莖露燕子飛飛清晝長沈煙靄靄笑談香座擁  
賓朋盡沾醉舞迴綵繡紛成行二郎久曳朝天履承  
恩暫許供滌滄百年盛福陳省華一代清名楊伯起  
心事優優身轉輕世間寵辱那能驚未嫌白髮三千  
丈應看黃河幾度清

送少司徒鄭公進尚書致仕還閩分韻得水字  
早年獻策 明天子筆底珠璣爛盈紙便隨羣彥集  
瀛洲還以三長參國史綵鳳聊依垣竹鳴白駒不爲  
場苗止坐慙薄技奉周旋歸把遺經究終始瓮牖前  
頭翠色多棹歌聲外清流駛李渤方懷少室居謝安  
又向東山起三秋憲節凜冰霜六館春風散桃李已  
覺憂勤髮漸疎未論冷熟官頻徙分務功高計省堂  
賜歸恩重尚書履出處孤蹤自不羣卷舒妙道誰能  
揆巢父真成一 段奇仲翁寧擅西都美請看龍江出



祖時送行車馬如流水

梧桐三瑞圖爲曾主善姑夫題

三鳳來何處飛止梧桐樹岡上梧桐幾百年老枝新  
葉含春烟烟消日出天萬里三鳳和鳴清俗耳虞廷  
文彩何爛然歧山遺響傳周史靈物由來瑞太平絕  
似曾家三弟兄亞卿邁種臯陶德兩教都傳伏氏經  
就中國教才尤敏七步成章思無窘百鳥喧啾徒爾  
爲豈知靈物殊凡蠢梧桐依舊凌霄高枝上來來多  
鳳毛養成羽翮拚飛去隨時隱見疇能嘲

望廬山

千里廬山一片石元氣爲根倚天立月色宵澄白鹿  
寒露華曉霽香爐濕左瞰長江右枕湖近分衆皴遠  
模糊未容絕頂通人跡長向晴空展畫圖誰能共我  
尋瑤草幽泉怪石窮探討儻遇仙翁跨鶴來長生秘  
訣應傾倒凡骨支離無奈何徒勞翹首望嵯峨此行  
儻遂區區志須借蒼崖百丈磨

學古樓歌

屈指今年四十五一事無成心獨苦北斗那得挹酒



整菴存利 卷五  
漿東風正好親農圃家住西岡地頗幽門前屋後多  
平疇一溪流水去無路四面青山來入樓樓名學古  
浪標榜古人實學今誰講旦日趨庭奉起居時時靜  
坐聊存養此心存久還自靈中和無物如有形幾微  
極處通天地呼吸之間具典刑平生謾抱區區志途  
長力薄愁難致荏苒如今作棄材悠悠宇宙非吾事  
學成假使遂行之要見黎民飽暖時可能學古樓中  
坐妻子啼號付不知以茲農圃端須學黃牯價平添  
一脚且種山田且讀書菜羹滿釜渾家樂

梅鶴舊圖敬賦長歌爲

大人封君萬壽之獻

羅浮山畔娟娟月照見寒梅一株發老鶴長年此託  
棲氣骨風神兩超越生綃半幅誰寫真兒今把玩偏  
能頻眼前猶自有奇物天下豈得無仙人仙人人道  
吾翁是未論服食論標致清白孤高壽且康祗應  
梅鶴差堪譬久大堂中春酒深醉醒坡夢與逋吟直  
將甲子循環數那許塵埃半點侵此去羅浮幾千里  
望望白雲猶尺咫浮暗之香喜達天鳴陰之和慚爲



子茲圖絕宜張壽筵拜授使者籤軸全宜羹三寶憑  
長養南飛一曲永流傳

芙蓉書舍爲大司成甌濱先生賦

甌濱先生讀書處先秋曾見芙蓉花時來早作青雲  
客舊遊回首天之涯天之涯海之角書舍新成制純  
樸扁揭芙蓉貴有徵芙蓉幾度開還落歲歲開花直  
待秋紅霞百丈媚寒流向來底事開偏早王氣呈祥  
不自由鄉闈一舉膺高薦臚傳及第人人羨花有知  
無未可知至今盛事傳鄉縣先生自是讀書人微言

次第歸經綸功成合有還鄉日好持杯酒酌花神花  
神得酒應增王書香繼繼誰能量但遇先秋一朵開  
門前準備車千輛

爲楊顯祖題畫送尹別駕實大之嘉興

澄江夜來秋水生畫船擊鼓喧朝晴百壺欲盡千峰  
午壯懷秋色兩崢嶸相門舊壓逢原里至今書屋臨  
江水十載香名滿縉紳讀書有用真能子歸來徧掃  
松楸陰飯嘗新稻羹香簞故園風物豈不美簡書王  
事悲人心故人自昔深相慕別意殷塵托毫素楚水



吳山路幾千渚蘋岸蓼花無數東南名郡數嘉禾城  
郭光涵震澤波官好常陪五馬貴政通應得萬人和  
浮雲富貴終何有汗簡功名渾不朽贈乏千金謾一  
言論心何日重携手

楊氏姊七十壽歌

春來無處無芳草何處春光應更好喬木啼鶯日正  
暄華堂戲綵人難老早向深閨足苦心蠶繅布縷又  
金針天桃已協周南詠慈竹仍涵晚歲陰澗蘋采得  
還親芼天岡幾爲思親到長子提孫孝不衰壽康宜

獲天之報卽今七袞顏猶童香風坐滿芝蘭叢白頭  
老弟逢生日長歌徑過東山東五人同產三人在誰  
能不念平生愛有分歡娛合共追無情歲月從渠邁  
舊路重尋了不差入門絃管競嘔啞殷勤一酌長生  
酒看取蟠桃幾度花

晴山搽書舍爲廖太守賦

蔣生徑裏足清陰陶翁籬落皆黃金晴山先生書滿  
屋亦有花竹清人心棟雲飛盡日杲杲玉華峩峩插  
晴昊境靜應無俗客來詩成自把芳樽倒有時尋壑



復經丘歷歷平生舊釣遊春風高樹啼黃鳥秋水方塘泛白鷗真樂由來無內外觀物按書兩無礙說向傍人會者稀高談空自超三界

五言律詩

次峽江庚戌春赴南雍省侍秋半乃還頗有賦詠而亡其稿追憶僅得此下十章

眼界俄開闊悠然獨倚蓬暝煙藏遠樹殘照掠孤峰合市人初散隣船話不同兩年頻過此碌碌愧英雄

相傳此地舊有周瑜廟

過白沙

過盡白沙洲千峰躍未休青餘原上麥紅失驛中樓客子程途遠長江日夜流不緣君父重奔走亦何求

過市汊

人家依岸淺驛岸俯江斜密雨遮龍霧洲名奔流走象

牙潭名金陵何處是白下望中賒明到南昌郡徐亭掃

落花

過吳城

舟過吳城驛蒼茫暮景斜古祠淹日月生計半魚茶



碧草眠黃犢青山印白沙風光長似此何處不爲家

望小孤

時正與友人對飲

小酌初成醉扁舟已出湖乾坤雙眼闊江漢一峰孤  
龍窟深通海茅封半屬吳北流平似砥無復向時虞

過李陽河

時正與友人圍棋

圍棋決勝苦回首李陽河一鳥過江沒片雲遮日多  
荻苗風裏淨漁艇浪中俄囊橐今垂罄蹉跎可奈何

過清溪

山水池州好風波客子愁可憐趙昂發深愧宋齊丘

忠義名長在姦諛死卽休致君時未晚弔古淚還流

過蕪湖

佳麗蕪湖縣千年拱帝京樹連淮浦碧江逐海潮平  
天地容疎拙風波托死生不將詩句覓對景若爲情

次烏江

慷慨虞歌闕崢嶸漢業成烏江元入海亭長謾多情  
義帝今安在韓生已就烹拔山如可恃無處着天明

回途過大孤

萬頃秋波裏擎天一柱孤仙姬不可見元氣自相扶



往返隨陽鳥平安憶鯉魚顧瞻江漢水極目倍躊躇  
送許儀賓還南昌

野色開晴望榴花照別筵交情詩卷裏帆影暮雲邊  
天錫恩波闊人誇戚里賢論文殊草草分手思茫然  
何孝子廬墓聞而有作

風雨青山夜苦寒病骨臞精誠謳颺颺嚴衛伏於菟  
報德心何極旌門

諸有孳孝經餘斷簡長此奉訂謨

輓封君秦先生同年國聲之父

二首

志節居貧見聲光與世延青衿原有造玉樹晚爭妍  
已拜雙龍勅何須二頃田向來勤仰止聞訃重凄然

其二

遠業開庭訓新封領戶曹養分天祿厚吟對碧山高  
晨省歡初洽仙遊事總拋楸梧深馬鬣風雨暮蕭騷  
次韻答余宗周侍御余時按治遼東

二首

驄馬遼陽路霜清草樹稀直知臨事勇端慰遠人依  
過客傳新藁行年損昔非夜堂孤酌處南極正騰輝

余生日之夜獨酌於  
察院中因賦詩見寄



拙宦終何補深知轉覺稀來書仍款款離思重依依  
虎豹精神別蟲魚事業非何時燒短燭杯酒共清輝  
哭同年張經載黃門二首經載欲有所言草  
疏至夜分感寒疾而卒  
高步驅流俗戎冠領爭臣物情端有望天道詎無親  
筆絕中宵草山頽百歲身竟遊何處在華月滿

楓宸

朔風吹訃至寒夜不成眠邦國斯人淚煙波寡婦舩  
故山春寂寂丹旆晚翩翩自古誰無死脂韋浪百年

戊辰五月西歸寫懷寄會中諸君子二首

竊祿渾無補歸耕似有名海鷗迎客下風葦冒江平  
道在貧堪老身閑夢亦清金陵千載地回首獨含情

其二

五月還鄉客飄然一布衣耕耘真子職消息是天機  
江水兼潮漲風帆帶雨飛心知蓬島近自合寄書稀  
舟中偶作次韻

江立風前水山眠雨後霞舊堤浮半柳新市聚圓沙  
去國蛇添足防身弩失牙月華今夕減愁聽隔船笳

賦玉泉



東坡有存和 卷二 三  
境勝陰陽會泉甘草樹芳清池凝玉液翠壁瀉虹光  
澤潤京師闊流交渤海長山前亭子在游豫憶

宣皇

送張虞咨都事考績赴京兼過華亭省墓 二首

黃鳥正嚶鳴垂楊拂曙晴幕閒都督府舟發石頭城  
宦業孚臺論離筵悵友生向來觀國眼今去轉分明

其二

莊簡編年就叅軍奏績時學因庭訓篤忠自孝思移  
雨露心兼悚風塵髮未絲不妨聞鶴唳休遣滯行期

送李司徒致仕 二首

春城車馬動相送滿江干風定塵猶起潮平酒未闌  
急流推勇退當局羨旁觀珍重尚書履惟應踏翠巒

其二

溫詔從天下辭榮也自榮進曾居要地退始見平生  
霄漢冥鴻遠河山畫錦明遙知行樂處詩比沁源清

送茆大卿致仕還漂水 二首

往日湖西道風霜我最知才高終作士髮短欲成絲  
優老恩偏重還山路轉夷不妨琴鶴外添取送行詩



其二

徑竹蕭蕭在歸來菊正花青山迎畫錦醇酒送年華  
閒散漁樵狎尊榮邑里誇尺書時往復相去未爲遐  
次韵奉答守菴叔父

清酒嘉禾別黃花兩度秋喜聞心轉逸羞與俗同流  
步穩風生袂詩成月滿樓竹林無限好強半夢中遊  
送劉司寇致仕還蘇州

今日姑蘇郡耆英似洛中公爲劉伯壽誰儼席君從  
白首功名遂黃麻禮數崇樊籠真自取能不羨冥鴻  
送大理胡伯珩遷少卿北上

酒尊深幾許離思浩紛紛城日遲烘柳江風暖送雲  
近郊行色盡雙闕曙光分想見臯陶作嘉謨一正君  
送徐監生亘歸臨川

遊子促歸裝官橋柳乍黃姓名銓部籍蒲笋故人觴  
風正雙帆駛天高一劔長家庭多暇日舊學好商量  
次韵答周慙孚員外 二首

並泛長河遠同朝紫禁尊語傳晨纜解談款夜燈存  
柳幄籠村店湍雷殷闌門陟明堪豫賀公道謝扳援



其二

父書曾徧讀師道詎能尊竊祿年華遠趨朝職分存  
一函終盛禮五柳憶閒門相彼溝中瘠須煩健者援

示允迪允恕二弟

再疊  
三疊

非引勿登樓

樓居嫌閒雜人來往以此五字榜于梯邊二弟以避嫌遂少見過也

樓高

近斗牛俗人那得溷同氣合相求至樂存書卷餘歡  
付酒鷗此心渾不妄溪上有羣鷗

其二

非引勿登樓襟裾或馬牛百年清自足千古靜堪求

風動青紗帳茶香白玉甌憑高時一望春水正浮鷗

其三

非引勿登樓遙青愛石牛靜觀渾有得高坐更無求  
日暖琴三弄霜嚴酒一甌只愁江海上無處着眠鷗

同允恕弟遊金魚別業次韻

二首

夜榻幾論心村庄更一臨作樓偏得景栽竹漸成陰  
帆駛風初正尊殘日未沉坐聞哦五字憂思覺同深

其二

猶存樂水心軒檻喜平臨高樹鳴天籟輕雲結午陰



地偏幽事足江迥遠書沉踈拙終何補滄洲興轉深  
大司馬彭幸菴先生賀席上作

銀燭然初夜寒鴉徙別枝衣冠成雅會肝膽託新知  
把盞欣逢聖哦詩聽出奇潞公今再起不似洛中時

送賈南塢先生奉使安陸恭題

興獻帝神主

宮錦製袍新承

恩出紫宸暫成千里別聊勸一杯醇霧廓淮山曉花  
明郢樹春想當揮筆處光彩動神人

大司寇林見素先生朝見之日余適出京承見

示謁武夷精舍宿武夷自壽詩凡四首依韵  
奉答

高人何適莫消息與時行岫暖雲還出溪春水自生  
棹歌經夕遠驛路到燕平無忝師門處心如九曲清

其二

巖嵯矜險絕筋力副攀緣自作從龍起難忘枕石眠  
道南尊嫡派經古惜殘篇想見賡歌處薰風滿舜絃

其三



愁極逢興運根深有大年曉峰精舍上春水壽觴前  
穩曳尚書履光陪閬苑仙功名卑馬援矍鑠自堪憐

其四

一酌金陵酒分飛二十年誰教宮漏底相見燭光前  
海宇公宜壽塵埃我未仙春明回首隔猶荷故人憐

金陵官舍四首次郭价夫司業韵

官舍余所  
創建也

十載經營處能忘別後情棟梁天與立竹樹手栽成  
再到逢賢主相看是老生要知人地稱詩句已全清

其二

師席高南斗西齋類隱居窗虛蕉旋展庭淨草新除  
廟鼓時驚夢山雲每潤書此中多樂事誰擬問朝車

其三

賸有論文樂兼存玩物娛萬形皆至理一貫乃真儒  
習習傳天籟亭亭聳德隅歲寒吾與汝那肯向炎趨

此咏舊  
所栽檜

其四

壁水傳新製瀛洲又一時爲憐居第好須遣故人知  
細竹連深巷疎花映短籬便應携酒去醉倒亦吾宜



贈鄉舊張克謀

三十年來往鄉情久更親  
家和渾是福屋潤豈爲貧  
每愛清尊滿何妨白髮新  
出門時矯首鍾阜正嶙峋  
毅軒弟六十不受賀以小詩致意

憲府歸來早林居十五秋  
心誠辭寵利疏果動宸旒  
深戶涼初入前山翠欲流  
壽觴宜數舉花甲況榮周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六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七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瑛仕侯符父



琬仕釋白父

璵仕君長父重梓

五言排律 七首

七言律詩 八十八首

送林太宰入朝

宿德登三事留都領百寮  
勲庸隨日盛華袞及春朝  
每憶天威近寧辭驛路遙  
祖筵移白晝文旆倚丹霄  
江暖魚龍躍風微燕雀嬌  
碧雲淮浦樹明月廣陵橋  
物色添詩稿民風聽里謠  
由來水作鑑到處斗橫杓  
信有安危責能忘燥濕調  
漢庭推丙吉唐室重房喬

宰府應重入

皇綱助聿昭拔茅如有象  
疎拙分漁

樵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得冰字

有美儒林秀無慚國士稱  
文章明藻火意氣俯丘陵  
山霧曾藏豹天風忽徙鵬  
勅從中秘出官就外臺  
陞正學推胡瑗諸儒慕李膺  
獨持風采峻會觀譽髦  
興雨共芳尊歇雲兼別思  
凝炎威方焯焯珍重玉壺  
冰

壽封君吳先生號味菜



人物三吳舊家聲百代延風流思季札文采見通玄  
種德高槐在鳴陰老鶴便菜根新得味春酒正開筵  
屋照晴川潤花迎綵服鮮冰壺行玉果銀甲響鷓絃  
蓬島雲霞接南山紫翠連舉觴公自樂分席我無緣  
壽域知優入官封看屢遷正當難老日還值太平年  
磊落欽高躅殷勤寄短篇莫論初甲子從此更三千

送鄭司徒致仕還閩

了却公家事真成晝錦還風雲清夢斷天地此身閑  
人在義皇上恩深季孟間長籌寧復免逸駕未容攀

遠驛通嚴傳新杉繞故關海鷗應漸狎徑竹擬重  
敢告離觴盡休辭酒量慳可能分手後猶得會蓬山

大人生日奉壽

壽酒年年肯今年肯且多三郎初在侍雙鬢幾曾皤  
庭隘回波舞林低擊壤歌乾坤真廣大風景更清和  
水活秧堪脫山明雨乍過曉鶯啼綠樹梁燕乳新窠  
每每人同樂來來吉有它獨憐西望眼無奈白雲何  
仲弟允迪參議進表還取道歸省江東酌別詩  
以送之



公事粗能了私情自合通暫迂千里道偏得一帆風  
過我冬纔半趨庭日正中金緋堂上下桑梓屋西東  
壽酒先春熟華鐙徹夜紅鶴鳴欣子和壘起聽篋終  
燕賀逢迎數牛眠灑掃恭朱絃還雅調玉樹愜深衷  
龍福三生石玉山百丈峰轍因乘興遠詩爲索題工  
溪鳥羣相狎巖花漫作叢舊遊人漸減新好趣應同  
鄉井雖云樂官資亦頗崇吾翁如月眼貪看及民功

仲弟年滿五十且新居落成詩以慶之

新構連雲起華筵匝地開晴光鮮戶牖秋色淨樽罍  
藹藹衣冠集紛紛燕雀來芝蘭隨日長弗祿自天培  
知命希宣父娛親學老萊遠山明有望深徑寂無媒  
碁響林花落詩成鶴夢回鈎簾通野氣閉閣理書堆  
琬琰崇家乘絲綸寶 聖裁百年方半歷衆美似兼  
該晚漱泉霏玉朝餐菜截臺私懷真自愜 王命恐  
相催筋力吾衰矣猷爲子壯哉幸逢更化日應展濟  
川才壽儼岡陵竝名期竹帛陪短童慚善禱爲報謝  
瓊瑰

七言律詩



劉仁仲脩撰歸省壽其祖母

龍袞昭垂萬彙春從班多暇夢歸頻非關故國青山  
好爲憶重闈白髮新畫舫寒光迎灩澦壽筵晴色散  
峨岷何由洞挹巴江水淨洗金罍侑幾巡

送襄陽郭太守廷章兩考還任

峴山深刻照乾坤善政千年擬竝論魚藻載歌榮晝  
接虎符重剖慰思存風前旌旆河南路雨後桑麻漢  
上村送別祇今何必遠佇看玄髮入都門

持節東魯爲周希源冬官賦

展親共喜天書下持節遙看水部東鱗角新聲諧律  
呂馬頭晴色見龜蒙心馳闕里春風動醺錫靈光禮  
數隆周度想應河患急早攄籌策贊司空

送尹如川副郎奉使靖江

星郎蹤跡半天涯今日槎頭却到家萬里風雲隨  
絳節九原香火拜黃麻板輿曲盡人間樂晝錦從  
教里閑誇想得盍簪重對酒東風開徧上林花  
妹夫蕭時肅與其兄時堅攜酒邀余晚遊休咲

菴



纔到城來便覺忙共尋芳草趁斜陽高漚潭淨遙山  
合休咲菴深翠竹京掃地開筵情轉洽倚風懷古興  
偏長斯文此會應難得後夜相思月滿梁

陳秉衡劉

二侍御餞余西江第一樓

戊午冬

酒酣乘興却登樓千里湖山豁醉眸風挾霜威侵骨  
冷梅將春意與心謀繡衣愛客成佳會彩筆題詩紀  
勝遊後夜孤舟明月裏顧瞻南斗思悠悠

送義興耕隱徐公還鄉

先生歸向毘陵去木落天高正及秋萬里長風吹潞

水一船明月過揚州大家文獻風流在暮景林泉福  
履優籬下黃花應有待壽筵深泛紫金甌

送胡長史之建昌

親王開國綏南土賢傳承 恩出 禁闈鳳輦龍旂  
煩扈從緋袍金帶有光輝當杯莫惜離筵醉此別應  
知後會稀路入官湖詩景好落霞孤鶩看齊飛

分題王司副天申沙溪八景得太守仙風南阡

耕樂

二首止  
存其一

太守遺踪半綠苔廟門猶倚碧山開競傳梅福登仙



去恐向桃源避世來棲鶴長松無鳥宿鎖蛟深穴有  
人猜何當載酒窮幽討杖屨應須約我陪

送封君劉先生歸陳留

侍講司直之父  
先任南雍博士

清朝父子才名重上國衣冠樂事多優老舊承  
天子詔考槃還賦碩人邁白雲有待開三徑明月相  
隨過九河物外高懷誰共賞塵途回首一長歌

送吳翰之任北勝州

劉仁仲先  
生之友

大夫官重清時選薦沐天恩夙志伸辭闕乍窺  
丹鳳曉下車初見碧鷄春治如延壽終移俗政比陽

城却近仁最是交親憐遠別便鴻無惜附書頻

送同寅劉可大先生南還

十年甲第尚青袍宦業多因養母拋朝退不辭趨館  
數夢回還念倚門勞燕山曉送雲邊騎嶺水秋移月  
下舠一日三公真不換相看吾已愧吾曹

送熊掌教之任無極

徐舜和先生爲求  
徐其所取士也

馬度河橋柳正黃青山千里護行裝道尊豈論功名  
薄縣古曾聞士管良高座橫經朝伐鼓小齋哦句夜  
焚香碧桃天上花如錦會有人傳種樹方



送萬典簿之衡州

久客京華鬢未霜又攜書劔赴衡陽黃金臺下人千里  
青草湖邊鴈幾行大國樞機閱簿領小齋風月託  
壺觴知君更有登臨費七十二峯秋興長

送學士李石城先生詣闕里祭告

回祿後

晰命專車駕四騏雄藩冠蓋遠追隨暫停秘閣裁書  
筆細講虞庠釋奠儀泗水秋風千古意東山明月幾  
篇詩眼前不用論興廢天地無窮祀典垂

送李壽夫司訓之繁昌

秋日河橋楊柳疎幾人攜酒送征車官清最喜逢迎  
少俸薄寧論服食餘紅燭夜傳齋內火青山朝對案  
頭書嚴君會有東遊興入饌偏多白白魚

送羅宗溫太守之思南

別駕翱翔絕後塵功成俄領郡符新從知簡拔遭  
明主想見敷施慰遠人錦樹秋風催畫舫青山春雨  
映朱輪三分公事詩兼酒莫惜篇章附鴈頻

送朱克諧謁告還進賢

故園桑梓客邊心看徧春花思不禁得告暫容親藥



裏承 恩終擬盍朝簪如雲雙鬢功名在向日孤帆  
驛路深莫道行囊無一物 王言何止重千金

送王慎簡乃郎還安成

一見能令雙眼明謝庭蘭玉不勝清二南詩熟聞來  
日五采衣懸別後情檣上萬鴉淮浦樹江頭百雉豫  
章城經過數寄平安字莫遣高堂白髮生

送劉文煥憲副提學福建

十年聲價重朝紳三世衣冠一味貧明陟乍辭丹鳳  
闕晝遊先慰白頭親豺狼道路風霜舊桃李門墻雨

露新未覺離筵懷抱惡士風從此定還淳

送羅宗器還任閩藩

東林見月幾虧盈布被藤床客夢清最績過煩徵覆  
考宗器以無按察司考語吏部  
行查是以久住報至乃得歸新詩長得入優評便

民方畧仍騰疏入幕風流獨擅名來鶴亭前春色早  
錦袍歸映百花明亭乃宗器建以  
為退息之所

九日同彭景武春官徐舜和汪抑之器之三大

史白雲觀登高

人情都愛重陽好塵世難逢笑口開與子丁寧深載



酒及身強健數登臺千山落木嵐光老萬井寒煙暮  
色催上馬頹然烏帽側風流無讓習池回

送羅子文任興化推官

離觴欲罷更吟詩正是詩人別我時雲布曉陰天漠  
漠柳含春意日遲遲親闈視膳江魚美官舍開筵海  
錯宜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

送李都閩赴江西

將軍赴鎮馬如龍寶劍飛霜膽氣雄第一才名光武  
舉儘多能事振家風西山曉色旌幢外南浦秋聲鼓

角中翹首雲臺高萬丈會將歌舞笑兒童

送蕭順之宰古田

交情十載渾如昨文雅風流繼昔賢製錦祇今須妙  
手夢刀他日看看喬遷仙舟汎汎投前浦啼鳥依依戀  
別筵勤學一生知底用姓名畱取汗青傳

次韻吳克溫先生雪假山 二首

對酒山成大笑號千金須賞片時勞解因積雪寧非  
智恐碍飛雲不用高勢壓簷楹張鳳翼光侵樽俎析  
牛毛眼前真假無煩辨不見桑田變海濤



夢裏山靈向我號良工無乃用心勞三峯削出瀛洲  
近千里移來太白高見睨恍疑流石髓出雲空擬潤  
田毛知君自有悠然處幾度長歌酌翠濤

送趙庭實太守之濟南

入眼風標識貴人錦袍還似布衣貧久含鷄舌趨金  
馬暫別龍顏剖玉麟千里封疆河濟合百年勛業鼎  
彝親寒風落盡離亭柳未阻隨車有脚春

輓封編脩吳公

南夫先生尊甫

憶過吳門趨拜日秀眉盈寸炯雙瞳承恩已帶水

銜貴愛客頻催玉解空千里書來驚伏枕一朝仙去  
訝乘風天平山畔人多少細挹甘泉思不窮

翁於天  
平山浚

井以便往  
來者故云

送段廷舉掌教之東平

移官又問東原路臨別匆匆不盡觴庠序合興周禮  
樂山河猶記漢封疆行邊樹繞雲帆迥坐裏風回泮  
藻香師道正看繩祖武冰銜重擬荷恩光

壬戌元宵應制

四首

明德當天曆數歸華夷無處不光輝還將燈火同民



樂未覺觀遊與道違瑞靄迥浮溫室樹卿雲農染侍  
臣衣不知夜色深還淺星近蓬萊頂上稀

千金一刻是元宵惟有官家樂事饒煙火熏天呈巧  
樣管絃隨處奏新謠重門月上金鋪暖四海春回玉  
燭調願取滄溟供壽酒年年今夕奉神堯

九陌香塵徹夜飛禁中燈火正輝輝煙雲沓靄魚龍  
見樓閣玲瓏錦繡圍風遞歌聲聞別館梅交春色上  
重闈 皇心自做無虞日畢歲觀遊此外稀

舞態頻更夜未央漸看華月轉東廊燭龍天矯天門

迥火樹參差輦路長一咲獨回春似海三呼齊祝壽  
如岡太平樂事渾難寫儼續卷阿第二章

試六館諸生喜而有作

夙正衣冠坐講堂載歌械樸興洋洋碧梧日上羣英  
合丹桂風行六館涼野馬盪回周禮樂春蠶繅就漢  
文章陶鎔自愧渾無術校閱寧辭累日忙

送劉循理冬官公差之巔便道過家

官曹暫入身如客省檄專承 命白天驛路年華南  
鴈盡故園春色小桃鮮功名正屬三場後弩矢寧煩



百步先何處詩懷應更好鬱孤臺上俯晴川

齋居懷京中舊寮友

殘雪凝光竹嘯風齋居那復故人同孤吟入夜才偏  
澁遠道逢春夢忽通七日文章慙霧豹百年蹤跡等  
泥鴻也應垂念江湖客鳳沼詩來定幾筒

送馬汝礪太守還廬州

尊翁時爲南  
京少宗伯

颿轉濡須鼓急撾兒童騎竹滿晴沙纔傾別酒催行  
色便有春風管物華雲氣暖通南省樹茶煙清繞使  
君衙亦知撫字勞心在畱取功名入世家

水蘖爲彭中舍乃尊賦

生來不作封侯夢老去依然赤子心千駟景公身易  
朽一瓢顏氏樂堪尋行藏自喜山林遠清苦誰知意  
味深欲叩凌陰探藥籠秘方珍重幾南金

奉邀舊翰林諸公草酌次韻

是會有詩太宰林  
公名曰壁水會詩

煙雨樓臺午氣清肩輿聯過識高情座當移處懷初  
暢酒到酣時令轉明樹好故應啼鳥戀山高還被夕  
陽旌風流夢想瀛州舊壁水新煩訂會名

送陳黃門停賢送父還鄉



整菴存稿 卷一  
安車穩就金陵養 紫誥新馳近侍封正喜德星移  
照遠忽聞歸興逼秋濃銀鞍晚衙離亭雨綵服晨窓  
別岸鍾此去亦知寬告在壽筵無日不從容

次韻呈守菴叔父

平生防意直如城憂患無干老太平閑對金昆終日  
欸醉看玉樹幾枝橫養魚水縮還親導採藥山深慣  
獨行誰道古人今不及鹿門風景正分明

送鄭司徒致仕還鄉

老至飄然謝寵榮 詔書優進地官卿從知去國心

猶赤見說還山夢已清驛路暫依紅樹宿海邦重訂  
白鷗盟維駒不盡今朝意仰斗徒懸後夜情

和鄭司徒畱別韻

別酒初醒月滿江暫憑方舫作吟窓殘碁懶用機心  
著神鼎那無膂力扛路出五湖人去獨風清三徑鶴  
來雙閒中著述能多辦消得羣儒北面降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

雨霽官河柳乍晞仙舟乘漲去如飛諸生學問存章  
句夫子心胸有範圍白鹿洞前雲漠漠聘君亭下草



菲菲從來古意知多少此日臨登願不違

中秋夜看月有作

丙寅歲

月滿高樓猶未知今朝那合上樓遲不須達曙殷勤  
望且試停杯一問之三五何能長潔白尋常還是幾  
盈虧樂同年少心偏遠徧倚欄干有所思

十六夜

長空萬里淨無雲月色今宵滿十分清賞偶因嚴戒

輟

時老父以  
目眇止酒

遠書頻遣吉聲聞

時連得二弟書知允  
翅再被薦允恕亦平

安

山連北斗疑增峻風入南樓覺尚薰辦得此心如

此景人間何事漫紛紛

奉和

大人送行韻上呈

二首

可人秋月滿樓光明發誰教促去裝清夢尚隨靈壽  
杖兼金難覓返魂香前周後曾知何日北斗南箕各  
一方惟有訓辭長在日要看千里作尋常

奉來庭訓日周旋宦業無成浪有年愛日自緣心事  
切辭官非爲里居便陶釣妙手寧須我螻蟻微忱莫  
動天離思更將秋色遠晚江孤鴈落霞前



又用韻奉廣 大人之意 二首

慣依黃髮歎年光肯爲浮名浪趣裝竹色不隨寒暑  
變花枝長伴笑談香家傳宦譜非今日道濟時艱有  
大方烏鳥私情憐未遂諸孫歌舞亦能常

兩京仍護彩舟還色養關心幸有年三徑舊開風月  
滿深衣新製起居便謳吟體傳唐家律寤寐心懸杞  
國天遠別極知諸福在夢魂偏泥寢門前

兩有年字同義別

瀛洲雅會次劉野亭先生韻 四首

垣竹埤梧映碧溪八龍名氏鏤新題乾坤此會合能

再江漢清流自不西前席已歸黃閣老雅歌仍和北  
山藜黃花待我渾無恙敢向霜枝着眼低

鄙夫貪住白雲谿一鶴多慚大手題幾憶蓬瀛天遠  
近又親談咲席東西酒行樂處兼浮白美味平時半  
著藜千古斯文知未喪晚風衰柳望中低

分曹多暇復同遊意氣驩然隘九州佳地稱爲文字  
飲清樽嫌及婦人謀毫端珠玉三千首眼底衣冠第  
一流却恐疎慵叅未得 君恩交誼兩難疇

黃花對酒勝春遊瓮裏蒲萄肯換州諧謔有時成故



事行藏無處著人謀病軀每憶三年艾長楫終輕萬  
里流瓊玖未瓜渾不類向來詩句若爲臍

送王實菴太宰致仕

承 詔歸田鬢未皤好山徐奉板輿過人生盛福今  
如此身外浮名更若何四海均平藏妙用三朝遭際  
足恩波夢魂儻憶留都景飛示新篇莫厭多

楊文貞公祠成大司成米玉先生有作次韻

霖雨當時已霈然更餘膏馥遠流傳元臣廟食宜千  
載太守囊討契九天奔走故應多士合經營還喜後

人賢清時盛典那無紀墻壁新題又幾聯

物情天意久差池殷禮初聞賦孔時公日蒸嘗侯國  
領巫咸勲烈史官知衣冠此日方胥慶陵谷他年莫  
浪疑來哲升堂渾不少合分前席與伊誰

送王伯安入朝

庚午冬

卮鑪聯句佛燈前雲散風流頓十年曾見山東題小  
錄又聞瀛海遇真仙一封朝奏心徒切萬里生還命  
有懸今日仕優仍好學獨携書卷去朝天

慶鶴次劉野亭先生韻

四首



出塵標格價難裁籠入南宮手自開槐露乍零呼伴  
起竹風微動御仙來新袍有象宜爲主老鳳無毛合  
避臺我欲借騎應不惜上摩黃道訪三台

故典新儀費討裁鬱襟煩思若爲開纔看種竹百竿  
活又喜傳書雙鶴來聲徹鈞天偕律呂食分清俸走  
輿臺浮丘相去流傳在何似吟篇落上台

鳴臯詩好爲誰裁靡爵心同象有開禁省合容山客  
聚竹窻疑是故人來春程翫舞時叅隊靜鼓瑤琴屢  
傷臺多謝揚州貪刺史清風千古屬公台

緇素應煩玉女裁曉風聲度畫堂開身輕幾欲凌雲  
去性警端能擇主來曾見蘇公遊赤壁復隨清獻過  
琴臺人間俛仰江山舊今日光華邇上台

送黃太宰先生致仕

馬舩橫壓大江湄且對離筵賦別知天上風雲還似  
昨古來卿相亦如斯青山自是通行路黃髮何妨再  
起時家近蘭亭春正好未應高興減羲之

送楊長史之任

壁水溶溶老翠芹湘潭春色又平分裾長穩向王門



曳調古多從宦邸聞曉殿光華依大雅晚窓消息付  
微醺有時夢繞同寅地莫遣緘書隔暮雲

送韓大卿赴刑侍任

宦轍周流四十年甘棠陰在有詩傳匡時慮遠人難  
識執法官高地屢遷朝下午門同輩少賞尋韋曲晚  
芳妍羣生共此恢恢網一道宏綱上屬天

送俞少司空赴召

鶯來高樹有新聲吹起殘花弄曉晴春水欲平桃葉  
渡冬卿初別石頭城魏牟江上心能遠顯父壺中酒

正清臺沼百年餘武烈祗應前席問蒼生

送林博士赴九江貳守任

手栽桃李盡成陰此去應勞撫字心清酒幾行賒後  
會朱絃三歎有遺音爐峰日射香煙紫湓浦潮添雪  
水深解慍風行吾亦快不妨題句滿東林

陳復清輓章

侍御察  
之父

吳水東頭舊隱村幾株楊柳映柴門閑中秀句多能  
辨身後清風凜尚存藥圃燕交春徑跡釣沙龍變晚  
潮痕亦知埋骨青山久深入泉臺有湛恩



次韻睡起答何中蒙趙元默二舉人

二首趙嘗及白沙門

雨中江柳亂毵毵  
午枕知君未肯貪  
萬里珠還南海  
積一般青出白沙  
藍心游物表  
風斯下坐到更深  
月正南巾幘依然  
塵不染蒼頭  
猶進曉盆泔

眼前真合口三緘  
山有黃精憶舊饒  
美酒如澠輸客  
醉翠屏當牖要人  
監吟多未覺風光  
盡夢少何妨燕  
語喃行止分明天  
意在北風長夏送  
歸帆

時除名歸

雨中過鄱陽湖望廬山不見

那堪雨脚連山脚  
寄與山靈莫浪猜  
宇宙要開觀物

眼風波方見濟川才  
臥龍庭院誰專領  
跨鶴仙人儻  
一來袖有辨香真  
自惜鑪峰何日掃  
莓苔

北堂永秀爲趙元默賦

北堂坐對宜男草  
遊子行看永秀圖  
風渚殘燈飛夢  
近曉叢清露著花  
無香浮壽酒筵初  
秩影亂漏衣日  
未晡共識王孫家  
法遠眼前餘慶是  
貞符

候風南浦連日苦熱

南浦逶迤綠樹多  
萬艘環繫水無波  
喧聲不覺催人  
老美景其如執熱  
何河朔芳樽空往  
事郢中白雪漫



高歌十年塵垢紛盈瓜聊就深清試刮磨

寫懷寄監中寮友

雞鳴山下橋門路二十年中憶屢遊伴食再書新紙

尾趨庭先到舊營頭

大人舊居校尉營

清時有幸歸田早白

日無私照物周千里故人高誼在幾回風雨夢孤舟

環山樓爲陳太僕題

元龍床上有高樓新占淮南第一州青翠入窓來不

斷圖書終日坐忘收花香客醉釀泉酒雨霽人爭野

渡舟吟送夕陽芳草遠滿川雲錦散驪駒

慶族叔用丹甫壽七十

東風吹却暮雲輕南極星光徹夜明細數春秋經七

十直從髻亂閱升平山扶棟宇層層在手種松篁箇

箇成壽酒一年還一度德音長合重鄉評

用西阜叔父韻謝守菴叔父招飲

小樓偏得近高居酒熟常蒙隔壁呼最喜家庭多壽

豈不妨窮達有乘除古人可作歸元亮實事堪陳陋

子虛飲到酣時情已洽天寒何必更投壺

用韻謝諸父見過賞雪



雪中清賞就蝸居坐久還聞凍鳥呼草率時羞慙  
餽釘拜與常禮荷開除老親飲量渾無敵諸父詩名總  
不虛聞說梅梢春意早擬於花下更攜壺

次韻寄二弟并自述 共三首

同朝同氣復同居看取荆花滿意舒斗附北辰喉舌  
正春生嚴棘網羅除笑談自可兼三益變動還應玩  
六虛飲酒飲時遙念我磁罌無謝玉爲壺

奉親堂上是安居春酒杯長日自舒已向園林成獨  
樂不知廊廟富新除讀殘帝典孤銜在叅透禪機萬

象虛藥籠祗今多國老閒身聊寄老翁壺

天涯書到動經年字滿長箋又短箋小日弟兄原競  
爽一時名位總光前從知有道興明哲自信無媒合  
蹇連身世未應容易了古書何啻一囊錢

聞逆宦伏誅次澄江公韻

元惡端宜具五刑株連仍覩罷三卿 曹劉君臣有道

終須正天日無私本自明堪笑李斯空歎犬 張若爲

馮道尚封瀛 焦也中興合在周宣上一攬威權萬國平

次韻奉呈 大人



一門重疊被 恩光仰愧慈烏又趣裝清酒已塵先  
敘別紫袍猶得自薰香心期及物才非稱教熟趨庭  
行合方聞說便途歸仲子私恩公義總天常將行之旦得加  
封文書遂行望謝  
禮告祠堂會族

次韻答守菴叔父復官之賀

社鼠寧容久穴居時來羣憤一朝舒祖功宗德分明  
在苛禁繁文次第除萬里渚鴻飛向北幾人蕉鹿夢  
成虛不才也復青瓊舊賀酒親煩載滿壺

次韻答曾雪坡

此行疑是又疑非賴有高人獨我知義重敢先東郭  
弔情深難忘北山詩卽看俎豆橋門日寧異簞瓢陋  
巷時好景別來偏入夢雪坡春水到愚池

寄李敬夫用其送行韻

二首

謫仙孫子瑩冰清七步隄躋五字成心遠獨憐山水  
好眼高渾看利名輕存身我已慙龍螭縻爵誰應和  
鶴鳴別酒半醒回首處江風吹浪暮雲平

幾載巖居夢亦清手栽松竹喜初成 君王自合天  
明畏我董寧闕世重輕殘卷未容資蠹食好山重許





對雞鳴却愁心學人稀講滿耳高談了治平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八

恥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璇仕君長父重梓

七言律詩 九十八首

遊白鹿洞 三首

偶尋白鹿洞中春初識廬山面目真

往回數次惟此行始見廬山分

明雙瀑下垂深歲月

開先瀑布在西南遙望見之

五峰高聳切星

辰

白鹿書院正在五老峯下

篤生豪傑寧無繼雄鎮江湖合有神

安得結茆當絕頂此生長作看山人

肩輿晨發路逶迤樹老山深日上遲古洞有名傳白

鹿斯文無恙仰 先師辦香喜遂平生願遺刻貪尋

絕妙辭指點重勞賢別駕不妨深酌更題詩

南康府陪

行因具午飲

斷岡深谷少人行逢著山花不識名水滿稻田羣鷺

下林藏茆舍一雞鳴儒冠夾道儀俱肅

時郡學及星子都昌二學

有生員九人讀書院中在獨對亭前迎候皆秀朗可喜

石刻臨溪字半明

將近書院

道傍澗中皆巨石挺立往往深刻大書所可見者白鹿洞鹿洞風泉流雨文行忠信流盃聽泉凡數十字蓋有文公先生遺筆焉其晦而不見者尚多有之

追省舊遊多漫浪斯文今

日最關情



送楊晉叔京兆之任

玉立班行憶共朝，金陵重覩舊風標。  
九天召命來何速，千古心期話未消。  
酌別盞香初壓酒，過江帆趁欲歸潮。  
都人合識韓京兆，佛骨端能手自燒。

辛未五月九日仲弟允迪自丹陽寄來江行五

詠時久候不至遂用其末章韻作一詩答之  
繞門迎候幾朝昏，飛蓋飄然向大藩。  
百里江津能自畫，五年心事共誰論。  
雖傳謝朓新篇到，應負姜肱舊被存。  
東海莫教明月上，金樽分照欲傷魂。

憶仲弟以六月六日上事二首

曾從東海泝天河，又占吳山第一坡。  
官比舊寮真特達，運使同知皆免歸劔蟠深匣未銷磨。  
薰風別院啼黃鳥，細

雨閒堦長綠莎，飛蓋東西休草草。  
要聽含哺老人歌，桃花千樹塞玄都。  
超佐薇垣帝渥殊，上事不妨霑暑雨。  
開門先合剪春蕪，農乘徧野家應給。  
寮案同心德不孤，須憶少年兄與弟。  
青燈相對講三謨。

奉呈大人封君

簾幙風薰酒味柔，野雲垂蔭晚油油。  
靜觀物理都成



趣閒聽樵歌或點頭衣笥遠封開孔雀

聞京中寄雁孔雀袍上臺

釣臺新水下輕鷗不才又作經時別多負當年返哺謀

憶季弟

以上皆用仲弟寄來詩韻

日照銀臺晃掖垣五年五度沐

殊恩

拜右叅一轉左叅二進右

通三轉左通四馳封五蓋五年內也

對揚闔切心無愧裁決從容令不

煩草色入簾詩與遠花香迎客酒盃存誰知一片瞻雲思欲共雲鵬萬里騫

次韻答楊司訓光郁先生時致仕歸

愁將病眼看催科不道剛逢使者過生理祇憑詩卷足夢魂原傍隴雲多冰霜晚節松當徑牛女佳期鵲

近河

先生一向獨處官舍

不與故人留一宿良宵爭柰月明何

送少司寇戈公赴京

早從周道騁華駟閱歷年深事事諳諸老共推心德一兩都更踐法司三時須壽考天饒健人情睽違酒要酣王國靈長端有賴登仙羞聽鄙夫談

送通政馮子佩同年赴京

二首

先朝同醉杏園春此會南都僅七人

高文達龍德宣劉廷璧李公著



胡伯珩子

顧我官資偏耐冷喜君

恩命又更新廟

堂自是憂民地青紫誰非報

主身高閣離筵殊草

草有懷無惜附書頻

子佩行十六人者餞於憑虛閣

小弟銀臺久備員長官今喜得高賢日明梧竹開唐

省風度堦筮協舜絃對酒共輸情似海清黃須讓筆

如椽因君重起連枝念爲把平安兩字傳

### 送都憲丁應韶入長銀臺

著處圓融德稱才還因求舊領銀臺看花莫問玄都  
樹把酒聊空白下盃心計向來勤獨運廟謨從此

所居廂房 屋參陪有時雙栢軒中坐爲道頑兄一味獸

雙栢軒者季弟

之新扁也

壬申元夕 大人用梅聖俞韻賦四章依韻奉

### 呈并寄二弟

坎止流行到處歡童顏無藉酒卮還元宵月朗心千古  
紙帳風清屋半間晚愛吟詩渾入杜早知尋樂獨  
希顏分來一派源頭水洗透諸兒夢覺關

千金圖奉萬年歡况喜陽和次第還春酒復陳燈火  
夜綵衣長在戶庭間天憐淡泊舒華月人爲團樂逞



笑顏猶有一般佳絕處紅塵飛不到清闌

記得西湖醉裏歡滿城燈火夜深還

乙丑元宵  
正寓杭

老親

樂在遨遊外賢弟官猶季孟間藩省祇今叅大議閭  
閻何日破愁顏身兼童侍纔三口宅有重門底用闌  
政通應得萬人歡將父心勞獨未還 紫殿香煙朝  
夕裏澄江明月夢魂間豈無鮑叔深知管會有宣尼  
巧鑄顏他夕不妨更秉燭談鋒先斬利名關

夜坐偶作

時臥病  
僧菴

斜倚繩床認斗牛火星初夜欲西流人間絺綌猶含

暑天上風雲已報秋舉世可能無管葛腐儒空解說  
伊周行藏兩字明如月領取清光付酒甌

次韻平陽方懋學秋夜客懷

二首渠時主  
王司成之家

坐閱芝蘭長謝庭幾番時雨又秋晴流螢影度鄉心  
切老鶴聲回客夢清屋裏琴書渾冷落眼中星斗却  
分明還山自是尋常事問取鵬搏九萬程

一葉飄黃下碧柯驕懷強半屬詩魔山圍晚市風塵  
合月滿秋庭草露多賓主東南原自美才華西北定  
誰過玉泉金井深千尺汲引無能柰若何



壽致政大司徒洪洞韓公

宰相從來自真故園消息幾回春遙看冉冉低垂  
翅羸取堂堂老健身鳥弄花枝春酒熟山圍壽域袞  
衣新亦知海內瞻依在還擬彈冠踵後塵

次韻答吳石樓學士

二首

累歲開雲日有程向人醺酢禮全生愁將小數迷金  
注不道諸公費玉成原廟曉晴高樹出公庭春雨亂  
蛙鳴報章未就心偏悚山北山南伐木聲

曾舒短翼共雲程偶落天南北路生人在蓬壺勞夢

想詩來江漢妙裁成春風亦遣梅花盡阿閣應聞鳳  
鳥鳴尊酒論文知遠近百年珍重是風聲

次韻儲柴墟少宰除夕感懷病起自慰

二首

使宅清如學士廳一燈除夕烟寒星春風細入鑪煙  
紫食案高將菜縷青曾有嘉謨參禹益况餘新製敵  
孫丁從前只欠維熊夢聞說維熊夢始醒

大成門左闕寒廳華轂來趨曉戴星坐久玉山疑尔  
倒笑回銀海覺全青登庸正儼光雌甲陪祀還應戒  
上丁神相高明諸福在得霑醇酎幾人醒



次韻寄答劉中和大尹

論文尊酒邈佳期春樹愁看暮雨滋  
桂管夢回三萬里河楊花發幾千枝  
庭叅鸞鵠登科日筆掃珠璣退食時  
游刃也知餘地在心君隨處合巍巍

喜通政弟至龍江

壬申十一月初七日

別來誰擬會江南細數年華已十三  
煙郭樓臺還舊夢夜窻風雨入清談  
燈花屢撥備能健心事相看兩不慙  
白髮高堂凝望久豈無尊酒未容酣

仲弟久無書

立遡東風臥看雲多情啼鳥隔窻聞  
人非堯舜誰無過子有衣裳自合熏保障  
一方雖用武平安兩字豈須文  
床頭賴得清尊在且共良朋一醉醺

得家書知季弟以除日至邑城新正三日拜家

慶六日焚

黃先是久雨其日始霽各識以

詩一章

萬里歸來及歲除布帆無恙喜何如  
南平門壯知新作光遠堂深得暫居草  
酌夜留親客醉朝衣晨向縣庭趨  
逢迎有道應忘勢不害真爲孺子愚



拜舞能多喜不禁童顏朱紱畫堂深堦庭草木通和  
氣里聞兒童續好音 紫誥直從天上落香醪初向  
壽筵斟風吹幕動輕雲捲矯首南山見碧岑

旌旆悠揚鼓吹明翩翩輿馬快新晴 龍亭立處山  
增勢 鸞誥宣時谷應聲封號光華躋四品義方辛  
苦憶平生每憐子季寧無見今度焚 黃禮又成

喜季弟得子

季方書報捧珠新喜動渾家色笑真十載震來長虢  
虢一門麟址斬振振桑蓬出試寧論巧犀玉分張自

合均天眷吾 翁全福在壽筵無日不陽春

寄贈仲弟進 表赴京

分守歸來暑欲徂遠飛雙棹入 皇都炎天默試冰  
霜力壽域重披海嶽圖要得承恩堪醉飽不妨隨例  
有追趨賢勞合是平生事暫許鄉園入夢無

送薛全卿之淮安

往還不盡斯文好猶喜分符近在淮洪範剛柔歸擬  
議小民休戚繫科差風含畫戟森階祀雨濕青田盡  
海涯期月規模千古事好音須慰故人懷



送王甌濱赴壯監便道歸省

寵命初臨正及瓜  
緋袍金帶轉光華  
門墻桃李新千樹  
南北車書舊一家  
晨省細將萱草看  
晝遊都付里人誇  
永嘉前輩儀刑遠  
心印傳來定不差

瀛洲會次豐原學先生韻

壬申四月十九日

開徧春花麥正秋  
鍾山晴翠滿芳洲  
地靈合有羣仙會  
景勝那無七字收  
淨洗玉盤行海錯  
徐開霜匣看吳鈞  
年來自笑無靈氣  
敢躡丹梯出一頭  
是會也以欽順有遠行將處之賓席偶疾作不克赴實亦不敢當也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

吉州著姓歐陽氏  
六百年來幾派分  
木本水源推刺史  
風流文采到司勳  
遙遙祖武今能繼  
藹藹仁聲素足聞  
多賀端溪諸父老  
炎天高蔭有青雲

送龍德宣之任瓊州

同鄉同榜復同庚  
獨以能官早著名  
臺院風隨銅虎去  
故園花向錦衣明  
從知攬鏡心長在  
須信乘桴道亦行  
尊酒送君還自省  
素餐應覺負平生

送呂仲仁少卿之任



沙頭別酒過江醒滿路懽聲是德馨飛蓋乍臨西澗  
水攜壺頻上醉翁亭山當戶牖瑤琨碧雨過郊原首  
蒼青同事亦知吾弟忝書來方自說趨庭

半山爲歐陽時瑄賦

秀色知從武姆分蜀江迴抱隔塵氛骨蟠地穩疑藏  
玉頂去天遙斷出雲樵徑客稀羣鹿擾草堂星在遠  
鐘聞會看叢桂秋花發山北山南處處薰

哭族祖壁翁

二首寓居景陵

故園喬木碧森森新貫經營幾歲陰空有尺書頤

候何由尊酒一論心湖田繞屋秋仍熟紗帽籠霜病  
稍侵不道生涯今奄盡計來清淚滿衣襟

塵世勞多佚未償桑榆無復繫斜陽負薪有望前聞  
在坦腹多能後事詳每憶轉蓬聊異縣不知埋骨定  
何鄉舊時長徑山頭月夜夜清光滿屋梁

哭孤峯伯父

昭代遺才老一簞却憑高壽作恩官烏紗對酒墮篋  
合丈席談經弁總攢病起尚憐黃菊晚仙遊俄上白  
雲端孤峰絕頂良霄月愁向金陵酒淚看



贈王宜學時以翰編謫官嶺南

涼風吹客過金陵  
尊酒相逢感慨增  
路遠只知紅日近  
山深初見白雲層  
百年譜牒傳忠孝  
四海交游念寢興  
君力正強吾未老  
江樓春暖待重登

次汪司成秋日登獅子山尋閱江樓故址韻

二首

絕頂風塵萬里秋  
閱江何處覓高樓  
草深欲礙遊人上  
林茂長容倦鳥休  
近水一灣明似玦  
遠山三點大如牛  
知君感慨題詩罷  
滿酌金罍坐看鷗  
碧山紅樹玉人登  
水色人心晚共澄  
萬里輕帆風作

使六朝遺跡谷爲陵  
霜鴻過眼渾如客  
美酒開懷不計升  
強欲追扳多病阻  
坐酬佳句復難能

甲戌初度伏蒙

大人寵賜長歌謹用首韻賦詩一章以志感且以申致眉壽之祝

青田官舍懸弧日五十年前正此辰  
科第偶然承世業  
劬勞何有報吾親  
詩來錫福恩逾重  
夢想承歡意亦真  
猶覺寸心如赤子  
靈椿何止八千春

依韻奉答西阜叔父



五十又逢初度日聰明那及少年時高堂錫福憑黃  
髮同氣增光有白眉官久只餘金作帶酒醇何用玉  
爲卮竹林勝賞須重覓已幸新民似舊黎時江西羣  
盜之就招  
者號爲  
新民云

次韻寄答銀臺弟

百歲平分業未光家庭杯酌但循常孤踪久合依盤  
谷清夢時猶繞建章江冷魚龍愁混處天遙鴻鴈憶  
殊行何應共暖姜肱被細講行藏到夜央

送大理胡伯珩遷少卿北上

北人官向北京遷騎鶴揚州不論錢原隰皇華如舊  
識官河新水快重沿手無高下寃須白心有經綸髮  
正玄因送年家還自省坐慚清俸欲歸田

春晚登憑虛閣次熊峰先生韻

穿雲舊路偶重登步履輕如鶴背乘高閣俯臨千萬  
樹夕陽斜映雨三僧振衣總覺清風酒題壁惟應大  
手能何處花開紅又白醉遊吾記昔人曾

送楊晉叔亞卿入掌太常

尊酒江亭送長官錦帆高掛疾如翰風生綠樹吟懷



爽鳥下平蕪望眼寬  
清廟駿奔惟德稱  
治朝精選見才難  
台躔已近頭仍黑  
勲業何勞把鏡看

壽錢侍御乃父封君

曾抱遺經齒辟雍  
倚閭人老宦情慵  
虛名漫領江州幕  
厚德終膺柱史封  
七袞滿來還健在  
大篇吟就每春容  
隔江雲物悲遊子  
壽域天教有路通

幽壤重光爲唐仁夫少卿賦

兩度恩光照夜臺  
分明功自義方來  
林間稍覺悲風靜  
地下都應笑口開  
碑表嗟峨天近止  
山川盤鬱

氣佳哉舊灰未冷  
新煙續長使羸金父老猜

送龍孔紹上舍還鄉

浦樹迎秋咽早蟬  
江風吹雨潤離筵  
壯懷永結青雲上  
鄉思遙馳白鴈前  
伴得同聲深酒盞  
行逢佳景費吟箋  
已看頭角崢嶸見  
此去寧容久在淵

送同年劉廷璧出知蘭州

吳帆高映楚江秋  
轉向黃河最上頭  
落葉打蓬疑夜雨  
邊雲仰旆見州樓  
男兒意氣終能壯  
刺史班資亦自優  
都下故人長引領  
政聲多遣向東流



送大司馬張涇川進太子少傅致仕歸全州  
頻歲求歸始得歸此心惟是老天知寇公聞望無多  
輩白傅風流又一時帆向瀟湘秋色遠首回鍾阜夕  
陽遲能將捧日排雲手盡采山中五色芝

送尹其信司訓之新昌

喬木名門遠近知舊官新命老成時重逢正擬論文  
細相送無嫌載酒遲冰雪戒途應耐冷江山如畫好  
題詩憑將實學從頭講肯作尋章摘句師

送大司空柴公致仕

相送都門更一程喜於身退見功成舊提留鑰江山  
重新掛朝冠步履輕綵鷁亂流風正駛隼旟開路晝  
偏晴山林歲晚無塵雜幾箇松筠是友生

楊恒叔以母老求去 詔進太僕少卿以寵其

歸二首

徵書暫起陶園主祖道榮歸僕寺卿京洛風塵從此  
出哲人心跡到頭清鷗迎釣艇添新伴客闌詩壇續  
舊盟樂事賸於諼背取傍花啼作小兒聲

早從京兆聞佳政晚向畱都近德隣杯酒未交心已



醉篇章難和諷能頻腰間合有黃金帶頭上終須細  
葛巾文敏家聲渾未墜百年林木盡含春

秋答尹憲副先生 三首

頓收佳什見情親一字都來不犯塵秋院揮毫風正  
爽曉窗開卷墨猶新論心每憶同遊處矯首難忘奉  
別晨門帶清流山附屋暮年新酒共誰頻

天賦微才諒有垠誤蒙 新命出楓宸平生漫許心  
非石何道能令鬼不神報乏涓埃慚厚祿愁深江海  
繫斯人爭如未老身先退林下清風世所珍

十年一曲採芝歌高掛朝冠保太和風采至今傳蜀  
土文章從昔重賢科情縈藻句能多寄光照寒門辱  
再過休怪報章成怠緩兩曹重疊簿書磨 時兼攝工部

和答楊司訓先生

芹泮香風十載聞故山歸早亦殊恩春來每自添詩  
債酒罷同誰臥竹根臺省備員逢慶我篇章傳世竟  
輪君因風報李還西望雲樹參差日未昏

奉和 大人示喜之作

天恩已自



先朝厚休命還從此日申三品從班兼着我萬邦黎  
獻豈無人憂時鬢改終誰諒衛道身微每自珍勉率  
義方圖寸補永怡黃髮照青春

山明水瑩西岡里日暖風和久大堂 老父自應多  
受福諸兒都幸畧成章才慚吏部纓能濯識可銀臺  
佩合揚海道書回仍有獻壽筵珠玉爛輝光

送胡司徒致仕

壽篇懇著留公句公竟投簪可奈何林下清風應更  
遠鏡中疎鬢未全緇功成不負官曹重身退還膺寵

命多却把釣遊尋往跡攜竿重去弄晴波

寄銀臺弟及寫懷各一首俱用其采石登高韻

樹色凝寒鴈陣橫兩回江上送君行長年也識汾泗  
意流水何如去住情將父事諧心最樂登高詩到語  
堪驚別來還夢金陵否早晚相親是友生

柳暗春城起暮煙城頭殘照數峰妍欣同道侶尋顏  
樂懶聽詩翁詠李娟蜂蝶有營終自苦夔虺何校漫  
相憐素來心事如絃直得謝浮名更洒然

羅子文侍御墜馬傷足有作次韻 二首



九衢驄馬乍停經，贏得都人掉臂行。事出不虞應有數，膚存兼愛豈無驚。少拚日月供衾枕，兼把琴尊養性情。高步天衢玄髮在，直須宣力徧蒼生。  
詩句清堪敵草塘，爲占諸福定如岡。還臺再騁追風驃，宴客仍開畫錦堂。便好喧呼如杜適，可能堅臥似袁僵。他年華轂翱翔地，細雨新橋路莫忘。

次吳白樓借山韻

借居聊誦鵲巢詩，兼得峰峴不費辭。青眼熟看忘主客，紫金遙對辨公私。棲雲老樹巖頭幹，照水名花洞口枝。仁者安然如固有，我來須盡壽筵卮。

送學正蕭乃禎同考應天事畢還定庠

秦淮西畔棘闈深，夜燭晨光最苦心。自信吹噓遺朽木，總知淘汰得精金。儒門譜牒端能繼，客路風霜亦慣禁。此去三鱸佳兆協，再從天上敘鄉音。

送王司成考績

離筵冰雪瑩征袍，未說官資望已高。戀闕豈辭來往數，過家兼有送迎勞。百年繼武仍科第，四海知心總譽髦。春暖鴈行分，又合鳳池從此對揮毫。



送大司成魯蓮北改莅北監

南北山川總 帝畿賢勞那得謝驅馳江濤袞袞風  
初定燕黍芄芄雨載滋多學竟須歸易簡時文先與  
變支離臨岐病眼分明在不負清朝國子師

少司馬陳公進大司寇致仕僑居金陵

宦轍畱連卽故鄉石城斜日錦衣光官高獨欠樓臺  
地身健何須服食方繼粟 深恩應有數承家餘慶  
故難量都人拭目耆英會莫遣風流擅洛陽

送潘寺正鑑任福建僉事

棘寺勞多德在人外臺超擢 寵恩新未論富貴還  
鄉里豫擬澄清到海濱秋院雨聲蕉葉重晚衙晴色  
荔枝勺垂芳汗簡應畱意惟有廉公兩字真

午日白巖司馬招飲于天界寺席上次竇菴宗

伯韻

高雲閣雨試朝晴寶地清涼卽化城江不擇流看欲  
納鳥猶求友聽嚶鳴衣冠已盡東南美歌舞兼容雅  
俗更聊把閑情付游行永持忠赤贊升平

孝陵行香喜晴用前韻



遙鐘隱隱報新晴  
陵樹蒼蒼接禁城  
燈火重門千騎出  
陂池流水亂蛙鳴  
瞻依地切天同久  
奔走身微歲屢更  
歸路喜看紅日上  
南山剛與帽簷平

題山水畫送郭姑夫南還

竹溪溪上久逃名  
乘興飄然到石城  
尊酒咲談剛匝月  
腎腸傾倒見平生  
雲移遠樹千峰出  
風送歸帆一葉輕  
福壽直將山海祝  
畫圖持贈不勝情

憑虛閣宴飲次吳甯菴周大理韻各一首

上方雲起望來迷  
下界聞歌客到齊  
高會我叨陪未

席捷登誰肯犯旁蹊  
談衣日用諸乘小  
氣逼星躔萬象低  
吟罷不妨歸路晚  
綠楊無數鳥爭啼

雲藏高閣樹浮煙  
老衲焚香導客前  
秀合江山千古在  
美兼人景一時全  
爭哦藻句添公事  
頻繼芳尊減俸錢  
紅日醉看猶未晚  
羲和應與暫停鞭

貞壽堂爲安福朱仁舉人祖母賦

少司空趙先生所扁

堂下蘭菲桂亦芳  
栽培人只在中堂  
柏舟自昔闕風教  
春酒頻年祝壽康  
過雨遙山朝翠合  
凌霜高竹晚陰長  
司空爲秉春秋筆  
兩字應垂百世光



丁丑十月七日早辭 朝有感而作

萬年枝上萬鴉飛 曙色蒼茫接 禁闈當路驂騑行  
總快候 朝燈火聚還稀 南來日久衣添著 西向心  
勞帶減圍寶鏹再承 恩賜出鑪煙 裊裊思依依

寓儀真公館大雪

清源見雪又迎鑾 天遣愁腸一再寬 杯酒自堪供爨  
理瓊樓誰切念高寒 孤村乞火還趨市 小艇求魚巧  
沂湍 詔許寧親歸有日 緘書先遣報平安

戊寅春分日祀先禮畢奉

大人合宴于中堂喜而有作

神馭初旋燕席張 東風花柳日偏長 圭田永食諸孫  
報福酒分露滿座 香歌舞總能娛大 臺笑談時復得  
周行歸寧已荷 天恩厚吉禮叅陪 更有光

觀瀾爲曾峻術賦

門前屋後雙龍水 岬岬青苔送急流 應恨早年無眼  
力 頗於中道識源頭 高人會肯傳琴譜 稚子何須理  
釣鈞 便把脚跟牢 割定芳名從此合 多收

慶季弟新居落成用仲弟韻



新構崢嶸與世更宋朝遺址尚依城地靈總信人須  
傑心遠從知夢亦青春酒日長花賸發曉簷風細鵲  
雙鳴百年事業無窮在一善何妨取衛荆

吳甯菴宗伯家園絲瓜有一蒂四五實者次韻

二首

生祥生到後園瓜始信天親積善家一氣分張還共  
蒂五行團聚正交花題經大手絲成錦賞泛深杯影  
辨蛇靈種只疑傳不得未應無地長春芽

浮花摘盡紛垂實和氣熏餘更發祥未說嘉賓來四  
面會看仍代起三場巧憑造化人難測秀出叢蕭露  
轉讓往事合將同穎况作書何日獻 明堂

中秋燕集 大人命以看字韻賦詩

宦海心期欲訂難一時齊奉萬年歡堂高坐待水輪  
正酒醺行分夜氣寒物外高懷原洒落人間真福是  
平安壽星近與南山接還上層樓仔細看

次韻憲副弟獨遊金魚州

一見洲形便識名去年曾此共臨清路盤絕岼遊蹤  
少秋透遙山望眼明老樹新篁均雨露浴鳧飛鷺各



心情雖然獨往堪乘興誰與詩成勸一觥

送李濟之赴寧波貳守任

暫假霜威肅泰和

李以御史再調而來

又飛文旆入寧波當官

已見勤勞著敵愾兼聞斬獲多

嘗與勤王之舉

老樹疎花江

畔影古聲新調別時歌相知相愛相期遠汗簡功名諒不磨

次韻憲副弟元日志喜人日寫懷之作

巳卯歲

晴光朝動綵雲端稽拜欣逢后土乾家慶一門春鎮好皇恩三世海同寬瓊葩的歷含殘雪瑞靄氤氳

繞書闌早晚賜休應有詔鯉庭從此日承懽

流傭無處覓宗襟何意春雲又作陰把酒未消今日悶讀書曾見古人心望懸北斗虛回柄責在羣公合受箴賴有庭梅爲伴久愁來猶得對花吟

遊青原山

庚辰閏八月十一日歐陽綉衣從龍季弟允恕同遊

朝訪名山露未晞翠嵐浮動欲侵衣坡頭路轉松陰合隴上人閒荳莢肥泉響遙聞心已淨寺門初到夢先飛從來賸有煙霞癖爭柰行藏與願違

數月前嘗夢遊上元

縣一寺及入山則宛然夢中境乃知上元卽青原亦異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八 終

東正有和

卷之十八

三十一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九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七言律詩

七十八首

七言排律

三首歌一首

清明謁

陵有感

辛巳年

曾騎羸馬遡秋風廿載重來髮已蓬  
史館故人多化鶴泰陵新樹復摩空  
山連禁籞春仍碧花傍齋廬晚更紅  
坐聽白頭宮監語鑪煙銷盡思無窮

送太宰廖公之任南京

春風飛蓋出長安蘭臭彌襟執別難  
河近故園分馬

頰山臨東省見龍蟠經綸業共年華遠  
舉措功歸士習端便擬從公從未得  
永懷遙寄碧琅玕

送楊瑞虹亞卿謝病還蜀

昭代家聲海內聞兩朝華寵職頻分  
正趨黃道依紅日俄向青山卧白雲  
物理亦知無定在襟懷聊與釋憂勤  
鏡中玄髮應難變滿擬重來更策勳

慶劉鐵柯司寇八十壽

江亭酌別公初老煙樹馳情又十春  
暮景喜聞身絕健秋曹猶頌筆如神  
花開別塢飄香遠歌送深杯換



曲頻誰伴笑談終永夕孟光曾共早年貧

次韵蔡都尉自喜

鳳簫聲協早登仙金石何如信誓堅曉入簾帷香滃  
霧春融庭院柳鋪綿德門慶衍兒孫令戚畹名芳遠  
近傳重覩 嗣皇如 憲祖未妨詩酒樂餘年

送彭錦衣濟永歸蘭州

幸菴司馬之弟

金臺雲氣接金城去住偏關手足情經國雄才新遇  
主承家能事舊宜兄百壺且壯登車色雙鯉應傳過  
隴聲眼底太平渾有象賸哦詩句莫談兵

汪石潭分惠新酒兼侑以詩依韵走謝

寒欺吟筆硬如柴鄰甕分霑一笑排透鬲便疑生羽  
翰賞心何必論官階方傳內署名難擬韵洽同年樂  
每偕銀燭煖光搖醉眼報章題就漫稱佳

送熊峰太宰祭告東行

百神隨帝扶 興運殷禮春來次第行祝帛遠將周  
上宰衣冠迎拜魯諸生堯陵孔廟瞻依切漢檢秦碑  
感慨并風詠也知餘樂地玉堂青史仰裁成

送劉克柔尚寶祭告南行



東山春在種  
卷十九  
朱函分捧內廷香旆指西南驛路長將祀有誠宜受  
福登高能賦更飛觴鶴樓晚照熏殘席牛渚春潮接  
故鄉須憶明良千載遇晝遊雖樂未容荒

送劉汝忠尚寶祭告東海東鎮

曉分青帛出 廷中才地真當海鎮雄馬首直迎初  
上日旌旄微颺欲回風亦知物色勞題詠應有馨香  
妙感通十載關心松栢路更持杯酒酌先公

慶敬所少傅六十壽

力扶周鼎寸心勞紅日初升見二毛神秀早從南嶽

降忠貞頻荷 玉音褒花迎大斗春無際喜動連枝

望總高元老壽康天下福承 恩長傍鬱金袍

送張敬亭都憲還宣城

優詔親承返故鄉春山春水盡增光懸車已遂題橋  
志背郭應開佚老堂花塢嬉遊詩轉富賓筵歌舞晝  
偏長也知別有酬恩地接武亨衢見兩郎

二月二十九日隨 駕耕藉

壇上風雲護赭袍壘頭旗鼓分曹三推預擬粢盛  
潔萬壽緣知稼穡勞景向春妍人總快燕逢 恩賜



我猶叨升平敢就諸公卜未取明農一節高

三月初七日

駕幸大學喜而有作

時朝鮮使臣陳乞觀

禮  
詔特允之

翠華侵曉莅成均道仰先師釋奠親玉振金聲千古  
韻鳶飛魚躍萬方春講容坐聽承 優詔光許陪觀  
慰遠人茗飲啜餘齊拜舞中天文運喜重新

成國朱公奉使安陸恭上

興獻帝冊寶

奉明園樹 九重心目極南雲思不禁玉冊尊親昭

盛典上公銜命惕冲襟花迎使節晴川麗風引香煙  
曉殿深登薦禮成歸奏早開筵應出賜來金

承乏南銓同年諸公會餞于石潭少宰之第卽  
席聯句爲贈余因賦短章留別三江以冢孫  
之戚不與時五月二日也

金石交情向白頭一尊今日轉綢繆心同不道江湖  
遠材劣偏慚雨露優綵筆有神看並掃明珠無價辱  
分投秋來更喜多鴻鴈別後書應次第收

五月四日

朝辭後過部中告辭白崑太宰留



酌于水鏡堂已而移坐花間同石潭少宰聯  
句爲贈余亦賦短章留別

花前樹底更移尊醉眼看花未覺昏長卷倏題佳句  
滿高情須共古人論極知場藿堪終夕誰遣驪駒已  
在門商鼎祗今欣有屬漸容投老白雲村

舟行有懷三江宗伯用收字韻奉寄

離索偏懷老狀頭交情自昔兩綢繆已推永叔文章  
妙更仰王曾德望優祖道深杯妨共把雲林倦翮有  
先投蘭枯莫重經時戚美實都看晚歲收

送胡伯珩都憲入賀 尊號禮成

剛拂行塵又送行蟬鳴高樹已秋聲使華盡仰中丞  
貴嘉會欣逢大禮成喜動天顏榮晝接養隆 慈  
極副葵傾晚風涼月過從地尊酒從容話兩京

送郭正學太守之辰州

畫舫南來日幾程眼前華寵見雙旌宜民豈乏循良  
政圻獄曾留敬忌名溪繞舊封蠻路合砂登新穴貢  
函盈臨岐重憶當家事入境還看竹馬迎

鈴山堂爲翰讀嚴惟中賦



堂上昔年曾聚首，隔江山肯送青來。雖緣客路忙中別也，識天機靜裏該。文筆迅揮，端有助道心深契。了無猜，出門咫尺，多芹藻誰信。詒謀更遠哉。

贈大司寇趙清溪先生次熊峰太宰韻 二首

才高當代更多聞，到處真成旱歲雲。司寇得人方慰我，留都分務復從君。山河再展于公第，案牘新刊極禹文。偏是後湖風物好，不妨飛蓋往來勤。

去來心迹喜雙清，官署依然接太平。南京三法司皆在太平門外公

先是嘗佐南臺故云湖水滿時蓮正發，園扉空處草還生。爭看

老氣凌霄漢，自倚丹衷答聖明。堂後新碑高幾許，知公無愧續題名。

次徐太守登快閣韻 二首

飛樓獨立俯重闈，高興凌雲得句新。江氣半侵巖岫曉，菜花微漏圃田春。暫延故老還詆俗，遙望窮簷總切身。分合趨陪慚寒劣，杳如南北海之濱。

戶牖憑虛次第開，喜看春色上蒿萊。香凝便坐遙山合，風動高旌過鳥猜。詠物思深渾脫洒，懷賢心苦重徘徊。寧知父老瞻依切，願倒雙江作壽杯。



東湖書院爲吳獻臣亞卿賦

高情偏愛水雲村書院新開地望尊未說五車堪實  
腹要將諸子共尋源風回遠渚漁歌斷月滿中庭桂  
影繁誰信我非曾宿客曉來傾蓋已忘言

張怡軒藩檢以使事便道過家省墓訖遂還任  
晝遊初浴又辭鄉綠水紅蓮引興長寢食未忘公事  
了姓名曾列薦書香洲連驛樹藏鸚鵡山染晴雲躍  
鳳凰早晚政成應入奏更從天上沐恩光

送通政弟赴京

東園花木正芳菲誰遣行藏與願違還闕未嫌雙鬢  
短報恩渾覺此身微柳絮別緒紛如織風熨征帆  
疾似飛諸老會時應有問幸容衰朽謝朝衣

咏茉莉用通政弟韻

庭前偶結三年伴嶺表曾聞四季開弱朶慣涵清露  
重幽芳能趁美人來未論茗枕分餘韻且向冰簷護  
宿栽花譜流傳多鉅筆總誇顏色亦偏哉

咏憲副弟庭中茉莉用前韻

南屏紫護芳菲地爲問霜前幾度開老我不應迷路



入晴蜂猶省傍簷來香浮壽草憐新摘根穩陶盆憶  
舊栽却笑詩成花已過凌冬能發更奇哉

用韵招二弟小酌

時平稍緩憂心禱老生何妨笑口開已戒張筵花底  
坐預期聯步午前來和鳴莫負朝陽扁晚翠曾塵老  
父栽記取詩人歌蟋蟀一觴一咏亦宜哉

滕王閣新成兼祠文謝二忠次陳高梧都憲韵  
江上重瞻第一樓按圖還是幾春秋衣冠聚會清時  
事歌舞銷沉異代愁北斗近簷星盡拱西山迎客雨

初收俗博澤國須雄鎮賴有中丞肯細諏

兩公真不愧儒冠斗牛秋高劍氣寒百尺新祠連閣  
起萬年青史當經看勤王慷慨心俱盡就義從容事  
總難風馬雲車無近遠他鄉何似故鄉安

送朱推府顥伯考績赴京

南山凝翠雨初晴高樹含風彩蠲輕戀闕不知江路  
永過家還趁晚潮平雲霄此去看凌厲才氣從來羨  
老成最是平反遺愛遠挽留無計若爲情

壽徐大卿廣賢八十



門題三鳳爍金鴉天柱東頭第一家官到大卿心更  
小齒登中壽德彌嘉幽居地遠江如帶仙侶筵深棗  
似瓜從此耄期無用頌靈椿原慣閱年華

壽節菴叔父七十

竹樹陰濃小逕迂壯遊那復夢江湖門衙遠岫將青  
入身到稀年謝杖扶肯播力均家有慶代終心一德  
非孤憑誰喚取丹青手爲續西岡五老圖

讀歐陽碧谿詠雪諸作用韵美之

雪裏豪吟忘且暮句中深念亦黔黎才高豈待搜尋

得興劇時同戲謔爲稍出肺肝酬大造還將風雅訓  
諸兒余衰已甚應藏拙試問年來和者誰

謝曾石壁僉憲過訪

一冬纔見兩朝霜高蓋臨門喜欲狂雲雨謾憐翻覆  
手時曾公偶愠于羣小也利名俱脫戰爭場瓦鑪續火添和氣

尊酒論文欵夕陽豫擬春遊何處好童洲撞寺正相  
望

送鄧正科還南安

已是聰明不及前那堪鼻孔更成淵醫門晚遇肱三



折官簿真收效十全入眼更憐風韻別論交應覺世  
情偏百年種德深深在諸老留題有鉅編

壽楊潛菴七十 二首

羣從風流不復瞻喜看霜雪在多髯芝蘭滿院紛呈  
秀水竹成村獨養恬山拱壽筵秋更碧客貪清話夜  
仍淹七旬自是人間少五福惟應好德兼  
得謝朝簪力已愆祗應肝膽向君偏手書月計方成  
束福履時聞總勝前謀客肯忘林下老抱痾空憶會  
中仙桃花浪軟綿陂綠更礙春來好放船

送謝掌教夔之任同安

通家情好比連枝猶憶宜陽話別時桃李贖霑春雨  
化松筠偏挺歲寒姿 恩頒魏闕新銜潤路繞閩山  
疋馬遲高士軒今無恙否便風須遣故人知

壽蕭鴻臚七十

天上歸來二十秋海中仙屋又添籌筵開暖應黃鍾  
律酒進香凝碧玉甌扶老妙方資夜氣傳家深意屬  
書樓司空閱閱渾無忝耆舊誰當作伴遊

賀竹港建小宗祠聯科坊



嶺號延羅兆有開幾從營構見多才祠堂得地靈龜  
協綽楔凌雲過鳥猜袞袞科名光譜謀綿綿香火續  
雲來霜清旦氣虹梁舉六偉聲高鼓似雷

和陳靜齋都憲歸休志喜之作 二首

久勞暫逸 恩私在誰信中年便得休疏廣畫圖能  
赫赫展禽心事故由由華堂燕雀爭迎主別館松筠  
總奈秋有客問奇千里至不應終日對羊求

亦知動久還思靜應悟其間至妙歟寒谷春生吹律  
罷暮山雲返作雲餘籬邊賸米陶翁菊床上兼攤老

氏書二十年前尊酒會祇今吾是老狂夫

秦鳳山寄示歸休志感之作依韵答之

向來頻試活人丹此日懸車靜入鑿黃鳥多情仍送  
酒青山無恙獨憑闌身強底用千金藥境勝應添百  
畝蘭海內耆英渾有數幾人東向祝加餐

用鳳山韵自述

久矣衰顏變渥丹夢魂無復到金鑾風高徑竹秋偏  
爽露浥庭莎夜未闌筆硯廢來聊學圃珩璜抱後穩  
紉蘭老饗不管傍人笑官粟猶能滿意餐



次韻劉煥吾州守見寄

行藏隨分了無疑，祇許平生鮑叔知。  
荒徑旋開那用買，深杯難強故應辭。  
猶期向晚龕聞道，頗悔從前浪作詩。  
汗簡功名君自省，龔黃千載合追隨。

謁初祖主簿府君墓太玄觀主蕭雲漢候于途

因過觀中少憩而歸

四首

雙隴亭亭四百秋

府君嗣子附葬其側

總知龜卜契人謀，山形

盡向龍門合。王氣長依宰樹浮，蘋藻薦誠趨後裔。詩書垂裕仰先猷，獨憐宦轍驅馳久。今日重來已白頭。

山勢遙瞻百丈雄，佳城盤處却冲融。清溪世遠碑相

亞，白屋人淳姓偶同。

府君墓右前去十數武有清溪楊氏祖墳文貞公立石表馬山

下居民十數家爲攻木之工皆羅姓也

藏劍有光應射斗，出雲何意也

從龍諸孫滿眼來，能數若報當年種德功。

髯翁疑是地行仙，手把熏爐導我前。溪上路窮琳館

出，屋頭山合錦屏連。古碑有字渾能辨

殿中有碑題云牛僧孺撰

鴻寶非人可浪傳，追省舊遊還一笑。苦寒曾訝酒無

權

廿年前送司空張公之葬寒甚殆不可支歸途略憩于此座客皆相先引滿累觴而散

崢嶸臺殿俯清流，瀟灑仙翁足應酬。福酒旋溫聊共



酌靈砂雖近不須求風前客袂長林晚雲際鍾聲古  
洞秋先壠隔山纔咫尺一回瞻拜一來遊

壽正郎尹南山八十

頂中仙骨自成峰未數丹砂玉屑功袍笏滿門官獨  
顯篇章行世字尤工幾人大耄童顏在百里耆英賀  
席同何物更能醒醉眼鳳毛羣繞碧梧桐

次韻小雷洲靈芝

水鈞巖棲道亦光懶將毛骨試仙方禎祥特地呈三  
秀孝友原來萃一堂白首聚觀喧笑語綵毫描寫富

篇章門閭自此須高大俯瞰黃茆百仞岡

次韻答曾蠡海

京洛風塵暗九衢巖松翠飽歲寒餘晚從故里開新  
宅時對青山讀舊書恬養會教春夢少靜觀應覺此  
心虛南轅北轍成何事細數平生愧不如

次曾蠡海賀進階韻

碧山真隔紫宸朝石瀨濺濺遠市囂衰鈍已慚金作  
礪光華那稱玉圍腰誤煩 詔旨來空谷復枉詩筒  
過野橋一寸丹衷何所似華封三祝 大哉堯



次韻王荅江對雪效禁體之作

清光寒氣坐來兼野迥風微勢轉添山路葢深時誤  
馬竹枝擎重半欹簷奇思丙夜軍麾急靜覺澄潭釣  
艇淹白首並耕渾有幸多收粃麥未傷廉

承示禁體雪詩韵險而句工誠傑作也敬服敬服  
碧谿頓和十三首何其富哉往年嘗得碧谿雪中  
高作一韵疊至數十首僕自知非敵勉和一章以  
答其意未有吾衰已甚應藏拙之句荷其見諒遂  
斷來章僕自此亦不復作詩矣今來盛意不可虛

辱輒復強湊五十六字奉答意淺詞澁足見開荒  
之費力也惟覽而正之幸幸

送繆州守之任夷陵

愛國情真

聖主憐歲中官職看頻遷北來製錦蠻煙斷西去行  
春郢樹連嘉績儘教光汗簡老懷偏是惜離筵丁寧  
至喜亭前柳淺繫東吳萬里船

繆先世  
丹徒人

慶會石壁僉憲八十壽

二首

浴沂剛值暮春天又闢華堂展壽筵一道笙歌麟趾



東山存存和 卷十九 二十五  
並兩階冠屨豸袍先心清自得延年術官久曾無負  
郭田鄉里祇今須表正願公長作地行仙

未及稀年勇退藏年躋大耋更康強旌旄到處賢聲  
在杖屨便時野趣長觀物分明惟道眼傳家珍重是  
書香平生最切高山仰獻壽深漸藥裏妨

已丑元宵西野弟見遺閩燈一架約同賞而未  
果今年節屆兒輩出而張之固請一觀因奉  
卮酒爲壽余感念存沒俛仰惻然竟不能成  
歡而罷爰賦二律以識余悲 庚寅歲

漫說良宵抵萬金閩燈高照畫堂深精窮物相誇能  
事細析秋毫覺苦心五彩特宜紅燭映雙眸剛免黑  
花侵早期對賞人何在卮酒停來痛不禁

魂遊今夕定何鄉忍對華燈獨舉觴壁上龍蛇神未  
死 春帖多西野手書 座間風雨夜偏長寒林漫託孤棲翼古

匣深蟠百鍊鋼平日讀書渾恨少五車剛費一杯藏  
慶歐陽碧谿六十 二首

深巷閒門取自怡屢煩當道駐旌旗才如太白名偏  
著賦埒楊雄字總奇花甲薦更新歲月栢臺猶仰舊



威儀諸郎繼武渾能事此去恩波未有涯

君作行人奉使初贈言盈卷我偏迂那堪歲月推遷  
速且喜山林燕息俱報國餘忠森令子養生真訣陋  
陰符從來畫手多傳信合寫人間壽豈圖

慶蕭有容親家開六

二首八  
月十日

老人星見塞鴻來萬里澄明壽域開望闕禮成天  
正曉通家情重句還裁清香近起團團樹晚福真宜  
灑灑杯心遠地偏今是在要知陶令是仙才

百年簪紱幾英豪肥遯丘園也自高瓜地雨餘延蔓  
遠橘林秋半著枝牢佳辰快覩羣賢集令德何慚大  
手褒勉續南山歌萬壽仰高長得慰兒曹

次韵答郭本寬大尹

名題鄉榜憶同年愧以潢污邇檻泉宦海每憐稀聚  
首恩波都幸早歸田君逾大耋知猶健我有深杯擬  
共傳藉草春山如見許乘槎應不羨張騫

送金司訓致仕還鎮江

經閣新成坐有瓊講餘歸興忽飄然笑看桃李春風  
在貪取煙霞樂事偏鷗鳥慣來遵渚近鱗魚初上入



庖鮮林深地僻新聞少免得閒愁撓夜眠

送張司訓任沂陽令

十載清風首宿盤時來今喜拜郎官尊崇亦自民間  
起得失饒經局外觀酒盡江亭催去棹秋生秦樹解  
征鞍朱絃只爲知音贈携到琴堂子細彈

次韻答歐陽主素掌教

草堂客到聞新句花塢春來見小車閱世頭顱渾盡  
白向人肝膽未曾疏窓涵遠岫堪晨夕天縱浮雲任  
卷舒幾度揮毫還念我騰分珠玉照林居

慶廖晴山太守八十壽

二首

三紀賢勞鬢有霜懇辭符竹便還鄉晝遊轉覺朱轡  
貴林卧偏憐白日長老圃寒花隨意采南山晴色捲  
簾當從知鼓缶歌能壯春酒如泉客滿堂

鄉榜題名一笑同白頭林下兩枝筇多君坦蕩朝朝  
樂顧我疎頑事事慵載酒便應娛大耋抱病猶阻挹  
清風會聞三壽如陵句借我成章思不窮

慶三從叔父宏菴翁八十壽

百尺樓成兩鬢霜老來仍喜濟時康延年藥省惟餐



菊賀壽杯深更鼓簧德肖雲山

先叔祖號也

人共仰齒先

嘉會

堂名累世同居

祀能將願言百歲從天錫看取孤者行

力剛

燕落文光

爲楊抑之憲副題贈楊太守

螺川門第鬱相望忠節家聲遠更揚高棟妥靈來孝感輕雲含雨避文光表章步重邦君筆酬酢殷厯憲伯觴嘉會百年曾有幾詩人端合詠無荒

贈引禮舍人曾民悅

最是曾家好弟兄相親相愛自平生家庭舊業尊黃

卷臺榭春風茂紫荆部檄遠厯專使捧王門爭覩

曳裾榮人間淺薄何須論千載椿津有令名

答歐陽碧谿次韵

二首

老憑杯酒傲冰霜驚喜詩筒落醉鄉象管力兼周鼎重龍泉光射楚天長調停律呂心偏苦鞭駕風霆勢莫當千載蘇黃門戶在幾人携手共升堂

雪月風花引興同日來何處倚吟筇明珠乍捧增新眩醇酎分霑起宿慵考德欲尋耆舊傳論交欣見古人風厚來薄往君休訝學未成章力已窮



七言排律

和楊遂菴韵送林見素都憲巡視江西

長風吹浪錦帆遙又向江湖答 聖朝斬馬劍存心  
獨苦活人丹熟手親燒春回赤管謳歌動霜壓黃茅  
瘴癘消罔兩絕愁逢霹靂攬搶端合避招搖香先黍  
稷崇周訓信炳丹青肅漢條簿領豈煩諸葛校辛甘  
須藉易牙調十年仰斗誠偏積一片離魂黯欲消盃  
泛蒲萄期盡醉帳依楊柳未全雕詩成好爲知音寄  
義重無勞舊隱招鼎軸只今公論在故應疎拙伴漁

樵

賀姊夫楊顯正滿五旬

百歲平分鬢未絲臨風玉樹記當時東方玩世多詼  
達端木標科檀說辭遺簡尚懷庭訓在芳名羸取且  
評推滿堂佳客深更宴繞屋良田幾曲陂黃菊晚香  
心共遠紫荆春茂樂偏宜巖棲有味甘遜天運無  
情任密移華旦新年仍受賀昨非今是早能知長生  
祝罷無他語仙果終看結子垂

次韵答王宜安



好篤金蘭自昔年風標真象抑菴賢甲庚未論誰爲  
長糠粃應慚我在前繞郭雲山多種玉滿池春水獨  
栽蓮興觀日誦詩三百施濟庭餘祿二千夢說事賒  
便築野希顏心苦耐鑽堅名洲久著龍頭識蓬島仍  
棲鶴背仙會展謀猷資世用肯將通介逐時遷高才  
定有高人識大器端從大化甄白髮慈闈憑養志青  
雲難弟况隨肩中書太傅千年譜武姥澄江萬里天  
共學斯文空老大巧逢新格謾顛連借巢恰似鳴鳩  
抽攬鏡羞爭玉女妍勇盡敵場疑再賈灰寒丹竈訝  
重然時當易轍聊憑軾座有知音敢絕絃珍重交情  
憐鮑叔尊嚴師道愧伊川雖存立雪尋常地終欠吟  
風一二聯肥遁向懷追漢綺中興今喜際周宣長歌  
寵贈能無和報國微軀擬並捐

送鄭端典親家還鄉

十年兩度清溪曲細說家懷及鄉俗前輩凋零足嘆  
嗟後生滿眼多翻覆逢場思戲酒思沽有田不耕書  
不讀行止模糊里閉嗤門戶支離祖先辱豈知貧賤  
亦天生不驕不惰有時亨析薪能荷自堪樂縕袍雖



敝誰敢輕千言往復兩無忤愛君瀟洒更老成髯毛  
略見數莖白心地光涵一寸明山水可遊無過此茲  
來却奉邦君使貢金三十鋌鋌良結伴八九人人喜  
午榻棋聲數着高夜筵杯酌三巡止豫指歸裝只要  
詩熟知宦况清於水西齋褊淺難久留短歌何以寫  
綢繆兩家兒女粗解事與君垂老應忘憂百年風月  
未爲少兩段平分後段優我亦行藏無固必會當解  
組共遨遊

盤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九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十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七言絕句

一百四首

小詞

二首

題許由傳說二圖

箕山樹古白雲深孤塚誰封却到今曆數由來歸濬  
哲荒唐餘論豈堪尋  
箕尾儲精泰運開巖居何意畫圖來漢文也解徵奇  
夢不道黃頭乏相才

題雙鶴圖

二首

胎仙本是仙家物長與羣仙作伴閒何日傳書雙渡  
海誤將形影落人間  
雨霽秋江淨晚汀憑高一望野田青閑來不用看圖  
畫好構城南放鶴亭

晚看取魚供先慈妣愍忌之薦

記得明朝奠酒漿取魚侵夜遶回塘慈顏一去無  
消息腸斷西風桂子香

發龍江

以下俱壬申夏  
考績北行所作

浦樹亭亭散曉晴鍾山迴望轉分明順風順水船如



馬初是朝 天第一程

過儀真

樹杪浮屠遠露尖官船梗稻客船鹽十年笑考三年  
績東去還須半月淹

送大人赴仲弟官所

過金山

八年三度金山過圖報 君親總未能磐石隱江清  
見底濯纓無路愧山僧

發京口

北府從來酒味醲祗今租稅不全供雖然上下都無

事淮甸旌旗在眼中

過丹陽書所見

丹陽吏卒紛紛過遙接觀風使者回平輓一舟兼百  
力唱呼聲合響如雷

後其人果于清議

過常州

新堞連延表舊城城中門第半公卿千紅萬紫皆春  
色白傅園林獨擅名

過無錫

好山如畫隔蒼烟洗耳空懷第二泉要識太平涵育



久古城爲路半無磚

喜鄒永章承事來訪

一杯初把望亭前萬里神交二十季曾記南塘松與  
石眼中今始見高堅

永章弟永明揮使晚至請次日登虎丘

笑談取適元方簡俯仰畱情叔子文白首怡怡還好  
客相期同踏虎丘雲

遊虎丘

名山不用多妝點景物由來自有真客到山巔僧未

覺野煙籠樹鳥啼頻

過吳江

湖心有地還成縣湖面無雲總是天一帶西山青點  
眼囊中那得買山錢

次嘉興

客中午日嘉禾郡江上清尊父子情芳艸亦能醒醉  
眼榴花何處獨分明

拜別父叔

滿湖青草默無言歲歲春風不離根游子却慚湖上



艸白雲回望渺平原

復過蘇州

千年事往不須悲後此千言未可知今日繁華天下  
最我來剛費七言詩

復過無錫遇雨

東風吹雨向毘陵山色濛濛對曲肱平日愛山今轉  
解只須常看不須登

復過常州承李太守羅二守餞于毘陵驛中

薰風醉我毘陵驛高鉢陰濃鳥緩啼但使客來醇酒

在不妨曹相卧臨齊

羅二守復攜酒送至新閘

雲樹十年多少事畫船尊酒故須深那看又佗匆匆  
別明日今宵兩地心

復過丹陽阻淺久之方脫

平生行路喜遲遲耐得如今閣淺時似有高人騎駿  
馬也曾清晝陷深池

復過鎮江

城兼山勢兩崔嵬池受江潮日往來和雨和煙瓜埠



柳隔江猶解映樓臺

過揚州

兩兩三三聽事人陶然都是醉鄉民  
黃昏點鼓移舟去揚子灣頭月似銀

過邵伯

聞說去年湖水汎舊痕依約半柴扉  
今年一飽天公賜處處牛車刈麥歸

早發高郵

湖氣連城雨未收行邊多是打魚舟  
因何換得農官

做添著湖田萬頃秋

次淮陰

漂母祠前起夕陰隔江漁艇對孤吟  
干戈滿眼諸公在合有千金一飯心

借得公館養疴

擬借禪林暫託居偶臨公館更清虛  
門前盡日無車馬一味薰風養病軀

公館卽事

庭前高樹欲凌雲擾擾昏鴉漫作羣  
明月滿天人已



靜數聲猶向夢中聞

內子生朝

花吐高葵日正長  
艸深幽砌獨焚香  
浮生苦被虛名累  
仍向天涯憶孟光

讀桂進士兄弟文字喜而賦之

進士名萼  
其兄名華

坐久香風斷續過  
入心文字不嫌多  
還尋邃密深沉句  
他日重逢柰若何

復過廣陵道中

一夢迎鑾已十年  
再來心跡總依然  
踈簾復對青山

捲誰信看山獨有緣

借居三塔菴

野寺蕭條一老僧  
粥鐺茶竈煮枯藤  
夜窓對我渾無語  
俄去堂前供佛燈

連日客至

庭草朝來滿意青  
屐痕交處便凋零  
從前不是逢迎懶  
恐誤諸公伴獨醒

送魏良輔秀才還新建

四首

萬木邊江葉盡稀  
玉人初抱五經歸  
懸知後夜趨庭



夢長共孤雲斷續飛

客路風霜日夜嚴行裝攜去幾重羶丁寧莫怕寒侵  
骨耐得寒時骨更堅

千里琴書入故村朋來何惜酒頻溫也應問訊村南  
北兵後耕牛幾具存

雞鳴山下小齋幽曾訝明珠暗裡投千古斯文期共

學科場容易出人頭

共學非爲科場計也當識此意

次韻荅守庵叔父

二首

百年詩酒樂時雍清比梅花勁北松長憶橋門聯上

壽舉觴惟願福來崇

官寺原因地勢高官情常苦送迎勞何如伴賞東林  
竹笑把銀黃等一毫

用前韻奉寄西阜叔父

二首

初度曾經七著雍坐看西阜長高松簞瓢陋巷詩干  
首身自居貧德自崇

仕路崎嶇不出高有心那得爲人勞細僉大押干何  
事枉費山中萬鬼毫

用前韻奉寄壽官伯父

二首



翩翩飛鷺滿西雍老鶴相依只澗松高岸烏紗摩醉  
眼救時勲業付姚崇

四峯駢聳一峯高好景長牽客夢勞拙宦有年無寸  
補何如羸取伯成毫

連被公薦不果用士夫有見慰者因賦短章  
朝朝無事也升堂退坐寒齋日正長大學中庸頌料  
理不知身外有軒裳

江漢秋風日夜清一壺聊對菊花傾人心自有光明  
處變化無端是五行

伊洛淵源世所宗高談性理半雷同若無上蔡除根  
力遠隔程門一萬重

蕭生循威爲余寫真復作小影傳其家因題一

絕

循威運筆有家風能與衰顏借壯容十載江湖心事  
苦不知多少見着峰

送三壩宗姪邦團

二首

朝耕暮讀承家早冀北滇南識路多數酌金陵官舍  
酒醉來詞氣亦平和



吾宗子弟森森在愛爾清年頗自強勤儉兩言行到底管教門戶日輝光

送求古叔還鄉四首

薰風一棹入秦淮爲惜多年出處乖官舍晚烟人吏散燈前觴咏兩開懷

家庭肅穆團三從肝膽輪囷總一身况是早年曾共學緼袍那羨錦衣新

平生經義千篇在老去心情七字能得幾飽經知有命當杯何惜醉騰騰

兩月清談未覺窮歸裝何事復匆匆匡時愧我渾無術悵望東林舊竹叢

吳白樓重修清風亭有述次韻二首

重把柔荑葺舊椽楣間珠貝復齊編清風暫作頌臺主黃閣還公未老年

竹色青疑上采椽翦陰涼可玩遺編詩成每向花前酌酌到梅花又一年

庚辰閏八月十四日冒雨發郡城

杪秋涼雨溼行鞵山路泥深費折旋多病不堪來往



數可能頑石補青天

安成道中有感

碧水澄潭岼影斜夢中曾繫遠行槎分明只欠深秋

景黃土墻頭匾豆花

四五月間夢往安成中途棄舟登陸亦忘之矣是日行邊所見

恍然有悟乃似夢中景也異哉

後中秋夜分宜公館對月

秋再中時月倍明倚闌東望不勝情奉親堂上諸孫  
子歌舞還應到幾更

袁城謁韓文公祠羅守質夫復請予登宜春亭

一覽二一首

渾厚文章百世師丹青香火郡人思宜陽水石應堪  
顧不似潮陽謝上時

高臺孤起郡城中表裏山川四望通賢守愛民還好  
客等閑那肯著遊蹤

次宣風館

幾間官屋百家村四簋殷勤禮意存壁上題詩渾欲  
滿紗籠塵蝕豈須論

次萍鄉



邑小猶能滿萬家山耕溪釣足生涯倦來不暇聽更鼓睡覺東牕月已斜

次醴陵

公館憑高得暫停咨詢欲罷見疎星淶江縣前江名近遶蕭牆過江外羣山晚更青

宿荷塘鋪

茅屋零星十數家溪山深處有公衙一盃煖脚還高詠稿就燈前字半斜

次臨湘驛

岡阜連延半隱裨清湘如帶曲通池猶聞屈賈悲傷賦不見朱張磋切時

早發長沙守貳追至北關揖別

半窻斜月淡寒輝輿隸喧聲徹枕幃行客計程常起早可煩顛倒郡侯衣

次湘陰

城下湖波欲漫梁燭行遙見太師坊夏忠靖公之家太師名德聞來久貧到諸孫德更光聞公諸孫共有山田僅數百畝

次大荆驛



山館停車坐夕陽  
芭蕉新葉過簷長  
吾心已覺渾無事  
是處安身總不妨

登岳陽樓

黏天秋水淨無瑕  
極目東南感慨賒  
心體本來包四海  
相如詞賦爲誰誇

次鴨欄驛對岍

斷山偃蹇卧中流  
山下平鋪一片洲  
茅屋人家生理薄  
酒帘斜拂釣魚舟

次魚山驛

斷堤疎柳簇茅廬  
土著無多半客居  
誰似李家兄與弟  
共將名字顯嘉魚

江行卽事

秋晚江湖漸落槽  
兩涯曾架逐場高  
低田水泛常艱食  
鮮食堪求若憚勞

過牌洲驛

地平山迴渺洪流  
西嚙東吞得自由  
道是牌洲須記取  
驛樓仍在水中浮

望金口



早泛扁舟閱二梁山川形勝憶興王寧知此日過金  
口眼界雖同志未償金口兩岸皆山相去甚近絕似  
東西二梁但不及二梁之雄壯  
荆江洞庭之流至此始爲所束

至金口登高一望

生受輿夫踏艸茅登臨何止助風騷殘山點點浮鷺  
鴨阻截狂瀾恨不高

次漢陽

漢陽城下暫停舟江樹湖雲一片秋千古神功存大  
別隔江黃鶴亦高樓

次蔡店驛

一飯行行兩舍交饑來仍念僕夫勞驛樓已近泥途  
隔笑指廚煙上柳梢

過漢川縣

一峯圓聳映湖明却借川名表縣名城市蕭條官吏  
少鵠袍猶喜見諸生

次劉家隔

複渚重湖接漢川劉家名隔是何年南來北去尋常  
事樹杪風颿後或前



次應城縣

艤舟湖岸路初平野色蒼茫入應城中道不堪風雨

惡燎衣猶自到天明

自劉家隔舟行三十里始登岸又行二十里而風雨大作車帷

盡裂衣靴  
比皆是濕透

至德安駐城南金泉寺

環寺山重竹樹稠繞城江曲淨含秋僧家亦有奔忙

日只爲征驂一夜留

壽府免見遣官來賜羊酒

靈光伊邇愧塵容肥羜芳樽禮意濃因憶

先皇虞蜀險愛深同氣此移封

途中見野菊盛開有感

荻籬黃菊手親栽預擬清香溢壽杯庭獻跡遙憐野  
摘馬頭三嗅獨徘徊

次應山

遠山峭崿近坡陀千室深藏宛一窩莫道窩中無勝  
槩須知平地有風波

過恨這關

恨這關頭一問名浪傳先主恨難平居民却有無窮



恨家落黃巾半歿生予因問關名下人以劉先主事對且及往年狂賊劉六之慘云

次悶城公館

重門深院小廊偏茗枕薰鑪坐有甌猶憶荆湖山色好望窮來路渺雲烟

次信陽州

野樹蕭疎見女墻沙灘清淺競褰裳城中宦達知多少曾向南宮識二良張常少雲何憲副景明皆壬戌進士其年予備員同考也

次明港公館

午飯長亭已渡淮夕陽明港坐空齋盤飧復自官廚出一飽應慚始願乖

次確山

幾輩酣嬉老太平兒孫辛苦築堅城西山不管人間事長向秋空閣晚晴邑之西南一帶皆山壬申兵燹甚酷

九日確山早發見菊花有感

客裏重陽也自佳山城初日見黃花遙知仲季娛親處應念驅馳驛路賒

次遂平



詩興多應似確山不堪重疊敘艱難環城樹色青青  
在休把安心托抱關自確山歷遂平西平鄆城臨潁  
一帶皆經劉賊殘破城皆新築

過西平

片片秋田總過犁滿原晴色樹高低欲從父老誼生  
聚清晝無緣駐馬蹄

次鄆城

渡口孤舟往復頻兩行燈火入重闌途長馬瘦飢僮  
僕橐有餘糧旋覓薪未至城數里渡一小河舟往回  
數次始畢夕炊柴不足旋取之  
久而後至

過臨潁

潁水趨淮日夜流幾經名縣又名州懸知潤及都蒙  
福遠近無煩子細求縣名臨潁而  
去潁水良遠

次許州

麥田微綠柿林丹豐歲從知合境安聞道德星渾未  
識不辭深夜倚闌干

過長葛

一番朝雨淨浮埃長葛雲林望裡開風動輕帷如有  
意好山東面送青來



次新鄭

劈面崇墉帶淺河後肩隨踵上南坡車徒未了逢迎  
事又報公差御史過

次鄭州

已有輿梁屬要津應無芍藥媚芳春萑蒲澤畔安然  
過始信孫僑是愛人

次滎澤

星蓋風帷夜復晨日中滎澤偶停輪不知濟脈今安  
在欲濟洪流且問津

登西城望廣武山

蓋盡英雄百戰休黃河依舊繞山流斷垣廢壘倉茫  
外斜日西風獨倚樓

途中憶長兒生朝

節過重陽候欲遷桑弧曾憶手親懸承家要身先  
立細數今年是立年

渡黃河

汀樹風微水不波急催輕棹過黃河河流曲折渾無  
定憑仗稍翁涉屨多



次亢村驛

過却黃河走退灘人烟寥落北風寒亢村有驛無完榻聊託羸軀一夜安

次新鄉

客遊那免犯泥途舉趾凌兢愧僕夫暫入新鄉如故里夕陽庭院老槐疎

過衛輝

有斐詩篇且解亾無名公迹故難荒風埃不辨泉源處惟見清流遶郭長

古御河也在郡城北

次淇縣

盡日衝風野氣昏肩輿辛苦到淇門豐年不了莊家債薄酒無煩注酒尊

淇水在縣之南二十里清而淺年豐而酒甚薄民之貧也可知

過宜溝驛

宜溝南北棟交加地拱邦畿錯犬牙驛吏逢迎無別語趁墟叢裡告燒茶

驛南牆外乃濬縣地斗入衛彰二郡界中

次湯陰

闕闕爭高王氣饒鄂王祠廟更岌堯湯河未過先聞說山雨多時也漫橋



過彰德

日中猶未減風稜把酒安陽慰夙興韓氏墓田人共  
保不須多事問西陵

次磁州

河北風沙五日程磁州初到目增明高門小戶多光  
潤應是州家政理平

過邯鄲干飯有葷

幾爲膏粱錯用心飢腸吾已慣芝葷邯鄲夢巧渾難  
說七字哦成付賞音

次臨洛驛

古洛州也

煙火星攢約萬家斷垣猶自遶坡斜邏旂戍鼓朝還  
暮應有章逢隱絳紗

過沙河縣

十里浮沙一帶河冬來惟是攝衣過民間大欠耕桑  
地霖潦無端占却多

次順德

山勢遙連澤潞長樓臺高壯壓龍岡岡頭定有寒泉  
伏改井隨宜也不妨

城中泉水多謙龍岡橫  
豆東西郡之子城在焉



過內丘

迎 駕心忙驛路修雙旌聊爲一簞留 帝丘往來  
粗能憶忙裡無從問內丘

次栢鄉

遠樹浮青認栢鄉近城唯見滿林桑不知縣吏清平  
否試問家餘帛幾筐

過趙州聞伍朝信都憲以迎

駕東行僅先數刻

我自南來憲節東趙州城裡各匆匆承

恩正屬旋

鑿日會向蒼龍闕下逢

次欒城

九月二十二日

來到欒城更着忙曉庭袍笏自薰香黃昏不見雙鳧

影三五空餘雁鷺行

令以下皆托言他  
出庭參惟數吏耳

過真定

北嶽橫分第一支滹沱南抱正流澌昔人話好行還  
憶玉食無忘麥飯時

未至伏城驛數甲天色已晚有數騎睥睨林間

整備而過



別路迢迢日漸沈怪形疑影隔林陰乞君琴鶴渾無  
用留慰衰翁晚歲心

新樂道中

一季官路幾回修差盡丁男到白頭縱有不平猶實  
地往來車馬莫深愁

發定州

二首

野性從來酷愛山不辭終日對孱顏定州城外山偏  
好誤送征車入

帝關

沙路霜消日正東淺青濃黛滿晴空車帷碍却觀山  
眼欲去帷時又怯風

次慶都

深池流水出山長公館高槐蔭女墻題壁自慚非佗  
者端居誰信發天光

察院壁間有都憲  
林粹夫詩刻二首

次保定

千里王畿得右肱三關西去鐵爲城欲求士飽民安  
日符鑰須還授老成

聞



聖駕已次臨清喜而有作

江南花木競春深寒上風雲逼歲陰愛日倚需長一  
線冬至已近管窺應得見天心

過安肅

萬瓦無霜曉更寒羸軀偏覺舊袍寬日中一飯方停  
筯又報前驅已跨鞍

過白溝河

高柱長梁跨急流淡雲寒日使人愁兵家幾度分成  
敗青史千年記白溝

次涿州

心感隨緣只自知涿州城下文題詩軒轅一戰渾餘  
事想見山龍黼黻垂

次良鄉

琉璃河上俯瑯闌第一臺前見北山未入春明心已  
慰五雲充護六龍還河在縣南四十里有石橋頗工

同年謝汝為所題經歷河北  
諸郡邑惟良鄉正北負山云

東同里曾氏諸親二首

晴明天色中和酒九世依然共一堂自國太公至朝  
字行計之也



知是源深流亦遠，祇應相好莫相忘。  
念來不管珠彈鵲，感解真成鐵化金。  
物我平觀無一事，眼前何限好光陰。

確齋爲禮舍豐城王克振題 二首

經營垂業紆長筭，進止王門肅令儀。  
機巧紛紛都看破了，知誠確是根基。

交情舊與中郎稔，今日題詩更及君。  
想見暮年多樂事，佳兒佳壻總能文。

長兒琰行年四十，族長老而下皆辱來賀兒，頗

任事宗祠之建，豫有勞焉。是日榜刻適完，余亦良喜。因憶前十年赴召北上途中，值吾兒生朝，曾寄一詩勉之。今用原韻賦詩二首。

見意

西岡元自闕城遷，新廟宗祠易舊懸。  
爭賀吾兒今四十，微勞差可慰高年。

深愛寧隨物外遷，寢門晨夕寸心懸。  
果然百歲從天賜，看汝斑斕七十年。

自題半影 二首